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94 •



唐文治著

茹
經
堂
文
集
第二編

序

昔司馬溫公之作通鑑也首有才勝德勝之辨竊謂言
爲心聲於文章之著述也亦有然其才勝德者謂卽足
以厄世運而賊人材論固失之稍苛然其於輔翼世教
匡正人心繼往聖開來學之功則亦不足與語矣吾婁
自有明中葉弇州王氏以雄偉博辯之才主東南壇坫
一時風氣所成著爲派別其不樹降旗者惟震川一人
而桴亭陸子確庵陳子又以潛修篤行闇然日章之學
講論於荒江寂寞之濱凡所著述一本乎誠正而世教
人心藉以維持於不敝比之弇州其功固孰爲多乎自

序

邑老唐蔚芝先生將哀刊平生所著雜文都爲乙集曰
茹經堂文集二編屬余序端以發其指於戲余讀荀子
勸學之篇謂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
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
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
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誦數以貫之稽於數也
思索以通之昭其義也爲其人以處之始於爲士終乎
爲聖人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
動靜端而言煥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

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竊嘗有
味乎其言而持之以盱衡當世學者蓋稽於數者有人
矣昭其義者有人矣獨未見有爲其人以處之如唐先
生者也於戲吾生四十年矣竝世方聞雅儒頌其詩讀
其書覩記所逮者何限試謹最其尤者古訓是式洞見
本原以六書小學爲門戶以官禮左氏春秋周秦諸子
爲崖郭而旁參釋乘以究悟慈氏世親書爲精神命脈
庶幾乎所謂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厥見迺與漢唐諸儒
箋疏瑣碎殊者有人矣餘杭章炳麟也蓋恢張高郵王

氏父子念孫引之之學推而大之以至無垠者也至於爬羅

金石證經補史以殷虛龜甲流沙墜簡爲根柢以六經諸史許慎書爲徑塗竺古之情深而疑古之牖亦闢糾許書之有違徵古史之闕記而疏通證明不厘名物度數之間者有人矣上虞羅振玉海寧王國維也蓋繼輓清潘祖蔭吳大澂諸人之緒而覩前人所不記遂以後來益居上者也然而穿地不足以匡史龜甲未能以考文羅王二君之所順澤抑亦章炳麟氏之所厚非斯可以覘流別者也其有以疑古者稽古不爲章炳麟氏之信而好古以王充論衡爲骨幹而以姚際恆古今僞書

考崔述考信錄暨康有爲新學僞經考諸書張羽翼排
擯一切旁援歐儒益爲曼衍謂賢聖爲芻狗之已陳無
當於世教謂經子悉後出所託僞奚裨於徵文喜爲異
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若而人者績溪胡適寔倡
之隨時抑揚而後進彌以馳逐漢學揚徽遂以署新者
也於戲竺古同而所以竺古之具則異羅振玉王國維
之於章炳麟是也稽古同而所以稽古之情則異胡適
輩之於章炳麟是也斯又可以覘流別也然而必求
以實事論切忌於鑿空斯則三家者之所不同而同者
也所謂稽於數者也然而具數或未以竟義稽古徒矜

於博聞或者亦病之而蘄多識之貫一貴通經以致用
疏於論證敢於昌言以春秋經世爲揭幟以公羊改制
爲眉目刊落訓詁名物之末專求其所謂微言大義旁
采耶佛時恣縱而不儻張三世以演進化通三統以徵
變法者有人矣南海康有爲新會梁啟超也蓋襲清代
劉逢祿龔自珍之餘論而蘄措見之政事者也若乃辨
章學術考鏡源流以漢書藝文志爲閩奧以清代章學
誠文史通義乙篇爲首涂考信蘄徵乎古覈實必衷諸
名部次羣言推闡大義者有人矣錢唐張爾田元和孫
德謙也蓋恢史統以昭孔統上承章學誠氏而匡違補

闕相與以有成者也。特是張爾田孫德謙博意述學紹明史統而康有爲梁啟超好爲政論原本六經志事不同而要歸於場西漢之微言薄東京之古學則無乎不同。可爲特筆者也。又抱樸潛修歸於自得以佛氏書爲悟機以孔子爲依歸而明心見性不同時賢之外鑠者有人矣。宛平梁漱溟也。蓋有志紹正宋五子之學而壹新壁壘用靖人心補風教者也。凡若此者皆所謂昭其義者也。大抵稽於數者必謹名物器數之證論而昭其義者。憇爲微言大義之籀討而要之。眞積力久乃有入則一。其大較然也。特是學問不外記誦著述以爲禽犢。

國學者鑿氣之資博文者溺志之由徒長矜伐奚裨身心庸詎知不要其歸於爲人而所爲誦數以貫思索以通者徒荀子之所謂學數有終而無當於不可須臾舍之義也乎獨宛平梁君有志躬修近益闡然學以美身庶幾君子惜乎吾頌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最輓近乃得見唐先生於戲吾之知名唐先生也最早又同鄉里而晤對容顏乃於輓近世者一則素性簡靜不意交游而以先生鉅人長德名輩不接莫爲之介亦未敢漫修士相見禮一則矜氣未化自問記誦詞章不後於人而讀先生之文若無以遠相過者此則博文溺志之見質實

言之不足當先生一矇者也先生寔都講吾邑之國學
專門學院比以戎車阻道大師虛席俾博暫承乏其事
乃得時時親接其言論然後知先生躬行君子不徒沾
沾詞章記誦之末其學以孔子六經爲奧竅以宋五子
書爲入德之門孝友齊於家庭溫恭溢於辭色世態幻
變而制行有常窮不失義達不失道威儀翼翼雖未識
視古聖賢何如儻所謂君子之學入耳著心布四體形
動靜端言蠕動一可爲法則者而今殆見其人歟而今
殆見其人歟所著文集二編若干卷而博得見者厘四
卷其中魯詩有傳無傳考稱漢書藝文志載魯詩故二

十五卷魯詩說二十八卷而無詩傳然據史記申公傳

楚元王傳可以補班傳之脫字徵魯詩之有傳漢書申公本傳

云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師古注

口說其指不為解說之傳史記申公傳作以教無傳疑

疑者則闕不傳乃知班傳用史記脫一疑字詩經唯毛

史記楚元王傳云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

詩合故訓於傳若三家詩則傳並在故訓之外劉向應

劭治魯詩而說苑引詩傳又引魯訓是魯詩傳別出於

魯故故者依古作訓是故則訓也風俗通引詩傳又引詩說是魯詩

傳別出於魯說而卒斷言之曰漢志著魯詩故魯詩說

而遺魯詩傳不錄者乃班氏之疏漏也又如漢書藝文

志爾雅屬孝經類說謂漢儒釋經之書或稱故訓或稱

傳毛詩合而爲一則曰故訓傳若三家詩則於故訓之外皆別有傳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蓋訓故之體而孝經陳示要道於章末每繫以詩語此傳體也一則辨釋五經之訓故一則敷陳五經之要道而要之啟設戶牖鈴鍵六藝故以併屬一類凡若此者咸足以發七略之類例拾六藝之所闕然則誦經讀禮通其指意讀先生是編豈曰不稽於數者哉信未可以一端窺先生矣先生原籍太倉輓清之季吾邑搢紳士大夫有欽先生學者遂買地而授館焉余嘗以縣志事有所請益於先生致書稱前輩而不以鄉人目之先生裁答意殊不

喜也茲故尊之曰邑老而併著其因緣於此中華民國
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鄉後學錢基博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一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經說類

易屯二爻辭義 丁亥

治易者凡釋卦爻中之一辭則當就一爻統言之至釋卦中一爻之義則當就全卦統觀之蓋必能明全卦之義然後解一爻之義方能確鑿屯六二屯如遄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凡此皆象傳所謂難也所以獨見其難者以二爻乘初剛而五又屯膏故也蓋屯之二爻卽震之二爻震二爻因初來而象曰

乘剛故知屯二亦乘初剛也釋文邇如張連反馬云難
行不進之貌呂氏古易音訓竄今本作邇近臧氏拜經
日記陳氏左海經辨均謂邇當作竄屯如竄如者與賁
言賁如濡如晉言晉如摧如萃言萃如嗟如句法一例
總見其危難不能進之意也乘馬班如者班當從鄭本
作般臧氏經義
襍記說是言般旋不進也震爲馬又爲鼻足故有
般旋之象蓋以五屯膏施不逮下故二欲乘初馬以進
而不敢遽進其般旋遲緩之苦固由初亦由五也四亦
乘初上乘三故皆乘馬要之皆取象於震之鼻足也匪
寇婚媾者言陰雖乘初剛不得自安而兩爻並無相害

之情故二不以寇視初也此與賁六四言匪寇婚媾亦
同一句例蓋賁四受上之賁故非寇視初之婚媾而終
無尤屯二因九五施未光故亦非寇視初之婚媾而能
固守其正觀四爻之求婚媾爲求初往五則知二之婚
媾自當指初虞仲翔以五爲寇王輔嗣又以五爲婚不
知五爲卦主不得以寇目之而二不敢遽進五亦不得
與五婚也女子貞當絕句字乳化也先儒有以字訓愛
訓許嫁者均非蓋屯爲物之始生見序卦傳二有婚媾乳化
之象有貞德之女子旣爲婚媾久而不字此正屯之難
也十年乃字此正屯之亨也彖傳曰剛柔始交而難生

難生者蓋卽所謂不字也曰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
動滿盈滿盈者蓋卽所謂十年乃字也其所以要以十
年者由屯次乾坤之後爲天地初判之時天地生五行
天數五而地數五其斯爲十年之取象歟蓋數終於十
亦成於十復上之十年不克征頤三之十年勿用所謂
終於十而無益者也故象傳曰反君道道大悖屯二之
十年乃字所謂成於十而終亨者也故象傳曰反常蓋
言但反乎常道而已惠半農易說云剛柔始交曰屯天
地交曰泰屯五陽不下陰空有雲雷故屯其膏男不下
女故二女不字然雷動滿盈初雖屯難卒成泰交故曰

十年乃字是說頗亦足採

易訟大象傳義

丁亥

易訟卦大象傳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李氏集解載荀爽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成訟之象虞翻曰君子謂乾三來變坤爲作事坎爲謀乾知大始故以作事謀始文治案虞說未是周易大象俱以內外卦對勘爲義乃是全書通例不得別取象於坤且訟卦上乾明爲君子矣又何得專謂乾三來變乎荀氏之說自是古義蓋中國之地勢偏乎東古聖人以乾爲西北之卦正因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以乾當北極倚

於西北下對坤位乃所以定地脊故阮文達肇經室集
謂觀於河洛之由西而東則中國之地東與海近是惟
河源之西水分東西流處方許以爲當北極經綫之中
爲地之脊可見北極經綫之中正天水互分東西行之
界故魏書陳奇傳游雅曰易訟卦天與水違行自葱嶺
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云
易所及自葱嶺以東者蓋聖人設教以爲中國法中國
以外原存而弗論游氏此言實與荀氏義合

陳奇之駁
實係強辭

可見天西轉水東流之訓乃古說相傳如此特荀氏於
所以作事謀始之義則未能關合竊謂作事謀始當緊

承上天水違行而言天水違行即所謂天一生水天生

水於北既生水而天自西轉所生之水自東注故曰違

行君子以作事謀始者水為五行之始洪範五行一曰水鄭注此數本

諸陰陽所生之次也北方亦為萬物之始見乾鑿度故乾貞於十一月

子一陽生即為水數故君子因取其象以謀始也然則

作事謀始四字當就乾坎兩卦合言之乾為西北之卦坎亦為北方之卦

卦作事者即取天生水之義謀始者即取天一生水義

也乾剛健當為作坎大象傳云習教事當為事至坎為謀乾為始則虞說不誤近時惠氏易

說引鶡冠子并京房易說謂天不生水物無由生乃天

水違行之義此說未是天不生水則盛陰之氣絕又何

所謂違行乎此并經文亦未之細審矣

王弼易注謂無訟在於謀始謀

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此說迂疏無當經義未儒釋違行之義均謂天上浮水下流說亦淺陋

易師履臨大君義

戊子

易師上爻履三爻臨五爻俱言大君虞氏注師履二卦

以大君為並指乾言荀氏注師臨二卦以大君為並指

二爻言文治謂二說俱未是師本卦無乾象虞氏就其

旁通之同人言則聖經何不言大君於同人而反著之

於師上乎臨本卦亦無乾象五本失位如以為變而得

正則亦成坎而不成乾又與師履二卦言大君之例不

合矣此虞氏之失也荀氏以大君為指二爻近惠定宇

周易述亦宗之夫五本君位二升五爲大君其說似矣然履之大君又何爲變其例而言於三爻乎卽云履三升上猶師二升五之比例然臨二升五旣言大君於五爻則師二升五又何爲言大君於上爻乎豈二旣升五爲大君而上又可居五爲大君乎此荀氏之失也抑又考全易通例有言君者有言大君者君有君之專稱則大君亦有大君之專稱如虞氏荀氏以乾與二爻爲大君是大君與君渾稱而無別則聖經但通稱君可矣又何必特言大君以表異之乎今案大君者謂先世之君宗廟之主也爻例五爲天子上爲宗廟

見京氏易傳

故小過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君卽爲五祖卽

謂上祖者卽宗廟之主也師上言大君有命者謂先世

之君能積德以感天故能受天命也

李鼎祚集解載干寶說謂武王受命

文王之德其說極精

履三言武人爲于大君者謂三爲成卦之主

得應乎乾之上

爲猶應也

則上視三履而剛志得行也臨五

言知臨大君之宜者知臨謂知二之當升二升五而宜

於上者上志在內卽志在二上之敦臨從五而附益其

大則二之升五君之宜亦大君之宜故言於五爻以見

五上之志內一也明乎此則知聖經之言君者乃五爻

之專稱其言大君者乃上爻之專稱先儒渾爲一例殊

不足據爲定論乃近儒俞曲園易貫又創新義謂乾爲大君震爲君大君爲王之通稱君爲公侯之通稱則其說更恂瞽而未可信矣

易觀六四爻辭義

戊子

釋易有就卦義言者有就卦象言者然二者實不可偏廢十二辟卦由遯而否而觀否三陽三陰四爻陽剛能抑陰類觀二陽四陰又剝否之一陽以陰陽消息之序言之卦義似乎不利矣而觀四乃云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者何也曰是由五之能立主極故能轉害爲利也觀之彖辭曰有孚豕傳又曰大觀在上蓋謂上有二陽

九五能以誠意孚下故羣陰觀感不敢進剝而四爻為
 眾陰之倡又適當位而順時故雖有叛主不臣之心亦
 轉而為賓于王其云觀國之光者非觀國之盛運乃觀
 國之將替而未替之運左氏傳所云猶有觀焉是也此
 項平甫所謂履正則為賓不正則為敵國有光則為賓
 無光可觀則敵是此爻之利害轉機甚速雖若吉辭實
 危辭也蓋觀之吉象非真吉初爻童觀二爻闕觀皆以
 小人而覬覦乎下三爻云觀我生進退觀我生者謂觀
 民志之從違

我謂五
卦主

民違五則進民從五則退其進而

仍退者特以此時尚未失道正如四之觀國之光退而

序

昔司馬溫公之作通鑑也首有才勝德勝之辨竊謂言
爲心聲於文章之著述也亦有然其才勝德者謂卽足
以厄世運而賊人材論固失之稍苛然其於輔翼世教
匡正人心繼往聖開來學之功則亦不足與語矣吾婁
自有明中葉弇州王氏以雄偉博辯之才主東南壇坫
一時風氣所成著爲派別其不樹降旗者惟震川一人
而桴亭陸子確庵陳子又以潛修篤行闡然日章之學
講論於荒江寂寞之濱凡所著述一本乎誠正而世教
人心藉以維持於不做比之弇州其功固孰爲多乎自

是以後弇州之緒生乎其鄉者則甘亭彭氏繼之今且流風歇絕矣惟震川氏後荆川桐城轉相隆盛雖其於才德之分祇有多少離合之可言而大要亦可睹矣若夫陸陳之緒其功等於宋五子者則綿綿延延相承不墜惟當世教凌替人心陷溺之時處乎其地同乎其遇本其義理發爲文章以翼世教以正人心則紹之者吾師王文貞公而大之者吾友唐公蔚芝也顧吾師暮年憂傷國事不復有所著述卽及門諸子晉接亦罕其所傳世者皆辛亥以前之作而蔚公則自辛亥以後痛心國變始一意於教育文熊又適以其時朝夕與其風雨

如晦每見其蒿目傷心扼腕悲歎時則有憂時之作又見其躬行實踐開牖理學時則有言性之作每一篇成并其夙昔所著述往往出以相質而文熊則絕無土壤細流之益但折然心服盡情傾倒而已嗚呼有友如此蔚公亦安所取而十六年來始於滬濱繼於惠麓顧艱貞與其相攜勿舍豈不以悲憫之忱拯救之志凡身爲其難者文熊託有一日之知於所心折傾倒之處或於公之微意有脗合而又鑑其愚忱知非出於流俗之汙私所好也若此則公之續集繼行於世謂文熊宜有一言亦安所辭乎夫文貞之文宏深肅括公之文博大詳

盡其有簡質往復之殊者值所遇之時益非昔比與所告語者之各異其體至於輔翼匡正繼往開來則一也豈才勝之足與語乎惟悄乎憂乎公之志則愈苦乎嗟乎以文熊得師友如此顧落落無所成就豈不可愧然竊有幸焉昔皇甫持正於韓子之文豈不盡讀而獨於鄆州谿堂詩序則曰敢樹降旗曰有唐文宗退之一人而已豈韓子之文無逾於此者乎蓋持正之文聳牙詰屈時學韓子而每有未臻融渾之處宜其於此文獨心折也今公是集多淵然曄然有興味及詼詭之作皆文熊之所學焉而未能者也則於太原師後奉爲圭臬熟

焉復焉取以爲法焉比之持正其可冀乎丙寅仲秋下
澣世弟同里朱文熊拜序

序

吾鄉陸桴亭先生窮性命之學躬遭鼎革講學於鄉天下聞風而仰慕至於今稱之宋學卒能不絕如縷至我朝康乾而極盛者先生之功也自攷據盛行其淺焉者薄宋儒爲迂疏斥明儒爲謫陋桐城姚姬傳先生起而振之尊義理之學不廢攷訂之勤以古文爲天下倡身歿而道益昌其在京師贈嘉定錢獻之序言極論魏晉以後學術異尙南北乖分至唐而明示統貫惜未能有所折衷宋真儒出乃得聖人之旨羣經始有定說元明守之故明士大夫猶能振綱常守節義豈非宋儒講學

效哉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老蘇所謂不近人情者比比皆是老友同里唐蔚芝尙書少宗桴亭之學服膺宋儒含咀羣經疏析條貫旣擢高科躋顯仕未能用其所學自光緒丙午遭母喪知天下事不可爲息影錫山講學以維綱紀俛思古聖人垂訓先其大者之意筆之於書授於其徒俾學者知所趨嚮風行海內士人從而遊者亦歷有年所矣門人哀其茹經堂文集分編付梓其初編旣得而讀之今二編行將問世其文才氣豪放以視初編之謹嚴迥不相侔洵後學之津梁也比乃貽書屬序曰同心之言非

君莫屬余少失學長又奔走四方孤陋一無心得而於
宋學未窺其奧何足以知高文惟念尙書與桴亭先生
同生一鄉同丁末造而講學亦同一轍俛仰三百年間
宋儒之統貫前有桴亭守其緒後有姬傳振其衰今得
尙書以振式流俗俾宋學不至遽墜於地其功豈淺鮮
哉不徒以立言君子名之也因書而就正之丁卯九月
譜弟汪曾武謹序

功矣況四與五明是同心濟險又何得謂之無應于下乎是故蒙於此爻斷其可以出險也

易升上爻消不息義 丁亥

譚易必先明易例升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即易例消息之義凡易言消息者八

泰彖傳小人道消 否彖傳君子道消 臨彖傳消不
久 剝彖傳消息盈虛 明夷象傳明不可息 升上

爻利于不息之貞象傳消不富也 革 虞氏以陽盈為
彖傳水火相息 豐彖傳與時消息

息陰虛為消即以陽息為吉陰消為凶是陽不息即是

陰消故升爻辭言不息而象傳即言消以釋之然據此

爻辭象傳義即有大有可疑者二升內巽外坤陰虛在上

陽道不息蔑貞甚矣而爻乃既言冥升又言利于不息之貞此可疑者一也且爻辭既言利貞矣而象傳云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是爻辭言所以利貞之義在於不息而象言所以不富之義乃在於消夫消與不息既無異義是傳與爻辭直有違戾矣徧考漢宋諸儒之說無一足以破此疑者蒙嘗細考易例而會其微試縷析言之升上六言冥升者與豫上六言冥豫同例虞氏注冥豫云坤爲冥荀氏云陰性暗昧居尊在上是冥豫與冥升皆爲暗昧之義此說自是不易利于不息之貞者與坤卦辭言利牝馬之貞同例易言利某某之貞者凡四若

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謂初動二陽在坎中

注本虞

巽初

六利武人之貞謂初失位之正爲乾爲武人

亦本虞注

此利

貞皆就陽剛言若坤卦辭利牝馬之貞升利于不息之

貞皆主陰柔言牝馬陰類言利貞若不應取象於坤而

經乃云利牝馬之貞者蓋惟其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而

牝馬則安而不躁柔而順人故曰利貞升上交言利于

不息之貞亦正此義冥升者先迷失道之謂也利于不

息之貞者後順得常之謂也人誠稟暗昧之性又處難

退之勢升而不已苟安而不躁柔而順人則亦利貞然

此利貞若正賴乎陽道之不息故曰利于不息之貞聖

人言此正以戒迷昧之人必以謹慎含藏爲主此爻具有深意非淺見所能測至象傳言冥升在上消不富者此不富與泰六四言不富謙六五言不富无妄六二象傳言未富同例泰象傳釋不富爲失實虞注坤虛無陽故不富謙六五之不富亦以其虧盈失實義與泰六四同无妄象傳未富虞注謂四動坤虛是經言不富未富者皆謂坤虛失實升傳言消不富亦謂消失實然雖失實而能以柔順爲主則其不息之貞固在而自不至以冥升爲慮是仍與爻辭義不背也至象傳所以但釋冥升之義而於利貞不言者此又如豫上六傳言冥豫在

上何可長也而不釋成有渝无咎之例蓋聖人釋經往往有言外之意卽豫傳何可長也一語而其冀人无咎之意自在言外卽升傳消不富也一語而其勉人利貞之意亦在言外傳中本有此例惟精心考之乃能知之也臆見舊說未審於易義當否當俟後日有得而正之

易解朋至斯孚義

戊子

解九四朋至斯孚虞注臨兌爲朋坎爲孚四陽從初故朋至斯孚文治案虞氏逸象兌爲朋故於易之言朋者皆以兌卦爲義其實非也解卦得乾之二陽故李氏集解載荀慈明曰乾動之坤而得眾是解自乾變虞以爲

解自臨變故爲兌朋其誤一卽解自臨變解本卦並無
兌象則所謂朋至者又何以不見於臨而反見於解其
誤二且解四以陽處陰中惟陰類至故曰朋至今謂四
陽從初則又似四從初陽至陰與經義顯違其誤三虞
注有此三失固不可信矣然則解曷言乎朋至曰謂陰
類從陽也易例凡言朋者皆謂陰類也故坤彖辭曰西
南得朋東北喪朋西南者諸陰卦之位陰類相聚故曰
得朋聖傳所謂未離其類也東北者諸陽卦之位陰從
陽則喪其類故曰喪朋聖傳所謂爲其兼于陽也是故
由此例推之則泰二之朋亡謂二陽能亡其陰類豫四

之朋蓋簪謂陰類合於四陽復象之朋來无咎謂陰類
並來初陽咸四之朋從爾思謂四陽慮比於陰類而蹇
五之大蹇朋來尤足爲解朋至之比例蹇解並二陽蹇
以五陽爲主解以四陽爲主蹇陰類從於五故曰朋來
解陰類從於四故曰朋至且蹇解之彖辭並曰利西南
西南爲陰類之所聚是蹇解之朋當爲陰類之顯證也
聖傳釋解之利西南曰往得眾謂乾得坤眾蓋陰至陽
而陽卽得眾其義又以對勘而益顯也斯孚者易例凡
陽實爲孚解三與五互坎陰從陽而陽有以孚陰故曰
斯孚也五爻言有孚于小人者謂二往五則并足以孚

異類此又因四爻之朋至斯乎而推廣言之也如此則
經義自瞭然庶幾無支離之弊矣

易豐配主夷主義

丙戌

豐初九遇其配

虞作妃鄭亦作妃

主九四遇其夷主虞注妃嬪

謂四也四失位在震爲主五動體遭遇故遇其配主也
四行之正成明夷則三體震爲夷主故遇其夷主吉也
近惠氏易說引鄭康成曰初修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
意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旬日者朝聘之禮止於
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非常
蒙按經言遇者不一何必皆指遵言虞必以遵體爲遇

故言五動以成之不知就初爻言固與五動不相涉也
其失一配主夷主文義當是一例虞以四行之正爲明
夷三體震爲夷主則配主又指何卦乎卽云三體震爲
夷主則經何不言夷主於三爻而乃著於四爻乎其失
二且不特此也釋易卦必就六爻統言之虞於初爻之
配主旣以爲五動體遭遇矣而於四爻之夷主復以爲
四行之正則卽初爻以觀四爻旣不得謂體遭遇而卽
四爻以觀五爻更不得謂成明夷其失三虞注有此三
失旣不可信矣鄭君以禮說易與豐卦取象不甚合未
知所據且於四爻之夷主說亦未能相通竊以爲配主

夷主蓋指二五也爻例凡稱遇者或就本爻言或就上
行言凡稱主者則皆指上行言如同人九五大師克相
遇睽九四遇元夫上九遇雨夬九三遇雨皆就本爻言
若噬嗑六三遇毒謂失位承四睽六三象言遇剛謂三
遇四陽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謂
承三得正九四弗過遇之謂進則遇五此皆就上行言
與豐之言遇一例至明夷初九主人有言主人有言者
卽婚媾有言之義言二陰有言也睽九二遇主於巷言
主者三爲下卦之主巷者出門近遇之象謂二遇三也
本崔
憬說此亦就上行言與豐之言主一例然則經曷言乎

配配者匹也豐卦尙大故志在尙往初遇二陰剛柔相

合故曰配主

此與豫象傳配祖考配字不同

以納甲言之豐內卦為離

離初納巳卯離二納巳丑卯至丑為一旬故曰旬无咎

然則初與二之相合斷可知矣經又曷言乎夷夷平也

平治天下之主也爻例五為天子

見京氏易傳

四爻上行至

五適值君位正為王假之象故曰遇夷主遇主而得遂

其尙往之志故象曰吉行也言上行則吉也乃近儒不

明易例但知陽為陰主而不知陰亦可為陽主

此蓋狃於後得

主之說

於是乎穿鑿經義如毛氏仲氏易謂四之剛從二

來奪其剛而予之以柔乃是夷主夷主傷主也焦氏易

通釋謂渙二之豐五爲遇其配主渙二不之豐五而初之豐四豐成明夷渙成中孚明夷不與中孚遇而與訟遇爲遇其夷主王氏經義述聞又謂四爲初所主初爲四所主以陽適陽故稱配稱夷凡此紛紛支離之說蓋皆大雅所不取云

易渙渙汗渙血義 戊子

易渙九五渙汗其大號上九渙其血李氏集解載九家易曰謂五建二爲諸侯使下君國故宣布號令百姓被澤若汗之出身不還反也此本否卦體乾爲首來下處二成坎水汗之象也又載虞仲翔曰應在三坎爲血爲

逃二變爲觀坎象不見故其血去逃出无咎文治案先
儒以汗與血爲坎象本無不合惟九家易謂渙本否卦
乾來處二而虞仲翔又謂二變爲觀坎象不見則其說
均不免支離夫二本與五應則汗謂二渙汗謂五義自
直截又何必指乾來處二言乎仲翔說二變爲觀更與
上爻無涉如其說則所謂渙血者又何不見於二爻或
見於觀二乎然則經曷言乎渙汗曰由五應二坎也坎
爲心病汗者心之液也巽風足以散坎心中之滯鬱故
曰渙汗五居君位有發號施令之象汗爲一出而不反
之物人君之號令似之故渙汗於五爻言之也漢書劉

向傳易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又後漢書胡廣傳政令猶汗往而不反此並古義之精確可信者經又曷言乎渙血曰由上應三坎也坎爲血卦是血實指坎陰而言易例凡言血者皆以喻陰也故坤之其血玄黃謂陰血交於陽氣屯之泣血漣如謂泣坎陰之血需之需于血謂需坎陰之血而小畜之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尤足爲此爻之比例有孚其血謂陽畜陰也而惕出者謂四從五渙其血謂陽散陰也而逃出者謂上遠三朱項平甫周易玩辭云三居險極爲血血外傷也是則渙其血蓋所以去其傷故象傳曰遠害也抑又思

之汗由心出故陽加於陰謂之汗

見素問陰陽別論

是汗屬陽

血屬陰九五應九二之陽故以汗言之上九應六三之陰故以血言之是又可見聖經之取象真確切而不可移易矣

易既濟東鄰西鄰義

丁亥

易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虞仲翔曰泰震爲東兌爲西坤爲牛震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管爲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禴夏祭也離爲夏文治案虞氏通例凡言東西者皆謂震兌故此經東鄰西鄰虞亦據震兌爲說然既濟雖爲泰息卦

而震兌實非泰本有之卦虞氏此注恐取象過遠果若其說則東鄰西鄰云云宜見於泰卦而反與既濟之五爻無涉矣且東鄰殺牛與西鄰禴祭取象當各歸一致虞氏既以震爲東鄰兌爲西鄰正不得復牽合坎離爲說今乃又謂坎多眚云云則豈震爲東鄰而不西鄰者反非震而實坎兌爲西鄰而行禴禮者反非兌而實離乎其說支離更不待辨李鼎祚集解載崔氏憬曰居中當位於既濟之時則是周受命之日也五坎爲月月出西方西鄰之謂也二應在離離爲日日出東方東鄰之謂也離又爲牛坎水克離火東鄰殺牛之象禴殷春

祭之名文治案禮坊記言食禮引易東鄰殺牛云云孔
疏引鄭君易注亦曰離爲日坎爲月日出東方東鄰象
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與崔合惟鄭則又主互坎互離
爲說而崔則專主二五言竊謂崔說較爲直截東鄰當
爲離之中爻西鄰當爲坎之中爻曷以徵之卽於本爻
殺牛禴祭之象徵之統觀易卦取象於牛者凡七有就
坤言者有就離言者如睽之六三曰其牛掣革之初九
曰鞶用黃牛之革旅之上九曰喪牛于易皆取本卦離
據此是易爻之言牛象者自无妄大畜遯爲坤象外其
他皆取義於本卦之離則旣濟之東鄰殺牛亦當爲本

卦離象無疑至禴祭之見於他卦者凡二升九二孚乃

利用禴虞注孚謂二之五成坎為孚案虞例凡於經言

孚者俱指坎言孚既指坎則利用禴亦當謂坎

經言惟孚乃利

用禴虞又牽涉離為夏非是推之於萃六二亦然蓋萃二之五則下

體亦成坎也據此則既濟之西鄰禴祭亦當為本卦坎

象無疑因殺牛禴祭為坎離之象然後知先儒之訓東

鄰西鄰為日東月西其義自精確不易也況既濟六爻

皆正本不變之卦其所謂鄰自以二五交應為正竊嘗

怪虞氏堅執成見於小畜九五之富以其鄰泰六四之

不富以其鄰謙六五之不富以其鄰震上六之于其鄰

俱主震東兌西之說不知易之取象周普旁通何得專

泥震兌而言即如小畜富以其鄰鄰當謂四本九家謙

不富以其鄰鄰當謂四與上本荀爽說然則易爻以本卦為

鄰亦自有通例也又案集解於升九二象傳下引干寶

曰非時而祭曰禴文王儉以恤民四時之祭皆以禴禮

神不求備故既濟九五曰東鄰云云是說也與鄭君禮

注意合又可見崔氏訓禴為殷春祭其說尙未盡然而

東鄰之為紂西鄰之為文王實亦經師相傳古義特易

理無所不該亦未可拘執此義耳至近世之釋此爻者

有惠氏易說釋西鄰謂九三而闕日孔氏經學卮言釋既

濟變明夷為東鄰不知既濟乃不變之卦焦氏易章句奉合恆益二卦義俱

未當

讀書湯誓 丁亥

易傳言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孟子亦言湯始
征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
為後我乃今讀書湯誓一篇復繹先儒舊說以為百
姓怨湯不恤穡事故憚征惡役湯乃勞其曉諭斷以必
往誘以大賚懼以孥戮若是者豈所謂順乎天而應乎
人耶是以唐書載高定七歲讀湯誓問其父郢曰奈何
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不從誓言孥

戮罔赦是順人乎郢大奇之而不能答此可見湯之伐桀雖七歲小兒尙疑之而先儒竟無有爲湯剖其寃者文治因取湯誓本文及史記殷本紀反復數四乃恍然於湯之伐桀本因乎眾心此篇正是仁人之言先儒解之者均失其意也据本紀言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是當斯時有乘桀暴而作亂者矣湯誓所云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者我后謂湯以下別稱夏王故知非桀不恤我眾者怨其不正夏以救民也舍我穡事而割正者不堪桀之暴將舍穡事而作亂也舍穡事謂自舍之非謂湯舍之

宋王魯齋書疑謂湯於君臣之分素

嚴一旦興兵伐桀故羣疑填臆而鴛言以不恤我穡事
此尤為臆說桀之暴德久著人人欲得而誅之則湯之
與師百姓方愉快之不暇又何所
用其疑而鴛言於不恤穡事乎 湯惟聞眾言然後決

知夏氏之有罪又懼眾民為亂故不敢不正之然猶未

知夏罪之何以干眾怒也乃復命眾申言之曰夏罪其

奈何書言如台者四史記均作奈何其如台者正湯詢眾之辭先儒有

解如台為亳眾詢湯之辭又有謂桀其如我何者可謂

謬之又謬夫以桀之淫荒而傷百姓詎有湯既知之而

亳眾反不知之理乎夏臺已囚聖主詎有亳眾反不懼

之理乎夏王牽遏眾力云云乃眾民述夏之罪湯知夏

德若茲故許以必往也至後之示以大賚懼以孥戮者

蓋致天罰而伸公義是爲有功舍稽事而私自倡亂乃
蒙大僇後之不從誓言句與上之舍我稽事句本相承
應是可見湯實懼民之作亂非脅民以必從也觀史記
以子惟聞汝眾言至今夏多罪二十二字易於天命殛
之之上益以見湯之因聞眾言而興師矣又烏得有憚
征惡役之事耶又案周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
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而墨子兼愛下篇亦
引余小子履十三句爲湯說不云湯誓尙賢中篇又引
湯誓聿求元聖三語近儒王西莊因謂或別有一篇湯
誓如周書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之例而江良庭

集注音疏劉申甫書序述聞則均以國語墨子所引雜
置於今湯誓之中文治案今湯誓所載原無告天之辭
西莊之說自是古人蓋闕之意若江氏劉氏強合爲一
篇亦殊不必

詩皇父考

戊子

詩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卿士大雅常武大師皇父此皇
父必是二人一在宣王時一在幽王時一係征徐奮武
者一則係專權植黨者二處未可混合爲一孔冲遠常
武正義謂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爲厲王時則在此之
先得爲一人此語未之深考厲王時但有弭謗煩刑之

政尙無妻黨擅權之事則此皇父固不得謂在厲王之
時況經言皇父徹民牆屋萊民田里肆惡無忌則流彘
之役國人方欲得而甘心焉又烏得在宣王之世復錄
用之而以征徐乎然則後人有從鄭箋說以作都之皇
父爲在厲王時者謬也冲遠又謂十月之交皇父若爲
幽王時則在常武後亦得爲一人此語未之深考常武
雖未言皇父之德行然云旣敬旣戒惠此南國則亦勤
勞王事者其後亦何至爲邪佞之輩卽云老而驕恣亦
不應陷入豔妻之黨據竹書紀年宣王二年錫大師皇
父程伯休父命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則幽王六年皇父

不應復爲卿士況大師三公之官尊於卿士皇父在宣王時已爲大師矣何在幽王時反爲卿士耶然則後人有據冲遠說以宣王幽王時之皇父爲一人者謬也冲遠又謂皇父蓋皇氏父字世傳稱之近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編因謂作都之皇父定是征徐者之後人不克紹其前烈一如吉甫之後有師尹申伯之後有申侯此語未之深考皇父七子之見用先儒以爲妻黨盛女謁行之甚則此皇父固由褒姒而進孫毓詩評疑褒姒生於龍妖不應有七子之親殊不知史言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則褒人之族卽褒氏之親

黨皇父既係褒人之族則與宣王時之皇父安得同氏然則後人有據冲遠說以皇父爲世稱者謬也近阮文達孳經室集據常武皇父卽幽王時皇父因謂爲先朝老臣宜倚用之乃皇父安於退居不以國家爲憂故詩人怨而責之又謂漢書人物表列皇父入下下沈寃經史中數千載不可不辨此語亦未之深考以皇父等七人爲黨臣蓋是漢儒相傳古說不獨古今人表及五行志義據漢書谷永傳言誠修後宮之政抑褒閭之亂抑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師古注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爲官也後漢書左雄傳又謂褒豔用權七子黨進七子卽

謂皇父等七人近臧拜經謂讀徹我牆屋數語酷虐驕
狠之情形恍如耳聞目見而皇父之罪狀定矣此說極
是阮氏欲以其臆度之見盡闕漢儒舊說究未允當况
毛傳以此爲幽王時詩亦謂皇父甚自謂聖擇有同國
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是毛意亦以皇父爲貪臣
阮氏既申毛義不當於其釋皇父者而反闕之然則後
人有據阮說以皇父爲先朝老臣者謬也阮氏駁先儒
以皇父爲權黨其不合有七實都是強辭惟第一條及
第五條近似有理然此二條說實亦未之深考古人同
氏同字原非罕事出車篇爲文王時詩有王命南仲之

文鄭君以爲卽常武之南仲乃皇父之祖然案帝王世

紀稱宣王進用仲山甫尹吉甫南仲之屬又云命南仲

邵虎征定荆蠻見太平御覽八十五卷引而焦山周鼎又有司徒南

仲對揚天子丕顯敷休之文見經義叢鈔引則知詩言南仲亦

非一人皇父之非一人當猶是例至節南山之尹氏史

記之號石父不與皇父同列者臧拜經所謂俱非妻黨

故不在七人之列也陳碩甫毛詩疏疑皇父卽號石父未是據此則可見

常武篇皇父乃係良臣十月之交篇皇父決是佞黨其

氏字雖偶同其行誼絕不類先儒必欲強合爲一徒見

辭費而已

魯詩有傳無傳考

戊子

漢書藝文志載魯詩故二十五卷魯詩說二十八卷而無詩傳魯申公本傳云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師古注云口說其指不爲解說之傳文治謹案師古說未允史記申公傳作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是所云無傳疑者乃不知蓋闕之意班氏用史公說脫一疑字非謂申公不作詩傳也楚元王傳云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是申公有詩傳之顯證近人陳氏樸園三家詩遺說考謂漢志所載魯故魯說卽是申公

所爲之詩傳文治謂此說亦未允詩經惟毛詩合故訓
於傳若三家詩則傳並在故訓外不當混而爲一如陳
氏說豈齊詩傳韓詩傳亦可謂之齊故韓故齊說韓說
乎今特立數驗以證魯故魯說外別有詩傳漢劉向治
魯詩其作說苑所述多魯詩說至引詩傳則必表明之
如貴德篇引詩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
公主之云云反質篇引詩傳曰鴈鳩之所以養七子者
一心也云云修文篇引詩傳曰君子無所不宜也是故
鞞冕厲戒立於廟堂之上云云是可見詩說外實有詩
傳向恐其與所述之詩說混故特標明詩傳以別之也

又考白虎通所述多係魯詩

漢建初四年會諸儒於白虎觀其時承制會議者如

魯恭魏應皆習魯詩故所述多魯詩

亦時引詩傳如禮樂篇引詩傳大夫

士琴瑟御

此與何劭公公羊傳解詁引魯詩傳文合

姓名篇文王十子引詩

傳伯邑考武王發云云是俱係魯傳也然又有引魯故

者則別之云魯訓

故者依古作訓是故即訓也

如車旂篇引魯訓和

設賦者也鸞設衡者也又辟雍篇引魯訓水圓如璧諸

侯曰泮宮半於天子云云魯訓別於詩傳是可見魯傳

之非即魯故而魯故外實別有詩傳矣又考應劭亦習

魯詩其作風俗通亦時引魯傳如第四卷引詩傳曰一

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此與說苑反質篇所引魯詩傳文合

又第十卷引詩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是俱係魯傳也然亦有引魯說者則別之曰詩說如第一卷引詩說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云云詩說別於詩傳是可見魯傳之非卽魯說而魯說外實別有詩傳矣又別考諸先儒之習魯詩者亦時述詩傳如褚少孫補三代世表引詩傳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云云又何劭公公羊傳解詁引魯詩傳天子食日舉樂云云又王仲任論衡率性篇引詩傳言譬猶染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論衡述詩家關睢說亦據魯詩故知仲任習魯詩也又後漢書班固傳注引魯詩傳云古有梁駟者天子之田也據此諸儒所引則魯詩之有傳

明甚倘魯故魯說果卽詩傳則諸儒何不逕稱爲詩故詩說而乃蒙以傳名乎漢志遺申公詩傳者乃班氏之疏漏後儒不察卽據此以爲魯詩無傳是亦考之不審矣

禮酬爵奠而不授辨

丁亥

凌次仲禮經釋例言授受之例謂凡卑者於尊者皆奠而不授而其言酬爵例亦云凡酬酒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蒙謂其說不然酬爵之例有奠而不授者則經言主人奠觶而不言授觶亦有授而不奠者則經不言主人奠觶而不言賓受觶其例互異未可相混且奠而不

授與授而不奠之所以互異者由士與大夫禮本各殊亦並非奠而不授爲酬之正禮授而不奠爲酬之變禮也據鄉飲禮主人酬賓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於薦西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鄉飲酬賓亦如之特牲主人酬賓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此數事經但言主人奠觶是爲奠而不授也燕禮主人酬賓卒洗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大射酬賓亦如之有司徹主人酬尸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爵主人酬賓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此數事

經不言主人奠爵而俱言賓受爵是爲授而不奠也凌氏

謂燕禮諸篇不言主人奠爵者乃文不具可謂肫斷莫而不授本爲卑者於尊者

之事而今酬賓之奠而不授者非爲賓主有尊卑之殊

乃禮之殺蓋上文獻賓既親授受則酬爵可從簡而不

授其爲禮之殺猶之不拜洗也而敖氏繼公乃謂奠觶

酬之正禮近張氏爾岐亦謂奠觶不授酬法當然此二

說俱未是蓋酬酒本無定例隨禮而異禮經諸篇獻禮

儀節既各不同則酬禮儀節亦各不同故非特奠而不

授授而不奠者其禮顯異卽同是授而不奠而其禮意

亦異何也蓋鄉飲鄉射之酬爵爲賓主相敵故爲禮殺

而不授燕禮大射之酬爵爲一則代君勸一則承君勸
故復親授有司徹之主人酬尸酬賓爲祭祀之禮又有
侑勸之義故亦親授是卽授而不奠其禮意已互異安
得謂有正禮變禮之別乎自敖氏以奠解爲酬之正禮
而酬爵之例不明自凌氏又以爲凡酬酒皆奠而不授
而酬爵之例益不明

禮親歿不得爲人後議

戊子

晉書羊祜傳祜無子帝以祜兄子暨爲嗣暨以父歿不
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
免之又隋書劉子翊傳引祜死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

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文治
謂此實古道也蓋聖人之定宗法也必緣情稱理以爲
之制故儀禮喪服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
之後何如而可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大宗者收族者
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是古人之於宗
法其慎且重也如此而支子之離其本生而爲人後也
則必奉其父若祖之命蓋父若祖俱生我者也以生我
者而命我爲人後是理所不得違而亦不敢違者也今
若祖已歿矣父已歿矣身已爲孤子矣乃敢覲焉自主
以復爲人子則是無父也是無祖也且其覲焉以爲人

子者亦非憫同宗者之無後也必其覬覦乎其人之產業則是貪財也是無恥也以貪財無恥之人至於無父而無祖是之謂不孝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故凡自許爲人後者皆當坐以不孝之罪禮記射義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鄭君云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是記所謂與爲人後者卽所謂自許爲人後而與人爭爭嗣也而孔子乃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並黜者何哉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卽人無二親故凡爲人後者必降其本生之服所以見其不貳隆也今父祖已歿於

本生已爲斬衰之服而復爲他人服三年之喪是身有二親也夫身有二親者其亂倫逆理與身事二君者等此孔子所以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並絕之以見叛君與叛親無二罪也然而今世之人則多有背經蔑禮者忘棄其本生之親以與人爭嗣或至於鬪鬪相殺獄訟並起是真無人心之尤者乃律之所宜禁司馬遷曰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夫無父母而已烏得而有身則無父母之命己又烏得而爲人後且使無父母之命而已自爲人後則是父母生我而我反使父母無後也其悖謬豈不甚哉故文治以爲凡親歿而自許

爲人後者宜頌之國典永爲厲禁謹議

禮記月令習五戎義 甲申

月令季秋習五戎鄭氏曰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
孫氏集解引司馬法以伸其說蒙謂此五戎當從周官
車僕注作戎車解案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
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注云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
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陣之車也
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
車也 杜子春云萃當爲駟蒼 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
也 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同朱輪輿不中不蓋菑 牙戟幢麾菑謂建之有蔽者爲萃無蔽者爲輕 疏

云鄭月令注以五戎爲弓矢及矛戈戟不爲五兵車解之則未知此所謂五戎者所謂何文不知月令注語當是鄭君未定之說故特於周官注正之耳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陳車徒羣吏聽誓于陳前注亦引月令之習五戎訓之可知季秋之習五戎卽周官中冬之簡車徒孔氏正義乃謂車不須更習可謂紕繆無稽至于下文七駟咸駕授車以級卽習戎車之事正義乃以下文言七駟而斷五戎爲非戎車何其望文生義也詩秦風小戎伐收小雅元戎十乘戎車旣駕此皆以戎當兵車之證左氏傳云鬪丹獲其戎車又曰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又

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此卽諸侯之戎路廣車也又帥
旂闕四十乘孫子八陳有萃車之陳可知戎路廣闕萃
輕萃必從乎其元而簡闕之制固未嘗不有其定時矣
樂無大夫士制論 乙酉

曲禮疏引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氏
箴膏肓從題辭之義蒙謂題辭所據蓋指諸侯之大夫
士言也周禮小胥職大夫判縣士特縣漢賈誼曰大夫
特縣士有琴瑟諸侯之大夫視天子之士故特縣是小
胥所言原指天子之大夫士也 諸侯之大夫實亦無樂
縣據賈誼說者辨判縣
特縣爲天子禮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
之大夫士也

節合之周禮射人所言亦指天子之大夫士也然則儀禮鄉飲酒燕禮與鄉射禮所用之樂非指諸侯之大夫士與曰此所謂鄉樂不得謂大夫士之樂制也據鄭君小大雅譜云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是鄉飲鄉射與燕禮所言工歌鹿鳴四牡皇華者皆饗賓而上取耳非以諸侯之樂爲卽大夫之樂也且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闕此與仲尼燕居所謂兩君相見入門金作升堂樂闕與郊特牲所謂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闕者其制何異此在上取誠有之又可以肆夏爲大夫之樂制

乎夫惟因上取之樂而僭爲自用之樂此趙文子之所
以見譏於後世也然則大夫士惟國君饗之乃上取諸
侯之樂若其於私家則本無樂縣但御琴瑟而已是以
詩唐風山有樞刺晉昭公而曰子有鐘鼓明諸侯乃得
有鐘鼓也程繁曰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
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琴之樂是則非諸侯蓋無鐘鼓可
知矣抑又徵之儀禮若士冠士昏士喪士虞士相見諸
禮記其俯仰揖讓纖悉詳備而絕不著用樂之文者豈
非以大夫士本無宜用之樂乎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
樂諸侯不釋縣大夫日琴瑟白虎通曰大夫士北面之

臣非專事子民者故但琴瑟而已此皆古經師精覈之
論特申其大旨以傳會題辭之義

釋子去 戊子

說文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爲稱象形去不順
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
內也去卽易突字也文治案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則
子象小兒形本無疑義惟去字甚屬可疑母生子子未有
不到生者如以爲不順則人生豈皆不孝子耶或者因
謂許意所重在突出惟其突出故謂之不孝如犬從穴
中暫出之意此亦贅說如其言豈到子又皆突出者耶

今案許君釋干支諸字多就十二月陰陽之氣生長而言而於此二字注又皆用易義據說文敘言稱易孟氏是許君蓋傳孟氏之學者孟喜傳載蜀人趙賓謂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者萬物方荄滋也蓋其意以坤終於亥乾出於子子在北方冬至夜半一陽初起生物孳萌是爲箕子故曰陽氣動萬物滋是許固隱用孟易義也離卦六四象傳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无所容卽所謂去出不容於內據此知離六四象傳之文乃專釋此去字而許君引易此文亦正可輯作易注離南方之卦爲任物之象以卦氣言之自中孚推行至離正當夏

至之時離火上炎而斯時陰氣至微成物未具一與盛陽悖逆即去然而生是故就五行而言則離爲木爲火白虎通曰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此自欲成子之義蓋自欲成子則必至於傷母故謂之不順不孝而鄭君因以焚如爲殺其親之罪此亦指其傷母而言也又說文華部棄下云捐也从収推華棄也从忝忝逆子也是古人造棄字本旨亦爲棄去出之子故易文之棄如亦正承上去如而言也自後人不達易義不審許意於是乎不明子爲孳生之義而子字義晦又不明去爲未及成就而去出之義而去字義更晦

讀焦理堂孟子正義 丙戌

焦理堂孟子正義考據詳覈高出舊疏遠甚其尤善者每章末皆標明趙氏章指以糾舊疏剽竊使人居然見趙氏原本焉然蒙於此書有不能無譏者夫孟子一書大要在崇仁義辨心性別王霸而仁義心性王霸之辨則莫精於宋儒自朱子集注行後之潛研理學者萃諸儒之說編爲大全精譚性道辨析毫芒此誠趙氏之所不遠後之學者或因宋儒之說而束古注而不讀固不免有拘墟之譏然如理堂之專守古注力埽名理宋儒之說雖善而不採毋亦未能虛心與觀正義於每章之

言心言性言仁義者輒引戴東原字義疏證爲說夫東原固好詆宋儒者也馳騁辨駁已不免有喧囂之習理堂數探其說而間參己意論性善則雜飲食男女以爲言論理氣則合程朱與老釋並譏論盡心知性則援血氣嗜欲以爲自然之極致牽引雜糅豈有得於孟子意耶蒙嘗謂治他經之學或可專守漢注而論語及孟子兩書辨別仁義心性王霸必屏宋儒而不用其惑者旣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班氏藝文志儒家論實今世之藥石也夫漢學崇尚家法墨守一先生之言不敢有所出入焦氏孟子正義主張戴東原學而

揚波逐靡必欲儕孟子於荀卿之流蒙不知其所爲家
法者安在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一

受業唐景升謹校
何葆恩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二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雜著類

駁學校不祀孔子議

癸丑

揅擊之事鄙人向所不爲然是非之界萬世人心風俗所關豈容不辨前見教育部有不祀孔子議案數月以來各省各邑因此議案均觀望依違不敢復舉孔祀文廟殿廡鞠爲茂草若任其淪胥數十年後我中國學子將不知孔子爲何如人縱使賢智之士獨抱遺經遞相傳嬗然空谷幽芳知音日寡不久必至於淹滅痛心之

事孰有甚於此者因特作駁議以此義公諸天下夫前此教育所以腐敗者在僕僕考試誘人以利祿行科舉法於學校之中致學者之心奔競陷溺兼之科條繁瑣用非所學此其所以爲謬其咎初不在祀孔子也今於正人心明道德謀普及崇實業提倡科學以造異能注重管理以免橫決諸重要事絕不聞提議獨先以不祀孔子其理安在

教育部之言曰孔子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今乃以宗教儀式崇奉於學校之中名爲尊孔實不合理此不應拜孔子之理由一嗚呼何其說之偏也夫孔子非宗

教家西人之言也且非西人之公言一二人之私言也庸詎知西人以神道爲宗教而吾孔子未嘗不以神道設教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惟皇上帝陰隲下民天厭之天厭之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之類四書五經中不勝枚舉孟子深得孔子之傳者也嘗言莫之爲而爲者天而必曰使之主祭而百神饗之是天與之蓋孔孟深知吾國中人以上之材始可以言理而不言數言人而不言神若中人以下之材則不得不藉鬼神氣數之說使之震懾其心然後能去惡而爲善向使孔學而非宗教何以時時言天然則孔子固不自命爲宗教家而謂爲

五洲之大宗教家可也蓋西人之所謂宗教爲中人以下言之也中國之所謂宗教合中人以上以下言之也西人之所謂宗教專指棄倫常信虛無言之也中國之所謂宗教兼指講倫常議禮制度考文言之也故曰大哉孔子言其學之無所不包能賅萬彙爲大教育家卽爲大宗教主此亦萬國學人之所公認也今據一二西人甚我之言以爲中國無宗教至於道教佛教更不足言夫因無宗教而謂我爲野蠻之國吾人亦將忍受之乎

教育部之言曰教育與宗教各有目的不宜強合爲一

今以似是而非之宗教儀式行於學校既悖尊孔之義
尤乖教育目的此不應拜孔子之理由二嗚呼何其說
之偏也夫明於教育之原理者尤宜求教育之事實要
知教者何教所以爲人之學也育者何育之以成其爲
人也教以爲人之學而育之以成其爲人則必舉數千
年來崇奉敬仰之人以爲目的是教育與宗教斷不宜
分而爲二者也今以吾國學生之程度與西國之學生
較其文明將有過之乎抑猶有所不及乎夫以西國學
生程度之高其信教者且於學校中日日祈禱時時諷
經可見教育之與宗教實有相與維繫之理西人且合

而為一今乃曰以似是而非之宗教儀式行於學校何其說之偏也夫原議者之意不過欲廢拜跪之禮而以學校為之先導不知因革之義當革腐敗之政治非革數千年以來之文教禮法今欲一切掃除之恐起賢士大夫之攻擊且不獨起賢士大夫之攻擊又將起全國人之攻擊其意本以尊孔而適以廢孔

易言自天祐之言洗心言齊戒言順天命諸經中均含有宗教性質故居中國而言教育斷不可分教育宗教為二左傳一書言因果尤夥若必欲分教育宗教為二勢不舉孔氏之書及一切中國經籍及名儒著作盡廢去之不止而攻擊者且謂其意實欲廢孔而名為尊孔嗚呼其說愈偏而不知其事之愈危也

教育部之言曰憲法公例信教自由爲三大自由之一
今以學校拜孔子之故致令他教之子弟因信仰不同
不肯入學旣悖憲法公例尤於教育普及大生障礙此
不應拜孔子之理由三嗚呼何其說之偏也夫向之景
教中人入吾學校畢業以去者不知凡幾信教自由未
聞障礙教育部寧未之知且彼奉耶穌教之學校不聞
因孔教子弟入彼學校而廢其膜拜耶穌諷誦聖經之
例是彼則宜堅持其教而傳吾以他教吾則宜自廢其
教而任人以傳他教彼之崇拜耶穌於教育普及絕無
障礙我之崇拜孔子則於教育普及大生障礙天下有

是理乎嗚呼國粹之滅亡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昔者外人譏我謂中國交涉度量至爲廣大何者爲其專讓他人以權利而絕不計彼此平等之權利方今民國初建高明之士曾不一鑒夫前車嗚呼嗚呼尤可痛已

凡爲治者最忌空言而不求實事爲學者亦切忌空言而不求實事空言之爲害於天下久矣方今政界皆坐此弊豈獨教育一端爲然故名爲百事俱舉而實則無一事之實行痛乎悲夫今必曰孔子非宗教則必廢釋奠廢文廟廢經典古禮古樂蕩然無存循規改錯何所不至歐美之新道德寂然未聞其輸入而吾舊有之道

德則埽除之惟恐不盡其囂然不靖者謂從此我可以
恣睢以自肆其安分循禮者則羣起違抗而大生其訾
謗此後政治將益無所措其手足夫立一法行一說必
審夫天下人心之從違今中央政府之命令幾不能行
於國門之外而復使多數禮法之徒生無形之反抗嗚
呼是自危之道也孟子曰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人心之
向背國家安危之所由係也今以教育至要之命脈而
於人心維繫之幾絕不措意是皆持說悠謬不求實事
之過也外人之眈眈也行將瓜分吾國也吾人之昧昧
也行將自滅其教也嗚呼嗚呼此天下同志之士所當

一心併力以爭之者也

惡圓篇 丁亥

天地生人而予以性也有剛有柔人之率其性以處世
也有方有圓然吾謂人與其偏於柔也毋寧偏於剛何
者剛勇於進德而柔怯於入道也且人與其偏於圓也
毋寧偏於方何者方足以持其本性而圓則足以喪其
本性也蓋夫人自有生之初莫不各有其天真焉及其
長而應物也乃莫不各喻夫世故焉以天真之幾微涉
世故之頽靡而天真乃不足以敵世故而其五性之動
六情之發乃亦有時矯揉而用之矯揉五性者惟其先

挾圓通之見而違心乖理騁辭詭辨始兆於作僞終入於闇塞夫物固有所是而亦有所非物固有所宜違而亦有所宜順然而末世違順之故則多有與是非相反者是以後漢劉梁曰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而彼圓通者欲以徇世俗之所好則必拘非者爲是而故順之屈是者爲非而故違之佞兌而不直乖辟而不慤同流合汙而不知恥翩翩乎其若轉圜也幡幡乎其若流水也當是之時是非之心斲削旣盡而於是羞惡之良亦泯焉夫至於羞惡之良泯而其天德之存者亦幾希矣矯揉六情者殫智竭思以求容悅於當世於是顛倒

其愛憎遂有不當喜而喜不當怒而怒不當哀而哀不當樂而樂不當好而好不當惡而惡者其始也猶不過喜阿附而惡迂拘不欲與人異趣而已而其繼也乃遂迷惑失志而真以爲當喜真以爲當怒真以爲當哀當樂當好當惡矣巧言令色文過飾非推其弊極於無所不至而其端一自圓通開之然則圓通者不乃爲失誠喪性之本而學道者之大戒與且夫萬物之位乎天下無不各有其本質而矯而飾之則未有不敝搏土以成丸被以丹綠雖足以美觀而土之本性失矣截木以爲栝椹加以朱漆雖足以適用而木之本性失矣今世之

學爲圓通者殆猶搏土截木之類也奈何世道譸張人心迷謬三代而後遂變爲圓通之天下佞邪之士如水濟水無不偈規矩而改錯競周容以爲度是故孔子有觚哉之歎傷人之破以爲圓盡去其圭角而亡本真也孟子荀卿述仁義明王道其說時君如持方柄以內圓鑿格不能入終老牖下而世之習揣摩務苟合者乃遂謂非圓不行於世而專詆直方爲不足學於是又有忠厚之士謹愿之徒惑於世故圓通之說苟且從俗而終至於喪其所守又有賢智之士學問之徒惑於世故圓通之說遂懈其將順匡救之志而所學卒至於無成悲

夫蒙是以著惡圓之說而三歎言之以爲世戒焉

原情

甲申

情者何人之陰氣有欲者卽喜怒哀樂好惡也左氏傳
子太叔述子產之言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賈逵曰好生于陽樂生于陰喜
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翼奉言六情曰
北方之情好東方之情怒南方之情惡西方之情喜上
方之情樂下方之情哀又白虎通曰情所以六者何人
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六府五藏此情性之所
由出入也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肺腎脾也六府者何也

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明乎此說則知人稟陰陽之氣以生其發而爲喜怒哀樂好惡者蓋莫非金木水火土之質以運行乎其間而治其情者亦莫非六律之氣以轉旋乎其際六律配乎四時蒙得而引伸之曰黃鐘者孳萌萬物爲六氣之元位于子十一月于人情爲喜太簇者簇湊也萬物湊陽氣以生位于寅正月于人情爲好姑洗者洗鮮也萬物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于辰三月于人情爲樂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蕤萎位于午五月于人情爲惡夷則者夷傷也言萬物始傷位于申七月于人情爲怒無射者射終也陰氣方盛則

萬物隨陽而終位于戌九月于人情為哀六律不言陰舉陽以統陰

然則情也者固隨乎四時之節序以分乎五方之風氣

者與故曰情者魂也魂者芸也情足以除穢而即不能

無欲是以孝經鉤命決曰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而董

子亦曰情者人之欲也又曰情非制度不節蓋古聖人

之治性情也禮以節性樂以防情實仍取乎六律五行

之正氣以養其血氣嗜欲之動而遏其放蕩邪僻之漸

耳易曰利貞者情性也依朱氏漢上易傳正因和而得正即由情

而復性也詩蒸民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

性即陰承陽也是則情固通乎性而性即以治其情自

釋氏起廢情之學而李翱復性書復爲滅情之論於是情通性之說不明于天下而性原乎六律五行之說益不明于天下

漢書藝文志爾雅屬孝經類說 戊子

班書藝文志以爾雅屬孝經類其立意甚精案鄭君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據此知孝經者乃總會六藝之書而爾雅者亦六藝所總會也大戴禮記小辨篇載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辨言者辨古經之言卽詩書易禮之雅言也王充論衡是應篇云

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而爾雅序亦云誠九流之津涉
六藝之鈐鍵然則班氏之意正以孝經爲總會六藝之
書而爾雅乃六藝之鈐鍵故以之列於一類也且孝經
類中又列五經雜議十八篇五經雜議者乃石渠所論
五經同異今其書雖已佚然旣以雜議名篇則以意度
之大抵亦總會六藝之奧旨班氏以此書與爾雅及小
爾雅俱囊括經訓網羅異義於六藝無可專屬是故以
之俱附於孝經也或者乃謂漢志有小學家實通經之
祖則爾雅當爲之首是又不然班氏作志之時叔重未
出所謂小學家並非訓釋經典不過以之諷書審體專

爲識字而已而爾雅者則六經之故訓存焉然則爾雅固可以該小學而論其本旨則是經學之權輿而非小學所可該是故漢志以之列於孝經而不列於小學斯乃班氏之有識也漢文帝時爾雅與孝經俱置博士是爾雅在漢時甚尊降及後世儒者茫昧乎經訓乃專以爾雅爲草木蟲魚之書矣

南史陸澄傳與王儉書云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案玄自序所注眾書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

也是古人亦有疑孝經爲小學類矣文治嘗反覆思之而又得一義焉竊謂班氏以孝經爾雅爲一類者實古經師之教法本然也蓋爾雅者辨釋經訓之書孝經者敷陳經義之書其義例雖若不同而其指歸則一故古塾師教人必以此二書爲先所以見經訓與經義之不可離而爲二班氏傳習其法故以之列於一類也漢儒釋經之書或稱故訓或稱傳毛詩合而爲一則曰故訓傳若三家詩則於故訓之外皆別有傳爾雅之書訓故之體也而孝經陳示要道於章末每繫以詩語此傳體也以後人注書之體言之若朱子注論語巧言章云巧

好令善也此故訓也又曰好其言善其色云云此傳體也自後世恂愁之儒或崇尚空譚於是乎敷衍傳義而罔知故訓或馳騁穿鑿於是乎曲傳故訓而違失傳義二者皆悖乎古經師之教法者也吾是以申明班志之義而告當世之教學者

賈生深於禮述

戊子

賈生之學傳自荀卿經典序錄序左氏傳云荀卿授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是誼固荀卿之再傳弟子也荀卿本精於禮學是以賈生亦深於禮考二戴禮記既載荀子修身大略勸學禮論樂論諸篇而大戴禮又採取

賈子書保傅傳職容經胎教諸篇夫曲禮之學實維后
蒼曲臺之記集其大成而后氏之授二戴乃多述荀卿
賈生之書是典臺之禮亦以荀卿賈生之緒論爲多今
觀賈生之書其言世子入太學承師問道之禮是卽王
制所言王子入學之禮也其言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
瑟之會是卽文王世子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之義也
其言春秋入學坐國老而親饋之是卽春秋釋奠養老
乞言之義也其言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
不備是卽曲禮首篇之義也容經所言容有四起是卽
玉藻所言諸容之義也 教所言懸弧之禮是卽內則

所云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之義也凡此諸義旁通
曲證家法並出一軌則二戴所述多賈生緒論固灼然
可見矣然吾考賈生書并不專言禮而禮家亦取以
爲說者若本傳陳政事疏言人君審察取舍之事大戴
記禮察篇取之階級篇言黥劓之罪不及大夫小戴記
曲禮篇刑不上大夫亦隱用其說據此非專指禮言者
而亦無非禮意是可見賈生於禮實精詳洽熟靡不各
有根據蓋荀子之學始乎誦經終於習禮以爲學必至
乎禮而止賈生必師其遺法故能如勸學篇所言真積
力久而盡通其經緯蹊徑也抑又考之班固白虎通禮

樂篇言禮法陰樂法陽根於人之六情五性故先王之制禮無非欲人之節其情性而賈生之言六律以爲卽陰陽之六節其言六理六德以爲卽性之神氣禮者卽體其德而爲之節文此說純粹微至探禮經之精蘊白虎通義實與之相表裏自非洞貫乎陰陽之際百事之會而深得乎先王制禮之本意者蓋未易道此也或者乃謂漢書藝文志儒林傳禮家俱不及誼今乃許爲足禮之儒恐嫌附會不知春秋者秉周禮之書賈生旣傳春秋未有不精於禮者也觀其陳立諸侯王制度教太子敬大臣皆先王之成法周公之舊典而實卽春秋經

世之學也是故漢之賈子董子皆兼通禮與春秋者也
董子傳春秋而繁露一書言三代改制服制爵制郊祭
四祭無不本之古禮賈子傳春秋而新書所言若保傅
連語輔佐立後諸義亦無不本之古禮是以其本傳云
誼以爲漢興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
草具其儀法夫改正朔興禮樂諸事是固經世之學而
俱當本之周禮者也故汪氏容甫曰備物典策國所與
立君舉必書以詔後世春秋者秉周禮而謹其變者也
此言融貫經旨允稱特識蒙是以因賈生之傳春秋而
益信其精禮學焉

叔孫通所著書考 戊子

叔孫通本習古禮所制作俱禮家言本傳載其與諸弟子共起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又徒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所論著是漢儀俱通手定其目錄十二篇見後漢書曹褒傳又作禮器制度則漢書所未載惟鄭君注禮數數引之其文散見三禮疏中是孔冲遠尙見此書其外若定衣服制見韋賢傳制宗廟樂見禮樂志然通之著作猶不盡於此也魏博士張稚讓上廣雅表云周公制禮著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

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陸氏
經典釋文亦謂釋言以下或言叔孫通所益蓋卽本雅
讓說是叔孫通實嘗輯禮記爾雅爲通所採當在大戴
禮記中近臧氏拜經日記謂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爾
雅釋親稱禮親屬記孟子帝館甥於貳室趙岐注引釋
親亦稱禮記公羊宣十二年傳何劭公注引禮乃釋水
文風俗通聲音篇引禮樂記乃釋樂文是禮記中當有
爾雅爲通所取入其稱親屬記禮樂記或係通書之原
名也班書藝文志禮記家乃不及通是其疏略又考漢
書禮樂志云教化所恃以爲法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

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而晉書刑法志云漢承秦制蕭何益事律興廡戶三篇合李愷律六篇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蓋古人禮與律並習法律之家必傅會禮經故威儀三千五刑之屬亦三千叔孫通惟習古禮故又撰律令也抑文治更有一證以見叔孫生之專習古禮王充論衡謝短篇云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案儀品十六篇與曹褒

傳所云漢儀十二篇篇數不合竊意漢儀當是朝儀此復定儀禮當在朝儀之外班書藝文志於士禮家但載高堂生高堂生魯人叔孫通亦魯人是通於儀禮當亦有所更定惜其書久佚仲任已不及見無從考其目錄耳夫自秦燔詩書禮廢樂壞而叔孫通承其後乃獨能發憤制作修明禮家制度使古典賴以不墜厥功始未可沒乃班志旣佚其書而後世言禮家亦不及通致令其抱殘守闕之志鬱而不彰嗚呼亦可慨已余故表而出之竊有附於闡幽之義云

鄭君述漢律考

戊子

漢世律令變更甚繁高帝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秦法遂王關中後以其法不足禦姦遂令蕭何攬摭秦法作律九章今見於漢書本紀刑法志者是也其後張蒼鼂錯于定國之徒代有所作至後漢郭躬陳寵以法律傳其家今見於通典陳羣新律序者是也苟綜其始末幾於縷不勝述文治竊嘗總論其旨大抵漢律多本周秦後漢鄭君曾編漢律章句魏太和三年置律博士時儒說十餘家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是鄭義於漢律最爲精詳今其書不傳而其稱述漢律者則時見於周官注又唐律疏議

中亦多存鄭義近俞理初謂唐律注不純用太和制然鄭義多在其中今特取周

官注與唐律疏議並核之如司刑詔刑罰而以辨罪之

輕重注云如今律家所署法案此蓋卽唐斷獄律卽漢囚律

所謂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是

也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藁注云奴從

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是卽斷獄律所謂諸緣坐

應沒官而放之及非應沒官而沒之者各以流罪放失

論是也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注謂斬以鈇鉞若今

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謀謂姦寇反間者賊與

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是卽唐擅興律卽漢與律所謂諸

密有征討而告賊消息者斬妻子流二千里是也此專指反

間言其從先鄭者如小司寇一曰議親之辟注云若今時

宗室有罪先請三曰議賢之辟注云若今時廉吏有罪

先請六曰議貴之辟注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

卽唐名例律卽漢具律所謂諸八議者犯死罪皆條所坐及

應議之狀先奏請議是也士師乃以財獄訟者正之以

傅別約劑注云若今時市買為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

訟則案券以正之是卽唐雜律卽漢雜律所謂諸買奴婢馬

牛等已過價不立市券過三日笞三十賣者減一等立

券之後有舊病者三日內聽悔無病欺者市如法違者

笞四十是也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注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廷是卽雜律所謂諸得闌遺物滿五日不送官者各以放失罪論是也又凡有責書有判書以治則聽注云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是卽斷獄律所謂諸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之是也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注云若今時加責取息坐贓是卽雜律所謂諸賣買不和而較固取者贓重者計利準盜論是也又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云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者其時格殺之無

罪是即唐賊盜律即漢賊律所謂諸夜無故入人家者笞四

十主人登時殺者勿論是也司刺一赦曰幼弱再赦曰

老旄三赦曰春愚注云若今律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

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是即名例律所謂八十以上十歲

以下及篤疾犯叛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

收贖餘皆勿論是也司厲入於司兵注云若今時傷殺

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縣官是即名例律所謂

犯禁之物則沒官是也凡此俱係鄭義之僅存者是鄭

君章句因周禮注而未盡亡也因周禮注而未盡亡即

可知漢律令之始本於周禮漢律令之未載於鄭注今

特證諸唐律疏議以搜輯鄭君已佚之義

其有於唐律疏議中無證

者則姑
闕不著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二

受業唐景升謹校
何葆恩

1-228 A 21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三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論說記文類

鄭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論

壬寅

噫嘻行人之失職久矣敵情之不諳敵勢之莫覘山川
阨塞之未知執政族姓之罔辨軍實蒐討積藏虛實之
原概瞢焉愁焉一旦有事倉卒無以窺其舉動浸至事
機潰敗不可收拾綜觀歷史遂古以來各國外交之失
敗其端恆由於此則益令人思春秋時鄭之公孫揮不
置夫鄭蕞爾國也介於晉楚狼跋之形進退維谷之局

也而卒能周旋無害於其間者考左氏傳子產從政擇能而使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鄭將有諸侯之事子產先問四國之爲於子羽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公孫揮實爲之樞紐夫四國之爲非不甚密也而揮所以能知之者蓋其稟資靈警而其職又爲行人周爰諸邦聞見確而閱歷富蓋列國之舉動揮固瞭然在掌而有以審其機矣且夫處己之道曰強曰弱交鄰之道曰剛曰柔觀人之機曰動曰靜強者用剛弱者用柔此天行自然之公理然必執強者而概以用剛弱者而概以用柔則自有天地以

來將強者無所於讓弱者無所於爭則亦昧於消息存亡之理而強者益強弱者益不勝其弱是惟明智之士能執其道以馭其幾而參之以動靜動者而定之以柔靜者而振之以剛而外交於是神焉故謂外交之道強者無所於讓弱者無所於爭者是大愚不靈之談也聖賢知其然而猶恐機張省括之不得其宜閉關坐鎮之不得其要於是復畀其權於行人而以爲消息存亡之所寄蓋譬諸於人國其體也執政其腹心也行人其耳目也耳目周而腹心靈由是而知強知弱知剛知柔而動靜罔弗宜焉耳目滯而腹心窒由是而不知強不知

弱不知剛不知柔而動靜罔弗舛焉然則知四國之爲者乃強弱剛柔動靜之要領而卽國家消息存亡之所爲俶兆也噫嘻行人而可以失職乎哉

汲黯論

戊子

王船山論汲黯詆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一語謂其挾黃老之道非侮堯舜脅其君以從己而毀先王之懿典文治則以爲不然汲黯者剛直之士而其於黃老之學則雖有得焉而未精者也使黯果精於黃老之學則反有以餽武帝而使之必用矣何者黃老之學靜重自持以與爲取以柔爲剛戒輕戒躁戒多言戒上人逆探

天下之情事而使天下之士咸受我之牢籠而不自知而汲黯者方恃其鷲直之才倨傲之氣面折天子而使之不能堪廷詰大臣而俾之爲我屈曾是精於黃老者而如是乎且吾聞善言黃老者必無容心於進退之際而黯乃一不見用卽褊心怨望至有用臣如積薪之語是其坦率之氣質熱中之心思全然錮於中而不能化又烏得爲深於黃老之術者歟然吾又謂黯惟不深於黃老故得以見其剛直之本性忠悃之至情使君不敢狎而臣不敢慢然則黯之不深於黃老亦正以見黯之可與也船山以爲黯挾黃老術非毀唐虞殊不知黯詆

武帝云云者並非槌擲仁義秕糠堯舜之旨也彼蓋實見武帝之多欲故以爲不足與行唐虞之治是正憤激過中之談而卽其不深於黃老之驗他如論匈奴詆弘湯是魏其諸事俱是直情徑行之爲無一端與以柔爲剛以退爲進之旨合然則後人有謂黯用黃老術以事君者謬也且夫西漢自張良曹參崇尙黃老其後宗風益下遂有揣摩之士嗜位進取之徒隱竊黃老之餘陋精其心計日伺天子之意指以爲嚮背如公孫弘之緣飾儒術卜式之先事輸財並以武帝爲奇貨可居之物而厚其餌以餌之夫厚其餌以餌君而使之見信與夫

出其血性以事君而使之見憚二者心迹之誠僞與否其辨至易明也二者之孰爲用黃老與否其辨亦至易明也乃司馬遷稱黯好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尙清靜後人不察遂謂黯生平行詣俱得力於黃老文治竊有感焉爰作論以辨之

學校培養人才論 己酉

一家之中顛連多故或貧乏不能自存有子弟焉蘄然見頭角則無害也異日將有所恃也或乃以爲不中不才而疑之忌之摧之殘之廢之棄之如是則其家終無望矣今者科舉停憲政舉天下之人才將盡出於學校

天下之言政治言學術言外交法律爲農工商諸實業者將盡出於學生天下之所仰賴者非學生而誰賴而世乃有疑之忌之摧之殘之廢之棄之者抑又何也蓋自教化不明天下多得一新舊不相保則所以正其本而清其源者惟視乎培養之道培養之道宜加意者在彼此相見以誠今夫家庭之間因嚴教敬因親教愛融融洩洩未嘗聞用權術也天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今遇學生而以權術行之在我先不能立於無過之地蓋我以權術御人人遂百出其權術以嘗我疑幻之甚而膜隔生焉膜隔之甚而戈鋌起焉夫治民之道一

以爲嬰兒一以爲龍蛇其效已大相逕庭矣茲者以名
臣名儒望於人而以盜賊無賴待其人惟以盜賊無賴
待其人而人且以盜賊無賴自處也戕賊杞柳斲喪萌
芽君子不勝其痛心矣是豈國家菁莪作育之至意乎
培養之道宜加意者如保赤子張子有言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天下人之子弟猶吾之子弟也今人之愛其子
弟無所不至試思他人之子弟入學之時其父兄之反
覆丁寧有如何者矣居學之時其父兄之夢魂記憶有
如何者矣他人之父兄以赤子屬我卽國家以無數之
赤子委託於我赤子乳之而不以其時不得其飽則啼

哭隨之今我之愛護而不用其誠約束而不得其術教
誨而不能滿其願給其求是猶乳之而不使飽也赤子
之啼哭呼號又焉怪乎知此者則可以揣其本矣培養
之道宜加意者如植佳木出口氣而傷之句者有不出
萌者有不達者矣故慎勿傷之縱其自生自長而不加
剪祓則其枝葉扶疏四出有拳曲而不中繩墨者矣故
慎勿縱之渥加灌溉有旁出者稍稍剪祓而大木乃奮
迅凌霄而不可遏起居之宜潔清也寒煖之必慎護也
思吾國生計之日艱不得與歐洲比則學費宜稍從減
也思長養者皆吾國民知飲食之有訟隨時申做庖廚

也皆灌溉之法也害馬不除則騏驥短氣稂莠不去則嘉禾減色納之於禮義之中束之於範圍之內此剪裁之法也培養之道宜加意者在講明道德本身以作則蒙嘗有言道德基礎也科學屋宇垣墉也彼淹貫科學當世甯無其人然或忘身徇利一旦名譽掃地譬諸基礎未築則屋宇垣墉勢必爲風雨所飄搖而不能久固如此者由道德之不明也而道德之所以不明者由無人爲之則也夫論語首言學而卽繼以孝弟孟子七篇首辨義利而卽繼以不遺親不後君聖賢明訓昭然若日月茲者羣經之大義固已晦盲否塞卽吾國文字之

精微亦有見爲迂腐而不足復存者何也以其溺於陳
言而羌無新理也今宜以至新之心理發明至古之道
德且俾天下學者知聖賢之道實在於行而不在於言
則吾中國道德文章或不絕於天下凡培養之道累
千萬言不能罄而撮其大要舉不外此抑吾聞聖門之
言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我亦無加諸人視下如手足者
視上如腹心吾又聞西哲之言腦力之相印迅於疾電
吾向所謂疑之忌之摧之殘之廢之棄之者其主持學
校之不得其人與抑學生激之使然與夫激之使然而
使疑忌摧殘廢棄者有所藉口則所以貽學校之害者

豈非學生之責與雖然激之使然者其誰激之使然充其類至於國家無人才之可用又豈學生之責與宣聖繫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天不絕我中國之學人竊願大書此說以告天下同志之君子

此文頗求爲天地立心文氣其來無端其去無涯極似韓文公答呂鑿山人書非庸人所能知也自記

四兒孝長字說

壬子

四兒慶永七歲慕有明方孝孺爲人自字孝孺繼又自易曰孝長余深喜之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永者長也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孝長之

字與詩義隱合因其字宜考其行四兒其勉之哉抑余更有望者詩曰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源源繼續而不竭余嘗斷句取誼曰威儀孔時永錫爾孝子懸諸家祠之楹人之行莫大於孝一身之善惡存亡一家之盛衰興廢判於孝不孝之間入其門父子兄弟雍雍然論詩書明道德闡門之內無詬諱之聲其人之敦厚文明可知也其家之久長勿替亦可知也入其門父子兄弟悻悻然爭田宅講財賄閨門之內多晏安之態其人之桀驁浮薄可知也其家之蕩焉滅焉亦可知也然則惟孝然後其

人可長其家可長余向無祈福祿利益之思而惟冀吾家之長有孝子此則吾諸兒皆當知之且益知孝之行雖通於神明而其本在於家庭教育其教育尤在情性事業兩大端人子之於父母本爲一體之所分故疾病憂患愉樂亦一體之相係仁人之於孝猶手足之於腹心枝葉之於根本也手足傷腹心豈有不痛者枝葉戕根本豈有不萎者惟其一體故愛情之發委曲纏綿而不能自己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皆指愛情所發而言故夫孝之情其長無所極

者也。孟子論禮樂所生出於事親。從兄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手舞足蹈何由而生。要皆出於天性。故孝者生理也。亦生機也。生生之謂性。人子之於孝猶魚之於水。鳥之於林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矣。下地而呱者離母而懼。良知權輿於此。良心萌柢於此矣。故夫孝之性實原於有生之初。生理之始。至於老而不容已。其長無所極者也。人生世上將何爲乎。代天行事而已。天以生物爲心。人亦當以生物爲心。天以四時之氣養人。人亦當以五常之德養人。凡天工之所不能及者。則以人

工濟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唯裕此愛之理與情而後能推恩以及於天下是以有愛情於家庭者乃有愛情於社會有愛情於社會者乃有愛情於國家未有對於家庭澹然漠然而轉能汎愛及於社會國家者然則充孝之量必當以恕行之我欲孝人亦欲孝若何而使人人之皆能孝我欲悌人亦欲悌若何而使人人之皆能悌於是而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必使萬物各得其所鰥寡孤獨皆有所養飛潛動植咸若其性如孔子之所謂博施濟眾老安少懷孟子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張子之

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皆吾兄弟
之顛連而無告者以仁孝之本心行教養之實事視吾
力之所能及而爲之不倦故夫孝之事業其長更無所
極者也虞舜大孝終身慕父母終其身於孝之中其長
何如也而尙書所記載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
十載此係鄭氏句讀孔子贊之曰大德必得其壽其長又何如
也周家以忠厚開基讀大明縣皇矣諸詩元氣純懿彌
綸萬象而詩人贊述之旨不過曰適追來孝又曰繩其
祖武夷考文王武王之孝行備著於禮記文王世子首
章食上視寒煖食下問所膳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

其情性何如也故其本支下洎百世國祚綿延至八百載其長又何如也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郊祀上溯及於后稷迄今誦思文之詩知后稷立民之德追周公而始章相距十有餘世其事業何如也其孝之長又何如也吾望諸兒與四兒得吾說而共勉之更望後世子孫得吾說而共勉之也

此文成後 家大人因孝字已定爲後代名特命改爲季長仍存此文作爲家訓云 自記

東林學校陶齋記 王成

東林書院既改學校後二十年壬戌孟冬校長辛君柏森追溯邑人陶雲組先生勦議改革之功與夫校董秦牧卿諸先生主持之力爲築陶齋以紀遠思既成來乞記於子子維東林一地因世運之污隆而變者也竊嘗淵然以思數百年治亂之迹以默契乎聖人之易知泰之不能無否也剝之不能無復也循環起伏往往消息於陰陽交午之際泰終而否已成剝來而復已伏居泰未可喜居剝亦未必可悲惟視一二賢者之心默應於無形默持於無體而已嗚呼明之叔世何世也璫箠熏天賢人放逐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所謂內小

人而外君子天地閉塞之時也然而具區之瀕錫山之麓顧高二公已相繼講學於此地以維此心此理於冥默之中軌物方人於萬里之外此非所謂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者乎非所謂碩果不食者乎懿與東林何其善因天下之變以默持默應而開世變之塞也嗚呼我

清之世何世也殆猶夫明之世也一二能且知者知弛久之不可不張弊久之不可不革也舉夫數百年之相沿相習而張之革之陶先生亦起而更東林之相沿相習而張之爲學校矣懿與東林何其善因天下之變而持之應之以待天下之復也嗚呼今又何世也所謂上

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吾不知其然否也內小人而外君子也我又不知其然否也明世之事不可追我又懸想二十年此院未改之先印證於今二十年已改之後其國何如也其人何如也其地何如也其人心風俗又何如也我不知其同焉否也同否之數不可知我不得不慨然於其地其時亦有繼顧高而起默持默應以善因天下之變者乎我不知此校此地將何以承陶先生之改革以靜待世變之復者乎變有所不懼惟懼無人以持其變剝有所不憂惟憂無人以啟其復今陶齋成矣辛君其亦有繫苞桑之意振顧高之風以報陶先生

改革之心乎我將拭目蒿望於無窮也

夢遊詩經館記

戊午

戊午冬至日門人劉玉陔等邀余午飯已微醺矣同人
吳君叔釐復邀余夜飲至則沈君叔遠等皆在焉暢敘
逕醉歸遂臥夢至一處若滬上味蕤園然四圍短牆余
意中以爲是五經館也甫入內覺樓臺殿閣崢嶸無數
門左有門者數人曰唐先生來矣恍惚有人導余行後
復有踵至者曰請先入詩經館政治門余問詩經分門
若干導行者則曰政治門在樂歌門之旁遂至一處覺
似北向屋五大楹輝煌金碧東牆懸隸書數幅則四牡

皇華詩也余遂入東廳室見東牆懸一聯云有馮有翼
有孝有德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導行者指示之曰此政
治學也余贊歎曰此真天然佳聯導行者曰先生喜對
聯可召掌衛風者來俄一女子入全身皆白絹衣胸前
有金繡衛風二字余漫謂之曰汝善對乎女子曰然余
曰吾醉矣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女子應曰毋逝我梁毋
發我笱余詫曰此夢境耶我當以夢事屬題卽曰維熊
維熊維虺維蛇女子應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余恍惚
欲有以難之漫然曰我有一極難之對汝必不能矣卽
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女子向余一笑曰是不難不忤

不求何用不減余大佩服方贊歎問女子曰我有一事
請質先生豈不爾思遠莫致之卽論語所引豈不爾思
室是遠而之意胡孔子一刪之一存之乎余於此詩實
未究心忽貿然曰女子不能歸甯其情眞朋友不能過
從其詞僞一眞而一僞聖人所以一刪之一存之見立
心之貴乎誠也女子領首曰然當是時余聞四面皆歌
詩聲恍惚如聞在公載燕四字音節特清越余歎曰美
哉人間能得幾回聞卽遽然而醒亟追憶之始悟女子
所言皆衛風也歸以稟 家大人謂斯地也殆卽瑯嬛
福地與斯人也豈卽康成詩婢與越十餘日此夢尙盤

旋於胸中不能去因屬筆記之

記義犬 已未

四兒慶永述寶山沈永衢先生言邑有某丐畜一犬常牽以自隨人給丐錢犬歡喜跳躍輒以兩足捧而授諸丐丐絕愛之人亦以犬異故多予丐錢某日丐忽不見犬蜷伏啼於市公所之門外兩日人異之謂之曰若有冤乎速起行犬聞遽起眾隨之行數里至某鄉榛莽間闐寂無人有聲號號然犬遽爬土眾助之掘二尺許露髮辮悟其爲丐也發出尸傷痕遍體犬更啼不已市公所人咸曰是必羣丐攫錢不得故斃之故斃之眾口一

聲遂斂丐密訪邑丐中之桀傲者句稽得實寘諸法自是犬遂不食察其狀悲憤甚數日竟餓斃己未三月事也論曰人而犬也則犬而人也犬而似人也則冀人而似犬也吾傳人無從而傳犬也吾風勵人不省而風勵犬也嗚呼噫嘻

記黑貓

壬戌

余於上海徐家匯獲一貓狀豐偉以修鳴噉然清越徧體皆黑鬚爪齊其色怒睛睽睽有威稜家人咸愛之名曰黑虎一日入櫥中竊食顧不自掩藏露其尾於外家人覺而逐之內子訴諸家嚴曰黑虎竊食品行如此

劣也 家嚴素愛貓護貓則曰天下之貓無不竊食者
汝輩慎藏食物可矣乃不自咎藏之不密而轉怪貓之
竊食耶內子等不敢復言先是 家嚴夜飲黑虎常來
延頸叫呼 家嚴輒爬搔其頸以爲樂是夜復來作恆
狀 家嚴被酒喟然曰若非竊食貓乎吾今搔竊食貓
頸豈非污吾手乎若無恥吾不能無恥吾不復搔若頸
矣黑虎垂頭喪氣去自是乃不竊食嗟乎天下之無行
而求人者安得受 家嚴之訓誡乎然而是貓也能知
愧悔其有人心者乎抑感之者有素乎昔司馬溫公作
貓鱸及山賓傳兩兩相形語娓娓可愛余媳慶棠之來

歸也美洲女伴贈一白貓亦徐家匯產也跳踉蹶突性頗靈黠然其品不逮黑虎遠甚然後知世變之惡天質之漓每下愈況物猶如此矣古之史家所以不作春秋而作禱杙乎

語語有注射得此法方能悟史記封禪書之妙

以上二篇疑於不莊然孟子言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禮記言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集中存此文者冀有以感於人也

自記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三

受業唐景升謹校
何葆恩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四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書類

上沈子培先生書

丙申

去冬議刻桴亭先生遺書蒙函丈轉商壽州孫先生允
助刊資欣幸無任竊惟方今世道譎張人心陷溺士大
夫好利夸誕無所顧忌禮義廉恥氣節之說掃地無餘
而駟商市儈者流乃得乘其敝而起相與矜情節貌大
言欺人以覬遂其無窮之欲一旦得志乃惟聲色貨利
之是徇藉以自肥其身家私飽其囊橐舉世滔滔而天

下之風氣益至於變幻離奇天下之人才益至於耗散
蠹壞國家大事益至於潰敗糜爛不可收拾故文治嘗
謂昔日之患患在學術今日之患患在人心人心之禍
苟非得聖賢之士有以正其本原竊恐天下大勢如江
河之日下庠序之林皆將爲庸惡猥瑣詖淫邪遁之徒
熏蒸而失其本性而論者且謂變法乃可以洗心不知
今日之法萬不足以變今日之人心且正心以變法士
皆明於尊君親上之義實事以求是則法自可隨心而
變若欲變法以正心以我中國之優柔斷不能盡如歐
洲諸國之法徒使人心日趨於桀黠譬諸食馬肝以希

長生飲鳩酒以爲甘醴求之愈亟死亡愈速故十餘年來何嘗不言變法而法卒愈變而愈壞者此其故蓋可知也且夫理學之廢興我朝盛衰之幾也

國初有湯文正李文貞陸清獻張清恪諸公

中興時曾文正羅忠節倭文端唐確慎諸公明效大驗章章可觀蓋理學經濟相須而成理學爲體經濟爲用故理學興則人心純固而國家於以隆盛理學廢則人心機械恣睢而國家因以微弱此不易之理也周易十二辟卦消息之機於陰之剝陽而留未盡之元氣則曰

碩果不食今之理學幾於碩果矣及其未盡而維持之

庶幾轉否而為泰乎桴亭先生之學自天文地理禮樂

農桑以及河渠貢賦戰陣刑法無不源流畢貫而一以

理學為主言乎其體則躬行實踐履中蹈和足以存天

理於幾希拯人心於將死言乎其用則兼綜博覽蓋與

亭林先生相頡頏

亭林先生文集有與桴亭先生札索
讀思辨錄稱為具內聖外王之學推

許甚

至而其事事務實因時適變實為曾文正諸公學術

之萌芽

曾文正言兵多與桴亭先生論暗合而
思辨錄言天文算法亦深有取於西學然則學

經濟者誠能以桴亭先生之學為之先導則向所謂黜

商市儉矜情飾貌之徒自無由託足於其際而本吾聖

賢之道忠君愛國之心以治西學又安有好利夸誕營私誤國之弊耶 家大人篤好桴亭先生之學辛苦蒐輯已垂十年茲者書敘業已刊成敬呈鈞覽并乞以此迂愚之見轉達壽州先生卽祈賜下刊資俾得早付殺青日後卽以此書皮藏官書局中興起來者古人有言正其本萬事理又曰履端於始今壽州先生當官書局初創之始卽以桴亭先生之學訓迪後進爲正本清原之計以持由剝反復之幾是豈特方今世道之幸抑亦萬世人心之幸也用敢瀆陳伏祈亮鑒

與曹君叔彥書

甲寅

謹啟者大著易箋釋奉讀一過探蹟索隱鉤深致遠有
功世道人心實非淺鮮曷勝拜倒之至惟竊有獻疑者
易箋易釋似應分作兩書漢儒釋經首重家法昔讀惠
氏易嘗病其徵引龐雜如一卦初爻引虞義二爻引荀
義三四爻或又引他家之說實屬未合至張氏出而後
易師家法燦然具明現大著易箋係箋鄭君注似應專
申鄭義於鄭義外不著一字其易釋一書則應排比眾
說別下己意似於體例較爲完善管窺之見未識有當
萬一否敬祈教正兄所撰周易大義係以程傳作主而
別採漢宋諸儒之說作爲集說其體例之不純較大著

爲尤甚蓋弟書改正甚易兄書則改正尤難審思再三
無善法也

與曹君叔彥書

丙寅

日前接奉惠書並周易鄭注箋釋序敬悉一切書來適
值端午節假亟命同學讀之上下千古綱紀人倫推本
生生之意洞究聖人微指吉凶與民同患貫串羣經發
揮微言大義幾無餘蘊自來說易者得未曾有其中說
剝復二卦持義精極而以迷復爲指紂而言尤與聖傳
反君道也義合說晉明夷二卦與鄙見相合而以明夷
之利艱貞爲深有望於箕子晉之順而麗乎大明爲文

王事紂之順皆先儒所未發深合聖意曲當人心可謂
石破天驚矣竊疑坤象辭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
所謂得主者亦欲冀君之一悟小畜大畜二卦爲以陰
畜陽而小畜象辭自我西郊大畜象辭不家食吉利涉
大川皆爲勤於事君不遑暇食之意故小畜之大象傳
曰君子以懿文德卽書所謂徽柔懿恭也至蠱卦初六
爻辭見周公繼志述事之義上九之不事王侯明指夷
齊而言則殷爲不亡矣故彖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此
天行之義兼指聖人之維持世運而言剝復卦傳天行
之義兼指聖人之維持人心而言不識尊意以爲然否

至大序謂神農以艮爲首黃帝以坤爲首未知何本便
乞賜知士虞禮大義亦已細讀一過沈痛已極字字血
淚使不孝讀之寸衷腸斷矣此書告成與世道人心大
有關係必當刊刻不宜終闕拙集蒙允撰序感甚此書
因李生頌侯等催速付梓不及改正恐紕繆處甚多務
祈指正尙可修改歸於無咎爾

附復書

奉手教獎借過隆愧何克堪然知我之深引而進之
之篤寥寥天壤亦惟兄能爲此言耳實感且佩尊論
易義數條皆極精確坤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冀

君之一悟與惠氏以君子謂坤元由剝反復義合小
畜自我西郊謂文王冀紂能用其道以施澤於民與
劉子政說合蠱幹父之事卽周公繼志述事與九家
義合上九不事王侯指夷齊而言姚仲虞已發其端
剝復天行見聖人維持人心世道之意尤爲至論蓋
天行消息皆生生大德而在人事則有終始之異有
生殺之異有治亂之異聖人自強不息使天下治不
復亂亂可復治遏殺機而遂生理以協乎天行之本
所謂贊化育者此也凡此諸義非兄見道之深真積
力久觀其會通烏能及此承詢神農易首良黃帝易

首坤此事漢儒雖無明說然孔氏易正義八論據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蓋皆因易而得名禮記左傳稱神農爲厲山氏爲烈山氏連厲烈一聲之轉則其說所自來舊矣賈氏周禮太卜疏謂連山首艮歸藏首坤禮運孔子稱我得坤乾鄭君以爲卽歸藏是其明證吳姚元直云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元直去古未遠治孟氏易其說必有所本以此而言連山本神農首艮夏人繫之辭歸藏本黃帝首坤殷人繫之辭故儒者

多稱夏易連山殷易歸藏周易始復伏羲之次首乾
故於乾用九云見羣龍无首吉宋仲子以見羣龍爲
句无首吉爲句最當无首者言天德爲萬物之始莫
之能先傳曰天德不可爲首明坤艮不可先乾連山
歸藏皆一王時措之宜非萬世之通訓惟伏羲原次
首乾次坤崇天卑地君君臣臣父子子夫夫婦婦
爲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鄭注周禮引杜子春
說以連山屬伏羲但以廣異聞非卽據爲典要六藝
論稱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而伏羲無文字但謂之易
則鄭意不從子春說審矣區區之見未識當否伏希

指正溽暑已至道體千乞加意珍衛弟肝陽時時亢
升幸尙無大害大集細讀畢卽勉竭愚陋撰序呈教
與王君慧言書 己未

敬啟者近聞報載悉通志局徵訪節烈一事因恐窮鄉
僻壤未及搜采尙須展限徵求此事兄大爲贊成一則
鄉曲節婦烈女飲泣終身其名磨滅者最可慘怛二則
近世女德不修視節烈爲無足重輕若不加意主持人
道廉恥掃地無餘尤爲可痛貴局抱此宗旨實與兄意
不謀而合曷勝傾佩聞從前吾婁某先生修州志時刪
去烈女二條疽發項而死無錫某君亦因修志刪去烈

女書成而身遽殞可爲殷鑒此非天道之有記載實人
事之當然也現在吾弟於太屬人物一門正在搜輯茲
特將烈婦先叔母徐孺人墓志並孝烈姨母胡孺人傳
烈女郁氏殉難記一併寄奉敬祈采入通志俾垂不朽
兄向來無所請託惟對於此事則不憚九頓首以請吾
弟闡幽微顯夙具熱心當不惜區區數行俾烈魄貞魂
得含笑於地下也

與友人書

己亥

某某足下敬啟者聞吾鄉設立學堂一事諸兄具稟州
縣欲以經費歸入書院此誠裨益寒畯之盛心惟弟等

竊有進者則謂書院之與學堂宜分而不宜合如欲爲歸併之計則書院可以併入學堂而學堂不可以併入書院何者蓋自漢唐以來教養斯民之責屬於郡縣宋元而後教養斯民之責又屬於校官山長乃自書院專課制藝及訓詁詞章而其本意稍稍失矣自非有以變通之恐終無以鑿志士之心而收達材之效至於學堂之在今日則更有不容不設之勢而並有不忍不設之情請爲我諸兄詳陳之蓋古聖賢之學體用兼該是以大學之道明德必推極於新民致知必肇端於格物可見學者必盡窮天下之理而後能完我萬物皆備之原

吾鄉陸桴亭先生崛起於荒江寂寞之濱實得道統不傳之秘顧其思辨錄中論歲差之法謂歐羅巴人君臣盡心於天終歲推驗其精不可及又謂西學不言占驗此殊近理夫先生當利瑪竇艾儒略新至中國之時而已精擊西學如此設使生於今日其必習諸國之語言文字灼然明矣又試以近事徵之曾文正名儒也而設方言館於滬上文文忠賢相也而設同文館於京師又如曾惠敏博學強記精習西文卒能收回伊犁不辱君命夫此數君子者豈不知戎狄之是膺荆舒之是懲而顧爲是亟亟者誠迫於事會之無可如何又以天下有

此文字而士大夫迄未能措意焉抑亦大可恥之事也是以義理論之西學堂之不容不設者一也去年

聖上力求變法專志維新祇以用非其人全局決裂於是不學無術之徒乘閒抵隙臆決唱聲方欲盡裁天下之書院盡撤天下之學堂藉以塗飾生民之耳目而以自文其固陋仁人君子顧何忍復張其餒又況運會變遷靡知所屆茲者高領窄袖裘衣詭服之徒業已比比皆是吾鄉風氣迄未知所底止不於此時亟設學堂有以正其名而定其分儻異日者狂瀾復起中學之勢旣不足以敵西學聰明瓌璋之子弟乃無不被其鳩弄行

可謂之忠乎遂可謂之孝乎故方今之世惟忠臣孝子而後可談洋務亦惟忠臣孝子斷不可不談洋務學堂者正所以爲教忠教孝之地而卽宇宙間一綫生機之所係也是上爲

朝廷言之西學堂之不忍不設者一也履霜堅冰載於義經陰陽消息聖人之所戒懼今日者俄則窺長城矣英則闖長江矣法圖兩粵德據膠東西報紛紛妄有瓜分之議考諸俄史輯譯俄襲波蘭羈縻其眾每年籍取年幼子弟充之極邊十年之後波蘭之種遂絕夫天之愛波蘭豈不如其愛俄而卒致此慘禍者良由民智未

開而其聲氣亦與各國隔閡不通故也又如近今山東
高密行道者數人爲德兵羣毆致斃東人目擊之而未
能悉其名也訴於東撫轉檄德帥德帥謂旣無洋文照
會未悉德兵姓名無從究問其事遂寢考諸俄事如彼
徵諸德事如此吾鄉地襟吳會民物富饒向爲各國之
所豔羨儻復深閉固拒欲以渾樸椎野之民與猛悍虓
黠之族互相周旋竊恐異日淪胥之禍將有不亞於波
蘭而更甚於高密者顧我桑梓奚忍罹此荼毒是下爲
鄉里言之西學堂之不忍不設者又其一也中庸有言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孟

子有言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又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可見吾黨之從事理學者宜爲其通勿爲其塞宜爲其全勿爲其偏宜包涵乎萬彙而不宜拘墟乎一隅宜以開物成務爲極功而不宜以蔽聰塞明爲得計今日之勢與其使西學淆亂吾中學而士林被塗炭之災何若使中學囊括乎西學斯吾道尙不至有絕滅之懼弟輩之意正擬延請師門出爲教習而尤望諸兄之同德同心相與維持厥事庶幾人才蔚起道術昌明內足以維士風外足以弭邊患上足以爲廊廟得人之助下足資黨庠衛道之方數年之後鄰省郡縣咸來取法僉

曰吾夔之西學堂有益於人心世道非細故也豈不盛哉是用不揣冒昧輒敢盡其芻蕘之詞惟望諸兄之鼓舞而贊成焉吾鄉幸甚大局幸甚不宣

與李生頌侯書

乙未

細讀來書語氣卓然日益鞭辟近裏深爲可喜要知天地之性人爲貴所以貴者何惟其裁成輔相參贊經綸能補天地之所不足故聖人言志不過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子思子亦云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性實即是格物工夫此格物所以爲修齊治平之基若如近儒所言格物之學試問與修齊治平何關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而張子亦云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是以吾儒之學必須察識擴充使萬物各得其所方爲能盡其分量而有以貫三才而立極此伊尹之先知先覺一夫不獲若撻於市所以爲千古卓絕之聖而濂溪先生必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蓋以此也

志必學伊尹學必學顏子煞有精義學顏子當從視聽言動四箴入手

後世如司

馬溫公范文正公庶幾能見及此

國初如顧亭林陸桴亭陸清獻湯文正諸先生均能推闡此義自邇來世道講張人心迷謬天下士大夫奔走角逐終日醉生夢死不知何所事事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於是機械變詐鬼瑣怪誕之流乃得乘其敝而起大

致竊墨氏兼愛明鬼之緒餘與夫富强輕重之陳說以鼓動當世士之聰明秀穎者入其牢籠而不自覺

國家之元氣斲削既盡士林之正氣安得不掃地無餘故鄙人嘗謂昔日之患在學術而未及乎人心今日之患在人心而實根於學術茲者和局初定都中達官侈言變法禍亂之幾萌芽已伏殊不知變法而不求所以變之本原不知使人重義輕利明尊君親上之誼而徒欲效法西人究其極必至僅得西學之皮毛而不知西學之根本測算製造萬不足以及歐洲而去人倫無君子則已比比皆是聖道之亡曾不轉瞬嗚呼履霜堅冰

非一朝一夕之故鄙人自入都以來聆諸名士論議非特好排擊程朱并敢昌言菲薄孔孟私心惶駭恆用不安自今思之被髮祭野其禮先亡俯仰世變輒不禁泫然下涕自恨名位微薄又秉性迂拘持論木訥雖痛哭以告當世曾無補於斯道之萬一吾弟有志之士也務望慎守吾言以理學爲體以經濟爲用勿讀無益之書勿作無益之事異日擔荷斯道維持人心力爲剝陽時之碩果風雨時之雞鳴有以存聖學於一線而不至於中絕此則鄙人之所厚望也昔者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聖賢立教各因當時受病

之所在而盡力以鍼灸之今日之勢人盡懷利不知君
父此億萬神靈之冑將變於夷狄之兆也救之之法首
宜辨析義利以昌明孟子之學爲主至於崇尚氣節激
厲廉恥尤爲第一要務能取孟子論養氣數段及牛山
之木失其本心諸章時時於靜中體驗使吾心光明磊
落無纖毫私欲之累則異時立德立功自有壁立萬仞
之概顏子云有爲者亦若是孟子云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吾弟志希聖賢是卽天地之心所寄惟望盡力
勉之無怠無怠訓故詞章不過弋獵功名之具祇可稍
涉其流幸勿做精於此尤以爲囑

與陳生柱尊書丁巳

龍生純如來奉到書三種讀尙書文法序不煩瑣琢氣
自蒼古知弟文大進矣距躍者十天生人子以清明之
氣稟靈變之資爲輿臺人則賤之文亦不可爲輿臺也
其道奈何變而已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爲政如此爲文爲教奚獨不然謹考之周公
之文周禮爲一體儀禮又爲一體牧誓爲一體大誥康
誥立政又爲一體無逸又爲一體七月爲一體鴟鴞小
毳爲一體時邁又爲一體何周公之文之善變也謹考
之孔子之文易象上下傳爲一體象上下傳爲一體繫

辭上下傳爲一體其他文言釋卦序卦雜卦又分四體
曾子作孝經爲一體而門弟子作論語又爲一體何孔
門之文之善變也唐韓子作進學解述其所師法曰上
規姚姒渾渾無涯云云共分九家自子雲相如同工異
曲而外其文實分八體古來著作之林何其善變也厥
後降而不能乃爲剽賊文也辭也格也調也罔不如雷
之同無有能拗而變者讀前篇則知其後篇省上句則
知其下句矧有生字生辭曰不典曰不雅唐宋以來千
餘年綴學之士迷罔雲圍盡爲文章之輿臺而不自悟
觀乎人文者寧不退而長吁也是以韓子旣於樊紹述

墓銘中通論其弊而指導徑塗則曰惟陳言之務去又曰高挹羣言執神之機不專一能怪怪奇奇李翱亦曰創意造言各不相師嗚呼文字之精微可鑒矣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二也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寢多也凡爲文詞宜多識字晁以道通經日課識十五字前事之師奚獨說文凡爾雅急就方言廣雅駢雅玉篇等書都宜熟讀融貫益求造句佶屈之法久則汨汨然來矣吾弟人中之豪傑亦文中之豪傑也其有意乎兄於夏月讀殷盤三篇似有所得知殷人尙鬼之說尤信又讀韓子貞曜先生墓誌銘祭張員外文更

得其造言提筆橫空放恣之法第試循軌武之有同嗜也難爲躡淺者道耳

示郁兒書 戊午

前接來書論編人道教育章法甚善惟子邇來心緒懶散能否成書尙未可必或者委之於汝耳汝欲賡續留學得博士一席亦甚善惟余有進者禮記王制篇有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我國二十二行省幅員遼廓風俗各殊欲齊其政而適其宜談何容易近時畢業學子是今而菲古驚外而遺內尊西而忘中偶有所得龐然自大賢

然自謂已足於本國之歷史掌故風尚教化茫然一無所知詡詡然號於眾曰我外國法也庸詎知其不宜於中土未能操刀而使割百姓罹其害論者遂以留學生爲不可用可憫孰甚焉余嘗欲編中國政治學一書期以三年畢業自尙書起迄溫公通鑑歷代名臣奏議文集旁逮唐杜佑通典宋馬端臨文獻通考下至

國朝名人著述如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之屬而以賀長齡所輯經世文編並近代最新之公牘爲入門俾學者於吏治根本之計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刑法之要素兵制之沿革曉其所以後乃考求各行省水土變

遷人情好惡厚薄農工物產所宜一一研究其本末終始審施行之先後而中國之政治學乃可得而言也非然者以混全外國政治家而欲以治中國非特浮誇無實怪誕可笑亦且遺誤國民不知何所底止易傳言天下之至賾不可亂夫天下大矣學術至浩博矣禮法度數至繁賾矣以宏才虛受之人尙慮其知能之告竭經畫之有差而謂一隅之見遂足以泛應而不遺耶此莊子所謂出於涯涘乃知爾醜者也願汝深思而力勉之毋隨流俗爲轉移也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四

受業

唐景升
何葆恩謹校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序跋類

禮經校釋序

代程序東太夫子作

壬辰

三代而後集羣聖之大成者惟孔子秦漢而後集羣經之大成者惟鄭君故治經學者首宜服膺高密然有說焉鄭君以禮與爻辰說易是爲一家之師法其外若荀虞諸家可與鄭易並行不廢也詩箋引申傳義或有不向乃下己意是所宗主仍毛公家法也獨三禮之學鄭君畢生精力薈萃於是范史所謂刪裁繁誣刊改漏失

專門絕學千古莫並學者欲窺聖門約禮之教舍鄭君
家法無由得其徑途儀禮十七篇舊稱曲禮又稱士禮
制作於元公脩定於孔子鄭君依經立注廣大精微博
通周至誠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俟諸百世而不惑者
也唐賈公彥採黃慶李孟慙之說纂爲疏義鄭氏微言
賴以表見惜文筆冗漫詞意結轡識者每病之宋朱晦
庵黃勉齋楊信齋諸大儒皆能崇信鄭義而一時高談
冥悟之儒尙未敢鑿空妄議至元敖君善出乃詆鄭義
爲疵多醇少其所撰集說專逞私臆靡所根據恂愁謬
妄莫此爲甚故某嘗謂晉之王肅元之敖繼公斯二家

者皆當斥爲經學之莠何者以其違鄭義卽背聖經也
近世以來習禮經者若凌次仲之禮經釋例胡竹村之
儀禮正義均稱精實然凌氏間引敖說不信注義胡氏
述例有四其訂注諸條或義短於鄭而欲強與鄭異是
其一病其他專事校訂者若阮文達之校勘記盧抱經
之詳校金璞園之正譌胡墨莊之古今文疏義專事疏
釋者若褚摺升之儀禮管見鄭子尹之儀禮私箋覃精
研思各有心得然未有合校訂疏釋集爲一書蔚成大
觀者吳縣曹君叔彥學禮專宗鄭氏乃本通德之淵源
糾諸家之違失纂成一書名曰禮經校釋爲卷凡二十

有二昔戴東原謂說經之弊有二或緣辭生訓而所釋之義非其本義或守譌傳謬而所據之經非其本經今叔彥此書先繫以校者祛守譌傳謬之弊復繫以釋者正緣辭生訓之弊遂使千百年來經義之晦盲否塞者昭然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豈非讀是經者之大快哉抑某則更有進焉夫著書者非徒貴明家法便後生之誦習已也其必默契乎先聖之神旨維持乎人心世道之大防而後所著之書乃可傳之萬世而不朽今讀此書釋冠禮注適子冠於阼少北避主人謂二十成人漸有代親之端故冠於阼以著其義人子於此當有

愴然不安者又謂喪禮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其端實於冠子饗婦之日已早見之事有必至爲人子者宜發深省及時以養是言也仁厚懇摯真可以發天下人子孝親之良心夫人自蒙穉無知至老而親歿其中可以報罔極之恩者至多數十年耳而此數十年中去一日則少一日冠昏之時正人子瞿然內省之時也叔彥斯言吾願凡有親者日三復之又昏禮媵御沃盥交注謂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某讀此注心嘗疑之以爲鄭君必有深意今讀此書謂道志之說卽聖人制禮之精義男女有別夫婦有

義敬而不離親而不狎是爲生民之本萬福之原斯言
精覈不易於鄭君本意尤爲訢合無間然則是書豈特
高密之功臣乃實有得於古聖人盡性立命之旨與夫
修齊治平之原維持世道人心所裨誠非淺鮮也世之
讀是書者誠由此而窺鄭氏家法復由此而上溯周公
孔子之精意其庶得叔彥之志也已

中庸通義序 丙辰

自古有晝而不夜而不晝日夕愆其候者乎無有也
有春而不夏秋而不冬四時顛倒其序者乎無有也潮
流之漲縮也視乎晦朔盈虛有水行而失其信者乎無

有也是何也曰誠也孔子作易乾卦文言傳曰存誠曰立誠以發明天人之道傳之於子思子思述其言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傳之於孟子孟子發明之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傳之於周子周子發明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又曰誠精而明誠神幾曰聖人大哉誠也其天地之奧國家之所以立乎不誠則無物無物則爲邪閻爲欺詐爲機變之巧人心至此世道遂不可問以尊德性道問學之君子而至於默然以容明哲以保其身此何爲者也皆由於

天下之不誠也。聖人有救之之道焉。曰：慎獨。中庸三十三章所言無非誠。而其始終要歸於慎獨。自未發之中。以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慎獨之功也。自闇然日章。以至於無聲無臭。慎獨之功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能戒慎恐懼。而不愧於屋漏。則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篤恭而天下平者。一以貫之舜之大德。受命此誠也。文王之純亦不已。亦此誠也。反是而爲邪闇。爲欺詐。爲機變之巧。是卽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而猶自以爲中庸也。不誠之至也。世界之壞壞於此也。人心之亡亡於此也。中國士大夫違慎獨之旨。畏慎獨之

言破慎獨之見而天下危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也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周子曰幾善
惡其可畏哉聖人於是又大聲而疾呼曰果能此道矣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蓋能誠則愚者明柔者強不能誠
則明者愚強者柔大哉誠乎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其誠
之所在乎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其誠之所在乎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誠之所在乎肫肫
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其誠之所在乎孔子曰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文治竊
附其義曰中庸毀則無以見誠誠不可見則人心或幾

乎息矣陳生柱尊著中庸通義其於子思之學縉幽絕
險通莫合微可謂不刊之作故特爲之序同志之士以
自省焉

朱文公文集校釋序

癸亥

文治於弱冠後好研經壬辰服官後始治朱子學假鎮
洋先師王文貞公所臨陸清獻吳竹如兩公評點本讀
之屢作屢輟未有得也癸亥秋爲館生講授朱子文集
如泛大海茫無指南深愧無以對先賢而益諸生未嘗
不汗浹於背一日偶與浙江吳生其昌論及寶應王白
田先生之學實能深入朱子堂奧吳生復曰聞王先生

有朱子文集注一書未刊行當在其鄉蓋求之余偶憶
白田存稿中記朱子年譜正譌後有文集注尙未成書
先鈔諸籤帖稿之語爰馳書寶應劉生翰臣屬代采訪
旋得劉生報曰文集注未之得近獲過錄王先生手批
大全本數十帙朱墨圈乙殆遍網羅散失尤詳而於晚
年定論辨之諳諳大句細書往往累數十百言並間有
陸稼書朱止泉兩先生語復有所謂齡案云云者疑卽
過錄之人莫詳其姓氏爵里或曰范姓亦做邑中學者
也聞之大喜卽命寶應吳生寶凌嘉興唐生蘭王生蘧
常海甯吳生其昌太倉戴生恩溥前往過鈔七日而葢

事歸而讀之精思抉微如聆白田先生之警發殆卽所謂文集注之籤稿歟而朱止泉先生極畢生之精力鑽研朱子之書至是而益顯於世兩美必合殆可謂人間之至寶已爰復屬王生遵常理而董之釐爲四卷草荆凡例名曰校釋其圈點之不能闌入者別作劄記附於後旣成作而歎曰道之顯晦固應乎天時而不可強者歟王朱兩先生於朱子之書訂年月辨異同務使歸於至當使異端者無所措其巧還朱子之眞於千百年之後實爲元明以來諸儒所莫能逮而白田先生尤爲精密周詳一字之定萬義紛陳且旁及史事各家櫛文梳

義往往以單辭引證解千百年聚訟之紛而各使如日月之經天人人得指而明之其於朱子學蓋不啻精審而已復加之以貫串不啻貫串而已復加之以身體力行向非劉生之不自私其所有王吳諸生之孜孜兀兀其孰能表揚之顧是書不出於承平之世而乃出於今晦明風雨之時豈兩先生呵護之靈其精神終不可磨滅歟抑道之顯者晦而晦者將復顯歟然吾聞白田先生於讀書記疑之外尙有讀朱子書記疑其或有出於此書之外者蓋未可知而止泉先生所著宗朱要法迄未得見其所輯朱子分類文選與夫朱子聖學考略誨

人編諸書亦皆零落無存矣訪其梓鄉父老鮮有知者然則吾輩服膺朱子之學者更當力任表揚之責而不容一日或忘者也

頑潭詩話序 丁巳

崑山趙君學南刻頑潭詩話成問序於余嗚呼天下最可感歎者以道德純粹學通今古之儒而廁身亂世之末流世莫我是言莫我省活國之計莫我詢譬諸鳳凰居鴟鴞之林美玉儕砒碓之列生平所蘊蓄不得已而託之於言論寄之於詩歌一遇亂離凡所著述付諸蕩然或且煨燼零落僅留殘編一二守闕之徒輾轉鈔寫

或下己意妄加塗刪而作者之心理與真面目卒不可得而見嗚呼此詎非天下最可感歎之事乎吾鄉陳安道先生生丁明季學貫天人之奧而不復見用於當時所著治統聖學入門諸書世尠傳誦斯可感歎者一也遺書埋隱僅存於傳鈔之餘或者不察不免有所改竄斯可感歎者二也昔年吾師陸文慎公有請以先生從祀兩廡之議因循未果賫志以歿而愛護是書者若學南先生之令兄仲宣先生並其愛女蘭均先後逝世斯可感歎者三也然則天道豈終有知乎或曰感歎之中有可幸者天雖阨先生而學南先生卒能傳先生之書

自此書外別刊有離憂從游兩集邇者周易傳義合闡亦見於世他日彙而刻之或且如桴亭先生遺書得成全璧然則天道豈終無知乎嗚呼黍離麥秀中心噎矣銅駝荆棘悲何極矣桃源繚遠渺不可卽矣溯洄伊人宛在水中央矣蓮華潔白欽遲而神往矣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繼之曰知我者其天乎嗚呼知我者其天乎

安雅堂文稿序

庚戌

往余讀陳卧子先生制義英奇磊落心恆佩之以爲非常人也旣聞吾婁張天如先生主持復社一日大會於姑蘇艾東鄉踞高座睥睨諸名士卧子不能堪徑趨前

歐之一時相傳以爲快盛氣直道心更佩之以爲非常人也既又聞柳如是擅詩名搢紳皆傾倒嘗以女弟禮謁卧子卧子拒不得見如是怏怏去危行剛德心尤佩之以爲非常人也爰乃游松江歷華亭訪幾社之風流求先生與夏彝仲徐孚遠諸君子之遺蹟文人故老尙有能流涕而道之者嗚呼政治衰而清議盛清議盛而社會興雖氣節之說拘墟慙士或以爲不祥不幸之事然而成仁取義之儒則往往趨之若鶩有明之季其以文章理學鳴者大都能以氣節表襮於當世社會得人之盛非特遠過宋元抑且踰越東漢是豈運會之偶然

歟抑一二賢人君子提倡之使然歟嗚呼士氣者國家
元氣之所寄也士氣盛而忠君愛國之論庶有以漸漬
於人人之心故自古聖君賢相知國家爲社會之所積
常恩愛護而維持之以保我之子孫黎民及其衰也社
會與宗社相爲維繫之誼寢衰寢微士大夫之氣節日
腴月削或銷於旦夕或毀於無形迨夫社會摧殘人心
益以離煥譬諸兄弟鬩於牆外侮不旋踵而已入其室
於斯時也雖固結之其不解乎周易大義上下交則爲
泰上下隔則爲否苞桑之繫不能無望於碩果之僅存
悲夫悲夫吾讀卧子先生中興一疏輒爲之三復流涕

不自禁也會陸君規亮攜先生安雅堂文稿乞余爲序
因舉平日區區企仰結轡之忱書諸簡端竊冀吾吳山
川靈淑之氣旁魄鬱積復社幾社之秀尙有繼而起者
正誼堂逸書序 癸卯

譜叔紹先生越千哀集張清恪公正誼堂遺書都若干
種曰唐宋八家文選曰范文正集曰呂東萊先生集曰
熊愚齋先生集曰續近思錄曰家規類編付諸鉛印名
曰正誼堂逸書以左文襄在福州刻正誼堂叢書時訪
求而未得者故以名近世以來士大夫拾理學家之唾
餘習爲守舊迂謬之莠論師心自用臆決唱聲深閉堅

拒牢固而不可破生心害政釀成庚子之大變不踰年
後異說朋興人心益肆綴學之士標宗樹旨自命曰西
學以號召天下實則於西學之精微概乎其未有聞而
徒竊襲自由平等民權之說塗飾當世之耳目倫常大
義棄如弁髦推極其弊將不至胥中國去人倫無君子
不止悲夫悲夫由前之說所謂謬種是也由後之說所
謂賊民是也二者之說既更進而迭相勝恂愁者流內
無主宰復隨其流以揚其波而國家乃實受其敝悲夫
悲夫今越干先生獨哀印正誼堂書於晦明風雨之中
抱碩果不食之志此其旨趣誠非俗學所能希其萬一

而文治尤願揭先生之苦心以爲天下萬世告蓋自古
聖賢所以修己而治人者曰天德曰王道所以終日乾
乾夕惕若厲者曰盡性曰立命而其所以貫徹終始經
緯天人者不過曰理而已矣理也者彌綸於六合卷舒
於一心析之極其精擴之極其大顯之以開物而成務
微之以探蹟而索隱得其紀則經綸參贊輔相天地之
所不足失其緒則如正牆面而立一物無所見一步不
可行孟子之贊宣聖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
之事然則理之爲用大矣哉俯仰前史名儒名臣學問
經濟指歸不同而其導源於理則一世之儒者誠明乎

治心之學操存省察俾之虛靈而不昧及萬事之臨於我前則必虛心易氣徐察其理推而究之以至於未形無有之間五常五倫之序秩如也五性七情之發遂如也六府三事五辰庶績之用繹如也如是內以之修齊外以之治平其有復至於顛倒錯亂敗壞家國之事者吾不信也惟不明乎理於是窒塞以爲體似乎有體而無用而實則體非眞體不明乎理於是橫恣以爲用似乎有用而無體而實則用非眞用道德晦盲世變日亟而大惑不解者且以理學爲詬病悲夫悲夫今越千先生之苦心固將以理學爲天下萬世倡然則當世之蔑

理爲學或飾僞以盜名或非聖而無法紛呶不已如吾
向之所譏者亦可以慄然自返也夫

朱止泉先生外集序

甲子

甲子夏四月寶應劉君翰臣書來言其邑朱憶劬先生
將刊其七世祖止泉先生外集以行於世句予爲之序
予方有事於朱子之學讀止泉先生所編朱子分類文
選嘗歎其用力深而信道篤有非後世淺嘗之士所可
及者今讀外集則一本程朱之旨以立言而貴人性舍
客氣諸篇尤足以振聾而發聵文亦淵然穆然蓋有如
薰風之拂我身芻豢之悅我口也於是作而言曰言者

身之文也有諸內必形諸外故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是其本末之道殊也本深而未茂理
直而氣壯不求其本徒求其末因末以見本則所見者
淺故於道有得有不得焉韓歐諸家善爲文者也可謂
幾於道矣然繩以聖人之旨不合者尙多也宋之五子
非求工於文者也而其文高下疾徐無不宜者是何也
其所入者異也入於道者雖不求其文之工而文自至
工於文者雖幾於道而道終約略而未盡其奧其他猥
瑣卑陋者更無論矣是以聖賢之立言也非有意於爲
文也將欲行其道達其義得之於心措之於事於是而

筆之於書也故六經之文皆身體力行之言也後之作
者不知立言之本殫畢生之力以爲文文旣成而欲附
於聖人之言以其約略所見之道而爲著作之方不知
其所言之麤也則亦聖人之糟粕而已曷足貴哉且君
子之於道也無所不窮其理文者亦言其理而已理旣
明則又何患乎文之不得哉止泉先生志於聖賢之學
久矣其於居敬窮理之功深矣則其發爲文章又烏得
而不善哉予聞憶劬先生承其尊翁曼老先生之訓國
變不仕不去髮是有德者蓋無愧止泉先生之家風曼
老曾刊正集於河南板藏朱氏家塾今憶劬先生復有

外集之刊並擬刊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闡揚明德
後先輝映豈非絕學將興而人心世道之一大轉機歟
余不敏服膺止泉先生之學曩讀其易旨文集諸書輒
爲嚮往不置惟冀後之讀是編者不徒悅其文之美而
求其所謂身體而力行開來而繼往者則庶幾憶劬先
生之志也夫

柏子俊先生文集序

丙寅

三原王幼農先生刻其師柏子俊先生灃西草堂集旣
竟徵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歎曰柏先生之學關學之正
傳也昔宋張子倡道於陝中博學篤行彊探力索作西

銘以究民物之原作正蒙以窮造化之奧而一本於約
禮之教明體達用正經界考井田欲興復先王之遺規
關中學者蔚然成風其見而知之者有呂與叔諸先生
其紹而述之者有馮少墟李二曲諸先生彬彬乎稱極
盛矣而近世崛起而傳之者乃有柏子俊先生往者藪
山劉念臺先生作聖學三關曰人已關曰敬肆關曰迷
悟關而子俊先生亦有論學三關曰義利關曰毀譽關
曰生死關蓋念臺先主所述陽明之學也故主於妙悟
以成功子俊先生所述張子之學也故主於守死以善
道張子之言曰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蓋

皆所以嚴義利之辨而祛毀譽之私又曰存吾順事沒
吾甯也則正所以破生死之關而還吾天地之塞天地
之帥者也故曰先生之學關學之正傳也而余謂今世
學子之所當服膺者尤莫急於禮教禮教之根本尤莫
先於尊師先生訂關中書院學規謂師嚴然後道尊道
尊然後民知敬學所謂嚴者非妄自尊大蓋不如是不
足以振諸生之修爲也又引晉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
之如一事師之禮與君父並在學知事師則在朝必能
事君在家必能事父矣蓋師生之誼固由父子而推焉
者也故檀弓所載一則致喪三年一則心喪三年而其

就養無方也則一嗟乎古之尊師何其誠且摯哉幼農
先生得其教故平生篤守師法春秋令節祭先之外且
設位以祀其師戒子孫永久勿忘其寶貴斯籍也先於
庚子歲排印分餉同志自攜數帙入川均燬於火厥後
輾轉訪求始得之於陝友乃壽諸梨棗焉其專且誠也
如是嗚呼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後生小子長傲遂
非懵然不知倫紀情誼之不可渝於是驕亢之志氣動
輒施之於尊長燕朋逆其師燕僻廢其學者比比皆是
天澤倒置秩序混淆學校之中不聞禮義之訓狂攘恣
睢牢不可破風紀掃地而無餘而世道人心乃益至於

潰敗糜爛不可收拾嗚呼豈不痛哉昔曾文正嘗粵匪將亂之時送唐太常南歸作序諄諄不勝斯道湮沒之是懼欲以尊師爲天下倡余亦嘗謂古者君師之道合故亂日少而治日多後世君師之道分故亂日多而治日少然惟鄉里有良師而後國家有善治故居今之世救時莫如尊師蓋惟尊師而後性情厚惟尊師而後道德明惟尊師而後風俗純而善人出伊尹有言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定四海之民其必權輿於師道矣然則子俊先生此書豈非救世之指南而幼農先生又豈非今日之碩果哉余是以三復言之俾當世明達知旋

乾轉坤要自講明正學始

彙刻太倉舊志五種序

戊申

光緒戊申六月文治自滬歸太倉覽觀吾婁各校輒進諸生而告之曰汝儕宜知歷史歷史之要在上下數千年爲聖爲賢爲奸爲佞爲通爲塞爲禮爲樂爲兵爲刑爲天文地志食貨瞭然在掌是爲史學之名家顧返而思之於鄉土如上所云云者其能纖悉而周知乎知之者爲由近以及遠不知者爲逐末而忘本由近以及遠者其道宏逐末而忘本者其學窒故汝儕欲上下數千年當自鄉土始又告之曰汝儕宜知地理地理之要在

縱橫億萬里爲經爲緯爲廣爲輪爲陰爲陽爲燥爲溼
爲文爲質爲沿爲革爲高山大川爲分野物宜寒帶溫
度瞭然在掌是爲輿地之名家顧返而思之於鄉土如
上所云云者其能博聞而強識乎識之者爲知所先後
不識者爲昧所從來知所先後者其志純昧所從來者
其事鑿故汝儕欲縱橫億萬里當自鄉土始又告之曰
汝儕宜知新自歐化東漸其迅也如建瓴之水洶旭而
不可遏吾向之所謂歷史地理者彼西人且朝書一冊
夕摹一圖缺而不舍進而不已辨析之微極於秒忽吸
收之富達於無垠學說日新而世界遂日變惟世界日

變而學說更與之而日新蓋遂古以來不變者倫理也
日變者學術也知其當變而不變者守舊之徒也知其
當變而變不當變而不變者與時消息之士也知其當
變而輒薄不變之理者叫囂隙突之流無本之木無源
之水也知其當變而不能不變而猶執不變者以爲衡
是抱殘存古之儒易所繫碩果不食詩所稱雞鳴不已
者是也夫知其當變而不能不變而猶執不變者以爲
衡吾見亦罕矣故汝儕欲由舊以知新當自讀鄉土志
乘始諸生成唯唯文治退會同鄉某君以太倉舊志五
種請序爰卽書此訓辭以爲序言蓋天下惟能愛其鄉

士者然後能愛其國家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吾鄉風氣樸質不乏務本之士願悉以此進之幸勿鶩廣而荒也

崇正錄序 己未

光緒壬午三月十九日文治讀書陸氏齋中同學李君虎臣倉皇來告曰吾婁向無異教流傳今聞有客民吳姓者購城南宋姓屋踪跡極秘將設堂傳教矣婁東書院聚眾百餘人集議此事冀弭禍幾先君其速往至則鄉父老咸在焉吾師王先生居首偕眾往謁州尊吳廣龔先生復謁縣尊任石芝先生陳述利害薄暮縣尊公

服坐堂皇傳吳宋兩姓鞫訊並剴切勸導給還屋價令
吳速他徙免拂輿情吳猶倔强不服諸生李君伯豫以
扇柄奮擊之張君拙嘉等旁詬聲沸騰吳始懼俛首領
原價退翌晨卽他往當是時人情洶洶咸欲得吳以甘
心吳性命間不容髮然地方不至釀成巨變而後禍復
得以消弭者皆王先生力也顧彼時屋價實由先生貸
給議撥書院公款以償而院董邵某則謂款無所出故
靳之先生復鈎稽歷年簿記嚴詰邵某始無異詞當是
時吳歸訴主教將復來之說甚熾訛言朋興羣懷疑懼
然波瀾不數日卽平而宋姓之屋卒歸書院所有者又

皆王先生力也先生曰吾鄉自陸陳江盛四先生講學
以來俗尙純樸士皆循循於矩矱之中今之流風稍稍
息矣正學榛莽仁義充塞吾爲此懼請以是屋爲四先
生祠庶幾經正民興之旨乎鄉父老僉曰善爰於是年
五月二十八日奉安四先生栗主於其中徒步躬送者
數十人雍雍如肅肅如道旁觀者感歎不置茲事茲人
宜常在吾鄉人心目中也越三十六年戊午王先生歸
道山諸同學曰先生講學之功在百世衛道之功在一
鄉請卽以先生耐祀四先生祠庶幾崇德報功之旨乎
鄉父老僉曰善爰於己未正月八日奉安王先生栗主

於四先生祠中送者百餘人濟蹕行禮如壬午故事焉
越數月先生哲嗣慧言編錄遺集別輯茲事始末爲崇
正錄問序於文治其奚敢辭嗟乎孟子有言君子之澤
五世而斬回溯四先生講道問德於荒江寂寞之濱獨
非斯地歟迄於今閱十世矣王先生繼起紹道學之傳
嚴義利之辨溪山寂寂氣節冷然亦非在斯地歟而壬
午距今才一世餘耳詳考吾婁之人心風俗較王先生
時爲何如較四先生時更復何如詩有之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後之學者論世知人其亦惕然以思齊瞿然以
顧化乎

夏文敬公年譜並遺詩後序

丙寅

先師浙江仁和夏文敬公子松先生年譜一卷爲公仲子厚庵所輯遺詩十二首爲公季子棣三手錄貽予棣三並以書來告曰先君遺跡吉光片羽止此而已嗚呼何其言之悲也當咸豐之季粵匪交訐強鄰內異時勢岌岌不可終日公以詞林受

兩朝特達之知洊躋卿貳封章入告無非以奠民生固邦本及表揚忠孝爲當務之急光緒改元奉

命在毓慶宮行走從事講帷公密勿憂動朝夕納誨惟以啟沃

君心講求有用之學爲宗旨旋復督學江蘇並巡閱東
省河務長江礮臺事宜蓋

兩宮倚畀於是益隆矣當是時中樞銳意求治創辦海
軍當事者望風希旨藉以爲粉飾太平之具舞文牟利
陽奉陰違內外情媮莫可究詰公怒焉憂之痛陳利害
謂急宜實事求是裁節無益之費爲百姓培養元氣時
論皆以爲迂遠闊於事情而竊敗之風日甚一日乃一
蹶不能復振矣方公之入

宮授讀也與先師常熟翁文恭公叔平同被

恩遇道德相孚氣誼相合一時有二惠競爽之目乃公

於光緒庚辰歲遽以末疾卒於官享年五十未竟其用
天下惜之而翁文恭公登協揆掌樞密旋遭讒以去然
則以名壽而論文恭公爲幸以際遇而論公亦未爲不
幸也迨文恭公貶死後不及十年海內鼎沸政變迭興
而我

國家亦遂淪胥以敗嚮使二公而尙在蒿目時艱其黍
離麥秀之悲銅駝荆棘之恨當復何如然則以運會而
論我

國家爲不幸以身世而論兩公猶未爲不幸也雖然大
臣者與國同休戚鞠躬盡瘁而已其幸不幸之適然初

何足較惟夫後死者不能奉先正之典型挽狂瀾於既
倒坐觀三十年來世變滄桑秦宮漢苑寤寐滂沱楚水
吳山傷心極目豈不痛哉豈不痛哉文治於庚辰歲補
博士弟子受知於公時年十六覆試時公見文治年幼
色甚喜謂汝英發務宜努力進修取首場文口講指畫
者數四復訓勉數語始命退去獎賞之日復通訓諸生
宜崇文行主忠信勿干與詞訟勿沾染鴉片時公嚴禁鴉片雷厲
風行犯者嚴懲靡不發揚辭意至爲嚴厲此情此景宛在目前追憶
微名所自每飯不忘今讀公年譜忠愛懇誠通達治體
雖古之大臣何以尙茲遺詩翛然拔俗如聆獨鶴之嘯

於天際而民胞物與之情自流露於楮墨間此豈絺章
繪句家所能彷彿一二高山景行之念益復往來予懷
而不能已矣公有子三人長松孫以哀毀憂勞葬公後
遽卒次厚庵亦已卒二十年矣次棣三與予爲至友奉
使美國學有本源洞達時務邇年杜門不仕能繼公志
其手寫公遺詩亦足見孝思之不匱也傳曰明德之後
必有達人竊於公之後起者有厚望於無窮焉

陸文慎公奏議序

辛亥

韓子有言古之學者必有師又曰士固伸於知己蓋師
者尊而知己者親至師與知己合而爲一則於道德性

命之氣誼感情之周摯殆有未可以言語罄者文治幼年得師吾鄉紫翔王先生猶識爲學大旨泊乎中年筮仕又得師吾鄉陸文慎公蓋皆師而兼知己者也文治少年好譚詞章訓詁之學文慎公不甚注意曰吾人爲學有大於是者迨後條陳經世之務公則大韙之及居臺諫時數諮詢時政利弊文治從容語公御史大夫者古諫官之職要在匡正君德故君有過則諫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屢以爲言乃後世人士毛舉細故搏搯瑣節於政治之大且遠者轉緘口而不言蓋稍稍違失其本矣公意深嘉納之迨退食之暇一樽相敘酒

酣耳熱公輒大言我雖不逮昔賢而氣節不肯稍貶知我莫若子沒世之名吾以屬子矣文治則又悚然丁未九秋奉 親南歸遂與公一別不得見嗚呼公其以言事獲譴而伊鬱以終耶抑蒿目時艱盱衡世變故損其壽考康彊之質耶公遺疏甚夥稿都不存文治乞諸其長君芝田得若干首爲選擇而印行之吉光片羽或以罕而見貴嗚呼迄今距公之歿又數年矣儻使公復存於今日其感懷憤激又當何如茲者手錄一編追思曩昔公之言行往矣公之志節已矣天壤之大同志之廣讜論之日以發摠當不乏繼公而起者獨如文治之哉

影蓬廬入林漸密嗚呼將何以報我知己之師也耶公
尙有手蹟數卷昔年文治曾爲印行有年譜一卷屬同
學陳君慕周編輯尤日夜望其速成云

張海民遺集序

壬辰

嗚呼此吾亡友張君海民之遺藁也以海民之志與其
學其行其才其識充其所至蓋不難淹貫漢宋馳騁百
家天道無常命不可說至不能以學傳而僅僅以文傳
且不能以精微閎博有關世道之文傳而僅僅以少年
應制之文傳吾知當世通人達士必且疑此集之不足
以傳海民抑知海民以苦志早夭當世無知者藉令此

集不傳則後世并無有知海民之志者豈不悲夫予是以序海民之文屢作屢輟爲之泣然流涕而不能已也海民長予二年庚辰與予同游於庠時予賃屋城東與海民衡宇相望朝夕論學競出新義既同受業於太原王師之門師先語以宋儒之學海民則大喜日取諸經義疏旁逮小學近思錄三魚堂集諸書窮日累夜殫精竭思手不停披口不絕吟雖盛暑鬱蒸流汗霰霰而誦讀弗輟癸未中秋竟以劬學中暑箴石失理病遂不起予既哭諸寢門復爲搜其遺文得百餘首大抵皆幼時規摹時尙多海民意所不欲存者因爲刪削泰半而以

賦稿屬同門姚君柳屏精心選校裒成一集藏諸篋中
今歲孟春吳君子掄凌君孫松王君晉蕃聞有是集欣
然曰是吾黨之責也亟商諸海民始族小元茂才出泉
授梓而海民遺集因得出而問世嗚呼此豈足以傳海
民耶夫自乾嘉以來崇尚樸學藝林之士爭欲著書以
垂不朽自經學史學外若小學詞章金石目錄無不各
自名家禮堂寫定傳與其人藉令海民起而角逐其間
當世通人達士未必不許以後生之可畏且海民旣以
濂洛關閩之學爲之萌柢則其所就或有進於是者而
其任道之勇躬行之實又足以維持名教挽近世浮薄

嵬瑣之習則所謂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其遺著之重於天下後世當復何如不幸氣數慘黷卒令其賚志以歿至不能以學傳而僅僅以文傳嗚呼此則豈海民之素志而亦豈予之向所期於海民者此予所以序海民之文屢作屢輟爲之泣然流涕而不能已也

陸庚星遺稿序

甲辰

仲子有言傷哉貧也蓋自三代而後并地不均士無恆產加以學校虛懸教養廢弛士大夫放棄其實學實業懵焉不知以治生爲急於是以貧病憂傷憔悴鬱伊以死者古今天壤之間蓋不可以計數悲夫吾持此論乃

益爲亡友陸庚星慟焉余自爲童八九歲時卽識庚星
總角嬉戲輒相共迨庚星弱冠詩名藉甚里閭長者折
節與交余稍稍遠之旣聞庚星貧甚頗跡弛爲不羈之
行余遺書諫之庚星殊不以爲忤而兩人蹤跡益疏闊
癸未之春庚星應歲試受知於瑞安黃夫子之門乃遂
剷除浮夸歛華就實爲文務軌先正不屑屑于時譽而
貧益不能自存矣丁亥戊子之間余肄業南菁書院庚
星乃輒就余談經余時與買舟共赴澄江時庚星因貧
氣頹喪甚余輒激厲之一日庚星謂余吾文學桐城庶
幾壽世余笑謂子之文成則爲劉海峰不成則龍翰臣

吳仲倫之流亞耳豈能行遠庚星爽然久之謂子誠知我吾文幸待子以傳耳己丑春庚星始娶婦特屏俗尙行古禮余實贊成之旣余應禮部試下第旅館津沽迨庚寅夏計偕歸而庚星已於是年三月以貧病死矣余往弔之入其門登其堂念疇昔之誼不知泣下之霑襟也踰數月聞庚星之婦陳氏又以殉節死余益悲之嗚呼士君子生當世不能果行育德講學明道以造就天下之人才轉移頽靡之風俗偶有不中不才跡弛自憙者乃其大詫以爲不祥之物必從而摧折之齟齬之以爲快嗚呼庸詎知彼之不中不才跡弛自憙者是誠不

祥矣而吾固有教養後進維持風化之責乃迷謬不省
自棄其天職之所當爲以彼衡此其大不祥也豈特孟
子所云其間不能以寸者庚星歿後其文多爲庸子所
竊去不可得余屬其族弟芹之明經物色僅得書後數
首詩若干卷李生頌侯來京爰屬其選輯編次並書數
言以弁簡端庚星地下倘有知乎當可少抒其孤憤之
志而世之君子誠能得吾說而思維之見夫天下貧病
憂傷憔悴鬱伊之士必當悲其志哀其遇誘掖獎勸輔
相裁成俾之各得其所不至推而納諸溝中庶幾已溺
己饑先知先覺之義而宇宙太和之氣或者萌柢於斯

乎

于玉峰遺稿序 甲辰

光緒戊子之春余與玉峰始相見於江陰南菁講舍時
玉峰年十七亭亭玉立心已器之既玉峰過余談經學
大旨心折余言遂執弟子禮其秋應闈試私告余亟期
博一第以爲堂上慰不幸報罷玉峰則大感幾流涕余
亟慰之爰進以周程張朱諸先儒性理之書並告以忠
孝禮義躬行實踐之詣玉峰喜甚拳拳服膺益自砥礪
以爲天下之道在是矣時講舍諸同人方爬羅箋疏菲
薄宋儒相與訕笑玉峰玉峰弗顧也歲杪余乞假歸省

將赴禮部試玉峰叩別依依若不勝悲者且謂先生歸
吾焉所請益余亦不自覺其悵然亟告以相別無幾時
耳余己丑下第暫館津沽冬間得同年章君琴若書謂
玉峰以病歿矣余大驚悼爲出涕者數日壬辰之春余
再赴南菁玉峰之叔實秋攜其遺稿示余且告余玉峰
之父思子成疾玉峰之婦未成昏矢志守貞聞先生與
玉峰有一日之雅請一言以壽其文余受之揮淚不能
書一字癸巳赴都遂置此稿於行篋庚子之亂攜以自
隨弗忍暫棄甲辰之夏門弟子李君頌侯朱君監薇皆
居京師爰屬其重加釐訂寫定付梓二君復從容乞余

爲序嗚呼余奚忍序玉峰之文耶夫壽命之豐嗇雖氣
數之適然而余竊怪夫舉世汶汶之中偶有能不爲風
氣所轉移者天每摧折之以至於死是真大惑不可解
者當戊子己丑之時士大夫咸摭拾瑣言張皇碎義以
期揣摩當道者之耳目而玉峰獨能深信余毅然不顧
世俗人之好尙相與從事於聲希味淡之中以潛孳夫
身心性命之學是真能不爲風氣所轉移者乃由此已
中造物之忌悲夫玉峰之死豈特于氏之不幸固吾黨
之不幸也方今之世風會之所趨益未知所底一二不
中不才之上叫囂狂攘肆然無忌吾道之晦盲危於頽

果之不食余嘗盱衡當世求夫純粹規矩如玉峰其人者蓋渺焉不可復得悲夫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固自古聖賢所有志而未逮者此余所以序玉峰之文爲之唏噓而不能禁也

知止齋文集序

戊申

余少讀黃陶庵先生集吾師自監諸錄探蹟匡幽鞭辟近裏不禁心嚮往之旋復治經生家言得錢竹汀先生潛研堂集鈎稽訓故是正文字深得漢人說經家法則又大好之以爲義理考據之學乃獨萃於吾鄉之嘉定一隅嗚呼盛矣旣又稍聞近代黃翰卿先生之文章訪

求數年未獲見戊申冬其哲嗣虞孫甫手先生知止齋文集見示余受而讀之所景仰者蓋僅亞於陶庵竹汀二先生云天地磅礴鬱積之氣無所附麗乃一顯之於人文人文之粹發見者不過義理考據文章三端而志士相傳嬗故老所誦述則以文章爲最難工自漢代子雲相如司馬子長班孟堅而後屈指可數者不過韓歐數家箋注之朋道學之士偶一爲文大率升堂而未能入奧求其函三端而一以貫之者古今來殆不數覲獨宋之朱子明之王文成公始能合義理文章爲一此由天稟非人事所可幾也我

朝曾文正出始發明桐城姚氏之說以爲義理考據文章不容偏廢其志欲合三者以爲一而余讀其全書知其畢生精力悉注於文章其旁逮義理考據二者特以爲文章之助世有知言之君子蓋不能易吾說也翰卿先生泛濫百家而獨折衷於桐城方氏晚年得曾文正所著九服膺之至馳書諭其子弟謂宜家置一編故其爲文蹈規矩循繩墨不務斬深刻絕而一出以溫厚和愉蓋有得於曾文正所謂陰柔之美者居多則非謂爲文正之支流不可也且夫斯道之在宙合聖者得其全賢者得其偏得其全者可以收天下之偏得其偏者亦

可以彙天下之全世無聖人則士君子皆得專擅一長以爭不朽於當世茲者陶庵竹汀先生之風邈矣承學之士品題往哲故亦稔其不工於文章而今乃得翰卿先生之文以往參焉然則自三先生言之固各得義理考據文章之一端而自嘉定一邑言之則幾幾已兼擅三者之美嗚呼其盛矣夫盛矣夫

讀經救國論序 庚申

國何以立繫於民之心是非之心存焉爾國何以傾亡於民之心是非之心亡焉爾大學言格物致知格物者窮萬物之奧卽以辨吾心良知之是非也宋儒言卽物

窮理窮理者窮至事物之理卽以窮心理中之是非也
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此理同也所是者無不同所非者亦無不同也
世衰道微人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其所非非其所
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迷謬
不省莫衷一是國魂失而民狂隳突叫囂如醉如夢由
是人心是非之公漸滅殆盡而惻隱羞惡辭讓之心乃
隨之而俱喪無父無君無天無法無尊卑無長幼無禮
義廉恥無教化無上下痛乎悲夫孟子曰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幾希又曰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率獸食人

人將相食周禮曰國有鳥獸行則獮之嗟乎以首戴天
之人胥而爲以背負天之禽吾生民之劫運其何時已
乎其何時已乎吾友孫君師鄭憫焉爰救之以讀經夫
救國而要以讀經何也經者萬世是非之標準卽人心
是非之標準也孟子之論鄉原曰非之無舉自以爲是
又引孔子惡似而非者終則斷之曰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經者常道也知常
則明明常道則明是非政治倫理之是非於經中求之
理財教育兵事外交之是非亦於經中求之如丹素之
判如權度之齊如化雨之蘇庶彙如醫師之有良方活

人以此活國以此屈子曰何闔而晦何開而明是書也
蓋譬諸闔晦之久得開明之一線斯卽是非之界凡人
心理之所同然隨之以行乃大光明由是傾者易危者
平埽榛蕪而啟天門嚮者心志之閉塞畔渙類於以背
負天之禽者咸改爲以頭戴天之人各正性命保合太
和聖人作而萬物覩吾國其必有此一日乎其必有此
一日乎孫君之志豈不深遠而懇誠乎世果有憂國之
士乎吾先俾之辨是非吾先與之讀讀經救國論

國粹教科書續編序

戊申

往予謁吳擎甫先生於京師先生示予曾氏古文四象

維時以人事倥傯未及鈔錄至今爲憾今年春僑居滬上無錫廉君惠卿示予國粹教科書續編亦以四象分類宛然見曾氏選本爲之欣慰不能已已嗟夫吾中國文學之衰至於今而極矣而究其所以致衰之由則以離人與文而二之也夫文者人品之所由見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毗於陰者得陽剛之氣少毗於陽者得陰柔之氣少自古以來未有性情不正氣質不純而其文能信今而傳後者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韓子曰行峻而言厲心醜而氣利蓋君子之言恆雅以仁小人之言恆麤以鄙卽其末以探其本因其言以度其心什

不失一曾氏陰陽四象之說雖以之衡古人而實則律
己之方觀人之法胥寓於是自斯誼不明士大夫離人
以言文由是而詐僞慙枝之弊生焉由是而詖淫邪道
之弊生焉由是而叫囂攘奪非經侮聖之弊生焉人品
日卑而聖賢之道術益不明於世耳食之徒至以爲國
文可廢嗟夫嗟夫此誠人心世道之大憂也予讀惠卿
書有感於斯爰麤爲發明曾氏之旨以質當世立言之
君子

中學國文讀本序

己酉

余主上海高等實業學堂之二年旣編高等國文講誼

復屬國文教習李頌侯主政黃虞孫孝廉諸君編輯中學國文讀本以爲高等諸生之階梯旣竣諸教習質於余曰方今文化大啟學校如林凡天下教者與學者其心性萬有不齊也氣質萬有不齊也耳目聰明亦萬有不齊也微獨此國與彼國異此省與彼省異此郡此縣與彼郡彼縣異卽此鄉此區此井亦與彼鄉彼區彼井異教育之士將合其不一者而歸於一而小學而中學而高等學而大學名稱於是定焉程式於是判焉教科書籍於是分塗而纂焉然居中國今日時代言教育欲合不一而歸於一譬猶行億萬之里跬步初施也歷十

年之時長日始至也如是而欲強求其一取尋丈之木
睇而斲之一杯之水灌而漑之其受損於無形者或已
夥矣然則先生之輯教科讀本毋乃舛乎余曰諸君子
陳誼高言理當抑未揣其本也王制有言修其教不易
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凡教與政之行也必視其習貫
反其習貫而強以致之則事必窒礙而不可行古聖王
知天下人士之心性氣質耳目聰明其分各殊也於是
盈虛消息張弛之道隨時異焉此窮理盡性之學所以
至尊而無尙其道亦在爲之而已矣爲之而畫一之法
由是出焉今以學之不齊而論豈直省國郡縣鄉區里

井而已以一人而教數十人其得益者不過十數人
以一人而教二三人其得益者不過一人餘則昧然
膜然冥然瞶然又況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卽得益之中
淺嘗深造亦有各殊君子以行政之理通於行教則將
察凡學堂之風氣矯其跛者而歸於平偏者而返於正
弱者而起於強舉天下學者心性氣質耳目聰明皆從
我之志以運行而無所隔闕久之而不一者遂漸致於
一賢智者毋庸俯而幾愚不肖者俱可仰而及孟子所
謂先立乎其大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若機之省括惟精
研國文自能收效於無形且自歐化東漸藝術紛陳人

皆曰國文無用或且疑爲久王而將厭者庸詎知國文
自天文地理禮樂兵刑食貨河渠諸要政靡不纖悉咸
賅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縱橫萬里卽古鑑
今瞭然如指諸掌矧伏羲畫八卦以來含五行之秀秉
天地之心六藝炳然綱紀人倫折衷道德人生有用之
文孰大於是邇來科學辟灌並出背窳就攻汽機測算
物理化學衛生學說日新馳騁而未有已儒家法家兵
家農工商諸家謀始孔殷正賴才智卓越之士掇各科
之精蘊而用吾國文以發明之俾僻壤遐陬未通佻虛
文字者皆得盡研科學而重譯之徒且將取吾書以餉

彼邦之人士然則是書也可爲國文興盛之嚆矢亦可
爲教育家盈虛消息張弛畫一之始基而何久王將廢
之足憂乎諸教習僉曰善爰書其語以質世之通人

中學國文新讀本序

戊午

世道之譎張人心之迷謬風俗之庸惡士品之卑污上
下歷史無有甚於今日者有識之士怒焉思所以救之
顧其策奈何或曰將講武備精器械而振之以軍國民
教育乎曰否否揚湯不足以止沸也或曰將肇哲學談
心理而躋之於高明之域乎曰否否空言無裨於實事
也或曰將務實業進農家工家商家而道國民以生活

乎曰斯言似矣然而不揣其本徒以生計爲惟一之教
育言義則萬無一應言利則赴之若川此近代教育家
之昧於先後中國之大危機也然則有道乎曰一讀十
三經二讀國文廢經者世奉爲大功崇拜恐後余向者
腹非之而不敢言迄乎今日廢經之效亦大可觀矣新
道德旣茫無所知而舊道德則埽地殆盡世道至於此
人心至於此風俗士品至於此大可閔也且夫我國之
倫常綱紀政教法度具備於十三經孔子曰定而后能
靜廢經則一日不能定一日不能靜又曰和無算安無
傾廢經則一日不得和一日不得安彼宗教家方日日

誦經而我國則厭惡經籍有若弁髦舉國民之心皆麤而不能細舉國民之氣皆浮而不能沈如是而猶望其治平也豈不愼哉此讀經爲救世之第一事也經者文之幹文者經之支與流裔中天之世魏乎煥乎成功文章於世爲盛蓋建功業者未有不本於文章者也是以古史贊堯曰文思贊舜曰文明贊禹曰文命敷于四海漢唐以來文化盛則國治文化微則國衰故無論古今中外罔不以保存文化爲兢兢乃今世之士淘汰文化惟恐不速或用鄙陋俚俗之教書自詡爲新法雖聰明才智之士亦強儕諸村夫牧豎之流知識日短志氣日

卑究其弊國家將無用人之人而惟有爲人所用之人
豈不恫哉余主滬校十有一年此十一年中文化退步
如一落而千丈動魄驚心疾如疾首再逾十年我中國
文化陵夷當復何如且夫國貨者國民之命脈也國文
者國民之精神也國貨滯則命脈塞國文敝則精神亡
愛國者既愛國貨先當維持國文此讀國文爲救世之
第二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我國二十二行省師範各學校必先普通皆讀十
三經皆讀史漢韓歐曾蘇程朱以及近代方姚曾胡左
諸家諸文而後復其文化文化復而後中國可底於治

平余主持此論二十年知我罪我在所不計而吾言則
雖聖人不能易吾校諸同人及學子亦皆精學國文孳
孳不倦有以挾張吾之學識異日者中國之文化其先
盛於吾校乎歲在戊午國學教長李君頌韓黃君虞孫
黃君子楨朱君叔子鄒君聞磬編輯中學國文新讀本
告成來問序於余余維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吾國各學校倘能以此編爲蓄艾之方毋自是毋自
畫毋自安於猥瑣陋劣之習進而求之刮而磨之勉而
幾之因文見道深思而實踐之循文勵行日異而月新
之俾夫世道人心風俗士品大有挽回是則余之所厚

望也夫

工業專門學校國文成績錄序

甲寅

歲在疆圉協洽季秋之月文治來主郵傳部高等實業
學堂卽今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是也旣蒞事進諸生
告之曰汝儕宜崇國學在易夬之彖辭曰揚于王廷言
王者宣教布化於朝廷繫文字是賴尙書贊堯以來曰
文思曰文明而論語贊堯之則天曰其有成功其有文
章蓋巍乎煥乎黼黻翼爲中天之所以臻郅治備哉爍
爛誠神明之式也尼山木鐸聲大而遠四教合科其一
曰文維賜也達夫子文章可得而聞爰逮六藝諸子百

家靡不孕育於是分支流於是歷代作者累軌相望名師大儒稱三不朽立德立功之外尤重立言蓋德行功業胥於文焉爲之歸宿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文章實麗乎人故汝儕宜崇國學於是有某生匆匆而進言曰弟子旣聞命矣我校糊設於十年以前樹風號純樸其於國文翹勲以求之罔敢存菲薄之志第今者歐化東漸科學挾張舉凡兵農法數聲光化電之學靡不肇胚佉盧有識之士方將特闢徑塗改從象寄先生獨提而倡之毋乃左歟文治曰吁子誤矣夫木之輪困而天矯者本也水之滴汨而噴薄者源也生民之類

自棄其國學未有不亡者也子獨不觀夫歐洲諸國乎
其競進於文明者則其國家其人類強焉存焉反是則
其國家其人類弱焉息焉滅焉我國文字自書契之造
以迄孔子數千年來綿綿延延人類之所以常存者胥
由文焉作之綱維綜其要端可得而說尙書陳謨天敘
有典天秩有禮秩者理也無文則何以成理敘者序也
無文則何以有序繫古聖王通神明類萬物九敘惟歌
彝倫攸備成周進士追琢其章庠序盈門四方爲綱由
是虎門讀法納民軌物者光誦棊詳秦漢而後師道特
尊名山都講皋比坐擁凡所以鉤稽訓詁者文爲之也

發揮性理者文爲之也安定分齋經義治事紫陽講學
格物致知下逮餘姚宗派舜水人師纘緒導揚維文是
資然則今日人心之不死道德之攸歸者皆文爲之也
斯國文之宜興而不宜廢者一也八紘經緯九垓滂唐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齊
其政不易其宜舉凡山川陵谷之變遷風俗運會之遞
嬗聲明文物之紛闐鐘鼎旂常之銘識人事老少存亡
之紀刑法食貨戰鬪號令之具胥由文焉以作之揭櫟
登明堂而觀禮儀趨采齊行肆夏者文也奏簫韶而歌
雅頌聲依永律和聲者文也園橋觀聽詔令咨俞雖武

夫悍卒莫不感涕者亦文也今試問二十世紀歐美各洲之史書有能如我國二十四史闕大而整終始而備者乎文勝則史終瘡于野夫廢歷朝之掌故則治術墮埽習行之法律則庶萌惑宣聖微言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斯國文之宜興而不宜廢者又其一也孔子有言曰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蒙以養正端重斯文孝弟人瑞麗藻彬彬不文者愆能文者興若夫其冠絕其纓禁緩其容簡連游於藝林則狄狄然莫莫然識者憫焉况邇年羸滕之子躡屩之儔負笈東西游者歲且增夥省方設教慮憲求良

者言普及言通俗而於根莖之地模範之精概乎其未
有聞宋人之學三年也反而名其母壽陵餘子之學於
邯鄲也未得國能又失故行大雅閎達蹙額疚心夫日
之師德也藝成而立不以德言授其徒也美之學于意
法也程功而返恆以美語教其國也吾國國學之精者
倘師其意則所謂普及所謂通俗庶幾其有濟斯國文
之當興而不當廢者又其一也且夫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乃耳食後進穴見小儒方謂道勝于
器則國文盛器勝于道則國文衰庸詎知象根乎心器
原于道無象非心也可離非道也儻令諸生于教思之

傳嬪德行之權輿孝子悌弟忠臣貞婦之壯志勞情朝
而述焉莫而諷焉或歌或泣或廉或敦或萌私淑之願
或動親炙之誠然後知製象器以含章者莫非本道心
而成文鴻範五行肇自太極萬彙鎔鈞孰闕其迹斯國
文之當興而不當廢歷千百年而不可磨滅者也而恂
愁學子憚於艱難妄言廢息誤矣眞矣眩矣惑矣諸生
於是懼然顧化唯然而咸退其明年爰有國文補習科
之設又踰年爰有國文大會之設又踰年爰有國文研
究會之設又踰年爰有講秦漢諸子之議又踰年爰有
講周易孟子諸經之議綴學之士微微乎郁郁乎探乎

詩書之源涉乎儒林之圃蓋吾黨小子斐然而成章矣
闕逢攝提格之歲如月國文科長李君頌韓輯成績錄
以進且請一言以爲序文治作而歎曰是吾之厚望也
夫繼自今者篤信殫精鏗而不舍當陰消剝極之會繫
碩果之交際晦明風雨之交抱雞鳴之誼將見閱意眇
惟鉤深致遠我校必有進於道德家者總搏萬變網羅
典章我校必有進於政治家者方墨經之旁行象畫記
之刻劃我校必將有通譯閩材者肇道學之奧發發良
知之實詮我校必將有紹述師傳者夫聖者範圍乎天
地智者溝通乎風氣賢者會友而樂羣德者不孤而有

鄰則吾嚮所謂國文當興而不當廢歷千百年而不可
磨滅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工業專門學校國文成績錄二編序

丁巳

丁巳夏吾校新國文二編成國學科長李君頌侯來問
序於余余維大易之義曰貞曰恆貞者事之幹恆者德
之固若吾校諸生之於國文可謂貞而恆矣舉世方務
爲卑庸鄙倍之習曰求淺求淺雅者使之俗精者使之
膚深者使之陋通者使之僿要者使之蕪而吾校諸生
獨不畏世人之譁笑相從於晦明風雨之餘取古人典
籍先正法度心摹而手追之孜孜不舍日新月異他日

高文典冊非吾校諸生而誰余重闕之有忻賞不自已者孔子之言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之於文形之與影也人格之與文格相須而不離者也余嘗有言凡文之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文之精深堅卓者必其人之忠厚篤實者也若夫圓熟軟美則人必巧滑而佞柔叫囂凌亂則人必恣睢放蕩而無秩序且夫秩序者文章之基人事之紀也世變多故言龐事雜泯泯棼棼皆害於無秩序學校之士品行不講日聞苟且求用之言舍衣食名利而外罔知所營正心修身之道茫然不知爲何事或偶爾修飭自命清流卒遇小

權利失足如墮千丈筭惡氣充塞若洪爐之陶鑄青年
入之恆毀節而銷骨摧陷廓清曾不知幾十年以後而
始易且夫世界中之善氣卽天地中之正氣亦卽文字
中之正氣也人皆吸天地間之空氣而不知吸世界中
之善氣人欲吸世界中之善氣必先吸文字中之正氣
文字之氣正而世界昌焉是故易者陰陽消息之氣之
所萃滋也書者虞夏商周政治文明之氣之所昭晰也
詩者明堂雅頌里巷歌謠之氣之所發攄也禮者吉凶
賓軍嘉喜怒哀樂之氣之所周浹也春秋者聖人撥亂
反正善善惡惡之氣之所旁魄也宇宙之太平始於善

氣而善氣實始麗於文字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韓
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人之心術不
可知而言莫能度人之言可以僞而氣莫能遁善知言
者善審氣吾閱一文而知其人之善也知其人之惡也
吾聞一文而知其人心之明也知其人心之昧也吾閱
一文而知其人制事之有條理也知其人制事之無秩
序也古人曰吐辭爲經經者常也序也文字中之善氣
也又曰和順積中和者溫也良也文字中之善氣也又
曰剽而不留昧沒而雜剽者浮也雜者亂也文字中之
惡氣也故曰人格之與文格相須而不可離也善知言

者善審氣善審氣者善知人也然而彼駢淺者不能知也告之不能省也吾惟願吾校諸生傳嬗吾之學說擴充文字中之善氣而卽以提引世界之善氣於無窮也
工業專門學校雜誌序 丁巳

向讀周易離爲文明之卦而其象又爲甲冑爲戈兵心嘗疑之以爲何相悖也又讀史記孟子列傳敘鄒衍之學說秦半述孟學不過數言心又疑之以爲體例何其舛也迨驗諸當世而結轡乃盡解蓋文明者戈兵甲冑之階也無形之競爭以心理有形之競爭以學術無形之競爭以科學有形之競爭以干戈離爲火制器尙象

火器日精故世界愈文明而干戈之相爭殺乃愈無已
時離之六五曰出涕沱若戚嗟若此痛文明之禍者也
其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此起文明之弱者也尙
論千古管子官山海王之說知此義而欲補救之者也
老子剖斗折衡民斯不爭莊子絕聖棄智佳兵不祥之
說知此義而欲屏絕之者也孟子矢人函人之相校與
夫如恥之莫如爲仁而反求諸己之說知此義而欲以
有形之競爭歸於無形之競爭者也鄒衍初發明地球
之狀維時田駢慎到尸佼吳起孫武蘇秦張儀之屬互
相警警然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

子曰天下之禍亟矣非仁義救之不爲功蓋有仁義則地球之內以康以寧無仁義則地球之內以爪牙以肉食此司馬遷述孟學之大旨也漢唐以來鮮明此理爲學偏於空虛其心思耳目之聰明窒塞乃日益甚蓋徒知文明之足以治天下而不知甲冑戈兵之已隨其後悲夫近代學子稍稍研求科學徐而究其實乃徒知物質之文明而於有形無形之競爭曾未嘗少辨焉或者且嗜功利薄仁義此猶抱火厝薪南鍼指北嗚呼是恐將占離卦六五之象而不知上九正邦之道矣重明麗正化成天下我知中國必將有聖人者出先以無形之

競爭趨於有形之競爭乃復以有形之競爭歸於無形之競爭昔者宣聖慨然於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夫大同世界詎不可以締造在天之生斯民先知先覺之得其人也我校諸生講求工業謀印雜誌公諸當世余特發揮文明之學說以勗勉之並將以振起我國民也

無錫國學專修館文集甲編序

癸亥

文集之昉何自乎其昭明之選乎騰華沸麗爲文人摘藻之資非聖人之本意文集之自出也然則其楚騷之辭乎哀歌紆怨蒸成楚風一家一先生之言未極人文之變未可爲文集之昉也子長不云乎詩三百大抵聖

賢發憤之作徵十五國之風以極政治之變列大小雅
之文以極興亡之迹集數十百人之言以觀民風之習
尚民志之弛張夫子定之刪之而各得其所以之言而
有徵也以之專對而必達也以之事父事君而必忠必
孝也以之興觀羣怨而各發其志也風言其諷頌言其
容雅言其政雅頌之興亡天下王道之興亡乎其文集
之所昉乎非特此也帝典皋謨唐虞政教之文也夏書
商書禹湯政教之文也洪範箕子之文也而周書誓誥
之文大都周公召公立典制禮之作歷千百年之文集
數十聖之作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日星之錯行

上極堯舜之道下集三王之文疏通知遠其書之教乎
此又文集之所自昉乎非特此也春秋傳之文集百二
國寶書而作也論語禮記集孔孟論道論理之文也則
文集固聖賢以之傳道而教人者也聖賢之統政治風
俗之變無何在無何不在也嗟乎今天之喪斯文也久
矣其孰能振之吾館之設創者爲錢唐施君省之繼者
爲無錫孫君鶴卿暨京外諸同志殫精竭力成立於風
雨雞鳴之會大江南北學者踵至日有講講六藝也月
有課課聖道也年有核核先生之學也猶懼其或出于
泥也通經學理學以究古今之奧坊其或出于滯也明

史學政治學以達外內之情定期爲文以驗之其果能服聖人之教與否也其果能載先王之道與否也于今二年矣爰假教師朱君叔子陳君桂尊陸君景周集其可觀者若干文著於此編刻而問世未知其進能以六藝之道施於行乎否也未可知也其能以詩書之教爲孝爲忠爲專對爲使命爲文爲質也未可知也其能以春秋之教興廢繼絕誅亂臣賊子也未可知也其能以論語禮記探道體之全理禮之精也未可知也然非聖人之言不敢言先王之教不敢道人心風俗之論不敢著於編也則此編也固將繼往聖而爲言開絕學而爲

文也則此數十人之精神或將有補人心風俗於萬一
與未敢知矣人或有以此編爲諷世疾俗之文一家一
先生之言非知此集者也有人或有以此編爲文人擣藻
之資者又豈此集之旨哉嗚呼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文
王旣沒我已矣夫然而尼山木鐸於大道之行三代之
英固夢寐而不能忘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此區
區救世之愚誠所願上質先聖之靈而下與諸同志共
勉之者也

無錫蔡二孝子傳序

庚申

嗚呼孝行之在天下豈獨鍾於吾邑與孝行之在吾邑

豈獨鍾於秦氏一門與何令人之起敬而起羨也秦氏
當明成化時有二孝子曰永孚曰仲孚其祠宇歸然峙
惠山之側過者瞻拜旁皇不忍去迄我

朝道光咸豐間秦氏又有二孝子曰萼翹曰芝珊萼翹
刲股以療親芝珊則間關崎嶇走烏魯木齊迎以歸養
萬里尋父與明黃小雷先生尋兄事極相類父歿之後
二孝子皆擗踊欲絕哀慕不忘咸豐庚申粵匪陷蘇常
萼翹練鄉團禦之死於難其子蓉燦亦殉焉蓋其忠也
義也皆根原於孝也越數十年邑人相與追思之不已
陶君丹翼等偕余丐詩文於當世之達人君子得若干

首余特爲之弁言嗟乎人子之於父母固結不可解之恩也余幼時讀詩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及不屬於毛不離於裏之語輒眷戀悽惋不置而近世謬妄之徒公然倡非孝之說吾不知其身從何來而忍心若是藉曰吾之生自有知覺吾之軀不過載魂以抱魄初無足貴姑無論未生之先其說渺茫不可究詰卽如其言形體猶廬舍也若不爲禽獸而得爲人豈非父母所賜之安宅乎且無形體何以展發吾之性靈乎又況出入顧復保抱提攜疾病康寧笑啼與共及其長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其德比於昊天罔極而顧忍背而棄之乎韓

信之報漂母昔人推爲英雄夫一飯之恩尙不能忘乃
至家庭庸行相與笑以爲迂必欲黜絕之以爲快嗚呼
人非禽獸抑何忍心若是儻聞秦孝子之風其亦悚然
內疚淒然感泣乎昔者孟子生當戰國之時見夫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深知劫運之將起
特創性善之說反覆啟迪以救天下故曰人之所不學
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曰仁之
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
也生生之理一日不絕於人心則殺人之機一日不萌
於宇宙惟生於其心而後害於其政然則欲救今日之

政治舍孝道其奚由欲挽今日之世運舍孝道其又奚
由嗚呼戰國時有孟子發明孝弟之說然而不能弭焚
書坑儒之禍者空言之效不能敵實事也當今之世非
無賢明瑰瑋之士而於彝倫之斲噤然不敢發一辭則
并空言之效而無之矣吾故序秦孝子傳特大聲疾呼
竊比於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用諗夫世之能
學孟子者

太倉育嬰堂徵信錄序

辛酉

康誥言保民曰如保赤子孟子言不忍人之心曰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孺子匍

旬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自古聖賢莫不兢兢於保赤
 者何哉蓋天下之無罪而受苦者莫赤子若也彼夫鰥
 寡之儔窮餓之類以及天時凶荒饑饉薦臻流離載道
 之輩可謂慘矣然而推其原由大抵出於自作之孽卽
 或無因至此而口能訴足能行手能作尙可倖免於死
 惟此赤子則無知也無覺也口不能言語手足不能運
 動也饑而啼不知其爲饑也寒而號不知其爲寒也蚊
 蟻侵肌膚不知其痛癢也瘡痍徧頭角不知其苦楚也
 悲哉悲哉試問其何罪而罹此也然而更有大苦者良
 知之發生人所同具也家庭之樂生人所同得也有父

而卽有怙也有母而卽有恃也縱使茅簷部屋之中衣
裳藍縷然而呱呱啼泣猶幸撫我育我之有人也而惟
此育嬰堂之赤子墮地之後卽不識父母爲何如人無
論其水源木本茫焉昧焉卽此啼笑之天真孰哀之而
孰憐之天下至慘至苦至荼毒之事孰有甚於此者孟
子曰窮民無告是無告之尤者也悲哉悲哉試問其何
罪而罹此也然猶幸有人焉以育之也否則餓死於道
路矣否則活葬於泥溝矣否則飽於鳶犬魚鼈之腹矣
悲哉悲哉此仁人君子所以哀矜惻怛大聲疾呼而必
思有以拯救之也文治嘗周遊列邦聞外人每遇水火

險先救兒童次及婦女尊崇人道豈不當自赤子始哉
吾婁舊有東南北育嬰堂三所辛亥以後經費匱乏有
不能支持之勢諸父老昆季推同鄉陸靜涵先生主其
事先生惻隱爲懷歷辦江陰常陰沙及溧水縣嬰堂夙
著成效因鄉人之請當公私埽地之餘毅然擔任偕諸
同志分途勸募竭半年之力集得萬元先生慨然曰是
僅得三分之一也蓋三嬰堂地方遼闊育嬰之多輒至
二百口有奇除原有公田八百餘石外非積得基本金
三萬元後終不能自保爲善不卒深滋懼焉爰先印徵
信錄以爲嚆矢將再告哀勸募徵序於文治歎曰有是

哉先生之誠也先生之治嬰堂也驗乳漿必求其厚治布纓必求其柔陰陽寒暑出入照料必親必周告誡司事雖一言一笑不敢以苟嘗顏其堂曰臨質取臨之上質之在旁之意而又自爲跋語謂育嬰款項募集非易倘稍涉糜費必致上千天譴然則先生之誠殆可質天地矣茲爲三堂久遠計將繼爲將伯之呼蓋彼無罪受苦之赤子方嗷嗷焉環繞呼號於先生之側以求其拯救而先生之力有所不逮則彼無罪受苦之赤子又知嗷嗷焉環繞呼號於仁人君子之側以求其拯救吾知世之仁人君子念此至慘至苦至荼毒至無告之情

狀必將哀之憐之慨解仁囊而有以救其垂絕之命他
日者恩膏遍及行見此千百嬰孩皆爲衣食廳完之士
女變號咷而爲笑語化孤露而成室家此則靜涵先生
與吾鄉諸同志九頓首以請者也

周易故訓訂跋

壬戌

嗚呼此我師定海黃先生所著周易故訓訂及注疏贍
本蓋皆未成之書也先生承家學最精於易口講指畫
孜孜不倦嘗著十翼後錄八十卷都數十冊哀然成大
觀文治偶假讀一二日輒索去以其爲未定之論也光
緒戊子夏文治與先生論易學詳晰漢宋義例先生欣

然出此二卷曰此余未成之書也子宜闕之惟讀此則於易例得過半矣文治讀之如獲拱璧亟鈔成之嗣後宦京師值庚子之亂輾轉遷徙常攜以自隨弗敢失墜辛酉主講無錫國學專修館竝受施君省之之託刻十三經讀本同學陳君善餘以書來曰子有志刻先生之書周易故訓訂爲學易津梁盍附刻於易經後文治聞之憬然爰屬館生嘉興唐蘭詳加校正授之梓人嗟夫曩之不以此書示人者因先生有宜秘之言弗敢忘師訓也茲者距先生之歿二十餘年此書旣出後有學者儻能踵而成之固先生之志也伏案故訓訂僅成上經

一卷注疏僅成乾坤屯三卦竝附重卦卦變圖然易理備於乾坤二卦學者循是以求自可悟讀易之法矣追惟先生畢生精力在易理二書禮書通故已風行海內而十翼後錄聞尙藏諸家儻得有力者彙而刊之是蓋吾黨所禱祀以求者也

穀梁傳選本跋

乙卯

余十三歲讀穀梁傳但覺其文之詰屈奇奧初不知其佳處也年二十後學爲說經文字隨意平衍更不知若何而爲佳也年四十後潛研文章讀柳子厚論書曰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爰復讀穀梁乃深好之以爲穀梁

法律家也斷制謹嚴於說春秋爲最宜年五十一撰孟子大義忽悟說經之要皆當以文法行之其例實始於春秋三傳而穀梁爲之最不當如後世訓故傳之屬蕪庸而寡要也爰取穀梁文法以說孟子而文章覺稍稍進是歲適得王氏道焜評點本余詳加選擇以爲讀本復屬陸君景周附錄范甯集解以資考證穀梁氏之文見道精邃之處甚夥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又曰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通何以爲道又曰君子不

奪人名不奪人名者不奪人親之所名也重其所以來也凡若此語皆先賢所未發而尤足警今世之人心其文法之奧妙在設一問題以解釋之而其解釋之事則又作一問題層累而下蘇老泉春秋論卽竊取是法顧用心斟酌之穀梁之文氣嚴以厲蘇氏之文氣麤以囂不同日而語也余嘗疑司馬子長作十二諸侯年表序詳述左氏春秋以下諸家而不及公羊穀梁豈公穀二家不如鐸呂歟抑偶遺之歟然如穀梁傳中晉殺其大夫里克晉師虞師滅夏陽晉趙盾弑其君秋蒐於紅諸篇子長常獵取其神以爲文而後之人不能知也學者誠

心通而神會之則於學古文之法左之右之無不有之矣

三省樓贖稿跋 丁未

嗚呼文治自去冬遭 先母之喪居堊室之中讀吾師
王先生所撰 先妣事略輒爲泣血不能自禁今秋先
生以太師母三星樓遺稿見寄屬爲校印並貽書告之
曰當汝初受業吾門吾母嘗見汝謂余曰是兒厚重非
他兒比宜善視之又閱汝文曰此遠大之器也今忽忽
二十餘年矣汝其誌之雜誦是語重益愴然因念文治
髫齡 家君館蘇臺常稟慈訓四書唐詩皆吾 母口

授至今油鐙涼月之影刀尺講讀之聲彷彿猶在耳目
間弱冠以後幸得奉教先生之門麤知爲學大旨然祭
海先河實維太師母爲淵源之所自因太師母之知我
愛我而重念吾 母鞠我教我之恩讀太師母之遺稿
而重念吾 母無隻字之遺更不自知涕泗之汎瀾也
日月流迅小祥已逾念久承先生命不宜濡滯謹以是
稿付諸排印更流涕以書之

讀左質疑跋

戊午

右先師王紫翔先生讀左質疑五卷文治謹刊行之襄
助校字者朱君叔子李君頌侯也殺青告竟距先師之

歿蓋七閱月矣手澤如新不禁流涕之浪浪也漢司馬遷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爲左氏春秋然則宣聖義法邱明蓋熟聞之矣而今案其書類多浮夸之辭甚且索隱行怪違離道本何哉殆有二故焉論語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意其爲人必磊落瑰奇講求氣節故其書馳騁萬有涵蓋古今寫其胸中之蘊蓄而不規規於經故昔人謂邱明之傳非以說經猶子長之文非以作

史此其故一也後人好改經傳左氏離厄尤甚六國既盛田氏有竄入者如懿氏卜妻敬仲之類魏氏有竄入者如畢萬之後必大之類趙氏有竄入者如越境乃免之類秦燔而後劉氏有竄入者如處者爲劉氏之類西漢時公羊先立於學官緣飾讖緯治左氏者倣之亦竄入符瑞之說下逮王莽之世劉歆奮其私筆任意增改謬誤可疑之處乃孳乳而浸多其最謬者如襄九年傳季武子謂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而魯襄且以十二歲而冠重誣古禮莫斯爲甚此其故二也先師燭茲二端爰成此書名曰質疑意以存左之真非以攻

左難左也嗟乎春秋之世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孔子明德討罪惇典庸禮以正二百四十餘年南面
之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者意在於斯然而載諸空言
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大
道之行三代之英有志未逮甚矣吾衰聖人之情屢見
乎辭矣先師之志在於扶綱常正人心明禮義賤功利
善善惡惡崇正黜邪而乃時丁否塞運會元黃亦徒纂
空言於荒江寂寞之濱殷宮禾黍旣鬱結於平居周代
典章復縈繞乎夢寐嗚呼深足悲矣然後世學者儻能
讀其書知其人於春秋之旨所謂撥亂反正者隱居以

求之行義以達之更相與光大而昌明之則吾先師在
天之靈其亦可稍稍慰矣乎

王文貞公文集跋

辛酉

先師王文貞文集都文三百六十一首初無編次與年
積成彙鈔五巨冊先生既歿之後其哲嗣慧言世弟以
編訂遺集見屬文治謹本先生平日之意擬定分類目
錄復經同學陸君禮南王君熾甫季君調卿先後參酌
定爲文集十卷別集四卷制義一卷由慧言校刊自庚
申孟春迄辛酉季秋竣事助刊資者同學陸君勤之爲
首倡次則毛君艾孫王君熾甫黃君伯雨朱君盥薇陸

君景周暨文治等俱稍竭棉薄而不敷尙鉅則由慧言
自行出資以董成之憶光緒丁未文治奉諱歸里先生
卽委以編輯文集事手稿見示文治懼弗克勝因先生
命弗敢辭爲僭定一目錄先生意殊不愜若嫌所存過
多者一日偶述古來文家割愛之法當以昌黎爲最先
生瞿然曰此言汝得自何人對曰此吾妻王弇州先生
所言也先生曰見於四部稿乎對曰見讀書後中先生
曰汝志之此刪定文集之要法也於是知先生曩者之
意的割愛太少耳然要之先生之文精則極性命之微
大則膺道統之寄其所淵源上則希蹤考亭下則與亭

林稼書相頡頏至於貫串經史議論古今行乎其所不
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則又極文章家之能事後
世學者殫心讀之自能得其獨到之處然則所存之多
寡詎足深論乎茲者遺集刊成固可慰先生於地下獨
文治追念教誨之恩宿草如新而居場未遂每一展卷
猶不覺泫然而霑巾也

許文肅公遺集跋 丁巳

余自幼聞竹筴先生名光緒戊戌備員外部章京

舊名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其年冬竹筴先生自歐西馳持節歸來掌外部

一見深相契贈余外國師船表及帕米爾圖等余請問

交涉要旨先生歎曰方今剛柔俱失其宜無交涉之可言也顧服官極勤摯自旦至暮不稍息夜則篝燈屬稿或負手庭除間殫精竭思期於因應得當每與歐美各公使辯論命余繕記問答函牘疏草雜遯旁午時輒招余佐理先生爲刪削而潤色之有時則欣然贊歎相視而笑不易一字蓋其愛國好士和易至誠根於天性東清鐵道告成先生充督辦不受兼俸以之創辦俄文鐵路學堂今莘莘學子沾溉其澤顧鮮有能知之而闡揚之者庚子夏五義和團事起先生抗疏諫諍同人咸危之而不敢言六月事益急余奉親避地於北山之麓

旋隻身返都謁先生私第先生慨然曰各國聯軍行將入都事不堪問矣又曰日後和約之苛不待言吾輩當豫籌抵制之策嗚呼孰意別未經旬而先生已被難矣余愴懷知己是年冬常恍惚夢見先生夢醒輒爲零涕爰作五君詠以哀之五君者先生居首次則袁先生爽秋徐先生嘯雲魁先生元今忘其字立先生豫甫皆同時遭讒以死者也先生既遇害拳匪盡燬其家余求其遺著迄不可得爰屬外部書記生詳檢檔案索先生舊牘並出重資酬之越三年得數巨冊時余左目已眚暇時盡力爲之編輯得奏疏二卷出使函稿十四卷屬文明書

局印數百帙分贈諸同人不數年行告罄矣今歲春同鄉陸子欣總長見之大喜亟謀再印千帙以傳後世蓋總長亦先生之舊僚屬也其用情可謂厚矣而余則重有感焉昔明代之亡在於濫刑廷臣摧殘士類是非茫昧氣節蕩然吾國辛亥改革識者謂先兆於庚子之變蓋民氣鬱勃禍患隨之非朝夕之故也詩有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行邁靡靡中心如醉嗚呼其可痛哉其可痛哉

寶夢蓮先生詩集跋

庚子

庚子之夏義和團匪搆難京師其秋文治避兵於譜叔

敘五越千兩丈宅中一日敘五丈手其先德太譜伯夢
蓮先生詩稿見示曰此百年先澤也僅存於劫火之餘
願吾子之有言也文治謹讀一通作而歎曰有是哉仁
義之人其言藹如蓋其由乎中以達乎外者固若是其
不可誣也竊嘗聞之古之仁人孝子一舉足而不敢忘
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何者彼其愛敬之心旦夕
不離乎吾親左右之間用能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而其
推諸天下所謂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者乃遂如有本之
泉沛乎其莫能禦今夢蓮先生之爲詩固以仰承先志
而讀其隨侍銀川草有云傳知郡邑慙家法辭到盤餐

亦慰親其隨侍綏遠草有云纘挾三千旅冰清一个臣
蓋惟其仁孝之思充滿洋溢有如傳記所謂一舉足而
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者故厥後出守保
定觀察清河轍迹所至口碑載道而其遺澤且下洎於
萬祀而未有艾也昔者有子有言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而孟子論推恩保四海必察識乎四端之發見然則
世之建大業成大功者於門內之行蓋尤重哉蓋尤重
哉至於先生詩之清真拔俗異乎世之以風雲月露爲
工者則又人人知之更無俟文治之贅言也

劉河紀略跋

丙寅

今歲春文治介表弟朱君壽臣乞假劉河紀略於朱君
叔湄旋壽臣弟寄書來且告曰是書卷端先哲墨池
公會爲之序今叔湄先生深願吾子一言以跋其後亦
佳話也文治謹讀之先高祖序文固已刊入家乘中
及讀第六卷人物傳則先五世祖南軒公之事實具
焉又讀第八卷節孝傳則先四世生祖妣周太孺
人之節行詳焉雜誦往復曷禁涕零旣感念先人之
遺蹟又痛我先君之不及見此書也嗚呼余小子行
能無似何敢附於繼述之義哉顧念吾先世自遷居
劉河以來蓋二百數十年矣劉河之鄉土吾先人所

稔習也劉河之風景吾先人所眺遊也每值寒食清明出北街至灣漕旋徘徊洋子涇間展拜先塋往往悽愴悲懷不能自己感情若是則又烏可以無言溯劉河本爲三江之一海舶交通蠶產麟萃利用出入實可與上海吳淞相爭衡固殷然一大都會也乃數千年來沙淤日積深谷爲陵讀金逸儒先生是書蓋不勝滄海桑田之慨矣道光時林文忠公撫蘇疏濬建閘水利稍稍以興願徒法不能自行水閘啟閉失司蓄洩因而鮮效五六十年後淤塞依然咸豐中葉粵匪竄擾閭閻益以凋敝加以海塘坍塌波濤頻驚人心皇皇家有其魚

之患回憶每歲伏汛秋潮風雨凌厲 先君屢念海塘
危險輒爲蹙然動容夜不成寐嗚呼此情此景宛然猶
在目前也而鄉之縉紳君子與鄰邑寶山諸同人奔走
呼籲乞款請修者幾無虛歲僅得無事甲子仲秋異軍
突起劉河適當其衝江流濺血市廛爲墟焚掠之慘有
逾庚申故事迄今二年之間鴻嗷中澤乃百堵皆興閔
侈過於曩昔其故何哉豈劉民之本富歟或曰汽車通
滬上富商所經營也是二說者竊恐未然夫盈虛消息
天地常經自來有餘於外者恆不足於內外觀益耀則
內藏益虛迨經挫折遂一蹶不能復振此大可憂之事

也易傳曰窮則變變則通要知可變者法制也風俗也
不可變者道德也人心也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
中國爲一人而希聖希賢之士或能以鄉土爲一家爲
一人然文治竊願其家爲勤儉樸實之家不願其家爲
奢華麗麗之家更願其人爲制節謹度之人不願其人
爲浮誇放恣之人庶幾乎士守先聖之法言工用高曾
之規矩表裏如一闇然日章則吾劉河或可爲鄉邑之
模範乎然則讀是書者不徒考其沿革之原當師其純
樸之風而有以保先正之典型於勿替也抑嘗聞同鄉
吳君挹峰與叔涓壽臣諸君欲以是書爲嚆矢將有續

修劉河志之舉儻速董而成之則尤文治企踵以俟之

者矣丙寅夏五鄉後學唐文治謹跋於無錫西溪之愛

蓮亭

愛蓮爲先高祖喜齋名是亭爲吾父所建蓋永懷先高祖也

書沈卽山先生詩文鈔後

甲子

吾婁沈卽山先生文鈔二卷詩鈔一卷又其夫人薄少

君嫠泣集一卷明張天如先生輯而刊之粵匪亂後舊

本僅有存者葉歸庵金綺泉顧雪堂諸先生曾爲排印

閱五十餘年印本亦不數數觀矣客歲冬擬集資重加

剞劂得太倉旅滬同鄉會及同志諸君子之協助爰付

諸梓嗚呼當有明之季吾婁人才輩出稱極盛矣天如

先生創設復社提倡風雅松江幾社相繼竝與一時名
流景附雲從聲華藉甚先生閉戶讀書飭然於東南壇
坵之外無人過而問者嗚呼何其悲也且此時陸陳諸
先生講求性命陶淑羣倫風雨晦明論道不輟桴亭頑
潭雖當時閱寂後世正學之士猶多稱述之者而先生
德孤無鄰不得與諸先生並傳不朽嗚呼又何其悲也
今讀其詩文悄悄乎其憂也惓惓乎其忠也浩浩乎凜
凜乎壯懷之激烈而光明也說者曰是明七子之真傳
也然而文學之士亦鮮有表揚之者帚值千金等諸覆
瓿嗚呼又何其悲也薄少君衡門偕隱冰霜之操松柏

之姿文治幼年聞先妣胡太夫人述少君當先生歿後每輓一絕哭暈一次無所得食取書嚼之迨先生小祥之期奠酒一慟而絕倫紀之厚足以風勵末俗詩稱樂飢先生有之易稱苦節少君有焉嗚呼又何其悲也天地元黃否塞之會正賢豪困阨之時苦其心志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然是人者天或降以大任而如先生夫婦窮餓以終曾不得吐一日之氣嗚呼又何其悲也孔子言積善有慶又言鬼神害盈福謙豈至常之理維以至變之數遂杳渺而不可信與然文治嘗聞家大人述明某達官讀先生文謂其當享萬年

之祀厥後鄉黨相傳先生爲吾邑神矣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陸稼書先生之言曰其人正氣勝者精神必固生則爲賢聖歿則爲明神然則造物呵護之靈固不僅蒼蒼之氣屈子作天間而牢愁殆不免於多事矣嗚呼又何悲也壬戌之秋同鄉陸靜涵丈以書來告曰先生墓在城南門東隅數十年前州守合肥蒯公曾立碣爲紀今沒於荒草矣盍與同志修而葺之文治爰白董事錢君復三踰年錢君覆告曰先生墓已修竣矣春秋瞻拜封樹常新吾邑後生當永負此責是不特天理常存蓋人心之不泯有如此者嗚呼又何悲也昔伯夷稿

餓首陽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有明末造邪氣
蟠鬱於上朋黨交鬪於下遂成一蹶不振之局論其風
氣豈特頑懦而已今先生斯文精光不滅其鍼砭時事
志晦顯微文治讀之不勝低徊往復之感嗚呼乃覺不
可悲而愈可悲也

書左傳考釋後

壬辰

壬辰仲春文治隨吾師紫翹王先生至京師得讀左傳
考釋一書又時時得聞緒論而是年孟秋先生適釐訂
初稿既定命文治校字一通乃能猶得是書之梗概而
謹書其後曰夫乾嘉以來言漢學者多矣一時孳經諸

老鉤稽故訓辨析名物哀輯經解諸編窮鄉僻壤幾於無所不搜而獨於吾婁闕如者蓋吾郡自

國初以來維時適桴亭蔚村諸君子相與主張義理之學學者皆精研性道砥厲躬行抗心濂洛關閩之緒而於訓故名物考據之學則往往輟而不講獨太原王氏實以經學世其家於春秋一經代有作述而其書又浮沈汗漫或簡編散佚罕傳於世先生之發憤從事於春秋者非特其平日心得之蘊之不可終秘蓋亦其家法本然也而是書之廣博貫串無所不賅則尤爲近代治是經者未有之作文治竊以管見測之其大綱有六一

曰明小學若隱元年盟於蔑公穀作昧先生以爲三傳字異其例有四傳說不同一也古音通假二也隸變體別三也傳寫譌奪四也卓然爲前人未發之義他若隱二年紀裂縞謂縞之正字爲輸桓六年嘉粟旨酒謂粟之假字爲洌桓十年齊人餼諸侯謂餼之本字爲氣凡若此類皆能究依聲託事之原黜鄉壁虛造之失其善一也二曰精地理蓋古時幅員雖狹然往往有一名而數地者恂恂之士易於沿誤若隱四年遇於清據水經注東阿東北有故清亭當屬齊地而閔二年清人則爲鄭邑宣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又別爲晉地桓十五年

鄭伯入於櫟據水經注櫟卽陽翟縣地而襄十一年秦
晉戰於櫟則爲晉地桓十六年傳盜待諸莘爲故莘亭
而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則爲蔡地莊三十二年神降
於莘又別爲虢地僖二十八年晉侯登有莘之虛爲古
莘國成二年師從齊師於莘又別爲齊地凡若此類皆
據漢志精心區別無或結轡其善二也三曰正杜失賈
服舊注本優於杜昔孔冲遠伸杜以攻賈服固屬蒼見
然必謂元凱附司馬氏曲說阿世而遂雜以詆謫嫚罵
恐亦失吾儒平心論古之旨先生此書有顯糾杜失者
有引用先儒說隱以規杜者若隱五年羽數用白虎通

1338 A 27

義謂如杜解則士僅餘四人豈復成樂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杜疑左氏經爲誤乃據書序俘厥寶玉以證三傳之合此皆顯糾杜失也又莊二十一年傳后之鞶鑑引內則男鞶革女鞶絲謂盛悅者爲鞶悅盛鏡者爲鞶鑑羌胡之服似不可以爲例此用先儒說隱以規杜也而駁難之辭務歸簡覈不開叫囂爭訟之習其善三也四曰申古義若桓十二年傳坐其北門解坐爲坐陳義見荀子司馬法尉繚子諸書又桓十七年傳日官居卿引書堯典及周官序注謂卿掌曆數乃唐虞古制凡若此類皆足以旁證古書之義其善四也五曰詳氏族遠

徵世本近據通志務極詳審若桓九年傳施父施氏姬
姓引孟子有孟施舍戴記有少施氏卽此施氏因悟邠
卿孟子注語之誤又閔二年傳羊舌大夫引通志羊舌
氏靖侯之後又據唐宰相世系表與通志互異凡若此
類俾後世言譜牒之學者有所考驗其善五也六曰證
經史若閔二年吉禘謂禘有三大傳之不王不禘是爲
大禘周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是爲時禘與此吉
禘非一事又莊二十五年傳乃城聚而處之明年士蒞
城絳謂城聚城絳非一地亦非一時史記謂城聚都之
命曰絳混而一之是遷書之誤凡若此類又足以旁證

羣經校訂諸史其善六也夫先生著書之例其精且博如此而文治則更有進焉者蓋向之所云鉤稽故訓辨析名物之學降至今世其弊則已不可究極或析言而破律或碎義而逃難往往刺取古經一字一義解說至累千萬言聚訟而不能決又其甚者分別門戶當著書之始先存一凌駕古人之心於是穿鑿附會汎剽舊典務使其說之新奇足以駭學者之耳目而後止而於是古聖人之微言大義所以勸善懲惡蘇世覺民之旨則迷謬不省甚或斥爲空言而以爲非漢學家之宗旨先生嘗慨然謂文治曰吾爲此書以少時已有此著千金

傲帝不忍終棄嘗欲探先聖之精心尋古經之奧義刊左氏之紕繆不合於經而爲歆莽所竄入者別爲讀左質疑一書刪裁繁誣匡正悠謬務使後世學者有以見聖經微顯闡幽之意與夫黜邪崇正內諸夏外夷狄之大原庶幾綴學之士稍稍知經世之務不至於違離道本而亦以見此書之行於世非欲與近世之破碎繁瑣自命爲漢學者絜長而較短也然則先生著書之心其實有進於是者乎文治不敏自幼受經於先生荷教爲至深且摯用敢申明師法綴諸卷末後世之讀是書者勿僅以先生爲考據之儒則庶乎能窺先生之學也已

書嘉慶太倉州志後

庚寅

右吾婁舊志六十五卷成於王君述庵覆校於孫君淵如王君故余素所景仰而孫君則又夙昔所辦香奉之者也今讀此志體例故自秩如筆亦簡潔無支蔓較之世所推崇之武功志已能高出一籌而文治竊有議焉者恩旨一門若干條俱係乎通省而不專係乎太倉載於江南通志可也而專繫於太倉州則不可也人物一門宜統名列傳其有別擅一行如忠節孝義文學之類則宜仿太史公書及班書范書傳循吏儒林文苑之例別爲一類今曷爲以人物爲統名而獨以功業稍著者

編於列傳則豈孝義忠節諸科反不得蒙傳名乎雜綴
一門爲他志所無有命名既不古雅而考之於古史通
志不知當屬何體據鄙意雜綴一門儘可刪去凡紀聞
紀事之類俱等稗官野說無關風俗何裨勸懲如謂班
書志五行而陸清獻靈壽縣志亦記災異則別立祥異
一門可也曷爲繫以雜綴之目乎黃陶庵先生昆季行
詣卓絕當世忠節彪炳天壤乃既不載於列傳又不載
於忠節一科是豈鈔本之有挂漏歟抑豈採訪之所未
及歟錢竹汀先生滄貫羣籍鉤稽百家乃所著述不載
於藝文補遺中僅載其弟大昭著作若干卷豈竹汀先

生斯時尚存歟果爾則先生與王君及孫君俱經學交
何修志一事反不與聞也

竹打先生養新錄有論
張受先太倉州志四條

俱屬可商而有可疑者近人章氏實齋文史通義其論
志學最爲精覈以律此志固不無疏略冗雜處雖然苟
以章氏書律天下之志書則天下殆無完志矣余不敏
擬遵章氏所言之體例重修吾婁舊志因識數語於此
以徵他日之識與此時有異同否也

書翁雲樵先生文集後

壬辰

壬辰季夏文治客京師得交翁君又申聆其言則淹貫
藝文殫心著述不屑爲世俗剽竊之學心竊佩之一日

又申出其先集見示曰是吾祖所留貽也文治爲校讀
一通覺其幽然之光醴然之味夷然之度挹之而不能
盡蓋其本導源於經史而得力於六一居士集南豐類
稿爲尤多信乎爲傳世行遠之作無疑也夫古文之弊
至今世而已極矣或襲績以爲古或堆垛以爲奇鉤章
棘句模倣聲貌自命爲秦漢而按之乃無至理充乎其
中此一弊也或者巉刻其局磨厲其辭拾戰國韓非之
緒餘叫囂雜然而按之乃無真氣行乎其間此一弊也
或者又才閎力薄於鍊氣鍊局鍊辭之法迷謬不省乃
別立宗派專爲冲淡夷猶之文而自矜爲神味獨至之

作後生學之氣體茶然終以不振此又一弊也今讀雲
樵先生之作不馳騁以炫其才不凌駕以促其氣而於
布置取舍疏密繁簡之次務衷於法而程於古豈非近
世豪傑之士哉抑蒙則更有進焉夫先儒之論文也必
曰言有物言有序文治嘗推闡其說以爲有物有序之
本其要在於立誠而已矣士未有不誠其中而能工於
文者竊嘗綜覈今古操末探本凡文之磊落光明者必
其人之瑰瑋倣儻者也凡文之精深幽邃者必其人之
渾厚靜默者也於易有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夫陰陽者文之體也仁義者文之幹也先

生持論以爲文雖小道必與人之性情相合故當先觀其立品何如至哉言乎豈非篤於道而厚於德而明古昔聖賢修辭立誠之旨者乎夫如是豈特足以祛世俗之弊而已乃俾天下操觚之士有以敦品而力學其用意何其盛耶文治於古文之道無所得然亦嘗有志於此用抒鄙臆綴於卷末且以質諸又申不知與先生之志果有合焉否也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五

受業

蔣庭曜
何葆恩謹校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六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傳類

陳硯香先生傳

王子

先生諱錫圭字硯香世居江蘇之太倉城生穎慧五六歲時其曾祖父母未葬其尊人某以宅兆未卜歆獻不置先生私詢母某太夫人得其故從容言於其尊人曰家貧卜壤匪易盍就所厝之處安窆之庶事易舉而先靈亦藉妥乎其尊人韙之爰啟葬焉厥後尊人歿先生年甫十八伶仃失怙無以爲生乃棄儒赴申就蕭氏學

賈蕭氏與先生爲姍姍見而器之不數年事無鉅細悉以委任先生謹慎將事無或懈道光中葉海禁方開滬上爲華洋輻輳地商戰萌芽伊始富商碩賈聞先生長於理財爭以鉅金延聘先生念蕭氏提攜之德悉力卻之嘗慷慨言曰吾少孤不獲讀書成立然於致身之義亦聞之熟矣孔子言執事敬與人忠忠於事君與忠於與人一也回憶當時母老妹幼家徒四壁微蕭氏何以有今日今將母無憂室家完好貪多金而忘大義豈吾志乎先後爲蕭氏佐理各事歷三十餘年如一日嗣以母某太夫人年高思子切亟以養親歸未半稔而太夫

人歿甫安葬適髮逆擾亂婁城淪陷先生挈眷出走倉
皇萬狀迨遇太夫人小祥日猶復冒險潛回伏陬飲泣
幾不得出厥後難平而驚恐所積得不寐症並患疝氣
未幾其長君寶善天卒子寶祺等四人俱幼先生以一
身經營家室卜宅於州城之西延師課讀當是時心力
瘁矣未幾寶祺等先後游於庠一鄉稱極盛先生復訓
諸子曰儒者讀書所學何事而曹毋以一衿自足遂懈
初志吾家素食貧先代大都爲衣食累其間游庠者卒
以諸生老卽吾幼時侍訓之餘往往挈甕取水分畦蒔
蔬樵野求薪以供炊爨有時風雪嚴寒瓶罄莫繼則十

里五里持物赴質易米而回勞苦身習雖手裂足繭不敢言瘁恐傷親心也夜則篝燈讀輒至午夜方寢今而曹身席餘蔭曾無一事之足擾而念及此歲月猶不反身自省立志上達不亦重可愧耶初避難時先生藏譜牒於笥寄存鄉里族中事平後閔被遺失輒引咎不已復徧訪各族中亦無獲爰就追憶所及繪圖以誌之欲立宗祠未果就屋後隙地先營享室數楹以供栗主語諸子曰他日苟得地尙竟吾志至立莊贍族尤吾志也其勉爲之先生性嚴正治家整肅無嘻嗃聲歿時諭寶祺等曰兄弟睦家之肥不及他語年七十五生嘉慶十

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歿光緒八年九月二十七日配顧
恭人子一寶善女一繼配胡夫人子四寶祺寶鑫寶書
寶墀俱州庠諸生寶書光緒甲午科舉人湖北知縣先
生初以國學生遵籌餉例報捐同知授奉政大夫後以
寶書貴晉贈朝議大夫先生起家寒素無一椽之覆然
茹苦含辛櫛風沐雨終其身不自安逸及其歿也履厚
席豐子孫繁衍閭里相傳以爲天之不負儉勤有如此
論曰昔管子之書以商爲本事蓋貨殖者天人古今之
大會也吾國自唐宋以來重士而輕商於是商務中人
才不數數覲而所謂天人古今之大會更渺乎鮮有能

知之者文治游歐美諸邦見其商戰之繁盛宛然如觀管子之遺規嗚呼如先生者亦可謂商務中之人傑矣哉而鄉之人蔽聰塞明猶以商學爲不足道亦陋矣夫

朱湘舟先生傳

王子

湘舟先生之卒去今已二十年矣甲寅之春文治省墓返劉先生哲嗣壽臣出吾鄉業師王先生紫翹先輩毛先生似蘭先後所作先生之墓誌銘及其他傳述囑文治補爲先生作傳以備邑乘之采擇文治於先生表姪也劉湄又爲祖居地其於先生之行誼知之已諗何敢以不文辭顧先生行事之犖犖已詳於嘉定宋先生道

南所撰先生傳及王師毛先生之墓誌銘又何敢爲先生贊顧念士夫生叔季時代不能輔助國家當造福於鄉里而造福鄉里尤當以扶植後進爲首善文治自居海上數年矣見吾邑生計日艱能插足商戰區藉謀自立者百不一二獨劉湄先後赴滬營業於商務幾執一偏隅之牛耳尋其曹邱之主則大都出於先生之提倡汲引及其諸嗣君之善繼先志嗚呼此先生積因之善收效之大其有待於後之人乎至爲先生所手創劉之人至今食德不忘者又豈獨集善堂育嬰義塾及惜字施棺諸善舉已哉賓興一事爲昔時體卹寒畯之典先

生於劉又別籌款生息藉資補助後吾邑屢經爭執卒以移辦興學至今已蕩然無存獨劉湄子弟貧苦之赴鄉邑校者猶有津貼其猶先生之賜也夫嗟夫處今日競爭之世界學而已矣商而已矣無學何以爲商非商亦何以興學文治遊歐美之邦見其學務商務之盛昌殷阜心輒歆羨之向使吾婁得如先生者數人擘畫而經營之則方興未艾矣此文治所以傳先生而低徊不置也

贊曰公之行著於一身公之德食於後人公之名光於邑乘而尤能使鄙夫寬薄夫敦使民慕義而興仁

金竹庭先生傳 庚戌

浙江湖州府境有巨鎮焉曰南潯其地倚天目諸山之勝攬錢塘太湖苕溪之秀靈氣所萃土脈厚而風俗純長於斯者類能勇義這財慷慨施與潯多善人而常爲其富厚之名所掩世尠稱焉曩余供職京師識金推事紹城丁未南來其弟紹基造廬執贄殷然問學於余就詢家世始知有竹庭先生其人者湖州爲產絲巨區海通以來西商之麤集而求者如恐弗及先生少貧依以爲業逆億而屢中主者乃遣赴滬上筦泉貨之出納知與西商互市必資舌人達彼此意指益悉心掣習數年

盡通其語用是西商之挾巨貲者咸樂與先生市名曰
噪而業以日隆金固潯鎮望族也堂曰載德族人萃焉
粵匪之難燬於兵先生既以營業致贏乃規建如舊既
成則使族人反之曰毋令先人憫我子孫之散處也曾
子述孔子之言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孟子之學傳自曾子故七篇中亦屢以推恩爲言先
生既以親親者仁民仁民者愛物睦婣任卹之外舉凡
修橋梁治道路掩骼斮散粟米藥餌棺木之屬生平施
舍數以鉅萬計其尤難者始終不求人知故獎敘亦弗
及嗟乎士當窮約時間閭之疾苦生計之艱難靡不躬

嘗而目擊輒指天自誓謂苟富貴毋相忘泊銖積鎰累
漸致殷阜寸絲粒米胥如頂踵弗忍舍視昆季猶路人
者往往而有余詫其肝膽之秦越卒不解其坐擁此厚
貲者將何爲也如先生者力能致富而又善於處富斯
可以富矣先生諱桐竹庭其字有子曰燾與余善紹城
紹堂紹基紹坊紹塏皆先生之孫也

論曰昔魯敬姜有言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向義而
孟子則謂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二說互歧以
先生之行誼觀之乃知非可一概論也度量性情習尚
之各殊而心術乃以大異嗚呼先生往矣承先生之後

支系生三卷之二卷 卷二
者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繼志述事續莫大焉企予
望之矣

陸成甫先生傳 丁巳

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老成者鄉邦之碩望桑梓
之元氣也邑有老成人則其鄉之子弟矜之式之罔敢
軼乎禮法之外泊乎老成凋謝而人心風俗遂有江河
日下之勢矣文治於成甫先生之歿竊有感焉先生姓
陸氏諱勳成甫其字也少孤家貧無力讀書以萱庭王
太孺人命出爲伯父善哉公後家產爲人侵蝕戚黨恣
恣鳴於官先生置弗較人咸以爲義年十七始就傅四

子五經三年而舉時邑中葉徵君涵溪先生以理學提
倡後進先生受業爲弟子蓋其奉篤實之教潤詩書之
澤淵源固有自矣歲庚申粵匪難作先生挈其室徐太
孺人避於鄉流離顛沛迭丁顧太孺人暨王太孺人憂
先生拮据喪葬哀痛如不欲生逾年寇侵掠益急先生
攜眷屬避長漕涇親戚與共者六七人約同生死某日
平日寇猝至舟擠觸橋柱斷南來避難者此爲孔道老
幼數百相率涕泣不得北先生奮臂大呼曰速以吾舟
橫截中流汝等卽渡矣亟植立岸南促老幼畢渡乃檣
舟出涇未及二三里望見賊幟已在斷橋處豕突焚燒

靡有子遺是役也向使無先生一葦之渡則罹劫者殆不可以勝數傳曰積善之家必餘慶蓋先生之種德自此深矣旋輾轉流徙達滬上歷五六月蘇常克復崑太亦次第肅清先生乃恤孤寡檢義骸得本生叔父載卿公遺骨載卿公者遇賊不屈痛罵而死者也先生伏而哭之慟撫其子子律君如同胞後子律君家寢昌先生力也先生當亂離之際厲行無稍懈與沙溪凌悅心范惕卿兩先生交兩先生雖布衣然篤嗜語錄格言卓然有以自立先生自謂腹中空空得力於兩先生講道者不少又常曰吾自三十歲以後無一事失足者得交

良友故也蓋先生之砥礪品行更自此而彌遠矣有丈
夫子四長修爵次起次修瀛次修祐起與修瀛俱出爲
人後復有乞嗣者至叩頭請並以田產爲言冀動聽先
生慨然曰有田廬者不患無嗣所難者赤貧家耳吾生
四子兩出祧均係赤貧義所當嗣則嗣安敢以祖父之
子孫徇產以徇情耶族人咸服其言迨疾革時則命修
瀛以嗣子牒源兼祧族子耕莘君後又命起聯合近宗
恢復丙舍附祀六世胞伯祖山歸公支蓋先生之敬宗
收族更仁至而義盡矣平居自奉極薄家人治精饌非
客至不食年七十一始御羊皮裘重穀惜字諭後人力

行毋間子孫進財帛必問其所自來易傳曰節以制度
左氏傳曰儉德之共也先生之儉德出於寡欲其寡欲
本於治心而其治心之學則賴有師友相與切劘文治
幼時遭先生於道望之儼然卽之抑然聆其言論則莊
然秩然是殆聖門所謂善人之道耶漢時萬石君奮謹
愿誠慤激厲品誼其子建慶繼志述事恪守家法於是
西漢風俗相傳蔚爲純厚司馬子長爲之作傳百世而
下猶想見其爲人蓋老成典型裨益於鄉國漸漬於人
心有如此者吾鄉自陸陳二先生後藝林之士循法度
蹈規矩涵濡於禮義名教之中者二百數十年迄於近

世此風蓋稍稍替矣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此文治所以作先生之傳爲之累歎歛歛而不自已也

錢安之先生傳

壬戌

先生諱大治字安之吾郡鎮洋縣人祖考諱塈贈鹽運司運判妣某氏考諱維鈔增廣生贈如例妣某氏兄長諱某仲諱某先生居最幼生而岐嶷倜儻不羣年十三作文已斐然有條理父白齋公顧而樂之曰是兒聰慧吾祖澤其未湮乎迨白齋公棄養家境益困濩落無聊咸豐庚申粵匪之變郡城失守羣寇四出侵暴先生兄弟離散屢遇劫掠避匿田野間蛇蛟偪而狐狸嗥出死

入生者數十次蓋人間世未嘗有之苦也寇平後當事者聞其能徵聘佐善後局事清釐田賦興利剔弊克稱厥職年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其爲學也不屑屑於章句務以通達有用爲主少年時精於九章算術嘗一試維揚襄理淮軍文案當是時軍書旁午先生應機立斷布算如流剖析毫芒動中窾要無留牘焉自軍興以來榷楠杞梓采楸櫨兼收而並蓄有才者方奔走於名利之場而君顧澹然引疾以歸有舊友仕津門招之往亦弗應惟娛情於故鄉花木間易曰高尚其事先生有之矣吾婁風氣樸質青青子衿大都習爲謹愿

之行欲求才具開展練達有爲者不數數覩先生明敏
剛斷遇親朋有故或詬誶爭執彊窒惕中者必爲之委
曲開導使數載紛糾一朝解決咸慊於心苟意所不可
者則立斥之不屑附和以求合其氣節剛勁如此兵燹
後田畝荒蕪不治操奇者恆以廉價得之而取償於佃
農輾轉鬻販民病日甚先生糾邑士紳白當事定畫一
價勒石永守論者以爲先生義聲卓著而不知其好善
之篤從天性中來也吾師王文貞紫翔先生之言曰先
生友于之誼至矣蓋先生少時仲兄氏嘗卵翼之某日
偶相與誦陳思王豆其之詩先生潸然出涕曰余無仲

兄無以有今日迨伯仲兩兄歿先生卒以兩子分嗣之
蓋其處家庭之際有非常人所能者嗚呼其友于之誼
可謂至矣至其保存族譜爲寡姊氏贍產立嗣尤其善
行之小小者耳家故無宅中歲稍裕卜築於武陵橋之
西南訓其子篤守世業立品揚名親賢師益友毋以燕
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識者於以覘先生家法之嚴而
其世澤之留貽必有剝而反復者在也先生以道光二
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生光緒十九年九月一日卒春
秋五十德配張恭人子三長詩棣議敘通判國史館謄
錄增貢監生次懋德三詩楨優廩貢生京師大學堂畢

業奏獎文科舉人授職中書科中書民政部候補主事
女二長適太學生聞芳潤次未字歿旌表孝女孫男三
耀伊耀傅耀保詩棣循謹端詳里中有善人之目詩楨
忼爽峻直善治事兩昆季方兢兢焉置義田建祠宇以
成先生之志蓋所謂匪棘其猶聿追來孝者壬戌之夏
將攸芋而攸躋矣特以先生行狀來徵文爰謹爲之傳
俾鄉黨後進知老成人之典型云

孫有卿先生家傳

壬戌

歲壬子之春文治自僑寓滬濱卜居於無錫之西溪河
畔門臨流水瀏如也時侍家君徙倚門前聞父老相

傳溪水之清十餘年前孫先生有卿疏濬之功也文治
心焉識之今歲秋八月距先生之卒已將十年其嗣子
家復攜先生手著一冊並序述先生平生事跡屬文治
編次立傳用垂久遠竊謂先生行誼著於邑乘先生教
養善政又當載於沅陽縣志顧有不能已於言者惜先
生之志有未白宜有表微闡幽之義也先生諱贊堯字
賡虞號有卿始爲無錫之孟里人旋徙居於西溪之北
幼穎悟性孝友工詩善爲文光緒乙亥舉於鄉戊子補
授沅陽縣教諭當其爲諸生時常以其所心得啟迪後
進及秉鐸沅陽縣教諭十有餘年凡嚴課程優膏火勵

風俗刊條教修文廟建經閣所以規畫盡善者皆足以資法守傳悠久己亥歲假旋里居又與邑紳籌創族實東林二學校中經米商之排擊沮毀卒復舊規邑人至今稱道弗衰僉曰先生之力居多至其瘡河諸善舉猶爲德之細者先生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戊申年正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配王夫人後先生三年卒先生無子以五世同祖姪家復爲嗣卽今之來請闡揚者也夫先生行事孳孳如此然考其自撰聯有云自信天生孤孽惟苦斯甘惟甘斯苦莫言世事嶮巇甯人負我毋我負人嗚呼此其心果有不自得者耶自世變日亟機

械變詐盈天下長厚謹愿之士不免因良善而受瘥韓
子所謂反擠之又下石焉者比比皆是然而愛人者人
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士君子
成德爲行其居心固宜如此然造物屈而必信之理在
乾坤未息之時固有信而可徵者先生之坦坦蕩蕩其
又何憾焉余故特表其微俾處世者舉以先生爲法
論曰孔子言爲弟子之道入孝出弟愛衆親仁孟子亦
言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先生居官洮陽教士有法
藝林翁服稱頌無間然今家復恂恂鄉黨之中無愧善
士其孫保基等嶄然見頭角門第方興殆未有艾古語

曰積善必獲報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滿洲二友傳 丙寅

光緒庚子夏五義和拳匪作難京都以讎教爲名不論黑白焚燒殺掠無所不至當事者縱恣之莫敢誰何辦理中西交涉之士皆惴惴慮及於禍當是時余奉親居北京之新開路與東交民巷之使館密邇團匪日攻使館鎗礮轟然震天余亟謀南歸水陸道均斷絕余仰天歎曰國家多難小臣遭厄宜也吾父母其何辜乎於是世君伯先來迎吾親避難於京北之平義分村復時時饋以飲食而慰藉之一家賴以安全吾父母

母常感念世君不置也君姓馬佳氏諱世壽滿洲鑲黃旗人天性豪邁狀貌豐偉與余初遇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司務廳一見如舊相識君見余主筆札勤歎曰漢人勤於職守若此國家事焉有不舉者吾滿人賴有口糧遂懈情成性諸事廢弛可奈何時君方官工部郎中旋與余同司文案辦英股事避難時余居村落中君居祠堂屋內六月杪滿洲虎神營兵四出搶劫君所居被掠一空且聞匪兵有將害君之說君亟避匿余倉皇往探君行麥田中十餘里榛莽錯雜林藪蔽掩密呼伯兄伯兄寂無應者瞥見君价東兒從麥溝中出曰欲

見我主人乎乃導余至叢冢中君瞠目直視曰君恐亦不免來視我何爲吾將死願以妻子託君余揮涕勸其速避至高麗營君豁然悟是晚卽攜眷遁去後八月間余乃訪之於高麗營嗚呼患難之交未有如君者也亂平後余偕君回京卽奉親暫居其家是年冬君奉

命簡放浙江衢州府知府臨別時相與痛飲君流涕言曰吾與君相聚不久今忽分離矣余曰君一麾出守萬姓共瞻王事靡盬何爲作惜別語耶遂破涕爲笑辛丑夏余隨那公琴軒奉使日本道出滬上君適以事至懽聚旬日自此遂不復見君矣然書札之間勗勉之辭彼

此往來無間也丙午君擢升安徽布政使是年冬余丁

母憂丁未春君遺書來弔唁謂遭遇之隆吾二人相

等然名譽之美吾遠不逮君嶽降崧生同期申甫願終

勉之也嗚呼孰意甫逾數月君之凶耗已至耶君以河

魚之疾卒於官年未及五十旅櫬歸京余素車白馬以

臨其喪涕泣幾不能仰視君初娶愛新覺羅氏定王之

女繼娶某氏有節行慟君甚逾年以哀毀卒傷哉君愛

民綦切待士子尤殷勤甄拔寒賤甚多惜其政績無有

紀之者余亦不能詳也君卒後代君者爲滿洲恩君時

黨人已躍躍欲動有徐錫麟者以鎗狙擊恩君殞遂成

大獄距君之卒不過半年耳自此之後滄海橫流世變益無底止矣嗚呼君之死其不幸也夫其亦深幸也夫瑞君裕如諱豐滿洲某旂人性聰慧而才豁達遇事口誦應對如流操筆立成文余初見君於戶部君時爲廣西司掌印見長官白事侃侃諤諤言論滔滔如也嗣君兼北檔房領辦管理全國財政出入事宜亟留意同部人才一見余大契合卽舉余爲總辦當是時尚書翁文恭公已去職浙江王文勤公代之而那公琴軒爲之副倚任君與陳君鷺賓陳君名宗嬀亦雅好結納天下士余蒞任檔房二君喜曰吾輩得唐君奏牘文章不患無

大手筆矣辛丑夏余與君隨使日本君丁外艱不果行
泊那公再使日本君遂同往考察政治利弊益洞徹源
流歸時贈余小印一方鐫工精絕曰吾以此託縞帶之
誼也拳匪旣平

朝廷釐定官制余就職外務部君大詫曰戶部可無唐
君耶堅爲余求留任那公已許之矣余強辭之逾二年
余擢商部君亦兼天津造幣廠監督升任倉場侍郎並
爲都統矣旋君復兼任財政處屢薦余同爲提調慶邸
諾許而某軍機尼之乃止尤可見君愛友之篤也君善
飲酒居十景花園每遇春秋佳節退食之暇輒柬招振

貝子倫貝子及那公等與余痛飲各出酒令舉大觥爭
奇鬪勝或對月浩歌一攄胸中之蘊幾不知長安人海
有萬斛紅塵也君時赴津門余偶過訪縱談意更歡洽
國變後君遂杜門不出而旂民生計已絕哀鴻遍野無
策補苴目不忍覩耳不忍聞加以傑士難逢游俠不再
下井投石者比比皆是一變於辛亥再變於甲子

鼎湖之駕莫攀

蒼梧之征不復銅駝荆棘禾黍蓬蒿極目傷心呼天誰
訴於是滿人之負氣節者如紹君越干諱英熙君雋甫
諱彥皆先後殂逝而君亦悒悒卒矣識者皆以未竟其

用爲惜而不知君之痛心如焚固有萬難爲懷者也我
生不辰逢茲瘴怒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嗚呼首陽之餓
猶有薇蕨一歌如君之死其誰能知之耶余與君及世
君俱訂爲昆季交世君之齒長於余而君少於余故同
爲之傳以待後世史家之採擇惟以屢值亂離失其世
系抑可愧也嗚呼尤可悲也

論曰昔洪承疇定旂民計口授糧不令爲農工商賈事
曰數百年後旂子孫無噍類矣吾鄉陸桴亭先生深非
之咸同以來其害顯著近世又多持滿漢之見無論二
百數十年之情誼何如卽衡以民胞物與之義何其隘

歟今旂民之流離顛沛於水火中者慘酷亦已甚矣詩
曰嗇矣富人哀此癯獨有能拯而揀之者乎此固仁人
君子之大願也

邵君心炯傳 丙寅

君諱曾鑑字心炯姓邵氏江蘇寶山人曾祖諱亮官吳
淞營千總南匯營守備祖諱宜康父諱如燧字羲人績
學勵行同治庚午舉人光緒癸未應禮部試病卒於煙
臺舟次其生平事實載寶山邑志己卯歲君縣試第一
庚辰補博士弟子員與余同游於庠出仁和夏子松先
生之門旋補廩生時余猶未識君也丁亥春始遇君於

江陰之南菁書院一見乃大歡洽君爲文師韓柳上追
馬班尤工詞賦超然萬物之表風發泉流清瑩高朗有
鳳凰翔於千仞之概後過太倉 先君及先師王文貞
公皆大器之曰此君天才亦國士也當是時余謬負文
名同社之士或斂手稱服嘗於尊道書院中會文秉燭
酣嬉淋漓然從不敢與君角文藝蓋文之至者曰雄曰
奇曰清曰勁此在審於法度明於陰陽剛柔之義者尙
能爲之若夫皎潔無塵曠絕千古則天也非人也君獨
專而有之矣君爲人清矯出俗俯視一世天性尤純粹
配金氏字玉霏同鄉羅店人美慧能文篤於伉儷故每

當登君山瞰大江
蒼然長嘯浩然孤吟
誦蘇子瞻千里
共嬋娟之句不勝黯
然銷魂時時有離別
之感又復自
顧身世侘傺鬱伊乃
更落拓自放於酒醉
後歌呼嗚嗚
或竟露宿達旦不自
顧藉余稍規勸之弗
能止蓋造化
奇氣所鍾不可強而
抑也歲科試屢居第
一有時文太
奇有司故斥之君亦
不以爲意嘗作今月
曾經照古人
賦有句云半霎紅塵
一坏黃土蟾何爲而
光新鶻何爲而啼苦
又云此時痛飲歌呼
笑明月依然明月他
日乘風歸去任後人
復哀後人予讀之愀
然以爲不祥亦莫能
止也壬辰春君復過
太倉送余應京兆試
相聚益歡

嗚呼孰謂自此一別與君遂不復見矣君竟以數奇多
不合又金夫人先逝世遂於丙申年得嘔血病卒享年
三十有二其自輓聯有好學短命何敢望回之語嗚呼
傷哉予聞君耗哭之慟諸同人相與刊君詩文曰艾廬
遺稿凡若干卷行於世君繼配趙氏亦通文史無子有
女一人以弟子某爲嗣云

論曰余昔年執友不爲不多然性情意氣文章相契合
者惟君一二人而已比時風雨之夕知交滿座把酒問
天拔劍斫地僉謂吾輩自有千秋矣而君於酒後每爲
余言其尊人病歿舟次事未嘗不垂涕偶值其弟心湛

在座常諄諄訓誨並屬予勗勉之蓋孝弟之忱發露於不自覺其至情至性豈尋常人所能及哉 先君就養京師時屢詢君狀況迨其卒也咨嗟太息者數日嗚呼今 先君已棄養矣余爲君傳所以往復低徊不禁泣數行下也

張君拙嘉傳略

丙寅

君諱樹莫字拙嘉姓張氏江蘇鎮洋人少聰敏善詞賦踔厲風發試輒冠其曹吾師瑞安黃漱蘭先生尤器重之光緒乙酉登拔萃科

朝考入選以七品小京官用分刑部湖廣司行走君與

時不合暇輒痛飲竟以病酒卒於京師當光緒中葉士
務帖括君雖喜文學顧不屑屑於此居恆研究時務嘗
慨然大言捐納行而天下無人才掣籤行而天下無吏
治此世之所以渾濁也余深韙其言爲文浩博俊邁有
寬裕之致說經能得綱領吾鄉搢紳之士期君將大用
顧天不永其年未四十而死其尊人雨甘先生哭之極
慟曰吾此後無餘望矣余與執友畢君枕梅聞之咸流
涕焉君好諧謔見余著述笑曰如子所作正覆醬瓿耳
其死也余作輓聯云野鳥至主人去太傅何心竟忍一
朝委軀命解嘲難覆瓿易子雲復作再成數卷畔牢愁

蓋傷之至也。今距君之卒已四十年矣。思君不能置。故爲之傳。蓋其言笑丰采宛然。心目間也。

論曰。拙嘉蓋英奇磊落人也。方黃澹蘭先生初建南菁書院。君及畢君與余肄業其中。常共宿舍。君年較長。余最少。相與上下議論。不可一世。蓋君之抱負。非庸人所能知。乃一入仕途。索居寡歡。感懷時事。遂縱酒以殞其天年。豈不哀哉。其著作無所傳。恐後之爲鄉土志者埋滅而不及知。則尤可悲夫。

王君彬儒傳

丙寅

嗚呼。余曩昔交游。幾徧數省。而同鄉文酒之會。殆無虛

月或以道義相切劘或以文章爭先後其不幸而早世者余旣屢爲之傳矣而其中孝友卓著才學並美者莫如王君彬儒君諱鳳璘彬儒其字江蘇鎮洋縣人出太原望族嗣考諱某字少香本生考諱壽栴字介眉光緒丁丑進士歷官浙江太平嘉興諸邑皆有政聲君幼秉庭訓好學自立丙戌縣試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旋受業於浙江俞曲園先生之門爲學喜博覽尤好羣經諸子居城南讀書高吟聲琅琅達戶外若出金石時予亦遷居大橋南與君比鄰春秋佳日落月停雲誦讀之聲相和也相見則彼此各飲以酒君好誦老子莊子酒半互

相背誦以角勝負同鄉朱君叔子亦喜莊子每在座時
背誦秋水天下諸篇一字無遺予或不能終篇輒赧然
謝不敏也癸巳登賢書乙未赴禮部試與予握手言歡
暢談數晝夜不倦當是時方值甲午之變日人窺我臺
灣索我償款要約甚鉅各直省公車上書力爭君與同
志條陳利害侃侃諤諤無所忌諱入闈後遂以此意發
憤爲文遭主試者之忌竟黜去人尤惜之君事親至孝
甲午春介眉先生患中風症君不說冠帶而養夜半顫
天涕泣刲臂和藥以進卒以修短有數禱祈罔效君號
哭呼天擗踊欲絕由是得咯血證而體益羸矣嗚呼人

子之於父母分自一體疾病生死息息相關惟其氣之相通質之相屬也後世人士天性涼薄視其父母無異路人兼愛之說盛而人遂無異於禽獸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使君而尚在也必能推德教之本原以挽回世運矣有弟五人平日督課綦嚴教讀恆達夜分自奉極薄每同席食常以其豐者分諸弟必周必均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蓋惟能孝而後能悌一門之內雍雍怡怡舊家遺範誠足以爲世法哉嘉定童蘇香松江王建卿俱知名士也游介眉先生幕先後病卒君爲贍其家培植其子人咸以爲難不知其皆從孝

弟之義推而暨焉者也自我太原紫翔先生以文學品行倡導鄉里間一時人文蔚起與君齊名者比肩而出顧或尙詞華鮮宏毅惟君矯矯兀亢有幹濟才隨宦太平時有某生以地方事請謁者君謝之曰吾與若爲文字交他事非所敢知某生慚而退後遂屏絕不相往來至遇民生利弊落落大者未嘗不殫心盡力以抗爭之由是鄉里父老交口贊歎謂可大用於世嗚呼孰謂君之竟終於是耶君以光緒戊戌三月二十八日咯血病卒娶汪氏同鄉副貢生汪蔗孫先生之女無子以猶子鍾愉爲嗣女子四人丙寅夏五君弟鳳喬以書來告曰

吾兄之卒已二十有八年矣平生知己無如子者請爲傳之以垂不朽余竊維介眉先生與先君同遊於庠余與君訂爲昆季交情至親也爰紀其畢生大略如此以見君孝友而不獲報其後必有大昌者

論曰昔歐陽文忠公敘江鄰幾文集謂善人君子難得易失盛衰生死之際不勝故交零落之感嗚呼予之文豈足媿歐公哉顧生死者古今人之所同而盛衰陵替則余之感喟固有十倍於歐公者此余所以傳君及邵君心炯二人輒不覺涕泗之浪浪也雖然邵君之文則旣行於世矣而君之文尙未有傳焉嗟夫沒世之名

君子所重此則君之諸賢季必當爲搜輯而寶藏之矣

姚君柳屏傳略 丙寅

君諱鵬圖字柳屏姓姚氏江蘇鎮洋人其尊人萊翹先生爲余幼時受業師君自少聰慧絕倫每日讀書百餘行背誦無遺乃祖芷軒太夫子鍾愛之及長里閭間遂有東西二才子之目二才子者君與陸比部增煒字彤士是也予以後生可畏嘗與君爲文會業師王紫翔先生誨予曰義理湛深柳屏不逮汝若文法靈警詞華茂美則柳屏勝之矣辛卯君登賢書年才二十壬辰與予赴公車試相得益懽余舉進士柳屏下第悒悒歸戊戌

大挑一等選山東知縣壬寅冬君來京師數過予寓縱
談甚樂爲余代購黃山谷字帖四冊並書其端出都時
意惓惓不忍別也君在山東嘗兩攝邑篆乙巳丙午之
間遊歷歐美學識益闓辛亥政變後任巡按使內務科
長當是時武人枋權君怏怏不得志棄官去值浙江錢
君幹丞掌內務部任君爲司長稍稍得展其才矣乃甫
越二年遽以疾卒於京寓時棗翹先生與其母胡太夫
人猶在堂也悲哉君善書法收藏書畫甚夥性所好也
爲文不拘一格隨意摹仿皆駿駿近古當光緒中葉文
人學士動輒著書干當道以相標榜君亦嘗自命爲名

士紫翔先生屢戒之君自後頗能勉晞秋實嘗見余作
某公壽序譏余曰君以揚班之文程朱之理雜然並舉
乖文體矣余笑曰君才讀亭林集數頁識見已高如許
耶君相對而笑嗚呼友朋切磋之樂今杳然不可復得
矣追念疇昔之誼與棊翹先生期望之殷輒悲從中來
不能已也君文稿零落僅存詩稿若干卷內有扶桑百
八吟首尾尙完好友人無錫楊君味雲爲排比之印行
於世深感其友誼之摯云

論曰禮記月令言聘名士禮賢者名士居賢者之先則
道義兼尊可知自秦漢以來名士之目濫奔競者冒託

其中遂不免爲世所詬病君天資華藻而恪遵師訓不爲世俗轉移良可敬也乃天靳其年不獲大展其用所謂才鋒不露者殆造物之理有固然哉

劉君葆真傳 丁未

光緒庚子夏五義和拳匪煽亂京師揚言仇洋白日殺人通衢市廛鼎沸雞犬無甯者其慘酷殘忍之象躍靈爲閻當是時枋政大臣徐桐剛毅毓賢李秉衡趙舒翹之徒唱聲附和媒孽平時爲西學之人務欲盡殺之而後快搢紳士夫無端飲刃以死者不可勝數而吾同年友武進劉君葆真以是時遇難於通州君時爲大學諸

生教師五月朔望謁聖迭行禮大言殺義和拳匪氣盛
面發頰聲震堂陞堂下吏役咸匪黨也目懾君君退謂
其弟葆良曰吾殆將死目中不能容此輩人也旋以是
月二十日送孥通州遂遇害年四十有六死事情狀人
莫之知云君故諱毓麟後易可毅葆真其字好學無不
闕記誦賅博發語恆驚人文章好飲酒醉後歌呼
嗚嗚用抒其抑鬱侘傺之蘊見賞於瑞安黃漱蘭師乙
酉拔萃成均應省試試卷註誤再黜乙丑旋登賢書壬
辰應禮部試第一改庶常甲午散館授編修當壬辰京
兆試揭曉後座主常熟翁叔平師忻然語人曰吾得劉

生目尚不盲也光緒中葉藝林崇尚經術潘伯寅李芄
農兩先生提倡宗風後生學子專著書以自炫君獨泊
然無所營求迨甲午之後承流者又爭言西學拾斯賓
塞盧騷氏之緒餘馳說騁辭莫可究詰君顧亦不屑屑
於此識者僉以君立功立言舟楫霖雨用之則行殆未
可量庸意其一言賈禍倉卒捐軀其行既泯沒而不彰
其書亦散失而無考其奇氣偉志更終身湮鬱而不得
一吐夫自古造物雖忌乎才然而瑰異非常之士不遇
者其常而橫死者其變如君之橫死旣出於無名並其
遺骸零落而不得收拾則其所遇之變有倍慘於昔人

者用是海內志士同聲哭之余與君同學於江陰之南菁書院又同舉於禮部知君較稔君既歿之八年葆良以狀來乞傳爰撮君之生平以備後之史家採擇焉

論曰余與君初相識於書院時談經論史商論古今旁若無人者如昨日事耳拳禍作余時避地京師北山之陽鶴唳風聲幾不能免及出聞君死則大戚泣下不能已世人方工於語言突梯脂韋顛倒是非一聞錚錚之行詫爲大不祥事掩耳疾走以告妻子迨釀成妖孽則賢士大夫丁其厄嗚呼君之死其果死於拳匪抑實有隱尸之者天耶人耶其尤可痛也夫

汪君穰卿傳

戊午

嗚呼士君子丁末造不能展其經綸以大用於世徒抱磊落之才坎坷以終豈不悲哉然而命隨改玉目不見擾攘之禍又豈不幸哉余傳同年汪君穰卿感懷彌至焉君諱康年穰卿其字晚年別號恢伯浙江錢塘人生而岐嶷幼學不厭父養雲公需次粵省囊橐蕭然君事父孝待弟友處天倫之際人無間言歲戊寅補博士弟子員戊子考取優行貢生己丑登賢書順德李公文田本拔置第一以孟藝用離騷體抑第六壬辰捷南宮甲辰赴京補考授內閣中書當甲午之後士大夫爭談時

務臆決唱聲君以爲民氣之鬱久矣宜重民權瀹民智
用以明目而達聰歲丙申設時務報於上海戊戌復設
時務日報旋易名中外日報丁未設京報於京師庚戌
復設芻言報常欲以言論機關大聲疾呼發聾振聵辛
丑和議告成俄人駐兵奉天不允撤退君憤然騰電中
外慷慨力爭西報互相譯述以爲中國有人當此之時
君名聞天下顧以直言故數忤權貴屢挫折之君外維
世變內審國情身世之感益悲從中來矣辛亥秋武昌
事起全國騷然君不主過激怒焉重以爲憂會九月十
二日夜友人密函告起用項城君閱畢嘿然遽就枕夜

半家人聞呻吟聲則君已疾革不能言明日遂瞑嗚呼
是所謂憂能傷生者非耶抑其先幾之智耶余與君爲
同年交旅京過從相得甚歡丁未四月余營葬 先妣
事畢返京遇君於輪舶中相與言

朝政之日非禍至之愈亟君灑涕霑襟余兼痛家國之
滄桑亦不覺泣數行下維時天風浪浪若與悲怨聲吞
吐相和海山蒼蒼亦如變色有無窮之恨遠方羈旅聚
觀驚詫以爲若何爲者兩人始斂容退自是不通音問
者數年而君竟死矣戊午君弟頌閣以其遺籍捐置上
海工業學校之圖書館復寄君之年譜墓誌來乞傳余

讀之幽光畢闡無遺憾矣第尙有關者辛亥之夏學部
廣徵名流開教育會綜核同異時廢經之說已盛行君
力持正議謂讀經關係世道人心決不可廢又以高等
小學已上男女同校中國尙非其時援據內則侃侃爭
辯眾人非之而不顧迄於今世羣經之大義孔孟之微
言先民之禮法埽地殆盡矣論者謂我
國政變由於廢經追思君之言能無痛心而疾首與余
故復爲之傳俾後之同志得以考鑒焉
論曰孟子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莊周則曰彼亦一
是非此亦一是非蓋治世之是非公而一亂世之是非

私而歧後起之心術因世而異矣余主工業校庚戌歲
以事黜某生某生遽撫拾細故列報章醜詆余君大恚
移書報館謂是非宜明何顛倒若是然不令余知也嗚
呼凡國之否先兆於無是非今茲是非尙有存焉者乎
余於君之歿所以累歎歛歔歷久而不忘者非僅爲一
人之私痛而已痛乎是非之公之遂亡也

高君秋荃傳

庚申

太湖三萬六千頃當蘇錫之間吐翕雲霧檣帆輻輳昔
焉范蠡審其爲商務四達之區泛舟經營遂爲貨殖之
祖吾以爲後世人士吸山川之清靈瑰璋必有繼起善

賈如范蠡者於無錫得一人焉曰高君鼎焱秋荃其字也君幼負遠志以家貧故年十二就賈爲花子油餅業勤奮自勵由商業道德行若出恆性人爭就之名播蘇常松太鎮甯南通閩與蘇州蘇綸紗廠總理祝君少英訂交祝君介之得交費屺懷太史等太史當時名士也以蘇綸全廠事務委君乃益寅畏小心兢兢業業曰吾將以報知己也後無錫周君舜卿任滬上大有油廠總理稔知君能招致爲助當是時君慨實業之不易興將杜門不出周君敦促之乃出聯絡同人鉤稽出納精擘機械與工人共甘苦曰吾以報知己也辛亥政變君別

營華昌恆裕兩油廠會丁君价侯任大有油廠總理再
招君往君乃益出其數年經驗所得殫心籌畫事無鉅
細必躬必親常以一身兼數人事而尤以保存原料挽
回利權爲宗旨嘗曰中國爲天富國物產豐饒原料充
物所惜者工業不振致原料流入外洋彼以機器製我
天產物乃以製造物易我金錢以去喪失利權旣不可
勝數矣而東人之子素工心計在吾華設廠尤多用當
地之原料奪當地之利益爲害較輸出原料更烈數倍
余所以屏絕一切受艱難辛苦而弗辭者欲爲吾國稍
挽利權耳至悠悠之口毀譽無定一事之來必求之於

心衡之於理苟得其是泰然行之無自餒可耳蓋君之經營商業克盡天職如此然又有進者君平日篤氣誼重然諾祝君少英曾爲當道所陷君百方營救不惜傾資以身力保祝君始出險費太史由是益重之方君進油餅肆也由吳君某之汲薦入肆後王君廉莊器重而扶植之其與東西洋人士相交也由周君子雲之揄揚其經理大有油廠也由周君舜卿之延聘是數君者咸有加惠之誼君終身不忘常告子孫圖報荅卽遇讒譖毀謗落井下石之徒君於事後亦不念舊惡交好相助蓋君之篤於友誼無間生平如此然又有進者君性好

讀書常以少年失學爲恥簿記之暇每覽報紙或手一卷不輟嘗徧閱古文旁及制藝並袁隨園尺牘曾文正家書等集擇其可誦者鈔寫誦讀順熟而後已晚年益淬礪晨出之前暮歸之後恆習字讀文以自課手繕之藁批點之書篋中纍纍然論者謂君好學如斯儻棄賈而學儒雖文人不能過也然又有進者論語有言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六書之義本著於地爲本孝弟者爲人之本也近世風俗澆薄忘其親以忘其本者比比皆是其有識之士恚焉憂之君雖商人而天性至爲懇摯弱冠之初處境頗嗇然重闡甘旨無缺乏其尊人德寶先

生秉性尊嚴凜然難犯責君尤峻箠楚時加君常斂氣
忍受起敬不怨人或笑爲愚君愀然曰我之身父母之
身也父責子而忍受分也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笑我
者謂我爲愚孝可矣禮經言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君非
明於大義者耶其平居教子弟常以義方子陽甫就塾
手授曾文正家訓迨年長復令赴美利堅求學回國後
受省垣暨南學校聘君教之曰宜勤宜謙毋驕毋荒毋
誤人子弟臨終時又訓陽分遺資建公益學校設義莊
並勸以積善爲寶孝弟傳家二語諄諄然皆儒者風也
夫以范蠡之賢沈幾觀變能復國仇而於內行無聞焉

君孝慈若此則夫營業之能竭其誠交友之能踐以義
讀書之能窺其徑謂其皆至行之所推可也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矣君生於同治戊辰八月五日卒於庚申
二月四日葬於某鄉之某阡德配某氏繼配某氏皆有
淑德子二長陽次明陽字踐四篤實能世其家明尙幼
亦聰穎云

論曰宣聖之訓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又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君長子踐四謹承遺命將設學校置義莊以揚先人之
烈非所謂繼志述事者與橫覽吾國捐資興學者自楊

君斯盛外殆不數觀今浦東中學銅像巋然賢士大夫
相與稱道弗替踐四欲顯親以揚名其尙勉之哉其尙
勉之哉

沈君竹祜傳

甲寅

嗚呼粵匪之難蹂躪徧十數行省江浙懼禍尤酷賊蹤
所至四出侵暴鮮得幸免惟一二有道之士能於叢莽
荆棘雨雪風霜槍林白刃之中冒萬死出一生以底於
安全如予所聞沈君其人者非偶然也君名紹勳號竹
祜浙之錢唐人父觀淮字竹坪妣氏陳繼妣氏徐

欽旌節烈爲君所生妣君生三歲而孤咸豐十一年冬

杭城陷君時年十三聞城破母子相持泣賊蹤跡得之
挾君去不得返顧途遇乳媪某告之曰主母從并死矣
君大號欲追詢一語賊持刀脅之噤不能發自是奔竄
遷徙徧嘗諸苦同治元年正月輾轉至松江爲洋將華
爾所拯編入童子隊隨常勝軍習洋操華爾守松江克
慈谿君皆與焉華爾之婦姚長於郵故桐城籍遇君尤
厚願君自念數年茹苦不死者徒以孤故也今從軍設
不幸何以自解於向之聞母殉而不返會華爾陣亡乃
至上海就錢業操奇贏顧時以不得家耗爲憾什一所
入節衣嗇食爲覓母骸地前後十年間凡七至杭罄其

貲卒不得輒痛哭返引爲終天恨華爾之卒也遺產頗
饒姚氏援西國例以滬上法租界沿浦地值資百萬悉
以貽君君力辭不受姚卒君經營其喪送櫬至甯波於
遺產絲毫無所私君家未遭難前故殷富徐節母嘗以
田契債券寄託某戚家兵燹後爲人侵奪吞沒殆盡君
亦不之詢生平著作甚富隨華爾戰後以所閱歷著泰
西操法六卷地雷圖說二卷李文忠公撫吳時刊於蘇
州又有詩文雜著都若干卷藏於家配吳繼配謝皆先
君卒續繼配袁有子二長祖縣次祖芬祖縣字旻民被
服儒雅邃於輿地之學有古君子風一日袖其先人行

狀頓首請傳因撮其瑩瑩大者備後之志乘者採焉
論曰辭受取予之間蓋士君子之大節也非辨析乎義
利之精者鮮不眩惑當姚氏以華爾遺產授君脫君稍
有依違不難坐擁厚資以分丹穴之利乃岸然不屑甯
溷迹市廛以終身彼其廉節有輓近士大夫所難能者
矣以十餘齡孤子極瑣尾流離之况卒卓卓有所建樹
以貽厥後吁有以也夫

黃君閻伯傳

丙辰

丙辰仲秋黃子許丞以書來曰吾父畢生劬學慈惠宣
和棄養之後鄉人士思之不衰私謚曰文惠顧惟潛德

幽光非先生無以爲傳敢乞一言以垂不朽文治曰私傳非古也然而孝子仁人之用心有不容己者則誼亦不得而辭焉君姓黃氏名世榮字闡伯嘉定人考諱宗文字實甫有儒行其曾祖石香先生祖潛夫先生俱入邑志文學傳其嗣曾祖損之先生出錢竹汀先生門下詩書之澤世有家法君益恢宏而光大之以爲文者道之所寄文學不精道胡以寓嘉邑自潛研先生後經術稍稍替君引爲己任而鄉之人乃知經之有師吾國自道咸以來漢宋學爭鬪非一日矣言漢學者則破碎而支離言宋學則空疏而駢陋彼此標榜互相詆謾其甚

者曲學阿世投貴人之所好學術受其害而人心隨之
君治經獨不分門戶務身體力行以致於用嘗曰治身
當法宋儒而去其矜張治經當法漢儒而去其穿鑿又
曰考證亦學問之事但當審其本末非然者玩物喪志
矣粹哉言乎嚮令爲學者俱以君爲法則世風抑何至
此悲夫天步艱難國運斯阨漢宋學之爭熄而新舊學
之爭又起言新學者張大其氣浮誕其辭言舊學者陳
腐其心迂緩其貌識者曰此漢宋學之變相也其爲媒
名利一也甲午戰敗而政局一變至戊戌而又一變迨
庚子而又一變迄辛亥而天下更大變二十年來無非

新舊之界一起一伏一長一消而世事亦遂一龍一蛇
倏忽變幻政治受其害而運會隨之君獨殫心經世之
務禮樂政教兵刑河渠風俗物產靡不淹貫嘗曰西國
政學二端得吾夏書周官之遺意次亦興齊管仲鄭子
產相伯仲吾國學術久荒宜採所長輔吾之短但講西
法者必取而化裁之以適中人之用尊西抑中與守中
斥西皆一孔之見非通人所宜出也諒哉言乎大學曰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彼新學家苟
能審乎本末終始先後之序而弗惟揣摩之是爲意氣
之是尙則世運亦何以至此悲夫周官六行曰孝友睦

婦任卹君於孝友外尤敦任卹之誼戚里緩急有所求無弗應國中有大蓄害則出巨資應振而自隱其名又擴張義田得二頃餘每歲所入凡勸學勸業旌善助婚保嬰恤孤敬節恤病恤災養老恤喪壹是罔不取給焉而於勸學爲尤重族人子弟雖貧窶者無不受義務之教育皆義田力也邑有善堂三日育嬰曰存仁曰清節君董理其事釐剔弊竇雖嚴寒酷暑風雨無間焉嗚呼宰天下當如是矣君以道光戊申九月三十日生以宣統辛亥十月二十三日卒德配陸氏有子二守恆守孚俱有名於世

論曰易傳有言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曷謂不通乎凡人
有血氣心知之性而所見無以相通彼此相齟齬乃成
一隔膜不通之世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蓋謂此
也於是時也偶有一二通人出於其間乃造物者偏欲
限之使不得竟其用而天下之不通卒無以通嗚呼大
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宣聖思大同之治蓋低徊而不能
自己矣而余序闇伯君之行誼則尤傷心於數十年來
之世運蝸蟻沸羹竟無老成人以挽救之也

汪君我庾傳

甲子

甲子六月崑山令長汪子原渠以書來請曰吾祖我庾

公之歿距今三十餘年矣茲者將修譜牒闡幽光敢乞
爲家傳用垂不朽余深敬汪子之孝思而尤佩我庾君
之樂善獲祉有足爲當世矜式者於是乎傳之謹案狀
君諱維億我庾其字也先世自唐時越國公持節總管
歙宣杭睦婺饒六州諸軍事領歙州刺史世居皖之休
甯乾嘉時移寓吳中遂占錢塘籍曾祖諱秩字似園貢
生

誥贈奉直大夫曾祖妣某氏祖諱雲棟字芝生歲貢生
誥贈光祿大夫祖妣某氏父諱彥安字吟竹附貢生候
選訓導

貶贈奉政大夫妣潘氏自芝生公後徙居蘇州吟竹公
生二子長得份君其次也少聰慧不好弄年十四四子
五經已終業鄉人咸器之曰幸哉有子如此矣會丁潘
太夫人憂居喪盡禮如成人然僅中宵飲泣不敢過哀
毀重傷吟竹公心自是不外出偕長兄事椿庭依依膝
下者二十有三年顧君雖績學試輒困不得志於有司
乃以舌耕爲業藉修脯以供甘旨時從遊者日夥猶子
鳴鑾字柳門亦與焉咸豐庚申粵匪難作烏合螳聚之
衆蔓延侵掠蘇之吳縣皖之休甯先後淪陷兩地田宇
蕩焉無存君乃奉吟竹公避居蘇鄉蕩口鎮顛沛流離

之際適逢長兄喪君茹苦經理事寡嫂撫遺孤以一身
任之吟竹公屢遭家難遽於辛酉歲六月棄養君哀痛
骨立幾以身殉往也如慕反也如疑治喪悉衷古禮厥
後遇吟竹公潘太夫人諱曰恆悲戚思慕不茹葷不治
外事終其身以爲常記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
也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孝子之身也嗚呼若君
者至孝根於天性非所謂當世之矜式耶兵燹後棄舉
子業絕意仕進董蘇城育嬰堂事視察嬰孩雖祁寒盛
暑流汗霰凜風雪侵陵奔走道塗曾不少間兒童賴以
存活者無算余嘗謂善舉以育嬰爲最重彼水旱凶荒

之災兵戈盜賊之至人民縱蕩析離居尙能自求生活
獨嬰孩少失怙恃不知姓名笑也誰與愛之啼也誰與
憐之寒也飢也誰與衣之食之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
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嗚呼如君者保赤心誠
非所謂當世之矜式耶且方是時鳴鑾以掇魏科躋卿
貳敷歷中外聲華藉甚將援海防捐例爲君納貲出山
君馳書卻之迨鳴鑾兩奉

命督學陝甘山左君偕往涉函谷登泰山所至記以詩
儲篇在吟囊中歸後歎曰吾於中國之偉觀亦頗周歷
之矣遂不復出居恆惟以課孫爲事原渠所讀書皆君

手自句讀有進則喜否則必爲反覆詳解務盡義理而後已癸巳櫻肺疾劇甚其長女劓臂肉以進弗愈病歿後自戚黨以逮臧獲靡不哭失聲此足以見君之生平矣嗚呼今世之士菲薄曩者科舉以爲不足復道然君固治科舉者其品詣之高尙於今爲何如然後知正本清源之道在乎居心而不在乎空言變法如君者非所謂當世之矜式耶君以道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生光緒十九年某月十六日卒春秋六十有九以鳴鑾貴

賜封光祿大夫德配陸氏封夫人子鳴鈞江蘇候補縣丞歷署吳縣用頭司靖江縣新港司巡檢女二長適陳

次殤孫一原渠現任江蘇崑山縣知事孫女一曾孫二賢雋賢牧曾孫女二其他詳譜系不復著焉

論曰昔者宣聖慨歎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孟子論人自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推而至於美大聖神善人之重於鄉國天下也久矣若君之孝友純篤修其天爵豈非古之所謂善人者耶以迄於今其文孫原渠子出宰一方學道愛人循聲卓著要其詩書之澤已灌溉培植於課孫時矣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汪氏故望族益將昌大而莫之與京蓋惟君之垂裕於後昆者爲無窮也

許君稻蓀傳 丙寅

易傳言崇高莫大乎富貴論語言善人是富禮記亦言
殷人貴富而尚齒保富之道古今中外靡不視爲要圖
誠以富商者家國之元氣也商業道德行則天下富商
多而敦品勵行之人亦遂連踵而起余昔主農工商部
創設商會嘗持此宗旨以爲諸巨商勸惜以憂去官志
未克遂而保商之誼日往來於胸臆間於是又以斯詣
求之於闐闐之中乃於鄉邑得一人焉曰許君稻蓀君
諱嘉穀江蘇無錫人也原籍武進東橫林鎮系出太岳
後君生二歲而孤性至孝幼年其母石太夫人教督蓀

嚴六歲侍母疾端謹如成人母有所需先意承志奉承而進厥後色養烝烝罔敢或懈石太夫人青年守柏舟節鄉黨翕然稱爲賢婦歲丁巳爲太夫人古稀設帨之辰邑搢紳耆舊以其撫孤矢志足以風世勵俗爰請於當事者以聞黎大總統特旌松筠勵節匾額並頒獎章等光厥門閭君於是出貲購地建宗祠於橫林沿塘而以太夫人節孝祠麗於旁並立坊焉石表巍峩鄉人過之者歎曰幸哉有子如此矣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本於人之良知而不容已者也近世菲薄倫常廢棄家庭之庸行君以商人而敦孝弟若此且反本追遠明於

大體嗚呼詎不足以興末俗之人心耶君初讀書不屑屑舉子業棄而學賈始營業於滬上厭其繁華去之蘇邑與戚友丁汝霖杜鳳標者合力通功賃租絲廠殫慮竭思精研工作雖罷倦不肯稍休工人樂爲之用不數年聲譽大著君又以無錫爲吾蘇大都會桑林蔭茂更爲蠶繅最善地爰於南里清名橋北運河之壩創設振藝繅絲廠鳩工庀材尅日觀成而去蘇遷錫之謀於以定其後歲加擴充改良繅製出品精純馳名歐美間矣當是時江蘇實業廳長張君軼歐以掞張工藝爲事先後聘君爲諮議顧問時人以爲榮而君乃益樂善不倦

蓋君素性仁慈自幼已有施濟之舉韜晦不令人知至是更見義勇爲乙卯拔國儲金議起君慨捐鉅資旋事不果行乃移所儲款建築馬路庚申順直水火飢民流離不得食君又輸鉅資全活之當道獎以匾額題曰善與人同蓋無愧焉此外如設立培工學校主持商團分會亦卓卓可傳者而君之行則實有本原在其平居喜親君子遠小人治家一以朱柏廬先生格言爲法克勤克儉以是終其身無失德云自孟子有龍斷之說後世之品評者或稱駟商或稱市儈然吾考史記貨殖列傳雖聖門弟子亦與其列何哉蓋商業之盛衰視乎道德

之升降而商人之品詣亦主乎道德之廢興如其志在罔利傾軋擠排巧行以飾僞雖儒也亦賤夫也若夫言尚忠信意主懇誠令聞廣譽施於身則雖商也亦君子也昔人謂商業者天人古今之大會吾謂商業者家國貧富之樞機也然則保商之誼豈不重哉豈不重哉君年五十有五以同治甲戌歲三月二十九日生以乙丑歲七月十日卒夫人某氏子受培受益受善受祿受琪受道女子幾人比年余都講無錫中學校稔君名歿後友人高君映川介余爲傳余故特紀君之生平且發明商業道德之大原與保商之要旨俾後來者知所考鑒

焉

論曰古之人有隱居五湖間者徜徉雲水之鄉嘯傲煙
波之際三徙而致鉅富者則范少伯是已少伯用計然
策以治國遂施之於其家從而學其術者甚夥操奇計
贏蓄積益富分散於貧交昆弟子長作傳稱爲富而好
行其德厥後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致萬萬許君初起於
滬再徙於蘇三徙於錫極類少伯而孳孳好德亦近之
吾嘗謂無錫當蘇常孔道攬太湖之勝水陸交通舟車
輻輳有如計范輩者經營之其富必甲於天下今許君
往矣吾深望其子孫繼志述事無忘道德之本真庶幾

爲陶朱公之後起云

邵孝子傳 王戌

邵孝子名斌，綬字蔭卿，直隸甯河人。父之圖，候補雲南縣丞之官。時孝子方在襁褓，依祖母。母氏居稍長，母教之，讀性聰慧。父久絕音信，孝子恆思慕，幾廢寢食。時之圖方歸，輾轉疾病，卒於川陝間。家人未之知也。一日，孝子刺得耗，哭幾絕，歸白母氏，更相抱大慟。計欲往覓父骸，母以其年少，足之乃私計於族人，釀金助其行。歸別母，母泣曰：「若父久無耗，吾早慮其不幸，恐上益祖母悲，又慮若廢學，故茹痛不言耳。今若孝思，吾不能阻若之。」

行然祖母老若又未娶兄弟又少夫不孝以無後爲大
若知斯義久矣今若往能得父骨幸矣卽不得宜速歸
毋使我倚閭以死孝子聞言泣不能仰視乃期十閱月
必歸遂行時孝子猶未冠也由直而豫而陝足繭成瘡
潰爛不能堪無稍卻抵川陝界南星場遇老人指導之
乃至壁山縣某鄉之阜得父柩蓋壁山縣令董君所厝
云孝子欲扶之歸艱於資乃入蜀乞貸鄉人高文通公
督學川中嘉其義助之成行歸僅八閱月耳家居依母
膝下怡怡色養以某年卒嗚呼人生當孺子時知有親
而已父生而不及養父死而不知骨所在惘惘然出門

以去孝子之心傷矣。蓼莪之詩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此君子思報親之詞也。人之愛其子，無所不至；故人子之報其親，亦無所不至。孝子一不出里閭之少年，耳值萬不獲已之事，懷萬不獲已之心，於是蹈甚危而不顧，跋涉間關，衝犯霜雪，飢渴顛踣者，屢矣。當是時，蜀道艱難，交通梗阻，陟岵之痛，精魂何依？而孝子浩然邁往，卒得父骨以歸，報其母可不謂大難與抑其精誠之所感格，與方孝子之入蜀也。道經黃沙驛，行次有追呼者，訝之，詢爲靜海門姓約同行，乃與偕宿旅舍。舍當高原，據建瓴勢，俄山水暴至，一墟皆淹。孝

子瀕於死而卒不死豈非造物者有以默相之與經曰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理有固然無足怪者而
吾獨怪世之人倡言非孝公然無所忌憚聞孝子之風
其本心亦有動於中者與余故爲之傳以備他日史官
之采擇焉

李母王恭人傳

丙寅

余旣表李君遠甫之墓其子聯珪又以其母王恭人行
狀來請曰吾父生平之志旣賴先生表揚之矣而吾母
畢生辛苦憂慮鬱抑以死亦四十餘年矣小子每一念
及心滋痛焉更願先生之傳之也按聯珪狀曰先妣姓

王氏太倉副貢生外祖子懷公女長淑順寡言笑外曾祖竹友公官靖江縣教諭先妣隨外祖母郁夫人居署中嘗於元旦薄暮紡織至丙夜聲達戶外明日同官賀竹友公曰我不爲君賀歲賀君有賢婦及賢孫女也年二十來歸先君事祖母鄭太夫人暨本生祖母畢太夫人各盡孝敬人無間言比數歲生兄聯璧及二姊三姊未幾而洪楊之亂作鄭太夫人偕大伯父避湖南畢太夫人偕陸安山姑丈避常熟四叔父挈家避崇明獨先妣與外祖母及姨母曹孺人居於家方是時鄉民禦賊於板橋先君爲之計畫然數歎軍無紀律先妣知必不

免乃定計避赴崇明方大伯父之赴湖南也貧無資先君悉索所有並先妣奩具盡典質得成行比先妣至崇則囊中無一釵一珥可易錢米矣數口嗷嗷賴先妣紡織以活迨亂定渡海歸又生五姊六姊新姊及聯珪聯珪生時四叔父尙無子欲以爲嗣先君慮起爭端媿卻之從兄某聞其事則已大恚一日新姊適在後院抱置高處推墮之驚厥而死而某兄忿猶未已伺聯珪獨在室中以一大盆擲之砰然一聲碗鋒四迸相差僅豪秒許聯珪驚啼先妣出而某兄逸矣先妣亟戒家人勿令先君知先君性任俠急人之難不問生產先妣力爲彌

縫御冬之資往往出自典質常服敝緇一襲蓋終其身
在憂患中也以光緒六年正月六日卒享年四十有三
卒之前二日有某戚家行洗兒禮先妣饋禮某戚以其
菲也堅卻之揮傭媪歸時先妣方食饊投箸爲泣下而
肝病作體乃不支矣歿時聯珪方九歲啟衾見先妣瞑
目於是知母之死也乃與諸兄姊環哭踰數夕夢先妣
攜聯珪手同登樓先妣卻立牆壁呼聯珪小字曰奎汝
有姊伴勿念余汝勿哭我心痛影冉冉依牆滅聯珪捫
壁號曰母勿去大哭而醒自後遂不復夢母也天只并
不得於夢中一通警咳矣余讀其狀慨然歎曰嗚呼何

其言之悲也嘗考之詩曰乃生男子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弄之瓦又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夫璋圓以象天也瓦方以象地也無非無儀者言無非儀之事而主蘋蘩之祀也乃後儒誤解以爲男貴女賤女子不當有是非嗟乎女子豈果賤而無是非哉惟家庭爲和氣所鍾非計較是非之地耳自後世人情澆薄惟勢利之是務於是深閨淑質茹苦含荼處家庭之際類多飲忍而緘其辭至於親朋鄉黨慶弔往來何有無龜勉求之而不可得者亦且罄其旨蓄而人莫之諒若恭人者豈徒其遇之艱哉蓋其上自倫常骨肉下至酬應瑣屑皆

有萬難措置者惟其明於大義是以委曲而不言而其心則既苦矣其身則已死矣嗚呼此吾國婦人最難堪之境而余所聞恭人之事則尤可爲咨嗟太息者也然恭人相夫有禮生子聯璧聯珪或介或和有聲於時女子亦皆賢鄉之人僉曰幸哉有子女若此而其後且方興而未艾然則天之所以報恭人者不可爲薄矣余故特爲之傳俾李氏子孫無忘其壺內之遺型云

劉母郝夫人傳

丁酉

光緒甲午之冬日本逞兵海上陷金復海蓋諸州縣奪旅順踞威海齊魯之間大震當是時登萊青道貴池劉

公之夫人郝氏言曰國家之難至此吾雖婦人義當報國且官眷去則民心搖民心搖則士氣渙東土將誰與守者於是置鳩兩孟於前謂羣從曰吾夫婦將以此畢命若輩有願去者惟其便眾皆泣不忍去時倭人且分兵竄甯海至柘林寺距煙臺僅十里旦夕岌岌不能保士民往公廨偵探則見劉公禮服坐堂皇夫人贊畫一切既整且暇乃相率告慰安堵無恐和議旋成劉公謂夫人曰吾兩人無福不獲殺身以成仁夫人曰如公言奈沿海居民何吾兩人無福正東省數百萬生靈之福也劉公瞿然謝曰斯言吾弗如夫人江蘇淮安人年二

十歸劉公秉性儉勤尤好施與劉公初蒞東海擬建廣仁堂散給棉衣夫人親操刀尺督率縫紉曰毋或有絮之敗者毋或有縷之不密者吾衣可寒百姓弗可寒也其後東省有水災歲大祲夫人捐鉅資以振之曰吾不忍東人之飢寒以死且與其積財以貽子孫孰若施惠於民之樂乎其立言行事慈祥豈弟如此某年劉公歿於瘍夫人哀毀過甚逾年亦卒卒之後煙臺商民感其德請諸當道於劉公專祠後設主祔祀且立碑以紀其事云

論曰郝夫人之次子婿顧君思義余之執友也嘗爲余

言甲午之冬隻身赴煙臺劉公謂之曰吾將以死守願
子之收骸骨也思義以諸子可去請於劉公不可請於
夫人夫人曰吾亦知託孤難於死子誠義勇當以長男
累子矣思義乃挈其長子流涕辭去嗚呼自晚近來道
學不明士大夫輒欲徇一己之清名以敗壞國家之大
事郝夫人一婦人而明於大義若此此其氣節豈矯情
干譽所能爲者吾故特表而傳之將以爲世鑒焉

陶母金夫人傳

壬寅

光緒二十八年春文治偕觀察陶君大均隨使英倫舟
行紅海炎熇已甚諸友相與促膝談千古烈女事莫不

敏束起敬陶君忽悚然而進曰諸君言烈女均益傷心
吾仲母之烈矣仲母氏金同邑穀生金公女公以名進
士出守興化殉粵匪之難事聞贈太僕寺卿者也仲母
聞父死痛欲殉墜井賴救得免後不食七日卒不死繼
母病又割股愈之年二十歸我仲父竹書訓導事王母
人無間言王母有不懌必委曲將順視於無形嗚呼如
仲母之孝蓋出於天性而原非緣後起者也均四歲失
母仲母愛如己出無微不至然有過必責不少貸五歲
授以唐詩口講指畫均時喜肉糜時粵氛正逼閩閩少
肉食仲母典釵易之慈聲徧鄉里癸亥九月生女弟

而疾作病革時泣謂王母曰兒不孝不能復事姑矣反
遺呱呱者累堂上兒罪益深女也何足惜姪均無母請
善待之伊所欲請典餘物以與之均異日如成立兒物
不足惜也均時在側不知其言之痛由今思之淚不禁
涔涔下也仲母生平能詩文著有詩餘及韻碧軒遺稿
均藏之行篋寶若金匱稿中有句云思親暗灑花前淚
課姪時停繡閣針其孝慈之忱溢於楮墨均隨使日本
時曾遣女士小蘋繪圖一方以示不忘庚子之變竟以
燬失嗟乎均不肖不克表揚先德并此區區者而天不
予畀益可悲矣諸君子能一言以不朽吾仲母均謹稽

首以俟文治聞之瞿然興曰吾嘗讀程子書有言婦者
家之所由盛衰也向嘗疑婦人職在中饋其關係於一
家何鄭重若此旣而思之蓋中國自小學內則旣廢師
範無存凡民之生自齠齻以至弱冠不能無需於保姆
之教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其所以漸濡而浸灌者
實不容有須臾之差近世士大夫峩博其冠鴻紛其辭
者比比皆是乃徐而考其行則好實而無厭察其性情
則暴戾而恣睢甚者迷謬不達於理馴至敗壞家國之
事君子推原自始未嘗不歸咎於少年時之失教以至
於斯今陶君之爲人質直率性相見以誠而詢以經世

之務則秩秩然昭昭然有條而有理則其得力於蒙養之教爲可知也嗟乎中國女學之失久矣慈孝之庸行不可多得而況能訓教子弟關係於家國天下之大者乎吾聞陶君之所述則益有味乎程子之言用特發明斯義以告士大夫之家有女子者

太倉方烈女傳 丁未

烈女方氏監生方紹基女居州城南受陳氏聘嫁有日矣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初十日烈女兄廷虎於外攜會貲歸會貲者吾鄉之俗朋衆釀錢先後更迭卜而得之多則數百緡少亦數十緡廷虎歸後卽於是日赴滬烈

女送之門廷虎走數武復回呼曰妹室中有會貲爲我
取藏之烈女於門內應之曰諾道中土棍竊聞廷虎言
遂於是夜糾黨數人謀劫其貲先於某家聚博旋至烈
女宅攬門不得入則猱升屋樹相率入院落烈女與其
祖母時太孺人及弱妹居聞土棍入大呼救人比鄰咸
驚起鳴鉦以應土棍窘迫則奪門以出大言曰吾輩爲
方氏女有外遇來捕姦耳鼠輩敢相抗者死矣鄰人畏
其勢弗敢動諸棍從容去烈女聞是言痛哭不欲生時
家僅孀弱不能鳴於官乃亟以書趣廷虎歸而廷虎故
爲商人又以事羈留至是年十月初一日始得歸歸後

烈女乃哭告於時太孺人及廷虎曰女受誣曩無以白
明日夜椎心泣血所以不卽死者爲兄未歸也今兄歸
女目可瞑願卽一死以明清白之志時太孺人等驚異
窮詰之則女隱服生鴉片毒已發矣多方灌救之無及
遂於是日死時年二十有一鄰里鄉黨聞之僉曰烈女
平日曉大義言笑不苟事祖母孝敬兄愛妹其操行皎
潔夫人所知也今因土棍一言之誣而遽死以自洒其
可哀也已其可敬也已事聞於吾鄉紫翔王先生告諸
邑令捕諸土棍二人下之獄未竟而令去任卒遁逃無
所獲逾年其戚時君國型始以狀來文治爰屬友人訴

於察院咨部爲請於

朝旌表如例嗚呼烈女之目誠可瞑矣昔孟子論鰥寡孤獨四者爲窮民之無告者謂其情志湮鬱雖死而無所控訴彼夫窮檐委巷之中貞姬淑媛熒熒無依吞聲宵哭抱苦節之貞委曲以死而其名湮沒而不彰者天壤之間何可勝道今烈女之名獨能達於

朝廷而嘖嘖於士大夫之口嗚呼烈女之目誠可瞑矣論曰吾鄉因游民眾多而設警察警察者所以保衛貧弱之戶也乃警察旣設而土棍橫行如故嗚呼昔陸桴亭先生敘江潭越女之殉節爲之流涕曰誰秉國鈞而

至於斯吾傳方烈女亦爲之流涕曰誰司民鐸而至於斯也嗚呼悲夫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六

受業 唐景升 謹校
何葆恩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七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贈序壽序類

送嘉定徐季和先生視學浙中序

甲午

浙江爲古吳分地秦漢而後風會漸開山川靈氣之所
鍾名儒德音之所被霑濡涵育汪濊洋溢以故土風清
嘉人物英跼通經好古之士俶儻瓌琦之倫累軌連踵
甲於上都甲午孟春吾鄉徐季和先生奉

命視學是邦先生平日激厲名節立朝緣督炯介直聲
震海內今承

簡命舉朝人士僉謂先生遭遇之隆必當得人以上副
聖天子興賢育才之至意而文治竊有進焉者蓋嘗以
爲古今之學問雖千百世而不變而古今之風氣則恆
以數十年而一變其間惟有志之士能以學問轉移風
氣而闢尤者流則往往卽以風氣之所尊爲學問之所
主自嘉道以來訓故之學一變而爲詞章再變而爲西
法恂恂之士臆決唱聲於周公孔孟之微言大義周程
張朱之實踐躬行皆斥爲空疏而不足道其上者雅步
高論藻飾其所不及其下者承風望旨惟知曲學以阿
世流弊所極浸至於天下士大夫專以呶訾慄斯爲工

以突梯脂韋爲巧而天下之學術益至於瑣碎滅裂天下之風氣益至於頽墮因循天下之人才益至於耗散蠹壞功利之習汾沅沸渭機械變詐之徒乃得隱操宇宙之利權而禮義廉恥之說遂至於埽地而無餘故文治嘗謂欲挽今日之風氣必先養士大夫之廉恥而欲養士大夫之廉恥必先崇尚氣節之士而氣節之士又不可以浮動虛僞貌爲緣飾也則必先以宋五子之學振興之夫義理之學至於今日榛莽晦塞不絕如綫有學校之責者宜精刊先儒之文集語錄布諸行省俾士人家置一編奉爲矩矱使知學問之道其本在於敦崇

廉恥辨義利明孝悌而其見諸施行者則又當格物致知儲經世之略而有以應無窮之變則其爲效較之沾沾於訓故詞章與夫參談西法者其得失輕重之數相去當復何如且夫乾坤之不息者由人心之不泯也而人心之不泯者由廉恥之常存也在易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蓋言君子能存此幾希之理於將墜之時詩鄭風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蓋見斯道之在天下未嘗少息今試游山陰之野平湖之濱訪劉忠介陸清獻二君子之故址而慨然想見其嘉言懿行與其流風餘韻之猶有存者未嘗不累歎頽息以爲世俗滔滔江河日下

未始不由於先儒之遺緒隕穫墜地而陵夷以至於此
先生誠憫斯道之無傳爲恢廓而昌明之使夫禮義廉
恥之說有以浸漬於士大夫之心則彼機械變詐之徒
或且恍然於主持名教之有人奔竄慙伏而無所容於
中國之地然則挽回世道之責誠莫先於振興理學而
非先生其誰能任之昔顧亭林氏論學謂聖門家法不
外乎行己有恥博學於文二語方今術序之中文采之
士十或可得四五而氣節之士則十不能得一二夫善
治水者必導其源善言學者必操其本此文治之所以
惓惓於先生而竊欲以正本清源之旨爲先生望也願

或者謂先生研覈士品宏獎風流小子何知而妄有所
陳不知聖人有言可與言而不與之言是謂失人今先
生雖無藉乎區區之辭而文治乃暗無一言坐致失人
之咎是亦聖門之所棄也故敢貢其狂愚之忱而卽以
送先生之行焉

贈蘇寓庸先生序

丙寅

容縣蘇寓庸先生介北流陳子柱尊寄贈詩數章且惠
藥品殷懃之意何其厚也來詩推崇過甚愧不敢當余
不能詩謹爲文以謝之先生主持廣西風教者也敢以
教育之說進古人有言教也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

傷世蓋寒暑而愆其節民之受傷於有形者也教育而失其時民之受傷於無形者也今之教育者其宗旨何如而子弟之受傷者其可痛更何如也綜觀二三十年以來風氣屢變江河日下有識者以爲法律之窮捄之者莫如道德然余以爲言道德更不如言性情論語陽貨一篇詳言人心風俗之所以衰特標孔子教人之旨曰性相近習相遠下卽繼以絃歌之聲學道愛人且詔小子以學詩詔伯魚以二南禮云不在玉帛鐘鼓而又推及於三年之喪不忍之隱其溫柔敦厚之意深矣後世更千百歲聞者莫不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有子曾子似夫子論孝弟則不好犯上不好作亂所以能不好者性情中之感孚也論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所以能厚者性情中之漸染也子思子本家法作中庸推及於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其功用則歸於致中和大哉位天地育萬物性情之效盡於是矣孟子生當戰國之時諸侯放恣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於是痛心疾首發明性情之教備於告子一篇曰本心曰良知良能皆是也宋朱子於己丑歲悟道作中和舊說作仁說立教之方注重性情何獨不然古聖賢教人盡己性盡人性物性訖於參贊化育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

曰利貞者性情也三代而上上而爲看相其教施於禮
樂三代而下下而爲師儒其教著於詩文然所以涵養
德性奮發志意至於手舞足蹈可泣可歌所謂感人心
而天下和平者其道無二致也如是而天下皆生機豈
有殺機之偶萌哉今世學者不乏英奇卓犖之才或者
感世變之多故慨我生之不辰其性情不免流於激烈
而教之者類如風雨寒暑之不得其時甚至中也棄不
中才也棄不才而青年子弟乃益入於堅僻自是而不
復返嗚呼此世道之所以陵夷而人才之所由蹶喪也
此豈盡學者之咎哉抑教者實有責焉在尊教人首以

詩與余意訢合比年率廣西子弟數十人來就學於予
皆雍雍然穆穆然其性情之溫良有可愛者蘇先生在
廣西之教化蓋可知矣千里之外此心同此理同古人
之言不余欺也用敢貢其芻蕘之見先生儻不以爲非
有以推衍而張大之則於吾黨救世之旨豈曰小補之
哉

贈陳生柱尊序 丙辰

陳生柱尊從學於予有年矣篤信好學如饑渴之於飲
食予激賞之以爲吾道之干城而陳生亦視余爲知己
有懷必罄也生爲詩激昂慷慨多悲怨之音予戒之曰

生毋然世界縱幽闇而晦盲吾心必須光明而曠達世
事縱離奇而光怪吾心尤宜中正而和平孔子曰樂以
忘憂樂天知命故不憂顏子處亂世居於陋巷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彼感懷時局憂傷憔悴者皆庸夫也英雄
造時世安知他日天下事非由我而澄清之乎涵養遂
斯意氣平甯靜乃可以致遠吾願生爲諸葛武侯爲王
文成爲曾文正不願生爲屈靈均爲賈長沙也生讀書
好博而心不專一書未竟又攻他書予戒之曰生毋然
古人爲學惟專乃精君子以學問爲嗜好然嗜好過多
久將凌亂而無所歸宿譬諸羅八珍於前而畢饜之則

無一有能知味者矣且不至於積滯而疾病者幾希矣
孔子曰其靜也專靜專者造道之初基也凡人有終日
讀書而掩卷輒忘者其病在不靜凡人有終身讀書而
白首不成一藝者其病在不專靜則記憶力可強專則
學業可成朱子讀書法曰熟讀精思循序漸進如是乃
醇醇乎其有味也生其服膺斯言而勿失之可也且更
有進者夫輪囷之木雖不中於繩墨然大匠過之必不
任其廢棄騏驥之馬雖有時而僨輿然伯樂過之必不
縱其蹶弛當世名士吾見多矣志游則易衰氣散則易
竭其造就未有能遠大者也吾尤願生之爲聖賢而勿

爲名士也柱尊聞之豁然以悟予恐其積日既久而舊習復萌也因書此贈之以爲生之座右銘云

王紫翔先生六十壽序 壬寅

聖天子卽位之二十八年歲在壬寅太原紫翔先生年六十有一矣其秋文治返自英倫捧觴上壽願貢一言以爲侑顧念先生學術之純德行之懿及門諸子類能道之而文治則獨有瑣屑之辭爲先生獻者先生於家大人爲總角交少年時恆以文藝相角逐至今篋中尙存先生幼年之作也戊寅歲文治年十四隨家大人讀書省垣先生偶過齋中見文治習帖括課輒詫曰

此美才也宜益縱之俾進於古庶幾勿楛乃質先生出
家大人誨文治曰此先生過譽也顧孺子當以先生
爲法矣辛巳歲遂執贄先生之門先生忻然於凡文章
之奧性命之幽旁逮訓故箋疏之誼諸子百家之言靡
不口講指畫午貫旁通至於朝夕訓誨則必斷斷然以
制行爲先務嘗曰文字雖小道然品行學問皆在其中
故凡文之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精深
堅卓者必其人之忠厚篤實者也天下惟第一等人始
能爲第一等文吾子勉之文治憬然受命以故由弱冠
以至通籍由通籍以迄於今凡一言一行之不合乎古

人者輒惴惴焉惟恐先生知而先生於文治一言一行之有失亦必嚴詞峻責不稍假借蓋文治自有生以來期望之殷知己之感未有過於先生者而自度學問行誼尙不至見棄於君子之門則皆先生督責之力以至於今日也文治瑣屑之辭如此願尤有爲先生進者蓋三代而上君師之權合而教化出於一三代而下君師之權分而教化歧於二自是厥後賢聖不明道德不一晦盲否塞陵夷以洎今茲歐洲諸邦乘間抵隙鶚視鷹瞬天道窮於上人事變於下自利艾東來而西學之支流遂駸駸乎奪我聖教之臯比天下耳食之徒不揣其

本而齊其末肫決唱聲萬口和附莫知所底文治嘗居
都會之間聆士大夫聚語必曰設學堂及游縣邑鄉鄙
之間聆士大夫聚語亦必曰設學堂迨詢以學堂教法
之根源程課之次第與夫各國政治藝術律令風俗之
孰優孰劣孰緩孰急孰宜孰不宜則皆瞠目擣舌逡巡
躑躅而罔知所對於斯時也先生乃獨蕭然於風雨如
晦之中不肯出一言以拯天下學者之聳曠是豈先生
之待文治獨厚而待天下學者之俱薄蓋世之人既未
有以知先生之心考先生之行闕先生之學則先生果
行育德之無可施亦惟有懷抱道藝以與斯世相喻於

不言之表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蓋此誼也雖然
伊尹有言將以斯道覺斯民孟子有言如欲平治天下
舍我其誰先生嚮者誨文治如此其勤則其志在兼善
天下而不在於獨善其身灼然明矣夫學者求教之精
神與夫教者思教學之精神二者恆回結於無形之中
而不可解一旦有以通之則怡然渙然訢合無間方今
國家文化洋溢庠序盈門吾知異日者不獨縣邑鄉鄙
之間將有求於先生卽都會之中亦將羣奉先生以爲
師先生其必以嚮之教文治者教天下之士夫然後天
下知聖教之實足以包西學而西學之終不能奪我聖

學也豈不盛哉文治不敏竊爲同志之倫馨香祝之拭目俟之用特進此言以爲先生勸卽以爲先生壽且大書之以告縣邑鄉鄙與夫都會間之士大夫俾知先生之志固非無意於天下之學者也

吳粵生先生六十壽序

丙申

聖天子卽位之二十二年柔兆涓灘之歲且月同硯吳君菊農將爲我世伯粵生先生暨世伯母張宜人獻六秩之觴維時先生適重蒞吾鄉棠蔭鋪棊闡澤延羨搢紳邑老咸莘莘焉秩秩焉沐浴德化歌詠麻嘉菊農爰具醴醪耐酒以甘之鏗笙簧絲竹以樂之命俞兒以和

薑桂召許史以鼓繞梁於時春酒旣熟祥風斯扇樽俎
旣陳醴筭序行乃有執爵而進者曰夫康彊好德之徵
眉黎臺駘之祝自古有之雖然或敷陳曼詞或擣撻瑣
節瓌瑋連狝縝紛軋芴又士君子之所弗取也先民有
言切人不媚今者不可無一言以爲先生壽先生宅心
醇粹岐嶷嗜學尤覃精經世之務方中議公地山先生
之攝理番同知也先生實襄內政時中議公方平定夷
酋屯務亟需是正諸規畫百端待理幕府虛無人先生
爲條陳各事飛書馳檄動協機宜歲甲戌又就張嶠生
軍門達士軍營之聘運籌帷幄分殊事旣盪平敘南

土匪援脅從罔治之義於就獲諸人苦心剖別摘釋無
算用是軍行所至從不妄戮一人論者謂達軍固節制
之師亦由佐理得人焉方今外侮頻乘歐洲諸夷鷹瞵
鶚視當道諸公動稱才難向令得先生經畫之才以應
天下之務總摶萬變宜咸可以就理敢進一觥以彰遠
略於是又有執爵而進者曰夫先生之武略偉矣抑未
足以美其利民之溥也吾邑婁江爲三江之一支河旁
出四達農田灌溉利益孔多爲民命所維繫故自來言
治者莫不以水利爲亟然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以
郊廛之精於水學猶有鳴鑣擊磬之事鄉人士之習於

掌故者類能言之先生於壬辰年開浚楊林幹河濬漕支河癸巳年開浚六里塘六愛涇蕩涇三河以業食佃力之法馭之已復捐廉以爲之倡而躬自督之農夫感奮子來恐後民田得沾水利者數萬畝今歲復開浚新塘六窰南北麋場諸河轍迹所至人懷其仁士夫相與頌於庭婦孺相與謳於野往者三韓白公治吾州時率州人濬朱涇旣又以濬朱涇之法濬劉河東南六郡胥食其利於是顧殷重先生撰婁江志備載其苦心偉績旁逮吾婁諸儒之言水學者若二邨之上治水書言水利書桴亭先生之婁江條議確盦先生之拯患說蓋諸

先生之摩畫得以見諸施行者皆白公力也今先生之績豈亞於白公敢進一觥以彰仁聞於是又有執爵而進者曰夫先生之興利溥矣抑未足以盡其育才之富也夫榱桷杞梓棟梁之器也而非輪般則無以從繩墨騏驥騷耳千里之任也而非伯樂則無以施控御先生緣督諸生翹慙若不及於書院校藝外別立文課擇其尤者捐廉以獎厲之其待士也循循善誘如課子弟用是學校如林庠序盈門披華啟秀罔非嘉植癸巳調簾解首王君遂出其門而是秋菊農亦高捷省垣歌鹿鳴以歸撤棘後先生遂寔同人於衡鑑堂一時美談士林

交羨論者多服先生啟後之勤而不知其愛才之摯天
固有以厚其報也夫三代以上教養之責統於君師漢
唐而下風化之權委於牧令自學校衰而人心薄居民
上者當務是急或不暇注意於此庸詎知人才之興廢
乃國家盛衰之幾道咸以來若曾文正胡文忠羅忠節
諸公何一非從學校中出聖人有言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吾婁士風素號純樸安知無名儒名臣崛起其間然
則先生之養育人才其所見固遠且大矣敢進一觥以
宏教澤於是又有執爵而進者曰夫先生之育才茂矣
抑未足以闕其爲學之邃也蓋先生自幼離經辨志卽

以朱子小學植其萌祗爲文謹守先正法程不自軼於
規矩之外而於先儒性理諸書尤服膺呂氏語錄嘗合
鈔呂氏正續小兒語及李氏老學究語爲蒙養必讀付
梓行世告學者曰此爲人之本也吾婁理學宗傳自陸
陳二先生爲之倡歲遠年湮其嘉言懿行漸以放夫先
生慨然捐資助刻安道先生年譜藉以表章先賢興起
來學又購備張清恪公正誼堂全集及經史諸書擇高
才生肄習之以爲振興樸學之地夫自乾嘉以來考據
家累軌相望綴學之士相與鉤章棘句動稱漢京而其
末流之弊乃或以私意分別門戶意氣儂佻膠言踰參

沿及今世士尙詭奇人善其所私學誠淫邪遁非經侮
聖之徒乃得乘其敝而起故昔者之患患在學術今者
之患患在人心人心之患苟非得聖賢之士有以正其
本源竊恐名教之就湮有如江河之日下在易剝之上
九曰碩果不食今世性理之學幾於碩果矣先生獨能
恢廓而昌明之非卽十二辟卦陰陽消息之機所以轉
否而爲泰者乎敢進一觥以光碩學於是文治乃復芻
蕘再拜捧觴而進言曰是數說者躋矣然此猶先生之
餘緒未足以闕先生之本源也蓋先生之所以從容壽
考襲祐延慶而未有艾者由其內行之篤也昔者孔子

集羣聖之大成弟子錄其遺言以爲論語而獨有取於有子之言次於卷首何哉蓋夫子之所以教人者無非以興天下之仁義而孝弟仁義之本也陸婣任卹尤爲仁之本也親親仁民舉斯心加諸彼所謂本立而道生也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風俗而後有政事有政事而後可以行仁義有仁義而後可以蒞人民其分殊其理一也先生與家大人性情道義相契有年文治因稔知先生內行純篤表裏如一當在蜀省時橐筆入幕全眷數十人朝齋暮鹽室如懸罄胥先生一人是賴迨服官後三黨六親靡不周卹旁逮朋友之有無

緩急第量力所能爲罔有推諉文治嘗讀世伯幼岑先生題永思圖文謂先生以一縣廉俸所入分贍五世同堂男丁女口八十餘人又推而兼顧五服內外弟若姪之不能自謀衣食及萬里尋親無力言旋者助以資斧至祿俸不給則稱貸以益之未嘗稍有吝色此紀實之作夫豈世俗緣飾經術沽名弋譽之輩所能爲者至其榮任吾鄉又迎幼岑先生於署中朝夕相聚白頭兄弟愉愉怡怡孝友家風益令人歆羨不置吳氏故豫州望族以文章科名稱雄海內者聯翩相繼先生紹承先志編輯吳氏家墨二編極意蒐訪始克告成今且刊三編

夫凡茲數事俱至庸無奇之行文治顧獨以是爲重者
蓋自先王之教不行上下縱於無等之欲嫖嫖踰踰好
實無厭利之所在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
敬他人於是機詐之變日深厚生正德之事曾無一二
人焉爲之措置同宗同姓至相視若路人蓋非特生民
之道苦而天地之和氣或幾乎息矣禮大傳曰尊祖故
敬宗敬宗故收族蘇明允之言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
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夫無至
於忽忘奈何亦惟收族而已矣今先生之行實有合乎
禮經之精義向令當世之士盡能法先生之所爲士大

夫生計不至相率告絀而因以其時優游絃誦從事於
學問經濟之塗講明綏中擾外之術是所謂寓富強於
仁義之中也古人有言正其本萬事理先生之意其在
斯乎抑文治又嘗聞先生之論政事曰作州縣官無他
但能以營妻子事長官之心移注於百姓積誠以通之
實力以行之久之未有不效者旨哉言乎蓋仁人之於
百姓所以推吾親親之心以及之者猶腹心之運於四
肢根本之達於枝葉也厚薄輕重各有至當不易之則
方今吏治冗雜鉤距之徒多欲收幹濟之名而其弊至
於刻覈怡儼之士多欲希清淨之迹而其弊極於恟愁

先生獨能以積誠務實爲事旨哉言乎吾黨之不得聞此論蓋已久矣然後知仁人之行所謂本立道生推而放諸而無弗準者蓋由其源遠故其流益長也先生之本源如此顧豈末俗小儒之所能測哉張宜人居恆淑慎敬恭經紀內政出入顧復不遑暇逸而其恣慤菊農昆季必莊以誠所性與先生殆無間然文治嘗讀詩大雅旣醉之五章曰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鄭君謂君子有孝行宜廣之以教道天下其八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鄭君以女士爲女而有士行者又有賢智子孫以隨之然則孝弟之士宜獲介福慈愛之母宜有哲嗣在

詩固有明證矣往者黃石齋先生作孝經集傳一書以
三禮爲孝經疏義近阮文達大論孝經注釋曾子十篇
傳播藝林今菊農實能善承先生暨張宜人之志恪守
家法融會二書之微言大義而體之於身則夫異日之
嘉齡縵福蒹祿祥源庸有旣乎用敢敘次其說敬以爲
先生壽且以爲菊農勗吾知先生聞之必且迥然曰是
說也乃吾之志也宜濡筆以書之

王葆卿先生六十壽序

乙未

往者曾文正有言天之生賢人也大抵以剛直保其本
真伊昔大儒若孫夏峰黃梨洲顧亭林諸先生皆碩德

貞隱年登耄耋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豎子依違濡忍作爲一切不可久長者也諒哉斯言文治嘗推原古誼以爲其說實本於洪範洪範言六三德先以正直剛克言九五福一曰壽然則五福之與六德其分雖殊而其效實相因而至縱觀當世其能取驗聖經而無愧者蓋尠乃今於我世伯葆卿先生暨伯母張太恭人得之文治於先生誼屬同郡而一海之隔迄未得親承警歎癸巳孟夏隨侍 家嚴慈入都維時譜兄丹揆農部適

亦迎養北上歡然相見乃得拜先生暨太恭人於邸第
今歲且月丹揆語文治曰吾父行年六十吾母亦六十
有二矣區區之意感子能以道義相切磋願得一言以
自慰文治不敏愧無以應丹揆之命當以向所聞先生
剛直之概卽以爲丹揆勗可乎先生疾惡甚嚴而痛惡
鴉片煙尤甚於丹揆之生也錫名曰穆字曰希林蓋慨
念林文忠禁煙之舉遭讒以廢乃欲丹揆顧名思義繼
文忠未竟之志夫自道咸以來海禁旣弛外洋之於中
國狎侮詆謀無所不至恂愁之士方沾沾焉鑽研故紙
欲以一手一足之烈以應天下無窮之變一旦有事敝

跬之言既不足以致用於是喬宇鬼瑣者流轉得狼貪
虎視隱操天下之利權而天下大勢益如江河之日下
而無所底止彼外洋之人以爲中國固未嘗有才焉者
於是日肆其狡計剝膚椎髓股削我元氣離散我人心
然則今日之勢較之文忠之時事變孔棘蓋不啻什百
倍焉丹揆誠能師法文忠異日經世力求夫安內攘外
興利除弊之大原則所以承先生剛直之概而有以自
悲者一也昔孟子論養氣曰至大至剛直養無害塞於
天地之間蓋人必養其至大至剛之氣而後行合乎天
地志通乎鬼神信孚乎金石故士能由氣節而出則百

事皆真不能由氣節而出則百事皆僞自晚近來世道
講張運會所極愈趨愈下天下士大夫功利之見浸淫
於心牢不可破或乃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
途呶訾慄斯不復知禮義廉恥爲何事而氣節之說幾
幾乎埽地盡矣往歲倭奴構衅疆臣張皇無所措手先
生慨然語文治曰詩有之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夫天下
所以潰敗糜爛至於如此者由無骨鯁之士也又曰賞
罰不嚴不足以厲眾如今日事第斬數人足矣迨臺諫
安公曉峰以言得罪先生則爲之累歎頽息不怡者數
日夫貌言華也苦言藥也貌言盛則飾僞萌苦言盛則

廢疾起此破觚爲圓宣聖之所以怪歎而周易十二辟卦陰陽消長之機與夫人世興亡治亂之故實基於此不可不察也丹揆誠能勉爲氣節之士異日出司曹登言路遇事審諤無所顧忌則所以承先生剛直之概而有以自志者二也至其他孝友睦婣之誼儉勤敦樸之德先生懿行蓋不勝書而其犖犖大端則惟以尊崇節義爲主張太恭人居恆質直慈祥經紀內政出入顧復不遑暇逸所性與先生殆無間然凡此非皆福壽之徵而世俗之所當矜式者與昔吾鄉陸桴亭先生頌陳温如先生之壽謂世俗之壽壽於身先生之壽壽於心壽

於身則幸而得之適以爲累壽於心則持之若券無往而不承天之所賜是說也與洪範五福三德之言隱相表裏今文治學術行誼曾不敢擬桴亭之萬一然如先生之嚴毅耿介固可謂壽於心者而如丹揆之沈潛道義服膺宋儒則他日追蹤確庵先生無疑也用敢勉附於直諒之義茲陳其不文之辭發明生人所以致壽之原以告當世之君子且卽以勉丹揆者私以自勉焉

王君丹揆六十壽序

己未

天地凝重沈靜之氣磅礴鬱積鍾之於人則爲壽易象兼山爲艮彖傳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論語曰知

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壽蓋靜
之爲道其氣宏以深其容肅而莊其德淵然而寡慾泊
然而無求其涉於世也與物無競故其性情貞固而其
效主於多壽徵諸譜兄丹揆君而益信焉君生而岐嶷
天性靜默善事我譜伯葆卿先生每侍坐或終日不發
一言每言必中於理親朋皆歎服以故深得葆卿先生
歡讀書抉擇大義文采斐然歲戊子登賢書庚寅成進
士觀政農曹維時余始見君如舊相識以爲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合無疆其君之謂與壬辰余成
進士亦備員戶部君喜甚白諸長官延余偕入雲南清

吏司兩人者聯座入直散歸皆同時君行政一以居敬
行簡爲本批閱公牘纖悉弗遺有時君所可余或否之
余所可君或否之切磋之樂如兄弟之怡怡然維時君
嘗以亭林先生日知錄楊園先生集暨胡文忠公集餉
余並約各書日記以期進德修業焉歲戊戌同入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卽今之外交部是也余先主英股君踵
至聯座如在農曹時辦理交涉惟務以柔克剛以靜制
動爲主遇事力爭君進則余繼之余進則君繼之庚子
夏拳匪難作寇氛日迫君每誠余勿告 堂上知致貽
驚恐六月同直機要電務七月聯軍入京君奉親避難

至寶坻余亦奉 堂上避居北山之平義分村九月慶
李二大臣奉

命議和吾兩人皆徒步數十里入城相見慶更生然盱
衡時事未嘗不相對流涕也當是時樞政如日薄崦嵫
迴光乍露方建設商部蘄致富強尙書載育周貝子雅
重君擢商部參議余同時授右丞聯座議商政如在農
曹譯署時君惟以勤恤商艱通達商情爲本務志同道
合見欣欣向榮之機忌者思有以離之丙午夏遽出君
爲直隸按察司君歎曰吾其歸乎是年冬余兩人適同
丁內艱返籍讀禮比時吾蘇士紳以滬甯鐵路糜耗鉅

貲利權外溢議築滬杭甬路綫以抵制之羣推君與浙
湯君蟄仙主其事君殫精擘畫省費數百萬外人責言
交至一以鎮靜處之而滬杭甬路卒底於成至今兩省
人士稱頌弗置嗣復一出爲浙江財政監理辛亥改革
後杜門養疴迨居於崇城之堡西自號農隱課晴話雨
修道樂天然或遇地方大利弊輒盡言忠告雖見忤當
道亦所弗辭近復有請減蘇賦疏濬太湖之議仁言利
溥三農額頌昔子思子論至誠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
浩浩其天君固已肫肫如淵淵如進而達於浩浩非所
謂天壽平格者乎今歲己未九月欣逢君六十攬揆之

辰諸同人謀所以壽君者來徵序於余余謂君之德不獨可以壽己且可以壽人不獨可以壽人且可以壽世詩天保之頌遐福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山阜岡陵靜者也川動者也又曰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日月動者也南山松柏靜者也以九如之方喻而靜者居其六其五章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蓋靜德之光大含閎逮於百姓如此書洪範五福一曰壽歸本於曰恭曰肅曰思恭肅思皆靜者所有事也而其效推於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蓋靜德之康甯被於庶民又如此自古聖賢之學本身作則明德新

民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世固未有不定而能靜不
靜而能安者也孔子之贊大德必得其壽特引詩證之
曰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世固未有不宜於民人而能受
祿於天者也然則君之壽己以壽人可於今日祝之而
他日之壽人以壽世當於大耋之年祝之諸同人僉曰
善爰本斯誼衍爲壽言不諛不溢非徒爲侑觴之資仍
以爲進德之助云爾

洪君漱霞六十壽序

戊午

光緒七年辛巳余應瑞安黃漱蘭師科試入文場坐西
字五號遇同號生則洪君漱霞也言論甚懽如舊相識

壬午應秋闈試復與君聯舟渡大江得謁其尊人檇亭
先生其貌莊然其言肅然其性情肫肫然懇懇然乃歎
其家法之有本末也宣統元年己酉余承乏太倉中學
得晤君哲嗣景平精疇人之術博洽多聞謙退如不及
余大喜以爲吾友有令子後福無量矣今歲夏景平來
告曰吾父行年六十矣以國難未敢稱慶顧今歲十月
將爲吾子誠涓吉合卺欲博一日萊衣之懽先生知吾
父深敢乞一言以爲侑觴之助余回憶四十年前舊交
故事恍惚如在目前其奚敢辭景平之言曰吾父事大
父忻戚嗜好無一刻不繫於其心大父每晚就寢吾父

輒屏息坐帳前數察鼻息息和酣睡始徐徐起躡足掩
戶退入私室如是以爲常其侍大母病也曾割股以和
藥其侍大父病也竊嘗糞以告醫至今家人猶稱道之
勿忘焉余聞之瞿然曰是所謂明德也夫孝子之事親
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嗜欲
不忘乎心夫然後能安其生而全其天故余嘗謂父母
之年齡恆視乎人子侍奉之安否以爲修短之數居則
致其愛養則致其樂於是其德之暢達也光於四海通
於神明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向使以君之風推而播之
於天下則乖戾浮囂之俗其或稍稍息乎景平之言曰

吾父平日淡泊明志依仁游藝靡所不窺若韻學若醫學若詩詞學若琴學皆研究有素而於許書致力尤勤嘗著說文困知錄十五篇尙未問世篆隸分草莫不溯其淵源碑帖派別並復審其體勢就傳以來未嘗一日釋卷性尤耽幽靜每當春秋佳日放棹鄰湖遇佳山水則留連竟日歸則詩句滿囊矣余聞之慨然曰是所謂高節也夫君繼志述事恆盡心於桑梓之義務兩爲鄉董事一任自治職濬水道創男女學校亦旣規畫久遠矣而其平居高躅志潔行廉若此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史曰濯淖汙泥之中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

垢礪然泥而不滓者也君其近之矣余嘗慕有明陳安
道先生避地蔚村有蓮花七十二潭常咏古詩云山光
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世傳禎潭詩話一書余樂而序之
茲者干戈雲擾海內沸騰余常欲聯二三知己問桃花
之源作避秦之計庶幾夫荷衣蕙帶飄搖安翔秋菊木
蘭朝餐夕飲竊願與君攜手同行訪嚴光之釣臺遊梅
福之故里耕於寬閒之野漁於寂寞之濱湖洄伊人道
阻且長乃與夫山色湖光吞吐出入同爲神仙不老之
壽又奚必羨世間之富貴功名也耶君聞余言其亦忻
然進一觥乎

胡母願太夫人六十壽序

王戊

蓋聞翠嬀題策開嘉兆於循蜚金母圖容傳彤芬於漢
代星森天嬀亘古爲昭花落常山於今有曜韋長素夙
承母教世重周官崔彥鸞幼爲威儀庭漸訓義絳紗碧
幃成曠代之女宗靈瑟雲璈譜霓裳之法曲璇官缺座
黃純書六十之年少廣飛雲裏室表五三之册不率大
憂人仰懿章昭明有容世稱令德當代坤儀興門女範
有如胡母願太夫人者乎夫人系出武陵來嬪安定幼
嫺內則接抄無失庭幃長著德徽六義能擅文業年十
九歸同邑伯衡先生肅恭敬止循循保氏之箴紓其有

容提提碩人之德舉梁鴻之案看冀缺之耕整服如賓
儼容答拜機聲助讀數斷漏於霜天槐蔭添香每終編
於月夜伯衡先生經經緯史善書能詩上古下今馬工
枚速方期飛聲文苑何圖入夢瑤瑰緋衣之召遽催黃
鵠之歌驟起從此飲冰茹蘗託井水以無移蓬髻榛笄
詠柏舟而自誓當是時也繩床小子八襪衣單風燭老
姑三熨戶冷夫人內則曳柴汲甕無假於僕人外則驅
事祿中有秩於戶祭篋無完幅楹葆蟬書上事尊嫜下
懷諸幼不輟升堂之哺敢敲隔戶之碁無一椽之庇而
上下無寒無一壠之植而內外無闕此其不可及者一

也既而崦嵫日落禮備三虞經紀尸饗詩彰一筍踈呼
庭誥折襲之教綦嚴蔽敕選編拵茶之心益苦丸熊畫
荻每訓曰父志無忘齊縷秦箏他人謂天心必見時則
企霞粹士兩兄已成人矣綴紙補書質環就傅每升一
學必申一戒毋以紛華而見悅弗以艱棘而移心支持
家政剗補心瘡鍊指生皴剝衷貯苦十有餘年中營窀
窆者六治婚嫁者四束帛備儷皮不忒牛眠占馬鬣孔
嘉此其不可及者二也已而企霞世兄海上學成篋筐
五典粉榆執教甲冑六經而粹士世兄亦卒業於南洋
公學電機科矣人服馬鈞激水流而布綺學儕丁緩收

標電以飛輪夫人見世運之推移必逐新以應變非博
聞不能用世知一藝甯足周身於是力成粹士世兄歐
美之行八萬里破鯨海之波孤航負笈三十年成斷葱
之報雙鳳清聲惟賢母乃有令兒惟厚德斯臻大耋此
其不可及者三也於是粹士世兄以碩士之冰銜發瓠
梁之雅韻一鞭歸去春風開十里之花四妙才多雲路
展三千之翅温生黍谷豈待蕤賓擘羽蓬山卽聆賀世
而夫人以爲未可也京雒緇塵磨涅久成利磧而湖山
梅鶴讀書豈必求官此其不可及者四也若夫御下則
翻羹無罰人憚其寬聲歎無聲人懷其教不嚴而治庭

戶肅然不法而安井曰有秩斷齋拔殓而分甘一門春
滿分纒遺餐以蘇困七族風和視同舍如家人撫使婢
如骨肉此其不可及者五也凡此柔嘉之美德咸爲仁
壽之休徵加以林標瓊樹庭秀桐枝伯海季江斐尾紛
文以集祐前麟後鳳躡躡萊綵以承歡宜其慶與善俱
年隨德茂以壬戌孟春爲周甲令辰時則芋葉燈新冰
斂玉皎元正啟祚萬象舒新春在高藜寶婺與綏桃鬪
色花明玄圃金護與棣萼齊芬於是企霞昆玉進椒花
以獻壽申寸草之心對柏葉而稱觴欣春暉之滿崖邠
鞠脰推輔朱輪邠母當筵婆娑白髮於以知海天鶴算

可齊坤媪之齡菊水雞窩莫計陔迻之齒文治與粹士
世兄誼本通家情深邱里尊叨北海書奏南山在昔刊
經滬瀆忝主槐門驚問字之英奇知傳經之有自魯敬
姜賢明久著陸士衡家德昭聞欣茲度索春來敢效鄴
水鞠銘之頌他日期頤年至定成南唐女憲之書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七

受業唐景升何葆恩謹校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八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碑銘類

陳忠愍公殉難碑記

甲子

嗚呼當道光之季燒鴉片事起中國因應失當士大夫
侃侃仙仙含垢攘尤論者以爲氣節不可復問然如陳
忠愍公者豈非天地正氣之所存與公諱化成字蓮峰
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束髮投營以偏裨從李壯烈伯
屢殲海盜洊升至廈門提督移節江南死事後奏聞
上震悼賜諡忠愍當此之時公名震天下文治嘗考官

私家紀者以寶山袁翼所志最詳其略曰公調江南提督年七十餘矣死事之日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五月八日也公之江南後稔知吳淞爲海口要衝敵必由是進親帥兵守焉先是英人陷浙江定海兩江總督伊里布奉

命調浙以牛鑑爲江督奏請督師於吳淞見公清貧餽以金不受蓋薰蕕固不同氣矣小沙背者爲崇明入淞門戶牛令徐州鎮總兵王志元守之王恇怯居寶山書院維時吳淞兩礮臺對峙牛守東礮臺令蘇淞鎮總兵周某助公守西礮臺周某者貌樸訥性實狡猾鑄礮子

實以碎磚公弗知也五月朔英船繞小沙背來犯偵知東礮臺之無備也悉力攻西臺七月牛鑑至公帳中謂賊鋒難犯議迎犒緩師公撫膺曰某職司勦賊義有進無退請勿怖牛嘿然去八日敵艦三十艘銜尾進出小沙背前礮聲震天公燃礮燬其前鋒一艘而東臺將士袖手作壁上觀敵并力擊公我兵礮子多磚心比至敵船而灰礮門且裂公掬藥納子礮震傷手血流至脛旋有礮子擊中公股公手執紅旗猶不仆敵大隊登岸公拔佩刀接仗轉戰不少卻鎗洞腹時隨公者僅有三人其一武進士劉國標也公呼之曰我不能復生汝急免

我首奮身擲溝中遂絕會有衣周塘礮兵王某出敵不
意迎船礮擊敵驚擾國標乃痛哭負公尸掩諸叢蘆中
以蘆葉對纈爲識倉皇逸出逾八日寶邑士民尋蘆中
所識公尸負之出殮諸嘉定殺太牢以祭之袁氏所紀
如此越七十年南通州殿撰張審與文治就公殉難之
地建設商船學校又越十三年奉賢阮尙介寶山袁希
洛謀製公像於校以垂不朽並屬文治爲記爰撮故老
遺聞加以潤色勒諸貞珉竊附於微顯闡幽之義焉
論曰在禮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
大患則祀之忠愍公之死也海外相與驚嘆謂中國大

有人在今阮袁二君復有製像之舉俾後世人士尸祝
勿替天地間風俗有變更而人心卒不能死豈不信哉
豈不信哉

太鎮官紳義勇殉難瘞骨碑

癸巳

嗚呼自軍興以來士大夫之出身犯難蹈死地而不顧
者蓋不可勝數而獨於吾鄉之板橋一役則或知之而
不能言或言之而不能盡其愚忠之可憫悲夫文治嘗
驅車訪其遺蹟徘徊憑弔未嘗不濟焉出涕以爲此數
君子者真天下之義士也吾婁郡城之陷實維咸豐庚
申四月再陷於是年八月維時蚊蚋蟻聚之衆四出侵

暴有弗從者則火其居殺其人勢張甚迨同治元年四月大兵克嘉城吾州夏公寶全邵公燧李公方焯支公鳳梧等潛結民團復乞師上游相機規復義民響應羣集於東北門外離城五里之板橋眾相約以白布蒙首爲驗至今傳爲白頭者是也當是時軍書倉卒當事者朝不謀夕獨知府李公慶琛率五千人來援以四月十三日薄城下賊死力拒我而賊首李秀成悉精銳至鄉兵不習戰又無火器各解散遂於十九日全師皆覆李公及同知周士癡死之而夏邵李支諸公亦先後殉難義勇從死者數萬人白骨相望婁水爲之赤迄今鄉曲

父老道板橋遺事猶爲之於邑悽歎而不能自己蓋回首有餘慟焉寇平後善後局諸君卽於其地修爲義冢無貴無賤歸諸一邱歷歲旣久漸見廢圯沈君福林顧而憫之爲言於當事者請重建井亭掩蓋暴露以安烈士之骨復屬文治一言以爲之記而文治則尤有感焉者凡天地之劫運恆數百年而一見當此之時乃必有甘爲至愚之君子以忠義爲天下倡其氣則百折而不回其志則足以感天地泣鬼神而於是氣機所感乃足以號召天下之士而挽已成之劫運自世之衰也士皆以詐僞桀黠爲尙覩顏苟活自處其至安而予人以至

危之徑間有慷慨瑰奇之士慕爲忠孝節義之行則相與譏訕非笑以爲大愚文治嘗俯仰千古每歎天下事之所以潰敗糜爛不可收拾而天地之劫運所以循環而無已者未始非貪生避患之士有以啟之卽如吾鄉數君子倡率義勇視死如歸當其時豈無人笑其愚而昌言排止之者又豈無人病其愚而竄身事外者及事僨之後豈無人憐其愚而責其終無濟者而此數君子者乃甘爲至愚之事浩然趨死而不復顧其真有激於中者耶嗚呼其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耶昔宣聖論甯武子曰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文治嘗謂

天下至艱至鉅之事惟至愚者有以任之而深惡夫世風之趨巧畏難而不可止也故於吾鄉數君子死節之勇爲之三歎言之俾後來者有所考鑒焉

莊思謙先生祠堂碑記 己未

天地何以立國家何以存善氣而已矣善氣之在天下發微不可見彌綸不可窮國之人飲之則爲一國之善士鄉之人飲之則爲一鄉之善士家之人飲之則爲一家之佳子弟德澤流長縣縣延延而終弗替而乾坤之所以不息人道之所以常存其幾蓋相爲維繫惟賢者爲能知之吾游奉賢南梁莊思謙先生祠考其遺行喟然

歎曰氣佳哉積善之報其猶在於茲乎當乾隆三十六年值海塘泛濫田廬蕩然先生創捐萬金從事修築灑沈澹災全活棊衆五十九年歲浔饑先生拯災紓難出藏粟濟鄰近飢民嘉慶六年捐田千畝創設義莊又置祭田三百畝惠於宗公族賴以贍他如修道塗建社倉葺學宮興橋梁立宗祠貸貧乏施衣施米善行不勝書朝廷璽書褒獎榮譽傳里閭間迨光緒三十年距先生之歿百年矣其曾孫嘉譽元孫登瀛來孫矜籌款建祠於南橋鎮其孫曾鉞曾孫壽圖受祥嘉丕元孫寶瑾等實贊成之寶瑾經工作越一年而告成先生之善德

與嘉譽等之孝思有不期然而相感者皆善氣爲之也
易傳曰積善之家必之餘慶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聖人之於積善鄭重言之若此而吾謂積善之徵基於
門內之行推於利物而濟人論語首篇載有子之言曰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又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漢延叔堅曰
仁人之於孝猶枝葉之有根本也木著於地則爲本木
離於地則枯槁而立見其萎嗚呼人生而無祖若宗父
若母其猶無本之木乎乃近世以來乖戾之氣充盈宙
合骨肉之間涼薄而無恩有提倡孝弟之行者羣詬以

爲迂闊詢以祖父之名諱有茫然而不知所對者至於宗祠邱墓之荒涼暴露悍然不復顧問更無論矣嗚呼天下之治也一家之盛也非朝夕之故也善氣之所積也天下之亂也一家之衰也非朝夕之故也惡氣之所積也昔周公作周禮曰和親康樂吾蓋嘗神遊於其間乃蒿目時艱欲求一鄉之善士而不可得於是歎劫運之殆未有艾而善氣之消息寄於一陽中之碩果者其必有正人君子引之而方長充之而漸廣信仰之而彌衆則吾國之泰平庶幾其有日乎故於記莊先生之祠特三歎言之俾後之人知治一身一家一國皆當自積

善始

劉佛卿先生神道碑

丁巳

先生諱嶽雲字佛卿江蘇之寶應人曾祖友尙祖廷器
考元浩六合縣學訓導三世並贈如先生官曾祖妣喬
祖妣雷胡妣藍並贈夫人先生天性剛毅弱不好弄年
十五游邑庠歲科試屢以第一人膺高選己卯舉於鄉
丙戌成進士以主事分農部江西司觀政辛丑補雲南
司主事壬寅補江西司員外郎甲辰補四川司郎中京
察一等授浙江紹興府知府遇

國難歸遂杜門不出云蓋吾蘇自錢宮詹阮文達兩先

生後經術凋敝綴學之士掇拾碎義搏摭瑣節自詡博聞或且穿鑿附會枉道以阿名公貴人菲薄宋儒義理之學以爲空疏馳說騁辭迷謬不諭經學之壞於斯極矣先生師事成美卿先生講求經學一以實事求是爲宗旨屹然不爲世風所撓因禮之云亡於是有禮經通釋之作因孝道之晦蒙於是有孝通之錄其從叔楚楨先生著論語正義淹貫漢宋海內翕然稱誦無間顧其書未竟先生爲參定之人咸曰偉哉先生治經之功也然先生絕無門戶之見嘗言漢學之要在典章制度而非僅訓詁字句宋儒所講卽聖人微言大義而非若闕

論空談閱後世恂愁之士入主出奴之見於是有論語
學說之作以爲爲己者治宋學真儒也卽治漢學亦真
儒爲人者治漢學僞儒也卽治宋學亦僞儒正論錚錚
人咸曰卓哉先生講學之志也自周官亡考工記大學
亡格物傳論學者或遁於虛而世遂薄儒家爲迂闊而
無用先生病焉殫精實學旁逮商高積矩師氏旁要之
術靡不鈎深索隱昕夕竭思於是有測圓海鏡通釋四
元代數合釋之作又以西人物理化學雖剖析微茫而
實已詳於中國之古書剔抉爬羅會心不遠於是有格
物中法之作人咸曰富哉先生之學兼賅中西也蓋同

時經師自陳蘭甫先生疇人自李壬叔先生皆敬禮之
稱爲畏友焉有天地以來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
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經濟遠謨於
焉尤重先生旣邃於體乃益磅礴於用服官而後經驗
愈宏因地輿界線之不明於是有會典圖之纂因財政
之闕疏於是有光緒會計表之作又因中興以來會計
出納紛糾瑣細若繭絲牛毛驟不可梳理於是有農曹
案彙江西司奏咨輯要鑛政輯要之作其他遇事條陳
切中時弊者更難以更僕數人咸曰茂哉先生經世之
方也蓋同時元老若潘公伯寅翁公叔平皆器重之而

潘尤爲先生知己云文治於壬辰夏備官農部江西司
謁先生瞻其貌壯然儼然聆其言峻然沛然叩其學淵
然浩然莫能窮盡旣乃恍然於先生之所萌祗者蓋有
由矣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者德之本也先生自
幼內行純篤弱冠時設帳桃源念祖母胡太夫人年高
不忍遠離牽裾而泣太夫人亦爲之潸然其發於至性
者如此居京師時贈公靜岳先生方官六合先生時歸
定省不自克有何蕃之風歲甲辰其令子啟瑞成進士
膺內翰一時以爲榮而先生追念椿庭不及見撫啟瑞
泣累日事聞於定興鹿公謂啟瑞曰子家世慈孝故宜

有厚報也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豈不信夫辛亥
國變先生則謝絕賓客築楹數椽嘯咏其中一意著述
每值歲時元旦先向北再拜嗚呼黍離麥秀遺老累欷
痛故國之山河懷彼都之人士如先生者可謂移孝作
忠者矣生道光己酉七月二十五日卒寘纒丁巳八月
二十二日年六十有九娶於陶子一啟瑞孫一文興先
生既卒啟瑞來泣徵文將以明年十二月十九日壬申
葬先生於縣北龍首村八淺坂下申山寅向祖塋之次
先生昔年嘗惓惓於文治而文治於啟瑞更有一日之
雅其奚敢辭因述梗概以稔後人復系之以銘曰

孟子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同變於夷欲正人心宜
放淫辭近世末學誣罔無知輒敢譎言廢棄先師先生
憤慨一木力支春秋釋奠上丁爲期志學設會戰兢維
持非惟扶衰且修明之非惟起廢將大昌之嗚呼先生
誠中流之砥柱而興後來者之慕思

黃君公續碑

壬戌

世界之所以不陸沈人心之所以不盡晦者賴有善人
而已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六十四卦陰陽消息參伍錯綜於爲善之道兢兢焉孟
子曰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雞鳴而起孳孳

爲善者舜之徒也吾乃於金山黃君公續見之君諱繼
曾公續其字系出漢尙書令香以孝聞天下累傳至星
淮先生者遷於金山遂家焉君生而岐嶷天性孝友遇
事誠敬不苟自光緒壬辰以迄癸卯遭家不造丁父母
憂及諸昆季喪君熒熒在疚侘傺無聊得咯血證雖勉
自裁制而春秋霜露之感時有餘痛焉蓋繼善成性根
蓂茂矣辛丑戊申兩年皖北休甯等處沈災告禳君商
同志鳩錢數萬緡往施振焉厥後滇晉徐淮饑歉亦如
之計捐資十餘萬金全活數十萬人皆目之曰善士
而不知君之積善更有在於無形者當光緒之季科舉

廢庠序興新舊交持帑藏赤立維時出私資興學者曰
葉君澄衷曰楊君斯盛君與之鼎峙而三焉葉設澄衷
學校楊設浦東中學皆以鉅富雄視鄉里或建鑄銅像
或矗立豐碑莘莘學子過而拜之僉曰不朽之功於斯
爲盛顧君之家計不逮兩君而其心力之普及則有過
於兩君者其先於朱涇鎮獨立創建明強學校又於朱
家莊丙舍設分校以教農民子弟自是登高一呼萬山
應焉不逾時公私各校來告不足紛然請補助者在
上海有若復旦健行兩公學南洋中學三育崇實初級三
小學私塾改良會羣學會附屬兩小學行恕國民兩學

堂體操學校蠶桑城東愛國蓬萃四女學公立幼稚舍
貧兒院在金山有若實校高等小學師範學堂惜餘夜
塾淑新女學在松江有若披雲振德育賢三小學公立
學堂開明女學在南匯有若時正諸學堂先後綜計捐
資亦十餘萬金然則闡潛德之幽光君之功德視葉楊
爲顯矣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余因之重有感焉
禮曰教也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也者民之
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晚近以來俗尙偏激士或軼乎
軌範之外譬諸風雨寒暑不得其時人心之憂殆未有
艾顧瞻往者提倡教育之先哲達人怦然動念蹙然以

不安嗚呼嘻矣君爲善不拘於一隅利弊所陳洞明癥
結已酉歲徵銀解銀之議起覈其事實等於加賦余上
疏爭之當事者依違不能決君復糾鄉人士抗論阻之
事乃中輟此尤功德之被於無形者君生於同治十一
年七月二十七日歿於宣統三年二月初五日春秋四
十德配劉夫人子四承恩承慶承壽承豐能世其家君
旣歿越十有二年友人高君燮等以君善行不可無紀
來徵文於余余維教養者生人之天職也力能教養一
二人者以一二人爲職力能教養千百人者以千百人
爲職業愈廣則德愈宏其宗旨要歸於正而已矣如君

者可謂克盡其天職樂善不倦天爵之榮孰踰於是爰書其犖犖大者以昭來祀且爲辭曰

父用不明恆狂若箇規矩者曰改錯江河混混衆汨濁百年而後求茲躅

丙姊郁氏儀貞殉難記 丁巳

丙姊郁氏名儀貞太倉州新塘鎮人父小石公母王太夫人姊幼聰慧讀書能通大義咸豐庚申粵匪自蘇進陷太城四出侵掠舉家初避於鄉迨寇氛逼僉議徙海濱而王太夫人零丁桂弱不能步則曰吾甯死願居鄉姊泣曰吾甯死願依母方束手無策而礮聲纍纍如貫

珠舉鄉呼號賊已大至姊倉皇扶持王太夫人出家人
不復能相顧王太夫人甫出門已驚仆路側姊方欲再
扶之以行瞥見賊躡之急懼爲所近倉卒間見路旁有
池樹杈枒橫焉姊死志已決乃流涕呼王太夫人曰兒
借此暫避願母勿悲急緣登樹巔賊至以矛援引之姊
益急呼曰母兒將以貞烈死矣乃大罵賊不絕口賊怒
將奮矛刺之姊遂一躍入波心死賊相顧歎息去嗚呼
孔子有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夫
殺身成仁乃士大夫之所難內姊一女子而孝烈兼全
若此是真深明大義者耶嗚呼其精誠至孝出於天性

者然耶越三十餘年其弟朝桂爲請於督學使者楊公
給中愜常山匾額懸諸宗祠又越十數年文治爲之記
嗟乎粵匪之難名閩淑媛以死不屈者多矣若此類名
湮沒而不稱豈不悲夫近今以來氣節埽地無餘醜然
人面無廉恥之色者比比皆是文治每表揚節烈之事
輒爲之憑弔欷歔而不能自已云

是文作於六年八月十二日是夜酷熱不能睡漏三
下時恍惚夢一女子著白衣向余檢衽口吟一絕云
家住新塘老樹邊

此句吟
二次

而今姓氏賴君傳傷心五

十年前事身入蓮池卽是仙吟已遂不見余夢中爲

之凜然豈文字果通神耶可謂奇矣 自記

陸貞烈女碑記 丁未

貞烈女陸氏字巧蔭雍伯先生之次女生三歲而孤母
項孺人守節十六年而歿病革時女侍奉湯藥不解衣
帶者六十餘日每夜焚香顛禱誓以身代母歿女啼號
氣絕者三旋依族尊某翁居翁之嬖妾利其操作而惡
其讀書稍不如意輒讒於翁一日女往族父家探其弟
起起卽雍伯先生之嗣子時年方幼妾乘間又譖之女
歸翁盛氣謾罵以飛語侵益急女泣辨不容白明日晨
炊索女不得踪跡之則見女已死於宅後荷花池中翁

頓足罵曰汝曷爲死將以棺斂之費累我耶同族有不
平者欲鳴於官以族尊故不果起屍池中見衣裳上下
聯縫手足處各用綫帶約束體無露膚面如生或於鏡
匣內得血書一紙翁偵見強取焚之時光緒七年辛巳
十月二十九夜事女年才十九耳越二十六年丁未其
弟起始匍匐訴於察院咨部爲請於

朝得

旌如例起復乞余一言以爲之記嗚呼善矣哉陸女之
能決也蓋自近世女學不講義理不明彼婦人女子之
被凌虐至於吞聲飲泣宛轉周章以死而無所成名者

天壤之間不知凡幾又推而觀之暨於搢紳冠蓋之士其委蛇苟活忍辱取容至於進退失據汶汶泐泐以死而無所成名者古今以來又不知其凡幾其含垢雖在於一時而其蒙恥實在於萬世彼獨非血氣之軀而不能自決若此則善矣哉陸女之能決爲足以風世也吾州素稱禮義之鄉平原又係文明之族吾故特記貞烈女之事俾後之君子知夫人必能自決於須臾而後能不辱於千載有如是者

太倉錢氏甯遠義莊碑記

癸亥

歲在癸亥季夏之月友人錢君詩棣誦三詩楨復三昆

季以書來告曰吾宗自浩川叔弢兩公歷祀鄉賢潛德
始曜都給諫曼修公清芬載揚曾置田三百畝額爲義
莊以贍宗族歷四五傳族姓滋繁支應彌鉅兵燹而後
厥田蕩然無存先世父守之秋航兩公暨先父安之公
引爲大感嘗進詩棣等而命之曰吾家自七世祖瞿亭
公後家境中落吾齊奔走彙筆於捐田贍族之事汲汲
未遑若輩能自樹立踵而爲之則續吾祖而興矣夫孝
者善繼人之志小子勉之洎先母張太恭人棄養時尤
諄諄以此爲勗詩棣等涕泣受命二十年來縮食節衣
冀成先志爰先購置植棉田五百二畝有奇計費萬五

千金置爲義產復購本邑長春舖房屋二十八楹計費
五千餘金置爲義莊及饗室之用名曰錢氏甯遠義莊
爰始爰謀規橛具旣由邑宰達於省部矣詩棣等非
敢鋪張也祇以先人遺命夙夜弗敢忘請君一言以爲
記可乎文治作而歎曰嗚呼近世以來睦婣任恤之風
渺矣兼愛之說盛恂愁者乃欲以宗族之誼旁移於塗
之人卒之塗之人不能稍溉其澤而兄弟子姓貧苦顛
連而無告者抑且漠然而不動其心貧然而若無與於
己往讀大學遺經研究治平之義而其篇終則曰其所
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竊嘗累歎頽息以爲

斯言殆不啻爲今世而發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孝弟之義蓋庠序之教不明孝弟之心日媮月削以至
於無而風俗人心遂如江河之日下矣矧邇者地方自
治方在萌芽古聖賢敦睦九族而後能平章百姓今之
宗族不敦尙安望其自治張子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嗚呼宗子
家相胥失其職矣乃輒欲於無源之處以引水無本之
端以索果庸有濟乎聞嘗游吳門訪范莊懷文正之遺
風徘徊瞻顧謂古今人何不相及若此夫求之席豐履
厚者尙不可得而况家不逾中人之產乎求之有基憑

藉者猶不可能而况辛苦積累雖續而等於創者乎求之風氣純樸閭閻富庶之時且戛戛乎不可觀而况物力艱難如近代者乎儻令有之其足以風世爲何如而不謂卽於吾鄉見之卽於吾友誦三復三昆季見之也亟大書之以諭鄉黨且俾勒石垂示後昆嗚呼世之人慎毋侈談同胞同與而置至親宗族於不顧則夫明德之後或者可期恢復而地方自治亦庶幾得所藉手乎有爲者亦若是吾因之希望於無窮也

李君遠甫墓表 丙寅

君諱昌謨字遠甫鎮洋新塘鄉人也以光緒六年十月

某甲子卒享年四十有五祖諱某父諱某世有聞望當咸豐庚申粵匪之難鄉民忠勇奮發羣起抗拒義憤所激頭裹白布以爲識四方響應號稱十萬君與余外舅郁公銘軒爲之贊助畫策光緒十九年同鄉沈君馥林屬余作碑文以紀其事嘗出當時文牘以眎余君與余外舅之名墨跡猶新也嗚呼壯哉是時賊勢頗蹙會蘇州援賊大至聲勢日甚槍礮矢石有如雷奔電掣之疾鄉民大敗於板橋死亡枕藉妻水爲之不流人咸勸君作避地計君笑曰死生有命吾何避哉卒廬於祖塋不去嗚呼又何其勇也君性豪邁有遠志善飲酒當極飲

大醉後高吟詩文旁若無人者或達午夜始寢然不屑
屑於舉子業嘗一應童子試入號舍時兩差弁夾而搜
檢之蓋防攜帶文字循故例也君怒撲之地徑入舍坐
而假寐旋曳白出口曰吾不願受此困遂不復應試嗚呼
又何其高且達也粵寇旣平人咸歸鄉里君家爲賊所
踞破碎不完君獨任費修葺牆屋兄弟無間言光緒初
元蘇省議減賦設局清丈田畝君蓋其事有通苞苴請
託侵經界者嚴拒之人咸笑其愚而忌君者自此日深
矣王某者以販田爲業鄉民受其毒羣訴於君君令鄉
人俟王某舟至聚投磚石擊之王幾不免銜君甚乃聯

合鄉之黃某周某百計以陷君適宋王兩姓涉訟鎮洋
譚令俗吏也惑於王某先入之言誣君武斷遽奪君董
事以畀周某君憤慨乃益放於酒會夫人王氏卒君悒
悒寡歡而病亦不起矣疾革時猶詈譚令之眊憤公道
之無存也嗟夫古人有言積善必獲報自人心不古鄉
誼日衰橫恣鄉里間者所在多有然爲惡者卒無不報
君雖不幸鬱憤以死然閱三十年如某某等擠君死者
俱闕寂無聞矣而君生子聯璧聯珪皆讀書遊於庠聯
珪從余遊好學通經由廩貢生官法部主事孫家彥從
先君遊亦遊庠食餼家譽家俊俱從余遊家修家齊

均嶄然見頭角然則積善獲報之說豈非信而有徵君
其可以無憾於地下矣夫余弱冠時聯姻新塘鄉之郁
氏每聞外舅銘軒公言略知君梗概歲甲子遭先君
之喪丙寅正月治葬於劉河之洋子涇先塋聯珪來會
葬忽請問頓首而請曰吾因太夫子之喪有感於中敢
請先生一言補表先君之墓藉垂不朽其可乎余聞之
更不禁涕泗之橫流也首領之越數日聯珪以行狀來
又踰月乃紀君之平生俾碣於墓回溯君之歿蓋已四
十餘年而吾外舅銘軒公歿亦三十餘年矣言念前塵
渺不可接訪板橋之遺蹟父老已鮮有能道之者嗚呼

世變之倏忽庸有常哉而君既有令子以揚其名又有
余謫陋之文以表彰之尤可以無憾於地下矣夫

華君覺堂墓表

乙丑

昔之人分士與商爲二界限綦嚴今之人羣趨而爲商
而商亦等儕於士於是士與商合而爲一然吾謂士失
其爲士則士行或轉在於商斯詣也余於錫邑華君覺
堂得之君諱寶善覺堂其字江蘇無錫縣人系出南齊
旌表孝子諱寶後曾祖諱南祥字瑞生祖諱秉智字哲
卿考諱步鈇字月槎本生考諱步照字耀庭生二子長
卽君季曰堂字叔琴君性端重不苟言笑接物以誠有

孝行因伯父月槎君早卒無子以君爲後本生椿萱鍾
愛於君君亦戀親不已時或驟風暴雨密雪初下則必
棄百事趨親父室問今日安否何如其性純篤如此長
習制舉業工詩精小楷光緒二十八年以吏員就試列
二等蘇撫咨部以典史銓選旋分浙江補用大吏一見
器重之禮遇甚至然君性素曠達不願沈跡宦海中乃
翩然歸隱於商兼任保泰典業永豐錢業兩處經理歲
已未同邑廣勤紡織公司營業部主任乏人君應楊君
翰西之聘主其事精心擘畫昕夕不怠嘗曰全廠命根
卽數百家生活命根絲毫有間弊竇叢生勞苦以益衆

固吾分也秋冬時輒駕一葉舟往來太倉常熟間或渡江而北雖饕風飲雪旅鬢蕭條不計也有棉商貪利市貨夜袖金來謁冀昭君君曰昔楊震畏四知我何敢然拒不納詩曰不忮不求河用不臧如君者非所謂商而有士行者耶初光緒二十四年江北安東大旱邑紳募賑貲須人賫往而安東僻處海陬萑苻出沒衆有難色君奮然出曰汲長孺不視河內火災而急振救河南古今稱爲仁者救災如救火尙恐不濟豈敢復有疑遲耶爰贏糧往時飢民不食月餘日矣君一至羅拜而呼者千百數君憫然爲涕下博施之而歸是役也災甚而人

心不搖盪亂萌於無形中繫君之力大府將列名上聞
君力徇曰民吾同胞宜共休戚因人之凍餒而炫功自
售吾不忍爲也邑東偏之垓陽族人居焉日益困君爲
置義田贍其乏得自給東鄉坊者君遠祖蓬峰君墓歲
久傾圯大石欹側君葺而新之華表巍峩松柏蒼鬱人
嘖嘖稱道昔顧亭林先生謂邇來民德之薄有歲時祭
掃不知先人之邱壟者矣如君者豈非商而有士行者
耶居恆常以禮獨爲宗旨座右懸聯云世事讓三分天
寬地闊心田留一點子種孫耕嘗語其子純安曰念之
惡者一入靈臺則心術已壞若更輾轉自誤並出諸口

則更不可收拾故當惡念來時宜如臨大敵嚴陣以待
庶盡克己之功又因世風日漓人心陷溺每以爲慮曰
吾國素尙禮教孔孟之道如布帛菽粟終身用之不盡
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非欲尋章句供裙摭將使知
立身處世之方也疾大漸猶諄諄以擴充義田設立義
莊贍族興學爲純安勗嗚呼君之有士行於茲益信君
生於同治七年戊辰七月十五日卒於民國十三年甲
子八月二十七日春秋五十有七配諸氏同邑候選清
軍府諱大烈女子一純安南洋大學中院畢業生日本
大學政治科法學士女三長毓鈞適同邑工科學士姚

滌新次毓珍適同邑東吳大學畢業生侯廷棟三錚待
字孫二慶曾繩曾孫女一汾君弟叔琴任省議員樂善
不倦相知甚稔純安肄業南洋大學與余有一日之雅
於君之卒也涕泣來徵文余不獲辭於是紀君之生平
庶凡爲士者知所勸凡爲商者知所法云

顧廷一先生墓誌銘

乙未

先生諱元爵字廷一江蘇太倉州人祖考諱慰祖考諱
績以先生貴贈如其官先生少穎慧性至孝咸豐庚申
粵匪下竄蘇常相繼淪陷先生家故赤貧隨贈公耕且
讀初贈公籍佃租必時其有無不取盈鄉人德之相謂

曰此善人奈何使無食故每當先生絕粒時輒爭餽之
居歲餘寇氛益亟先生以贈公命至戚家稱貸戚家方
飯見先生至則徹匕箸時先生族母某氏適同居因作
羹飯食先生復出錢一緡曰持去無言報先生既返命
則與贈公謀避兵上海當是時羣寇四出侵暴戈鋌載
塗先生奉贈公間道行猝遇賊持矛追之急不能脫贈
公老又惶遽行彳亍不能前先生隨其後以身翼蔽之
會有婦女從旁逃賊趁之乃得解比至僑寓古寺中數
月贈公病革先生未嘗離牀席常與母陸太夫人作餅
餌屬佃人易錢求醫藥擎涕顙天而贈公卒不起先生

哀毀不欲生太夫人謂之曰父死弟散吾宗惟在子矣
吾所以不死者爲子也先生乃長號成喪如禮歸殯祖
壟出入鋒鏑中盡哀盡禮而艱窘益甚一日途遇某君
熟視先生猝然問曰若何爲者先生曰羈旅之人僭遭
大故家有老母無以爲養某君曰吾司某局事簡牒繁
夥子能佐我乎先生欣然從之時軍書旁午先生鈎稽
簿籍三日夜目盡腫會端午節相國合肥李公赴局考
驗軍實至則卷宗勞積司存沈如獨先生在室據案作
書相其編次甲乙井然因亂抽架上各宗以問先生應
口對無誤相國大異之遂委襄軍械所事繼旋調蘇州

江甯等處維揚凌曉南先生煥江南知名廉介士也善
識人一見先生如故知遂許婚及凌夫人來歸佐先生
事萱室尤得懽心旣爲弟元勳授室又歸幼妹於同邑
錢氏未幾寡爰撫其孤至於成人先生雖屢當困乏然
數舉婚嫁皆竭力經營無有所缺所至處必奉太夫人
同居有所欲必多方求適其意如或傷之雖窘迫甘旨
必備未嘗言空乏狀太夫人或知或不知也迨光緒七
年襄理天津軍械所事迎養太夫人於邸第慕愛益摯
太夫人喜則抃舞踊躍不能自己家人見之以爲先生
猶樂嬉戲也及太夫人卧病先生衣不解帶目不交睫

湯藥必親嘗而後進既卒哀毀損瘠遂得痰惡肝陽之疾卽於是年四月歸葬居喪三年未嘗有喜色蓋先生雖哭泣有時而哀戚之心無須臾或忘也既免喪李相國益重用公仍會辦軍械事先生故稔知軍械利弊背竄就攻吏無以欺嘗有運械護勇數人既次逃脫綜局事觀察某公欲窮治之將拘繫其家先生持不可人或恐之曰茲事重大恐不利吾公先生曰運械非行運比今又未失事縱緝此數人猶未便科以大罪顧使其父母妻子無辜被繫豈上游意乎且吾終不以不利故置他人於獄遂焚稿事得寢既又有庫勇盜械事發先生

訊得其情乃司庫某所指授某與觀察有誼觀察袒之欲歸罪庫勇先生爭之曰小人何知必欲治之則某先有罪衆皆失措觀察益操急先生乃夜召某密告之曰律盜庫械殺無赦今幸賊未徵耳若趣取歸原所矣某出先生則與觀察秉燭待旦令曰明日查庫會食執事者皆曰諾及旦乃大陳庫械命執事以次案驗無有缺者先生則數首事者曰今固無盜若言盜何也於是兩造得釋皆免獄凡先生之矜恤人命積德累行類如此觀察固心忤先生能至是益媚之先生亦不悅也其後又以置辦軍火與觀察議不合辭去遂會辦北洋水師

大沽船塢事至則裁省經費歲減三萬餘金斥無用增
有益務以撙節爲事工作有不合者常中夜起坐覃思
其理匠役皆得面陳短長所造船艘水雷等分支營防
罔不適用常夜加工必厚給餉精匠役翕然內外斬斬
事無不舉庚寅之大閱海軍也修鎮海兵船將爲李相
國帥舟有圖工陳某欲炫厥技少其汽力工竣竟不能
行事聞於相國欲誅陳先生引爲己過力請之相國笑
曰使吾與子嘗習此惡用圖工爲遂釋然時人或咎先
生曰海軍勞績優保也陳某誤乃事死何足惜舍明保
不求而求釋陳某公其慎耶先生笑不應及東征之役

綜軍械局事某觀察以被劾去時前敵屢挫資軍械日
急相國念莫可任者乃召先生曰吾不能早用子今事
急子幸爲國計其速往先生許之遂復視軍械事至則
庫儲空虛不敷數營用而前敵之索軍械者絡繹登集
日數十至先生則審酌緩急先後籌置分解日夜勞瘁
無休息諸軍稱便於時相國奉

詔入都將使日本議和而以雲貴總督王公署理其事
益重任先生多所諮訪由是以勤勞致疾肝陽之病轉
劇屢請代不允先生益兢兢惟恐貽誤不敢以疾自怠
而疾愈不可爲矣文治自己丑下第與先生相見於津

門之海光寺先生遽延予至大沽令其子思永思遠執
贄受業因得相共晨夕幾及一年無事時先生輒詣齋
中縱論經史要旨古今政治得失旁逮吾鄉舊聞先進
耆德每至夜分語刺刺不休嘗告予曰深耕以夏日爲
最苦蛭啄入骸中殆不可忍猝拔之則痛澈於心肺此
吾所親嘗者迄於今每飯不能忘也間又歛歔語予曰
吾以少年恂愁不及養先君子若吾母就養才數年耳
人生天地間自有知識以來奉侍父母至多者不過三
四十年此三四十年中流光瞬息抑何易也且人當安
樂時忽忽不自覺至於親疾病悔恨泣嗟亦將何及吾

謂世人當此三四十年中第祈二人康彊無恙盡心以
愛敬足矣彼糠粃名利之士是何爲者文治聆其言悚
然起敬因謂先生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往
者通儒陳澧謂古文教字從孝學字亦從孝故教者非
孝無以爲教學者非孝無以爲學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人能卽此愛敬之心察識而擴充之則經綸
位育之業基諸此矣先生益訢合許爲知言壬辰仲秋
載謁津沽先生欣然謂文治曰子今仕矣經世之務好
自勉之甲午冬月東方告急旅順大連灣望風瓦解文
治憤氣填膺條陳八事上諸當道先屬草藁郵寄先生

先生以書來曰子所經畫善矣此時自大沽迤北自北塘而樂亭以至山海已有湘楚三十餘營分佈復徵調聶軍八營回防更益之淮軍二十四五營兵力不爲不厚自大沽迤南自祁口而至山東埕子口有津勝豫靖嵩武四十餘營分佈亦與北岸相等所不敢必者用命與不用命耳至於以商船作兵艦不過託諸空談鄙人有三言一沿海七省每省先購鐵甲兩艇快船酌量一沿海七省海濱速通鐵路一沿海七省每省實練兵若干萬非此數事不能爲國與其剝膚椎髓償數千萬萬之兵費何如固我牖戶之爲得耶若謂邇來海軍覆沒

雖有鐵甲何用此乃不知世務之言但宜一掃從前積習人用鐵甲鐵甲卽爲利器鐵甲用人鐵甲卽爲虛器今者海軍淪溺正海軍崛起之時萬不可因此挫失遂懲噎而廢食也別紙則又署曰今茲邊事亟矣子司存勿去義也然堂上不可以不避儻乏資斧吾當爲子謀之幸勿硜硜不以告我文治以秉性狷介終不欲復干先生乃不踰數月而先生之凶問至矣嗚呼以文治之落拓少所晉接獨先生愛我始終不棄且惓惓以及堂上古人所謂知己如先生者有幾人哉有幾人哉先生幼負大志書無不讀於綏中攘外之略措置裕如

藉令大用於世韓范之業未嘗不可立致卽不見用令其閉戶研精以吾鄉陸陳二先生之學沾溉藝林引掖後進則夫斯道之綿延於一綫者亦或賴以不墜乃兩無所就而遽促其年以至於死是豈特一鄉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嗚呼儻所謂命耶數耶天者不可測而理者益不可憑耶先生旣歿之明歲令子思義兄弟相率來告曰思義輩不孝致失其怙自以違遠游之戒不及親視含殮抱恨終天而吾父德行不獲闡揚當世尤有大痛於厥心者謹以屬之於子文治義弗能辭爰綜先生之嘉言懿行述其梗概如右先生生於某年某月

某日以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三月初九日卒春秋五十
歷官至二品銜直隸候補道配凌氏

誥封夫人子六思義乙酉舉人內閣中書思孝郡庠生
山東候補知縣思永癸巳舉人思遠思範思純女一適
戶部主事張允言孫幾孫女幾以某年某月葬於某鄉
之某阡銘曰

乾坤元氣下維庶萌忠孝大節蔽曜日星湯湯婁水適
生先生德備純懿心祇翹勤孜孜而與是式曾經孝可
移長忠可移君蘇世居正下學之程繫維甲午海水沸
空蝸蟻內巽陸梁蒙茸吁嗟先生適邁厥衝飛書馳檄

方攘寇德夙夜忤性竟丁厥躬嗚呼胡昊天之不弔而
儻降此鞠凶弁山業棄用奠幽宮後有來者毋懷委恭
之習常維茲忠孝之風

章麗生先生墓誌銘 壬辰

先生諱鳳銜字麗生系出唐太傅仔鈞公三十二世孫
曾祖考諱朝桂國學生

誥贈奉政大夫直隸州知州銜貴州廣順州知州祖考
諱士杰附貢生太常寺博士銜考諱圻附貢生候選直
隸州州同知

馳贈奉政大夫內閣中書妣李太宜人先生幼承家學

足不出戶時以曾祖妣某太淑人在堂鍾愛甚摯不令
須臾離側以故先生未嘗習帖括之學秉性冲和訥於
言語有忤之者輒置弗校蓋其至德之純厚稟於幼年
者已如此咸豐己未遭父尹京公之喪先生哀毀之餘
上事重闈孝養備至逾年營葬甫畢而髮逆下竄吳中
諸郡縣咸岌岌訛言沸騰先生以王父在堂江陰蔽遮
江淮爲自古用武地勢不可以久居乃決計渡江而北
旋又遭王父瀚亭公之喪時寇盜充斥物力維艱先生
輒冒雨徒步數十里措置壹是附身附棺釐然有以自
校閒或渡江探伺里居往返數四出入鋒鏑未嘗親與

賊遇知之者咸以爲天佑善人也同治甲子江城告克
先生以家累故獨奔走於通海間乙丑歲始舉家南返
兵燹之餘百物蕩盡遂賃居於邑東鄉南新橋當是時
先生母李太宜人得半身不遂之症動輒需人先生於
時亦以積勞氣喘然每夜必扶母起坐廁牖之屬皆躬
親之不欲家人之偶一代也及歿哀毀骨立每祭祀必
誠必潔衣服器皿必自胥飾自後鄉居二十年足跡鮮
及城市人世浮華弗擾念慮庀治家政井井有條飲食
服御概從儉約每至丙夜關鍵門戶察及纖悉蓋於勤
儉二字實能身體力行故其垂示子孫者不徒以空言

爲教也入世和而能介門無雜賓凡被容接者雖田夫
野老無不與之抗禮生平無疾言遽色卽臧獲下走未
嘗以聲色相加故寬厚之名播於閭里性好施與任恤
之誼孳孳罔懈每歲必儲藥餌以給貧病雖當諸務櫟
極之會必輟所事而親與之或至日晡未遑暇食故旣
歿之後人頌其德孳涕泣嗟者徧一鄉也待子弟極寬
而恣愼不倦雖當亂離之時亦必延師課讀東修之費
至典衣鬻珥以供之文治自壬午歲與先生令子琴若
同舉於鄉時琴若已淹貫經術聲名藉甚乙酉歲同肄
業於江城之南菁書院得相見於學舍察其貌則恂恂

然抑抑然聆其言則淵淵然秩秩然至於潛孳經義則又不爲口耳之學而惟以躬行心得爲主文治心竊佩之以爲爲人而謹慎溫恭如是必其門內之教有非世俗所能及者戊子夏日同座論經詢及世德琴若則告余曰吾幼年就學里塾某日自塾中歸則吾父吾母方其滌塵釜詢知僕媪適他出而塾中晚餐吾父將躬自治之吾感且泣吾父誨之曰汝苟力求上達予不以此爲苦且辱也嗟乎吾父之愛我期我可謂至矣言已歔歔孺慕不能已文治益悚然起敬乃念當世之爲人父母者其愛子之心詎不皆然爲人子者誠能體父母之

心以爲心則其不感激發憤以自勉爲聖賢者抑亦鮮矣迨壬辰歲琴若以書來曰不孝無狀慘遭大故自以違遠遊之戒不及親視含殮抱恨終天而吾父德行不獲闡揚當世尤有大痛於厥心者謹以屬之吾子文治義弗能辭用敢綜先生之嘉言懿行述其梗概如右先生生於道光十二年癸巳正月二十九日以光緒十七年辛卯正月初五日卒春秋五十有九配陳氏子一際治字琴若壬午舉人內閣中書媳楊氏女一適同邑舉人沙從心孫三霖棟懋孫女一以某年某月葬於邑東鄉砂山北麓周東六保大龍埧新阡銘曰

繫太和之元氣實溫厚而豐隆何世人之儆薄至斷削而靡容懿維章公盛德是充訥言慎行廓然大公旁君山之翼翼乃永奠此幽宮後有來者毋懷睚眦之習永維此純樸之風

章君琴若墓誌銘

癸亥

同年章君琴若既歿數月其子霖彬稽首來請曰吾父勤儉績學闇然不求人知儻歿世而名不傳心滋痛焉願先生一言以垂不朽且亦吾父之志也余聞言泫然奚敢辭謹案狀君諱際治琴若其字江蘇江陰人系出南唐太傅仲舉公後八世祖立之公宋登進士第宣教

郎扈蹕南渡始遷江陰歷二十一傳至滌波公諱衛南
邑庠生創辦義莊以子午橋公貴贈武顯將軍曾祖諱
士杰附貢生太常寺典簿妣祝氏祖諱圻附貢生候選
州同妣李氏考諱鳳銜字麗生國學生候選丞妣陳氏
三世以君貴先後贈封通議大夫妣均贈封淑人君天
性純孝六歲就外傳值粵寇破郡城東竄澄江君隨堂
上避兵江北轉展流離越數年始返故邑時大難初平
艱窘甚父麗生先生與母陳淑人爲延師課讀君感悚
益自刻厲曰吾父吾母望子若此吾他日縱不能爲通
儒決當讀書明理斷自樹立以報罔極之恩同治壬申

補博士弟子員旋食廩餼聲譽藉甚光緒壬午捷於鄉
與余同出長樂林先生調陽門下當是時督學使者瑞
安黃先生漱蘭病士子專事帖括爰於江陰創建南菁
書院提倡經學大江南北好古之徒雲集輻輳院長南
匯張嘯山先生主講於前定海黃元同先生江陰繆藝
風先生繼講於後君聞風興起往肄業焉元同先生素
好樸學尤器重君延爲齋長時余亦濫竽其間每當春
誦夏絃讀書露坐討論經史疑義滔滔辯論得一新知
相與歡笑以爲樂不炫異而矜奇惟實事以求是漢經
師家法君能心得之矣己丑君考授內閣中書余亦離

書院館於津沽論學之書猶時相往還也辛卯君丁父憂聞耗痛絕附航遄歸居廬守制不與外事服闋後設館於合肥李氏甲午中東戰起李遷滬上乞君偕行君在南菁講舍時與金匱華君世芳交故已邃於數學至是獲交西士傅蘭雅商榷於格致書院學乃大進購置中西算書悉心讐校補缺正譌昕夕不倦遂卓然成家焉戊戌成進士改庶吉士座主壽州孫相國爲言於朝派充京師大學教習君感激知遇奮志圖報會政變復以制藝取士君性方剛不能合乃婉謝舉主南歸壬寅丁母陳淑人憂君雖得遂終養之志而皇皇望望哀

毀彌摯癸卯

詔改書院爲學校邑人交推君爲禮延校長君釐訂章程分設輔延小學師範傳習所丁未督學尙書唐春卿先生奏以君爲南菁學校監督是冬入都引

見授職編修旋歸督理校務時江陰諸紳以君望重推爲教育會長君於會政之綱要文告之往還靡不躬自裁覈先後爲南菁校經畫不遺餘力或因校產瑣事赴江北川沙橫沙泛一葉扁舟於洪濤巨浪中風雪漂搖罔所顧怯蓋君生平於方正清勤四字實能躬行弗怠故其他善行若整理義莊敬宗收族等事亦多有足稱

者性好藏書購置至萬餘卷爲學不樹宗旨而要以經訓大義爲折衷著有浮翠舫雜藁二卷筆算數學代數備旨詳草各二卷嗚呼當光緒中葉士務標榜或著書以干當道冀取顯榮君獨泊然不爲依附之行厥後新學淳興士氣鬻張益甚君尤屹然不爲狂瀾所震盪其於瑞安定海兩師老成典型對之可無愧色乃旋因風疾輾轉遽爾考終未克竟其用以救當世惜哉惜哉君生於咸豐五年乙卯五月七日卒於今癸亥七月十六日春秋六十有九配楊氏繼陳氏王氏宗氏皆封淑人子七蘭玉殤霖附生棟殤懋江南高等學堂畢業生彬

上海南洋大學學士棖殤楚輔延高等小學畢業女三
新玉適同邑優附生沙誌銜蓉玉適無錫浙江候補道
華士異禮玉殤孫五炎塘炎福炎禧幼炎昌炎時殤孫
女九癸亥葬於本邑某鄉之某阡銘曰

繁古君子比德於玉溫潤縝密君其太璞蓉城峩峩長
江湯湯君安於斯千秋令望

孫君子鈞墓誌銘

丁巳

同年孫子鈞御史既歿之期年其子昌烜稽顙來請曰
吾父行誼吾師知之最稔敢乞一言以爲銘余維君吾
之執友也敢不銘謹按君諱培元字雨甘號子鈞一號

植堂江蘇省之崇明縣人曾祖諱秉銓妣陸祖諱登穀
妣咎考諱其泰妣顧三世皆以君官贈通議大夫妣皆
淑人君天性孝友質聰慧自幼善屬文受業於孝廉方
正黃桂軒先生之門黃先生者崇之宿儒學行重鄉里
君文章氣節得諸黃先生居多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
光緒乙亥登賢書壬辰成進士累官吏部主事員外郎
中洵擢御史一時咸稱孫御史云嘗咸同之季士務帖
括之學益空疏而無用君獨究心經史爲文規撫先正
時肅甯令李君搏霄聞君名延主翊經書院君爲諸生
口講指畫勉以器識文藝相須不離有不當意者則繩

削之不稍假借肅邑人士含英咀華風以丕變一時河
間天津暨河南鹿邑先後爭聘君皆以疾辭惟專心訓
迪肅土厥後肅邑科甲鼎盛甲午北元甲辰大魁皆出
君門夫道貴躬行而功歸實事近世唾棄科舉以爲不
足復言庸詎知科舉中人苟能爲實學則體用具備本
末兼賅實足以應天下之變若夫學校浮囂之士其弊
適與空疏者等而僨事更有甚焉故吾謂科舉未嘗不
當廢而深痛今世學校人才有名無實乃科舉之不若
也御史者取材自翰林院各部曹歷久法弊或以冗庸
充選大率撫拾瑣節攻訐隱私以爲務而吏治民生弊

學大者轉茫昧而不問甚者營賄上下其手君旣之御
史任喟然歎曰此豈國家設諫官意耶吾生平常以直
言爲志今得遂矣當是時國計罷傲人心離士氣鬻浸
成沙潰河決之勢君獨殫精焦思侃侃力言以兩江督
臣某庸腐無能則有彈劾請黜之疏以留學生懷才沮
滯則有請分別錄用杜絕奔競之疏以蘇杭甬鐵路草
約利權盡失則有請外部廢約之疏又以江南北災歉
閭閻艱食則有請免米穀釐捐之疏他如定幣制平市
價興學務植人才整理平糶裁汰苛捐緩辦海軍融和
滿漢諸大端罔不審審諤諤剴切敷陳而疏上累不報

嗚呼使科道中盡如君者則御史臺曾何愧焉君夙擅岐黃參九藏之動析理邃密寒士來就學與就診者雖錙銖值弗取活人不可勝計余官京師時家有病者輒延君治 先母見背之前君屢爲商量醫藥至今思之淚泫泫落嗟乎余之感念君如此其他慨君之德者從可知矣旅京邑館圯壞君緣督之修葺西院藤花館塗牖一新積公款至數千緡一旦爲某商折閱君亟出己貲彌補之終其身不以告人辛亥政變後侘傺無聊棄衣冠歸里築室三楹名之曰瀛海桃源以自見志藥爐茶竈杜門養痾雖知交罕覩其面蓋家國之恨身世之

感自此而深而君之病亦自此而益篤矣遂以丙辰七月卒春秋六十有三有子二春烜殤昌烜光緒壬寅舉人外交部僉事女子四長字吳次字施皆殤三適蕭山王烈四字李殤孫一孫女一君訓昌烜嚴曾命詣余受學今已顯揚矣蓋潛德幽光其後必有達者銘曰

痛矣孫君瞻黍離與麥秀悲予心之忡忡過銅駝而咤叱會見汝在荆棘之中痛矣孫君闢桃源於瀛海訪赤松以相從寧蓀荃兮蘭芷恫不獲盡老臣之忠剩零星之諫艸抱遺恨而長終痛矣孫君我銘諸幽宮蘄孫御史名永千百祀而無窮

黃君幼亭墓誌銘 丁巳

嗚呼今天下競言師範矣抑知所謂師以何者爲範乎
所謂範何由而合於師乎吾銘黃君行誼益有感焉君
諱文濤字語松別字幼亭江蘇省之江甯縣人曾祖諱
國熙祖諱之鼎考諱光燮字繡谿妣任太夫人君早孤
任太夫人撫之成立幼避粵匪難轉徙句曲崇沙旋居
上海浦東之三林塘同治丁卯補博士弟子員庚午省
試登副榜注選直隸州州判改教諭嗣後世變多故復
遷高昌里遂杜門不出云君天性至孝七歲喪父哀毀
若成人事任太夫人先意承志視於無形疾病必親嘗

藥奉諱之後匍匐歸葬里之人來觀禮者咸感歎曰幸
哉有子若此矣歲時祭祀必涕泣告其子孫曰吾母歿
矣雖欲孝誰爲孝乎願汝輩毋忘吾母之言行以傳厚
德於無窮也歲庚戌君八十生辰是年適會繡谿公與
任太夫人百歲之期君戒子孫毋稱慶而已則肅肅然
設奠其親僂乎愴乎若有聞乎歎息之聲者程子謂人
子於生日倍當增痛君有之矣質聰慧幼好吟詠十歲
時值大水賦詩有流水響空堂句識者多激賞之遷三
林塘後里中績學者宿高材英儁日會於其廬蓋君諸
父問之小園皆工詩而諸昆季若笠漁瘦竹雲門星廬

輩一門風雅飛觴醉月沽酒力貧每君一詩出座中皆
傾倒焉晚年蒔花種竹別饒佳趣而哀刊先集孜孜不
倦蓋手澤所存皆其孝思之不匱也光緒庚寅湘鄉聶
仲芳中丞聘君主廣方言館國文講席廣方言館者創
始於曾文正公其宗旨在溝通中西道藝兼資蔚成體
用具備之學而駢淺之徒率偏重於語言文字君獨本
原孔孟發揚道德以居易俟命爲先以寡廉鮮恥爲戒
造就稱極盛厥後秉使節主外交者咸出其門自有明
餘姚王先生創爲良知之學存心養性之儒講貫修明
宗風大扇卽鄉黨自好者亦皆知束身於軌物今君本

其孝行作爲師範俾良知不泯於天下其有功於人心
世道爲何如嗚呼如君者豈易見於今茲耶君以某年
某月某日生以丁巳二月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七德配
江夫人賢而多才相夫有禮先君四十五日卒子二承
慶上海製造局礮廠長承壽外交部交際司僉事女二
長適同邑茂才顧鴻來次適外交部通商司司長周傳
經孫二丕仁丕佑銘曰

周書古讀孝乎惟孝自孝擴之爲仁幾要學字形義从
子从爻形聲相益孝文爲教放乎四海準諸學校彼昏
敖者廢棄人倫叫囂奪攘禍變之門惟君立訓孝道爲

綱德本教生令聞令望曾子先施恩不可復必以其時
殺獸斷木將祭必哀洞洞屬屬矜式國人薰善除惡詩
酒唱和洛陽耆英推敲互決麗藻彬彬抱彼先集中心
怒然殺青甫竟百祀流傳昊天不弔胡不憇遺先正典
型雲散風披我爲貞銘師範永垂後之來者是則是儀

龔君紹康墓誌銘 丁巳

君諱世清字紹康別字木士江蘇省之海門縣人曾祖
諱燾字春亭贈奉政大夫祖諱培字煦谷贈朝議大夫
考諱錫字康蕃贈朝議大夫妣張氏封恭人先生性至
孝康蕃先生早世張太恭人親自督課訓之嚴君奉命

惟謹晝夜劬學罔敢懈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旋食廩
餼照谷先生誨之曰余年九十二矣諸孫輩次第遊庠
余心差慰矧汝年最少余望汝尤切汝父困場屋不幸
賈志以歿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顯親揚
名繼志述事汝之責矣君流涕受命益自刻厲乙酉膺
拔萃選朝考殿最居甲等以知縣分省四川君不忍離
萱闈告近改掣河南需次數月例差南歸某邑宰延閱
試卷有巨紳子以鉅金賄求首選君怒嚴卻之其風裁
高峻如此旋迎張太恭人板輿就養豫省上游稔知君
賢委文案差甲午代理武安縣事前瓜代者不經意積

贖盈案君一一清理而訊結之邑有巨室爭嗣賄君不
爲動卒以立愛定斷頌聲滿街巷丙申委任河內縣事
當是時省吏適創辦鐵捐鐵業實產自河內等縣行治
於晉省辦捐者苛擾影響遂及晉省爐戶停冶河內居
民生計藉晉省鐵業以流通者五六萬戶迫蹙思蠢動
圩臺七坊等鎮皆罷市一方震動君下車後卽親詣市
鄉曉以大義並通牒上臺以民力不勝固請核減得報
可民大悅沿河諸縣水利尤亟河邑河道縱橫交錯農
田灌溉向賴沁濟兩水自濱濟鄉民投石斷流下游苦
旱者六十有餘年君躬自相度迭浚沁河以南各河暨

廣濟一河鑿山通沁工鉅費絀君捐廉補助鄰民復築
壩壅水蔓訟半載君爲省吏詳陳利害工葺而案乃定
下流數百里盡成沃壤論者以爲功績之懋可等諸西
門豹之治鄴而君自此得略血證矣邑有巨紳某武斷
陵鄉曲官府弗能制君投刺邀之來至則數其罪而嚴
懲之鄉之人額手稱慶僉曰我明公之不畏疆禦也丁
酉張太恭人病戊戌正月疾革命君曰吾家固寒素汝
今衣食麤足此後毋再出山宜以餘貲設義莊周寒族
貧家子弟有聰穎者宜竭力提汲之以竟吾志君泣誌
之太恭人旣逝世設奠之日士民畢集櫬出邑民爭請

昇焉君固辭所過村巷仍爭出更代嗚呼亦可見孝思之所感矣君旣歸讀禮壹承母志經營諸善事更念世變多故拘墟帖括不足以致用欲陶冶人才非設立學校不爲功爰於癸卯歲辦海門中學復於乙巳歲創設啟秀初等小學校庚戌歲因校舍狹隘增建層樓時方炎暑君親自鳩工庀材烈日中手一蓋奔走各院落爲工匠口講指畫雖汗流浹背不稍懈嗣後督建地方自治公所及勸學所其勤劬亦如之辛亥政變海門秩序大亂沿江盜賊蠶起不逞之徒相與毀警局學堂邑士紳環懇君出爲民政長以維危局君辭不獲乃就職嚴

緝盜匪勤求治理復躬詣西鄉演講鄉多頑梗鬪爭如
故君下令逮捕嚴懲其尤一鄉得安堵人咸服君之寬
猛相濟而君因以病兩耳重聽形神交瘁矣丙辰春規
畫家祠未及成疾益篤遂以是年五月卒春秋六十有
一彌留之際猶敦屬其子翼之等謂宗祠宜速建學校
宜進行治家宜不改勤儉之素嗚呼孔子有言善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若君者方以古之善人殆無愧焉德配
某夫人淑順慈祥有子五人長翼之次式之綿之藝之
秉之女子四人孫男七人詢譔謹謨讚諤諶孫女二人
君既歿之期年翼之來乞銘余惟漢代循吏首推龔少

卿千載而下猶盛傳其治績顧少卿以剛毅聞而君則以孝惠著少卿之賣劍買牛則義之中有仁而君之鋤強扶弱則仁之中有義嗚呼是可傳已爰系之以銘曰
自世俗之渾渾曾不知廉吏之可爲旣囊金而積帛復虎視而狼追嗟吾民之困苦益火熱而水深君獨秉乎慈訓乃蹈德而詠仁兩握篆於豫邑言采蘭畫荻而揚芬樂菁莪以造士蔚英彥之彬彬後之拜墓門者山高水長毋忘君之名

陳君幹丞墓誌銘

甲子

粵維甲子歲六月及門陳生柱躬躬來請曰吾父幹丞

公之歿距今三載餘矣其平居瓌琦磊落之志與夫嘉
言懿行湮滅不傳心滋痛焉竊願先生誌而銘之也文
治悚然起敬曰是余之職也願詳事實於是柱乃歛歔
言曰吾父雖文人而夙懷大志當光緒戊戌之際土寇
蠡起四出侵暴連陷北流容數邑人心皇然吾父乃商
從伯父虞廷公及從叔父蘭梯公組織合里團局躬率
士民冒矢石未及一月兩城收復是五月二十八日事
也戰事甫定補苴瘡痍越旬日鄰邑士紳羣來相會乃
設團防總局公推吾父總其事從容坐鎮殲巨魁散脅
從並勦建附城十里局名曰三立堂互相聲援衆志大

固宣統末政變起土寇號稱民軍乘機扇亂者不可勝
數閭閻騷然吾父掀殷富捐召募鄉勇威稜稍播四境
謚如蓋吾父以經世爲務雖未得志於天下而未嘗一
日忘斯民之塗炭也又曰吾父既殫心天下利病嘗謂
欲致富強端在培植人才改革風化當科舉初廢時穴
見小儒因循觀望吾父立言科舉積弊之當除學校之
不容緩設爰於甲辰歲助成本鄉學校明年創辦附城
十里師範學校又明年創辦十村兩等小學校又踰年
創辦十里工業學校及本里高小學校凡關於教育之
事靡不躬任其勞蓋其留意人才亦未嘗一日忘也又

曰茲者敬宗收族之風邈矣吾父至性孝友比年以來
痛先代塋墓封樹飄零糾合族人次第修理竝輯宗譜
由近推遠創建陳氏宗祠至今祠宇巋然族誼益締蓋
吾父之志欲由一源而推諸萬流復由萬流而歸諸一
源故其至行純篤有如此者又曰農圃之學聖賢所究
心吾父心喜種植每當公餘暇日必親至田園督率工
作課晴話雨意怡如也復偕邑紳訂種植條約維護森
林居恆慨然謂一年樹穀十年樹木吾得爲天下樹人
當如是矣邑賓興館有田若干頃以無水可耕久蕪不
治吾父適董其事爲通溝塍興水利耕穫畝畝每歲所

入增萬餘金蓋吾父爲學體用相資故其盡心實業又有如此者獨恨不孝顓蒙求學四方常疏定省於吾父之賢勞未能追述於什一則此夙夜所疚心者也言次慘怛不能已文治曰子毋然子思子有言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夫幹丞君之志事既託諸吾子矣今子之所述已足以闡潛德之幽光而所以永其不朽者要在德行功業文章三者而已吾子其勉之哉君姓陳氏諱開楨幹承其字其先世居浙江天台宋末有諱楠者以進士勾漏令遭鼎革棄官居廣西之北流遂占籍焉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字秉禮慷慨好義嘗建義

學於梅花書室就學者甚衆其淵源蓋有自矣君以咸豐丙辰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生以辛酉二月三日卒春秋六十有六德配梁氏繼杜氏子二長繩孔後易名柱次繩孟女二皆杜出孫男三一百三百五百孫女四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某阡文治夙聞君之高誼旣稔其辨團練諸要務益欽其才德不能置云爰爲銘曰
扶輿渾厚之氣胚宙合而爲先賴賢豪與君子隱默維持於其間彼愨者烏知其然矧龍蛇之交戰常一息而一消莽數千里之廣莫紛羣盜其如毛嗟兩粵之浩劫猶靡知所終極死者長已矣生者尙剝膚而敲髓惟相

助以守望相友以出入彼嗚嗷之哀鴻乃勞來而安集
吾銘君之墓非徒揚君之德將蘄鄉團訓練之規一致
行乎中國蒼蒼烝民不致弱者肉而強者食

俞君隸雲墓誌銘

戊午

君諱書祥隸雲其字蘇之太倉人祖考諱廷鷺道光甲
午舉人考諱世林郡庠生君四歲而孤妣吳太夫人守
節以撫備極艱劬歲辛未吳太夫人逝世君哀毀骨立
念少年孤露益奮於學壬申入上海廣方言館讀書試
輒冠其曹丁丑以郡試第一補博士弟子員鄉黨先達
咸曰俞氏有人矣庚辰德配顧夫人來歸顧夫人爲我

姑丈叔因公長女通詩書明大義親操井臼家政秩然
君因是無內顧憂更於中西文學殫精竭思力求深造
辛巳充天津電局差旋出督造電線自山東而上海而
吳淞而福建足跡幾半天下丁亥佐合肥劉壯肅公創
設臺灣水陸電線出入於驚濤駭浪之際奔走於蠻煙
瘴霧之鄉越二載半工始竣論功保知縣用而君熱疾
自此始矣己丑內渡後充上海電報學堂總辦游保同
知在校時噓植學生如子弟每因厚給俸餼事言於上
游以去就爭者屢焉庚戌任上海廣仁堂事樂善不倦
全活者尤多丙辰患中風證卧床褥二年遂以舊疾卒

於家親戚舊交感歎弔哭者相屬也君天性淡泊戒奢
崇儉尤尚氣節遇委瑣齷齪者流避之惟恐若挽予官
京師時與某公評論人才及君某公從容語曰俞君氣
節士也余以告君則大喜曰令聞廣譽非所敢聞然有
許我以氣節者謹拜受之矣平居喜研究經世之學篤
嗜曾文正左文襄二家集暇時手不釋卷與人談時務
亶亶不倦動中肯綮值不如意之人則箝口不發一言
聞夤緣奔競事恆深惡而痛絕之嗚呼晚近以來人心
機詐直道靡存卑污苟且之風深固而不可拔禮義廉
恥埽地無餘矣如君者非所謂古道君子者與豈易得

哉豈易得哉君以丙辰正月七日生戊午四月十六日卒春秋六十有三子二長慶恩美國本雪文義大學醫學科畢業博土次慶堯日本法政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學士女三長慶英適崑山陳觀杓茂才次慶和殤三慶棠字余長子慶詒孫鼎文等凡六人君與余交極摯當姑丈顧公病歿後君迎吾姑唐太夫人以居事之如母外家事悉擔任之吾姑因得娛樂享天年以終於此益徵君性情之厚余敬佩之不能已云銘曰

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側媚不忍害傷韓子智窮厥行鳳翔惟君峻骨無忝綱常我銘以貞百世令望

宗兄郭鄭墓誌銘 辛酉

君諱浩鑣字郭鄭世居江蘇無錫縣封翁子良先生之
長子也子良先生勤儉起家長厚豈弟鄉黨有善人之
目君特能以積善世其家焉天性孝友幼穎慧超儕輩
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旋食廩餼入江陰南菁書院肄
業古訓是式益精於勤光緒癸巳登賢書丙申援例納
貲爲郎中分工部甲辰考入商部旋調郵傳部借補員
外郎任郵政司司長尋保實錄館撰著稱

旨獲賞

御書福壽字江綢袍褂一時以爲榮焉君旣秉庭訓常

以行善爲志丙申直省水災任施賑事庚子拳亂隨

兩宮西狩又施賑於陝省辛丑旋都會長沙張文達元
和陸文端兩公創辦五城施醫局延君爲提調君夙通
醫理遇重證親爲切脈施醫施藥都人士交口稱誦之
甲寅泗陽連水災君又施賑於江北冒雪定窮鄉夜露
宿當事者歎爲堅苦卓絕他人莫能及丙辰黑龍江告
災君四出募捐又施賑於黑省率長子毓源以行當是
時隆冬冰雪沒踝凜凜然墮指裂膚交通梗塞君勇往
趨事不避艱險但冀災黎得生身非所惜而病根自此
伏矣丁巳北數省大水災君又施賑於靜海滄縣等邑

歸而告余舟觸翁仲遇還無捨幾瓦碎不得免幸值他
小舟登焉又觸大樹巔游魚巢其上風蕩舟簸遙聞於
邑聲棹近有老嫗伏屋脊飲泣手一繩堅不能釋飲以
米湯稍能言問其故則曰吾持吾子吾婦尸也若釋手
則漂流去矣亟救之歸嗚呼天時人事之交迫浸成鉅
災百姓慘苦之狀當道者烏能知之卽知之又烏能走
窮陬僻壤出九死以拯之耶言已不覺淚交於睫也戊
午湘省兵災君又施賑於長沙上海紅十字會沈君敦
和主其事君冒炎暑奔走其間兼及寶慶衡陽醴陵岳
州等處至冬賑告畢而功以竣綜君前後施賑計六次

凡五省歷數十州縣全活不下數十萬人然其博施濟
衆之懷迄未能遂有如韓子所謂竟死不伸孰勸爲善
者何哉傳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君之所以種德於子
孫者蓋未有艾天之報施善人豈終無憑乎君少懷壯
志屈郎官居司曹仙有建白人或以爲迂恆鬱鬱不自
得辛亥政體改變前黃陂總統與有感誼將大用之矣
君退然若不勝相從於文字之役丁巳夏京師變起倉
卒印璽不知所往君憤曰若不得我當以身殉之追蹤
之滬遂得完璧以歸嗚呼富貴利達人所爭趨勢利之
交何地蔑有如君之至誠真所謂肝膽可託者乃道與

時違雖懷抱經綸終不獲一展其志縱覽大局之淪胥
蒿目閭閻之困苦俯仰身世惟以實業爲韜晦計然內
自憂傷而病益不能支矣己未冬患中風證醫治罔效
遂不起同志之士僉曰惜哉不復見善人矣君以同治
甲子正月二十七日生迄於辛酉七月二十一日卒曾
祖考諱應龍祖考諱懋勳考諱洪培卽子良先生以君
貴封贈如例德配吳夫人子五長毓源次恩源祖源早
殤次薰源經源女三閔度閔權閔律孫男五振千耆千
慶千壽千孫女一毓源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
某鄉之某阡銘曰

閻闔夢兮我欲呼之醒曜靈晦兮我欲使之晨下士聞
而大笑兮黃河庸俟聖人而清惟憤世而疾邪兮二豎
乃投間以乘心趨百迴兮起舞雞鳴恨赤手不能挽頽
波兮一木不能支大厦之傾嗚呼惟我知君兮介于石
貞銘以千秋兮道困而不失其所亨

王君子雲墓誌銘

癸亥

余主講無錫國學館夙以孝行敦勉諸生平時教授孝
經微言大義稍稍磨礱以冀感發良知植其本體一日
無爲王生道中出示故父行狀涕泣陳詞丐銘於余余
披而覽之不覺肅然起敬焉君諱寬餘字耕九號子雲

其先世由休甯遷無爲百餘年來子姓蕃衍曾祖諱利
瑞祖諱貞鏜父諱恭文累以積善聞君痛父早世未逮
事事母益謹平居朝夕侍側飲食寒煖戚愉悲懼恆視
聽於無形母善病君或數月不踰閭不脫冠帶而養疾
止乃復初陰陽寒暑罔敢解歷數十年如一日其致養
如此泊乎遭變擗踊哭泣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被衰臥
地者四十餘日守終制獨居聖室去帳枕塊口不茹葷
冬不爐暑不扇其致哀又如此於是鄰里鄉黨僉稱之
曰王孝子王孝子云夫孝庸行也然求之晚近邈焉寡
儔如君者豈不足以興起人心哉君善行綦廣如創捐

鉅資纂修譜牒道在敬宗收族友於兄弟推恩戚黨道
在篤善勤施不妄取與恂恂和易道在守身處世凡此
皆孝之所推所謂本立而道生者蓋猶水之有濫觴木
之有萌柢矣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豈外是哉
君以戊辰正月十四日生壬子七月十一日卒春秋四
十有五德配孫氏子三信坦道中信厚女二長適同邑
李某次適同邑齊某孫三俱幼道中品詣沈潛能力學
余頗器之爰爲銘曰

瞻九華之白雲兮愴鶴舞以俱仙胡強仕之足戀兮樂
隨侍乎九淵孝哉閔子無間言兮永里巷之歌傳揭良

知以訓世兮乃爲辭以銘茲阡

顧母秦太恭人墓誌銘

庚申

歲己未閏七月七日故四品封職候選同知顧公維賢
元配秦太恭人卒於無錫里第明年庚申四月其子賡
良以狀來請曰能使吾母懿德不隨世以湮沒者惟先
生爲宜嗚呼文治雖不文顧念太恭人之德足以警世
範俗其子若孫又與余有相知之素就學之勤於太恭
人懿德益可徵信不疑者宜皆見之於余銘又奚敢以
不文辭竊讀易離爲中女內柔外剛內順外強所以終
吉今世號文明者往往於門內於尊親於重闈則謂瑣

瑣庸行吾不屑講求甚或因愛生驕因驕生釁及遇家
有外侮則又巽順周旋謂工交際而不啻授人以隙其
自挾藩籬者無論矣此非出於涕沱若戚嗟若將終至
於覆其家而已善哉太夫人之言家人之義歸於修身
修身者反身之謂麗乎中正斯無不修矣顧乃言家人
而不言離明之用者蓋傷之也太夫人姓秦氏父蒞風
先生諱臻邑之名孝廉也生丈夫子四皆以道德學行
相繼太恭人爲次女幼與諸兄弟相切磋年二十一歸
同知公其時祖姑及舅姑咸在堂一多病一失明融融
之樂未易克幾太恭人悉處以誠柔聲怡色其庸行之

胡瑣不遺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卒至兩姑無間言諸
父諸母姑姊小叔娣婦亦無間言時同知公雖隱於商
而治生弗尙也好黃老喜汗漫遊兼善形家言而家事
一委之太恭人卒之賓祭婚嫁喪葬饋問之事無鉅無
細上和下睦而人無間言嗚呼此非離明而內柔順者
歟及夫橫逆之來貪婪之系又素以富稱指摘尤叢雖
剛烈丈夫有不能自伸者加以大故屢遭所天旋隕藐
爾諸孤其爲人所欺凌而魚肉也亦云危矣太恭人乃
卧薪嘗膽身當其衝事幾殆矣以訴於父訴於法律得
直嗚呼此又非離明而外剛强者歟以其柔順於內者

為積福之道吾知其必有後也以其剛強於外者為人善之道吾知其後之必光大也長君賡良以商濟儒成實業鉅子次君賡明以學化質為法政名家雖存亡有憾而蕃衍一致孫十一人毓曾毓燧毓方毓澄毓慶俱賡良出毓琦毓琇毓璩毓珍毓瑞毓琛俱賡明出孫女四人三賡良出一賡明出於其卒也其弟敦世方操筆吏館為之宣揚內行請旌如例其述歸省事尤摯曰參苓狐貉歲時進奉曰每逢時節忌日必歸展拜此雖庸行亦其誠善之所積得旌考闕流芳額僉曰允矣女子二人長以守貞不字亦獲旌表嗚呼太恭人非獨以明

以誠遺其子孫矣吾謂以其柔順於內者移之商移之
學則無凌轢囂張之習以其剛強於外者移之學移之
商則有折衝禦侮之才他日子若孫之有造於我國者
皆太恭人之遺也

銘曰亭林之裔涇陽之地仁者有勇離明作體是曰女
範儲國之器遇菴身枯後世有繼

葛燮生碑銘

甲子

甲子夏五南洋公學同學會胡君端行等因葛君燮生
死事慘烈持遺書徵文將勒諸貞珉以垂不朽甚矣諸
君子古道可風而友朋之誼爲敦篤也葛君名燮生字

季調浙江杭縣人其尊人某爲名教師少時倜儻不羣
穎悟超諸昆季光緒三十二年丙午由上海南洋公學
附屬小學升入中院時余適掌校務一見生深器重之
旋派送美國留學畢業於麻省理工大學機械科歸國
後任漢陽鐵廠機械工程司歷充上海阜豐機械麵粉
廠河南鄆城蛋廠諸工程司奔走宣勞聲譽卓著癸亥
歲膠路歸國有當軸延致海內機械專家葛君乃任張
店段長之職摩畫經營瘁心殫力寢無定所食僅餼糧
而約束工人嚴峻不稍假借十二月二日冬突被盜匪
掠去揚言索金取贖公私營救者不一人歷時旬有數

日贖金甫交而葛君卒遭戕害年僅三十四耳諸同事
同學聞之靡不哭失聲曰痛哉痛哉方今世變元黃荆
天棘地殺機之伏何地蔑有故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
鴻毛如葛君者儻所謂天道之適然耶然以葛君因公
而死人莫不哀之憫之則固重於泰山矣且因葛君之
死而令後之人咸知戒懼防匪於未然免坎窞之誤入
則更重於泰山矣且因葛君之因公而死復令後之人
相與觀感益奮其貞固之精神而無所顧悸則又更重
於泰山矣余與葛君有一日之雅於是乎紀之且爲銘

曰

青州之域張店之旁風淒雨黯山高水長魂兮歸來涕泗浪浪銘以貞之千載毋忘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八

受業 唐景升 蔣天樞 謹校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九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哀祭類

外舅黃浚之先生誄文 乙未

光緒二十一年仲秋之月文治宦學京邸聞外舅黃公
之赴敝廬侏窄不克爲位而哭其明月乃得擎涕濡翰
郵文千里以妥公靈嗚呼我公其竟不可得而復見耶
聞之天道福善禍淫方今世變多故禍福糾纏合散消
息孰知其極莊生有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文治恂恂誠不足以知天道然如公之好善不獲報抑

何如是之酷耶將所謂天者益不可測而理者益不可
憑耶嗚呼痛哉公天性耿介制行孤峻傲儻不平之氣
時時溢於言貌之表用是世俗喬宇鬼瑣側肩帖耳與
夫聊慮固護好實無厭之士嫵嫵踰踰索瘢刺疵公獨
矚然屹不爲動古語有之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
徒嗚呼孰謂人之忌之者并天亦忌之耶公之爲學一
遵宋儒蘇世居正登本剗僞好惡之篤是非之公人倫
甄藻方諸林宗子將亡以踰越胞與之惠旁逮里閭保
嬰恤嫠掩骼埋醜公咸爲之首倡富家巨族累輸千緡
公經畫井然不染一指嗚呼孰謂天以愛人爲心乃并

愛人之人而奪之耶文治少年質庫氣靡猥蒙獎飾許
爲國士庚辰之冬身被橫逆賴公左袒得解於厄踰年
公謂之曰子若發穎豎幾於狂矣不得師無以成德也
亟爲延譽於太原師之門執贄之日復躬往恣愖之嗚
呼向微公力則文治之禍必不能免向微公譽則文治
之學或弗克成至今感公之深靜中思之輒不覺淚涔
涔下也文治性躁又累遭擯斥侘傺無聊一不當意則
使酒罵其座人公書來以讀書養氣微辭規諷嗚呼文
治半生知己自太原師外如公者有幾人哉有幾人哉
癸巳入都再拜言別公曰子行矣經世之務好自爲之

吾二子長者狂而幼者弱狂者惟子裁之弱者惟子扶
之文治唯唯弗敢辭嗚呼孰謂狂者之行未底於中弱
者之年未及於冠而公遽舍之而去耶嗚呼痛哉死者
其無知耶徒遺恨於冥冥死者其有知耶我輩其何以
慰公之靈曷禁惻悵悵而爲之誄曰

嗟公之貧兮而一日不得安以樂也慕公之廉兮而自
甘於困以獨也任世俗之腹誹而心謗兮寧終身受此
委曲也悲余心之淋悞兮而不得憑棺以哭也敬表公
之苦志兮以待夫後人之續也

始作四言祭文頗極聲牙後嫌其華而無實因翻然

改祭爲誄黎洲先生金石要例云誄狀言行亦納諸壙中是誄與墓誌相類其實亦失古意矣

自記

祭表姊俞母顧太夫人文

甲寅

聿維闕逢攝提格之歲臯月二十有八日謹以蔬肴清酌致祭於大表姊俞母顧太夫人之靈曰嗚呼吾姊懷丈夫之志也淑德懿行累牘而不勝記也嗚呼吾姊幼嫺姆訓稟聰明也天性孝友懷真誠也誦讀詩書法先正也謹守禮義習儉勤也嗚呼吾姊生名門也鴿原抱痛謂他人昆也以子自任坤道而剛也肫肫色養孝思無疆也嗚呼吾姊當吾姑丈叔因公之病於松江也宛

轉膝下裂心而摧腸也籲天自代情迫而辭長也嗚呼
 吾姊侍奉吾姑母無須臾之或離也白華養志無陰陽
 寒燠之或差也鄰里鄉黨僉曰有女如此遠勝於有子
 也願茲孝女永錫爾類也嗚呼吾姊歸吾表姊丈隸雲
 兄也嗚雞戒旦琴瑟之和離也齊眉舉案相敬之肅恭
 也隸兄告我曩者歲入之薄月取數緡也夫婦蔬食井
 然而泰然也嗚呼吾姊當隸兄之旅食奔走於四方也
 蠻煙瘴雨路窈而長也采采卷耳賦周行也井曰親操
 慰高堂也嗚呼吾姊相夫之禮婉婉淑慎壺史所無雙
 也嗚呼吾姊訓子女之恩勤也孝悌人瑞玉樹彬彬也

中西並貫掇英含菁也珠沈其一悲莫如深也嗚呼吾
姊篤友于也弱妹相依聯簪裾也謂彼薄俗手足疏也
臨別贈金涕忍漣如也嗚呼吾姊近歲以來意稍蘇也
眉稍舒也胡昊天之不弔而遽奪其年也嗚呼吾姊居
我中表姊妹之先也吾 祖所鍾愛羣兒繞膝至今宛
然也嗚呼吾姊吾 父所器賞也杖履北游音書弗斷
也委婉陳詞共話家常也從茲家事復誰與商也嗚呼
吾姊吾 母之心知也夜燈新月共繡馨絲也威儀棣
棣端謹是師也春申握手悲莫悲兮生別而死離也嗚
呼吾姊吾 母地下當相見而歡然也其勿以弟失恃

之慟苦告九原也嗚呼吾姊昔嘗有言痛武陵氏之凋
零也將以舅家爲母家而時歸寧也嗚呼吾姊自先姊
文珠之逝世而事姊如親姊也而姊亦視吾如親弟也
嗚呼吾姊聞吾學道德則欣然以喜也聞吾解經史則
談言而中理也誦梅村之集且飲之詩朗乎貫乎而弗
遺一字也嗚呼吾姊論修身之型上規賢聖也論齊家
之本經緯精密若爲政也嗚呼吾姊葭莩之親幸重託
也愛吾長兒慶詒時時勤勸學也甥館相儲以愛女相
屬也欽德門之有曜願慈雲之永庇以福也嗚呼吾姊
未嘗一日敢自安樂年未享六旬也攸好德矣何遽云

考終命也嗚呼吾姊弟有數言藉相慰也天倫志意皆
克遂也嗚呼吾姊至情至性感昊蒼也老母靈輻返故
鄉也窀穸已安淚浪浪也家傳屬弟一諾而毋忘也平
生視膳靡旦夕之或違也兒已歸來暫別其未央也重
泉色笑從茲地久而天長也嗚呼吾姊事夫子之誠也
二豎之侵在仲春也僉云肺疾膏肓深也植璧秉珪禱
冥冥也藥石有靈慶重生也嗚呼吾姊望游子之歸程
也倚閭倚門賢母心也載病載奔孝子行也歐風美雨
啼慈烏也飈軌雷車腸轆轤也登堂破涕不知路之幾
萬千也藉曰不歸此恨終天也藉曰時暫月已重圓也

凡茲精誠感鬼神開金石上九天而下九淵也嗚呼吾
姊生女之宜其家也施衿結帨吉禮靜嘉也玉峰春藹
萱草停車也壻水之擢秀也甥枝之啟華也有孝有德
無以加也嗚呼吾姊人生到此其可慰也嗚呼吾姊弟
率慶論諸兒來茲祖奠吾姊英靈其尙知之否也哀哉

尙饗

祭李母王太夫人文

辛卯 案王太夫人太倉
李君聚五名奎照之母也

維光緒十七年病月十有六日文治等謹以庶羞清酌
致祭於隴西伯母王太夫人之靈右曰嗚呼維掌臚之
上帝兮本好遺夫不祥降土伯之九約兮乃獷狻而披

猖讀招魂而愀惘兮將遺筮於巫陽矧鄰春之不相兮
乃惻愀而彌傷知賢母之亮節兮洵潛德之必光繫列
女之清懿兮實照爛乎遺史孟斷機而訓學兮遂英峙
乎諸子陶截髮而留賢兮乃奮跡於素里或丸熊以佐
讀兮成儒林之琦士或封鮓以資廉兮表清節之如矢
惟夫人之高行兮實肇生乎名門繫經學之世家兮比
淹雅之袁倫性婉嫵而淑慎兮秉壺教於幼齡讀茂先
之遺箴兮習女史之典型學治絲與織紉兮愼誥誠於
禮經式孝行於深閨兮辟蘭蕙之德馨迨笄年而來歸
兮敬奉盥於雞晨挽鹿車而煩券兮願茹苦而安貧馨

膳羞以潔養兮擷婁水之蘩蘋際粵匪之倡亂兮寇鴟
張而豕突羣斬木而揭竿兮若雷奔而雲沒乃倉皇而
出走兮隱田家之蓬戶安碎瓦與頽垣兮任飄搖乎風
雨顧家山其何處兮心緜攀乎故宇羌鹿盧之在腸兮
茹朝鹽而暮糝乃猶謀麩黎藿之屬兮飢餒與醢醢
理箴管線續之具兮簞箬與櫛笄煩擗尊長之厠窻兮
循蹠馳之樞徑髀飾兒童之襜褕兮逮破釜與塵甑何
以備甘旨兮維雜佩之明璣何以供饘粥兮維手紉之
褐衣甯婦寒兮毋姑寒甯婦歎兮毋姑歎甯婦無餐兮
毋令姑無餐顧瓶罍之屢罄兮心滄涕而難安幸紅羊

之劫更兮乃轉徙乎故鄉益忤性於夙夜兮中悼悵而
徊徨乃元穹之靡忱兮儻哲人之罹災呼闔闔之九重
兮心淒歔而彌哀冀冥凌之浹行兮依修幕與離榭痛
高堂之期齡兮覩青春之受謝乃匿形於漆室兮哭慄
悵而亡聲守大易之故訓兮惟安節其永亨日形茹而
神恣兮遂二豎之交嬰豈不願追隨於地下兮懼大傷
乎母心沈絛幾以不起兮冥眴幾莫鍼幸有子之克家
兮通六藝而淵懿早蜚聲於術序兮務博聞而彊志攬
道德之精剛兮乃組織乎仁義抱許鄭之遺書兮日緣
督而覃思綜六經之醇粹兮屏穿鑿之私智探百家之

幽眇兮時剖析其同異是皆由賢母之明訓兮乃克成
此大器惟庚寅之孟春兮適貢書而遠游猶諄諄而垂
誠兮曰勤與慎以自修際厄運之慘黷兮儵恆榦之長
離歸富媪於后土兮載雲旗之委蛇迫令子之遄返兮
感此別而逾悲考禮堂之舊說兮曰痛甚者其愈遲服
三年而稱情兮實禮制之罄宜惟鰥生之不文兮居里
社而相望時談經而講德兮曾拜母乎北堂愧恟慙而
黯淺兮無以頌松柏之遺芳吾聞令節之必顯兮謹以
待史氏之表章登像室之間安兮爛昭昭而未央蒸蕙
肴以蘭藉兮奠桂酒與椒漿紛五音之怫鬱兮心穆穆

而皇皇敬奉羽觴而陳辭兮願靈歸而來饗

祭尤母趙太夫人文

丁巳案趙太夫人無錫尤君幹臣名桐之母也

粵疆圉之紀歲兮值荒落之繁次月在如以于邁兮羲和忽其迂轡風蕭蕭而聲淒兮雲慘慘而色異時昏昏其將暮兮日黯黯而欲墜天憤憤其罔極兮路遙遙其無際夜沈沈而不旦兮星耀耀而忽翳原野闐其無人兮子規啼兮隕淚車摧輪而不前兮舟激箭而忽滯木欲靜而風不止兮心震盪其曷濟悲噩耗之駭耳兮痛雞斯之在路有苞孫之來告兮謂祖慈之不諱計日推程兮吾父將歸嗚呼哀哉兮夢冷萱幃思晉觴兮介壽

憐舞綵之稽違予聞言兮心悵觸憶陟屺兮淚自揮驚
白駒之過隙兮歷十載而若馳曾不少留兮怡我庭闈
撫栝椽兮愴愴望音容而依依嗟小子之不造兮衣在
笥兮景物非撫衷責已兮未報春暉寸草有心兮愛日
遲遲念良朋兮意淒微泣母氏兮不見空魄禱而魂祈
維彤管之在御兮炳懿範之昭垂昔周家之起化兮乃
闈內之攸基德窈窕以靜穆兮職苜蓿之是司賦葛覃
以見志兮采卷耳以憂思誦徽音之克嗣兮爰昭美乎
風詩無睢麟之盛治兮問官禮之誰施季世巾幗不知
此義兮致禮教之凌夷吾讀中壘之傳兮與永叔之碑

慨然想見大家之闡德兮爲世所希其嘉言懿行之所
亭毒兮允足蒸爲靈芝俾莘莘之女士兮知姆範之是
師當紅羊之劫至兮復倉兕以相隨值中原之浩蕩兮
歎孤木之難支歷干辛與萬苦兮語寧馨之有兒聚螢
囊以警讀兮啖熊丸而戒嬉效畫荻之勤志兮寧斷齏
以忍飢懸孟機以垂訓兮閉董園以不窺閱茶苦兮甘
若飴以教以養兮無非無儀有子成名兮色養怡怡有
孫挺秀兮引翼熙熙表陳情兮繼令伯續白華兮誓相
期待茲鳩杖兮曰報烏私母獨歎息以爲不然兮俊傑
貴乎識時况大孝在養志兮子豈不知誠孝行之無虧

兮奚必朝斯而夕斯彼斗升之祿入兮亦菽水之攸資
 凡人必職所事兮安得娛老而可無為繼前修以遠興
 兮庶陳簡之是披講舍雲起兮學子咿唔捫摺叢務兮
 力不辭疲謂虛名之宜去兮謂實學之宜治勤中饋而
 無怠兮瞻通德之門楣惟桑與梓兮敬母之仁祝母夔
 鑠兮松柏同春何意瑤池返駕兮翼車已陳鄰舂不相
 兮哀及同人聆口碑之載道兮述母德之津津烏悲號
 於林際兮魚敷沫於水濱慈愛及夫庶物兮任卹遍乎
 羣倫有鳩形之窮民兮知母死而蹙顰曰善人其長已
 兮信天道之無親里嗟巷哭兮問誰能如母之憐貧祝

1331 A 36 7

母怛化兮成佛成神抑私衷重感紉兮幸季偉之隨肩
方吾校之飄搖兮賴雅意之勤拳支杜陵之廣廈兮庇
多士以年年知稟承之有自兮仰陶母之智賢一旦失
蔭兮與世棄捐豈第蓉湖羣季兮垂涕淚以淪漣望槐
堂之鬱起兮覆晷靄之祥雲蔚名門之昌熾兮集善氣
以綢緼諒母顧而心喜兮誦世德之清芬子若孫兮播
令聞鑄琬琰兮壽鴻文奠椒漿兮跪陳詞魂來燕兮樂
欣欣尙饗

祭鄧母廉太夫人文

庚申
鄧生裁

案廉太夫人無錫
臣名福培之母也

歲在上章沿灘宿月之下旬世侍生唐文治謹以桂醕

蘭膳致祭於我南陽世嫂廉太夫人之靈曰嗚呼哀哉
維世運之多艱兮由於坤維之不綱彼荏弱與愉嫚兮
固滔蠹夫典章卽明慧與剛強兮多忘廢於盛湘智不
越於跬步兮時或挫志於秭穰心亦冀於昌熾兮惟徒
誇夫吉占之鏘鏘積上因之種種兮宜其家無正位而
教無義方也維吾邑之開明兮都賴於賢母之揆張前
哭濟陽之壺範兮幸盛業之克昌今又南陽之隕女師
兮追思夫精理之發皇咸教子以成名兮俾始否而終
臧維學業之爲世宗兮尤東旦之煌煌胡上天之不弔
兮俾我子春之浪浪用銜哀以陳詞兮并勸進夫七日

之水漿繫賢母之篤厚兮自昔孝行之攸彰方青犢之
翻城兮痛父祖之國殤隨節母以赴難兮慘幼年之呼
搶拾灰燼而掩涕兮懼助哀夫崩城之徬徨遂息影於
僑寓兮聞中夜之琅琅以誦讀之解母憂兮奚啻夫灼
艾之感傷既來歸於夫子兮承耆舅之樂康痛己之重
堂遭禍兮益孝謹之毋忘時喪亂之荐經兮痛田園之
蕪荒相如之賦以減價兮賴鍼管之助勦也賈氏之虎
彪頻生兮繫哺乳之踰跟也更雙珠之鍾愛兮不假手
於婢媼而曰吾以自嘗也遂營衛之大傷兮猶自支勵
夫孟光時長君之穎悟兮宜王楊之韻頡博賢母之懽

心兮謂調熊其吾當乃雋才之困於繩尺兮終於弟妹
之相將方絃誦於一堂兮樂天倫之洋洋母曰吾懷滋
慰兮夫何騰達之羨飛黃時新居之卜築兮正謝家之
舊堂飾青廬迎新婦兮庶抱孫之可望誰知丁婦之不
祿兮爰鬱伊於中藏禍有始而遭屯兮咸舉家之病疇
染危疾而陡遍兮遭所天之懼殃長君繼以不起兮時
正病瞽之惚恍既少瘥而大痛兮呼天道之茫茫時子
女之樂樂園環兮勸節哀以伏牀終茹荼而飲蘖兮進
少子而掬衷腸謂汝父耿介而好調郵兮庶崇公之足
方宜奮志以媵修兮吾其甘麤糲如膏粱也重家屯於

國難兮淚熒熒以盈眶也歐陽聆而感奮兮爰負笈而
搴裳對中西而精佞盧兮繼來及吾門牆偕仲姊而游
海上兮又儷皮之承筐母謂家庭之造端夫婦兮遂並
策遣夫書囊時聯袂於滬濱兮母倚門而有望值定省
而考問學業兮色油油以齋莊謂學成供世用兮豈惟
吾一家一邑之光歲玄默與困敦兮適孫生之泣墮旣
仲氏之游楚幕兮又予季之游彼邦母灑然而色喜兮
謂吾惟含飴之樂徜徉爰駕言以送行兮遂戾止乎申
江引宣尼之明訓兮勛書紳以守常瞻雲山之迢遞兮
奚止夫江漢之湯湯正重洋之間隔兮數游子之星霜

忽孫枝之驟凋兮若五內之崩亡心忉忉於童烏兮又傷遠之愴恨有女婦之馳書兮促游子之歸裝謂老懷之悲切兮庶其返國之解悒快正匆遽之策琴書兮忽慈翰之遠降謂輟學其堪痛兮於吾心而益愴豈惟爲山之功虧一簣兮亦玄珠之終遺於罔象遂終業以言旋兮得通儒之優獎標碩士之峩峩兮將以學爲全國之藝林餉方課繁而疎問省兮母至形神之悵惘視聽因以漸衰兮知心血之耗於無量也今學成而致用兮庶老懷之愉快也况進世界於文明兮賴此愛子之滌硤也更餉祖國以璀璨兮式夫鄰邦之周行也俱慈懷

之儲培兮宜大年之克享胡仲氏之先亡兮病足癱而
遽喪母哭之慟而神以銳減兮矧弱躬之素恙秉先知
而戒傾跌兮忽傷足而腫脹雖中西之名醫並視兮奈
元氣之損難償神不潔以遺言兮謂父兄之大事宜襄
繼沈沈以若睡兮遂歸真乎仙鄉聽邑人咨嗟兮咸痛
惜乎慈庇之未長生子之爲世範兮佇獻歲之瑤觴胡
天道之昧昧兮吾將上叩乎九閻嗚呼哀哉尙饗

哀二薛文 乙卯

薛生奎輪無錫人吾校最優行生桂輪之胞弟青年劬
學英英露爽初畢業於吾校之高等小學旋入商船學

校繼又入吾校之中學今春改入吳淞海軍學校來辭
別意甚戀戀若有言語不能達者余憐之爲勉數語而
去乃月前得同學報告奎輪於九月死矣余痛惜之輓
以聯語云二難競爽弱一个四海雄志可千秋蓋奎輪
雖死而其志氣固不能泯也哀哉越昨又聞薛生代毅
之耗代毅崇明人甫十一歲九歲時考入吾校高等小
學之補習科一日偕其兄代蕃至中院代蕃登樓與同
舍生久談代毅以其兄不知所往也哭於中院之門外
余詢知之欲與登樓其覓代蕃代毅不識余固不肯余
慰之曰吾非誑小兒者汝何懼乎適王君熾甫至亟引

之入庶務室復多方慰藉之代穀哭乃止旋代蕃來與偕去余因記其名是年三兒慶增亦入小學肄業余時詢代穀學行慶增對曰聞諸先生咸嘉許之每當校中慶賀之節或爲蹴鞠之戲聞小學生謹呼聲輒爲忻然其中最幼穉之音余必遙度之以爲薛代穀也今歲九月開校後校醫俞君鳳賓來言代穀病痢甚劇余甚憂之旣而聞代穀歸念之尤切隔昨慶增自小學歸余詢之曰薛代穀來乎慶增淒然曰代穀死矣其家將其行李歸矣余大駭亟詢代蕃則代穀果死矣哀哉凡人子弟入學校爲學業也而其父兄乃併其性命而付託之

人生自呱呱墮地經父母之保抱攜持幾歷辛苦而至十年又幾歷辛苦而至二十年譬諸種樹然無時不在吹煦培養風雨飄搖之中故其顧復之也無時不在夢魂牽係之間古語云人之愛其子也有如予乎余短於才且病目於愛護學生之起居每恨不能躬親其事今兩生之死俱在家可無所憾且奎輪已入他校代穀並未識余而痛惜之情猶有不能自己者則以其皆爲求學而死而兩家父母拊畜長育辛苦之心血爲至難堪也代蕃並爲余言代穀雖幼穉而出言老成救國捐事起代穀日積銅圓一枚不少間至今猶在篋中其死也

堂上哭之尤慟云哀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余故特記之以釋兩家之悲且俾掛名於人間世使後之人知有薛奎輪薛代穀其人者

平敘無所奇特而神自遠感情爲之也文品在熙甫南屏之間自記

張生光炤哀詞乙丑

張生光炤江陰橫塘鎮人癸亥冬考取無錫國學專修館肄業時年僅十四余初未之知也甲子秋遽攫時疾卒傷哉傷哉乙丑夏其尊人頌康君來無錫流涕謂余曰是兒自幼端謹九歲喪祖母擗踊如成人有來弔者

痛哭答拜之人咸以爲異性喜讀國文尤好孝經四子書初入學校不當意洎入國學專修館聞先生講孝經論語則大喜曰是真吾師矣甲子秋開館有期是兒拊擋來錫乃竟病不能行忽語曰唐先生方正人也恨相從晚矣臨歿之前二日又時呼唐先生不置今已矣當令其兄某來受業日後爲立嗣續以慰其志耳余聞之不覺涕泗之橫流也傷哉傷哉光炤在館時余與談僅三次某日聞光炤病猶上課余握其手如執熱急命退息光炤不肯余強揮之出光炤意怏怏自後有疾遂秘不告人矣乙丑二月開館之夕漏三下有鬼哭於宿舍

之隅或駭曰是光炤之聲也或笑而不信翌晨告余余曰噫理或有之矣王仲任論衡載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天雨粟者嘉其績也鬼夜哭者悲不得見其書也今光炤賫志以歿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悲極而哭理或有之矣傷哉傷哉雖然孔子有言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之生也修短何足計在聞道不聞道耳古之人如彭祖者而今安在哉光炤不幸而天師生皆痛惜之追念之又相與稱道之然則頌康君亦可稍釋其哀乎爰爲詞曰

嗚呼光炤胡奄忽兮誠造物之不仁也昔顏子稱短命

女系三子之系
名九
二
兮生乃僅得其半齡也咄嗟中元之厄運兮值江浙之
兵殃戈鋌滿地兮天起欃槍彼老幼婦孺化爲蟲沙兮
甯得正斃乎故鄉覽蒼華之青青兮哀我生胡不辰也
感萬方之多難兮宜外形骸而齊死生也忽同舍驚相
告兮謂光炤其有靈嚶嚶夜啼兮髣髴小兒之聲非惡
其聲而然兮心慘怛而不寧嗚呼光炤其母悲兮我將
有以傳汝之名

宗姪肇農哀詞

壬戌

壬戌九月五日余自國學專修館講學歸日未曛忽友
人奔走來告曰肇農逝矣余初不知爲何病病又何以

遽罹於厄爲駭慟不怡者數日肇農七月造我舍繼遺
書者再言論丰采歷歷在目曾不踰時竟成永訣嗚呼
吾宗喪一賢子弟吾邑弱一幹濟才天道之慘曷有如
是耶肇農名毅源宗弟保謙之長君生而岐嶷長而知
方性至孝得祖父母與父母歡伯叔父行俱篤愛之初
志赴歐美求學以老人從事實業辛苦艱鉅願隨侍俱
奔走不遠離營業有所得輒織悉歸公無私蓄比又爲
娛親計擇蓉湖左近爽塏者闢園爲菟裘白華絜養志
戀庭闈嗚呼詎意工未竟而身已殞耶往者宗兄鄂鄭
辦理災賑汲汲皇皇惟肇農實左右之甲寅春肇農隨

郭兄旋放江北泗陽等縣春賑時土匪竄起挾利械以
抗護卒出入槍林彈雨中瀕危者數卒不畏卻丁巳秋
津沽水災肇農又隨郭兄馳往賑救計閱數月間關道
路衝冒霜雪面目爲之皚然泊己未秋湘鄂又災稔告
矣郭兄仍慷慨自任束裝待發驟患中風證不能行肇
農稟陳堂上前往以代二老趨之於是馳抵災區而夏
口而孝感而黃陂而漢川而天門水陸輾轉橫風驚濤
盤錯不可言賴德性堅定從容設施五縣之災情輕重
撥放多寡率由郭兄舊章無稍隕越功成後刊徵信錄
示余爲嗟歎久之撫今追昔墨蹟猶新嗚呼其富於才

耶其厚於德耶其孝而達於仁者耶辛酉歲蘇省議會
改選肇農以才行名譽被選爲議員越歲以來時有建
白本邑高君踐四創辦無錫中學經營校舍屢呼將伯
肇農爲募集多金熱忱偉抱無乎不見昔倡黎誌李元
賓墓稱其才高當世行出古人肇農雖不逮元賓然砥
德礪行要不難庶於大成今乃賁志以終知保謙弟西
河之痛有不能不蕪於懷者而宗黨鄉人之咨嗟痛悼
又惡能已耶爰撮其生平以誌來者並爲詞以釋其哀
曰

彭殤壽夭兮天命靡常朝菌蟪蛄兮夫胡短長賈生太

息以陳詞兮喟世事之蒼黃既活人以活國兮詎種德而爲殃幸蘭玉兮偕芳齊肩繞膝而慰高堂爰撇涕以攄詞兮庶九京愉穆而毋傷

女甥俞慶和哀辭

戊申

慶和子之中表女甥學於上海務本女塾試輒冠其儕戊申四月患腹瘤以歿既歿之三日予往唁表姊丈俞君隸雲暨表姊氏俞君伉儷痛哭謂予曰是兒天性誠摯事父母孝事兄姊敬撫弟妹以恩取與至廉勤學不勗有丈夫志今已矣是兒於臧黨中最欽仰君君素嘉其志幸一言以不朽是兒予自去年奉諱回江南暫居

俞氏宅中夜分每聞呶唔聲不絕予問爲誰俞君伉儷
輒笑不答詳詢之乃知慶和讀書聲也及予遷居徐家
匯仍時詣俞旁晚每遇慶和散塾於途輒忻然曰舅歸
乎何日復來今春予姑母疾時慶和病已作猶爲按摩
數晝夜彼其至性實有六過人者故旣歿之後同學諸
女子來弔者咸哭失聲蓋其感情之厚有由來也予惟
天道隨世界而變世界當零圉之時則天道亦或顛倒
而莫可究詰比年以來輒見有用之材中道夭折今且
慘黷摧殘以及於女界此何理也慶和抱丈夫之志方
將出其所學以維持社會而乃劬學以至於死是豈特

俞氏之不幸戚黨之不幸抑亦吾鄉之不幸社會之不幸嗚呼其可痛也已予特爲辭以弔之而竝以慰俞君隸雲伉儷之哀其辭曰

繫四月之旣朔兮大招巫陽罡風一夕兮摧我蘭芳同人輟學兮相與巷哭以徬徨念湖有時而成田兮滄有時而株桑維朝菌與蟪蛄兮彼惡知晦朔之殊光感禍福之糾纏兮古人亦云其靡常爲文以垂諸不朽兮告生者其毋永傷

憶苓女姪哀辭

壬子

悲夫余族本零落男女子姓僅數十人余弟樸丞尙未

有子僅有女二憶苓其長余子姪暨女姓輩亦以憶苓
爲最長乃今歲三月得樸丞告書憶苓以病死矣悲夫
是余族之不幸矣夫余自丁未歲緣督上海實業學校
卽今所稱南洋大學樸丞屬余爲憶苓相攸得校中薛
生桂輪誠佳婿也乃納幣幾時憶苓遽死兩美睽合穠
李無期悲夫是余族之不幸矣夫且余家諸姑伯姊鮮
得意者余大姊受許氏聘未嫁死子福大伯父家二妹
艱苦化離甫嫁張氏卽死安甫叔父家長妹暨益卿四
叔父家長妹均未字死今憶苓復繼之而憶苓之淑慎
儉勤尤與余姊相似曇花先後見悲夫是余族之不幸

矣夫憶苓生而慧得父母歡孫愚大叔父尤鍾愛之嘗
曰此異日吾家不櫛進士也稍長果好學不倦每寢必
置書枕畔天甫明卽就榻上讀旣起作字數十行畢母
氏爲櫛髮卽以其間食粥半盂倥偬若將不及入校者
讀書遇難析疑苦心冥思寢食俱廢父母勸之息始掩
卷默坐嗚呼其爲人也多暇日其過人也不遠 先母
胡太夫人嘗謂揚子此語實統男子婦人而言痛乎憶
苓之劬學心知 先母之意者耶性尤喜淡泊節衣縮
食不妄費一錢嘗勸妹曰吾父奔走四方無非爲吾輩
衣食計安可不知撙節也入校之歲自公益以迄毓婁

先後共六年成績最著辛亥歲樸丞授以英文第一課
本二十日而畢方入中學旋患腳氣病又患氣喘至今
春病遂不起悲夫吾婁女學衰替女子師範尤寥落如
晨星家庭教育因之日以秕敗賴有馬朱兩女士提倡
宗風縣延一綫而行年均漸老矣方冀憶苓成學繼起
有人不謂好學如斯賁志以歿悲夫是吾族之不幸尤
吾鄉之不幸矣夫憶已酉春余歸飲樸丞書舍中閱憶
苓文贊歎不置樸丞命之出甫一拜余戲謂之吾爲汝
擇佳婿汝益宜勤學以光吾宗憶苓翩然出此情此景
宛在目前悲夫蒼蒼大塊莽莽神州世界旣如斯矣仁

聖蠅螳或同歸於盡矣朝菌蟪蛄將爭衡其壽矣悲夫
憶苓死矣余爲之辭憶苓其可以無恨矣獨余與樸丞
撫滄桑之變故感吾族之凋零累歎頽息其何時已矣
悲夫悲夫憶苓憶苓其尙知之也夫

亡聘媳錢氏瑞坤哀詞

癸亥

瑞坤姓錢氏同邑錢君鏡生之女公子也歲戊午冬月
丙子爲四兒慶丞相聘室往門人蔡生虎臣家適見瑞
坤明眸皓齒嫣然符五可乃詫曰是誰家女洵美若此
瑞坤微覺之翩然去丙子歸稟 家嚴浼蔡生爲蹇修
爰納采焉或戲語瑞坤曰若將爲外籍人矣瑞坤正色

曰居錫邑久卽爲錫籍何外我耶余聞之喜其應對之
敏也瑞坤性孝而慧能得堂上歡肄業本邑榮氏女學
蔡生嘗攜其臨摹字帖來字跡秀麗端正且聞其數學
頗精進心尤喜之邑中王君子柳名醫也壬戌夏月告
余曰瑞坤病體頗怯弱奈何踰數月蔡生來告余瑞坤
勤學雖病困不肯稍休竟患失血證冀其卽痊余恐
家嚴知秘不敢告癸亥新正榮氏女學校長張婉芬女
士來舍與長媳慶棠談瑞坤病狀 家嚴亟發篋鈔舊
方二送錢氏宅乃兩函不得報余知其病之益深也越
月凶問驟至傷哉瑞坤以戊申年八月十八日生以癸

亥年二月二十四日卒弱齡僅一十有六余奉 家嚴
命以成人禮刊入家譜春秋祔祀嗚呼憶己未夏余女
慶婉六歲以驚風證殤內子思之輒爲零涕今聞瑞坤
之耗更悲惋不能去於懷也余乃稍紀其事略竝爲辭
以招之曰

嗚呼魂兮歸來無東無西些碧海蒼茫精衛旁皇不可
久栖些魂兮歸來無南無北些炎景驕陽寒沍冰洋不
可暫託些魂兮歸來無上天些闔闔叫窳誰訴煩冤些
魂兮歸來無入地些九京杳冥靡將止底些帝告巫陽
淑女在下汝筮予些瞻望瑤池王母離居些上元夫人

璇閨耦俱些雲旗逶迤弱質相隨些珠駟翠蓋乘鸞駕
螭些與我婉兒以遨以嬉些便娟綽約攜手破悲些晉
探月窟結伴嫦娥些梅花芳草容與婆娑些吹簫按琯
韶濩陽阿些瑯環宛委絃誦詠歌些金玉其相涵養太
和些嗚呼魂兮歸來江南春暮苦雨廉纖些落花時節
一霎成仙些庸知富貴而壽考兮修短皆然些敬告人
間世兮毋傷離恨天些

茹經堂文集二編卷九

受業

唐景升
蔣天樞

謹校

跋

家大人所著茹經堂文集初編往歲由 金師叔初擔
任刊印行世旋 李師頌韓又發起續刻茹經堂文集
二編滬上親友中張君貢九胡君粹士俞君鳳賓各醵
資壹百元襄助其事二編未刻竣而 李師已歸道山
旋又由 金師來書允任續刻第七八九卷並惠資五
百元爲刻印之費除 家大人手輯奏疏由 慶詒 等自
刻外所有文集賴師友贊助得以早告厥成而 金師
崇尚國學篤於舊誼尤可感佩謹跋數語用誌勿諼 男

慶詒
等敬識